

第一部 马赛绸缎商之女

(一六九四年三月)

在我意识中，一个具有丰满体态及动人线条的女子，往往能使男人替她服务，甚至能支配他们作任何事情来博取她的欢心。所以，我作了一个决定，即明天更换衣服时用四块手帕将胸前塞满。这样我可以给人们一种成熟感。事实上，我已开始长成。可惜许多人没有注意到这点，也就是为此而使我感到伤心。为什么他们不注意到我？难道我看上去仍旧象个青酸梅子似的小女孩？

去年十一月，那时我整整十四岁、生日那天，爸爸送我一本美丽的日记簿。它实在很精致，旁边还有一把小锁。记完一天的事，我可以将它锁上。这样就无人能读我的日记，甚至连我的姐姐朱莉我都不让她知道其中内容。我很珍惜它。因为这是爸爸送给我的最后一件礼物，两个月后、爸爸就得了肺部充血症，不治去世了。生前爸爸是马赛绸缎商人，叫做佛朗斯·克来雷。

记得在我去年生日时，桌上堆满礼物，内中就有这本精美的日记簿。当时我有些困惑，迷惘，我说：“在这本簿子里我写些什么呢？”

爸爸笑了。他走来吻了吻我的前额说：

“写你自己的日记，欧仁妮·黛丝蕾，克来雷公民的故事 (CITIZENES SEUGLNIDESIREeCLARY),” 说完，爸爸好象有点悲哀的神情。

今天晚上我特别兴奋、紧张，在床上翻来复去，辗转不能成眠。我悄悄溜下床，用手遮着闪烁的烛光以免惊醒姐姐朱莉，否则她会大发脾气和吵闹不停的。

今晚的紧张是因为明天我将陪同嫂嫂苏姗去拜会亚彼特议员，恳求他释放爱提安。爱提安是我哥哥，两天前他忽然被警察逮捕，他的生命可能遭遇到危险。自从大革命以后，五年来，每天都有人被送到市政厅前广场断头台上去处决。如果你与贵族有亲戚关系，随时可能遭到灾难。幸而我们家与豪门没有关联，我们可以隐渡平安的日子。爸爸是谨慎起家，将祖父的事不久以前，他被指派为宫中丝绸承办人，也曾经奉献过蓝色丝绒给皇后。哥哥爱提安说，这些丝绒是一向奉送而不收费的。爸爸第一次读给我们听关于《人权》一节文章时，他几乎激动得流下泪来。

爸爸故世后，哥哥即继承他的事业。现在哥哥忽然被捕。玛莉，以前我的保姆，现在改在厨房里当厨师，轻轻的向我说道：

“欧仁妮，亚彼特听说已来到城里。你一定要你嫂嫂去看他一趟，设法将你哥哥释放出来。”

晚餐时大家神情都很沮丧，因为有两个座位是空着的爸爸和哥哥的位子。妈妈自从爸爸故世后一直保留着他的位子，不让任何人去占据它。我当时正想着哥哥与亚彼特的事、用手将面包捏碎成许多小面包球。朱莉看了很生气。她虽然只大我四岁，但各事皆以长辈神气对待我。她这种神气时常令我忿懣。

“欧仁妮！”朱莉说：“请你不要再捏碎面包。这是很不礼貌的。”

我停止捏面包球，说：“亚彼特现在已来到城里了。”

没有人注意我的话。在家中无论我说什幸，好象已成了惯例总是无人

注意。于是我只好提高嗓子又说道：

“亚彼特已来到城里了。”

“欧仁妮，谁是亚彼特呀？”妈妈问。

朱莉根本就没有听见，她正低头喝着汤。

“亚彼特是派驻马赛的议员。”我对于自己见闻广泛，消息灵通感到骄傲地说。“他将在城中逗留一星期，并每日在市政厅办公。明天苏姗必定要去拜访他，并向他解释拘捕爱提安一定是出于误会。”

“但是，”苏姗看着我抽噎他说，“他不会肯接见我们。”

“我想！”妈妈迟疑他说。“也许请我们的律师去拜访他比较适当。”

有时家中的人真使我烦恼；妈妈在家连一罐糖酱也许要亲手调治，但是。现在将一件有关生死的事件，却要交给另附没有头脑的律师去处理。我真不了解这班成人的心理。“我们必当亲自去谒见亚彼特。”我说：“苏姗是爱提安的妻子，她是应当去的。如果你们惧怕，那么我陪她去。我去恳求亚彼特释放哥哥。”

“胡说，一个女孩子怎能去市政厅。”妈妈坚决地回答，说完继续喝她的汤。

“妈妈，我想……”

“我不愿再多谈此事。”妈妈阻止我。这时苏姗又低声啜泣起来。

晚餐后，我上楼去看看普生是否已经回来。每天晚上我教普生法文。他有一张可爱的老马形的脸、非常高而瘦：他是我所认识的男人中唯一有浅色头发的人——因为他是瑞典人。

天知道瑞典在那里，我猜想可能是在北极附近吧。普生有一次曾在地图上指给我看过，但是我早已忘了。普生的父亲在斯德哥尔摩（瑞典首都）也是从事缎绸业的、故而他和爸爸常有商业上的来往。于是普生被他父亲派到马赛来，在爸爸公司里助理一年，因为人们总认为要想学习绸缎业、除了马赛没有再佳的地方了。就这样，普生来到我们家。起初，他说的话我们一句也不懂，说时事不安定的时候最好还是住在我们家中。

这时普生已经回来了。说实话，他确实是一位很受器重的青年。我们一起坐在小客室里，通常都是他读报纸由我来改正他的发音。我们经常彼此诵读爸爸以前带回来的那份《人权》刊物，我们希望可以将它背诵出来。普生老马形的脸会表露严肃的神情，他说他很羡慕我属于一个能贡献伟大思想给全世男的国家——如自由、平等、民权自制等等。

他又说：“为成立和实现这些新法律，人们已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流出许多清白的血。

我希望这些血没有白白的流出。你说对吗？欧仁妮小姐。”

因为普生是外国人，他称妈妈克来雷夫人、称我欧仁妮小姐，尽管这些名称在当时是禁止的。

这时，朱莉走进房来向我说道：“欧仁妮，你来一下。”她拉着我的手臂进入苏姗房里。

我看到苏姗蜷缩在一张沙发里、吮吸着一杯红酒。我从为得到机会尝试那红酒，因为妈妈说那是为强力壮胆用的，而女孩子是不需要喝这类酒的。这时妈妈正坐在苏姗身旁。我觉得她希望把自己表现得很坚强，可是相反地，她看来非常脆弱，无助，她弯着背，她的脸一半隐藏在那两个月以来一直戴着的寡妇帽子下，更显得小而弱。妈看起来并不象个寡妇，反倒象个可怜的

孤儿了。”

“我们已经决定明天叫苏姗去看亚彼特议员。”妈妈说：“而且让你陪同她一起去，欧仁妮。”

“我很怕一个人挤在人群里。”苏姗沙哑地说。

我看那杯红酒非但没能提起她的精神和体力，反而使她疲情困倦了。我心中很奇怪她们决定让我陪同苏姗去而不是朱莉。

“为了爱提安，苏姗才作了这项决定。她感觉如果你陪伴去，她心中会舒服一点。”妈又加了一句。

“但是你必须记着少开口，让苏姗讲话，”朱莉在旁立刻插嘴。

当然我很高兴这项果断决定。依照我的观点，这当然是上佳的善策了。可惜他们一向不尊重我的意见，和以往一样把当成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所以当时我默然不响。

“明天是很重要的日子。大家要面对许多困难。”妈妈立身来道：“最好今晚早点休息。”

我跑进小客室告诉普生我准备休息了。他捡起报纸，向弯腰说：“克来雷小姐晚安。”我刚走到门口，他又低声说了些么。我转回身来问：“普生先生，你说了什么？”

“那只是……”他说。我走了过去。在黑暗中，我仍旧可看清他的脸。我没有再去点蜡烛，因为我正准备回房睡觉。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不久将要回家了。”

“哦！我很抱歉你不能和我们多住下去。那是为什么呢？”问。

“我尚未告诉克来雷夫人，我不想去打扰她。你知道我已来此一年了；家中人希望我回去给他们业务上的帮助。爱提安。”

这是我认识普生以来第一次听他最长的一段谈话。我不了为什么他把这事第一个告诉我。在我意识中，他对我和对他人没有什么分别。当然，在这情况之下，我不便马上走开因而我走到一张沙发前，模仿一般贵妇的姿态示意他一同坐下。他坐定后即弯着腰用手臂撑着膝盖。这时他好象又不知说什么好了。

“斯德哥尔摩京城很美吗？”我礼貌地问。

“对我而言，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了。”他答道：“绿色冰块漂流在马拉溯里。天是那么清，那么白，如同一张洗过的白纸。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的冬天，冬天在那里是很漫长的。”

他的形容并不能使我感觉斯德哥尔摩那么美丽。同时我在想绿色冰块到底在那里漂流。

“我们的业务是在范斯特·兰格顿。这地方是全斯德哥尔摩京城最摩登的商业中心，离皇宫很近。”普生骄傲他说。

可惜我当时并不注意听。我的思想早已离开身旁的普生漂荡到明早的晤会，痴痴迷迷的正在编织许多幻梦：我穿什么刺匠人我将用手帕塞满前胸，我必须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美丽，因为一个美丽的女子可以支使男人替她做许多事。因为我，他们会应允释放爱提安。淬然间，我幻梦回到现实，听见普生向我说：“克来雷小姐，可否准许我求你一件事。”

我恍惚的问道：“你说什么，先生？”

“我可否要求给我那份《人权》刊物。我知道这项要求是过分一点。”他的语调有些不稳。

当然是有点过分，自从爸爸故世后，《人权》一直归我所有。

“我一定永远珍惜它，尊重它的。”普生又说。我于是半开玩笑的嘲弄他：“原来你也变成共和主义者。好吧！我送给你。将来你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可以给你的朋友阅读。”

正在此时房门忽然大开，同时我听见朱莉尖锐的声音：“你什么时候去睡呀！欧仁妮？哦……”当她看见普生，她停了一停接着道：“我不知道你与普生先生在一起。这孩子该睡了。来呀，欧仁妮！……”

回到房中当发卷已快卷完时，朱莉仍在喋喋不休的责备着坐着。不要忘了你是弗朗斯·克来雷的女儿，爸爸生前一向得众人敬佩的。普生连一句正确的法文部说不好。你完全不考虑克来雷家的名誉。”

真是无聊，我吹熄蜡烛。朱莉真该有夫，脾气一定就会好得多，那么我耳根也就会清静，生活也会愉快，自由多了。

我无法入睡。脑子里混混饨饨的一片混乱。我想到今天的回忆。一把刀和那被割下的头颅真太可怕了。我将自己的脸埋在枕头里，希望可以埋掉令人心悸的回忆。

两年前，玛莉曾偷偷地领我去市政厅广场。我们在人丛中向断头台方面挤去，我决定去参观，准备去接受一个可怕的经验，我竭力咬紧牙齿，以免它颤抖。一辆红色两轮马车驰来载了约二十名绅士与贵妇。他们的衣着非常华丽，绅士裤子和贵妇轻纱抽上沾了少许干草，手臂在背后反缚着。

断头台上撒满着锯木屑。每天早晚行刑后均撒上新木屑，成一处红黄色，散布着血腥味。断头台和二轮马车漆着同样红色，可是年深日久，油漆一片片在剥落。

那天午后，二个青年男子与国外敌人私通消息而被捕：当刽子手将他拉上断头台时，他嘴唇蠕动，可能是在祈祷。他跪下，我合上眼，我听见断头台刀落下。

当我睁开眼睛时，看到刽子手提着一颗人头，那灰土色白面孔，那两只大眼似乎在看着我，嘴张得力”么大似乎在呼唤，无声的呼唤。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的头眩晕。迷糊中有人在呜咽，有人在狂笑。那些声音越来越远，我跌入无底黑暗的深渊里，我失去了知觉。

我恢复知觉时，耳中听到人声嘈杂。我竭力闭着双目，以免再看到那带血头颅。玛莉很不满我的举动，她拉着我离散开人群，我们经过时、仍听见人们辱骂我们。自那次起，我常夜间想到那句怕的眼睛和张开的嘴而不能入睡。

回家后，我大哭不止，一次又一次。爸爸温和地用手着我，用安慰的口吻说道：“法国人民已忍受痛苦将近百年了。由痛苦中升起两道火——正义的火焰和仇恨的火焰。只有血能熄灭仇恨的火焰，但正义的火焰是永不会再被熄灭的了。”

“人权是永不会被废除的了，是不是爸爸？”

“永远不会的了。也许临时遭到损害和压迫。可是损害它的人即犯最深重的罪恶，必招杀身之祸。此后无论何时何地无一人能劫掠同胞的自由与平等。每一个人都受‘人权’保护。”

爸爸说时，音调与平时迥异，象在传达上帝的旨意。我感觉我更了解爸爸，我们的心灵越发接近。

今天晚上我好象又与爸爸在一起，我替爱提安担心，我又惧怕明天的

访问。也许夜间往往较白天要胆小一点。

如果我能预知将来是喜是悲，是祸是福就好了。第一件事我必须设。法替朱莉寻到丈夫，还有最重要的即爱提安能获得释放。晚安，爸爸你看我现在已遵从你的旨意开始写我自己的故事了。

（二十四小时之后）

大家谴责我犯了败坏门风，极大耻辱的罪名！此外大多事件在这短短二十四小时内发生，我不知如何把它们记录下来。

一、爱提安已获得释放，并且正在楼下餐厅和妈妈、苏姗在一起大喝大嚼。象是一个月除了白水、面包外没有吃到食物一般。事实上他只被拘留在狱中三天！

二、我遇到一位令人感兴趣的青年，叫做波拿巴。这名字真难叫。

三、家中人一致责备我行为不检点，有辱门楣，罚我睡在床上，不许下楼。

他们在楼下大事庆祝爱提安的归来而把我关闭在房中。”他们这种态度未免太不公平了。最初，还是我建议去遇见亚彼特呢！最难受的事就是没有一个对象和我谈论那个青年人，波拿巴。波拿巴，多么古怪的名字！爸爸早明了没有谈话对象是一种精神的欠缺。不能获得周围的人谅解，更是一件苦闷的事。爸爸真有先见之明，也许就因为这个原故，他才送我这本日记簿吧。

今天一早起身，朱莉和妈妈决定要我穿那件令人憎恨的灰色衣衫，并且要围上一条三角围巾。我拉下那条围巾，朱莉即尖声叫道。”你怎能穿一件低胸衣服而不戴上围巾，别人可能误会你是港口女子的呀。”

朱莉走开了，我即暗暗地偷用她的胭脂。虽然我自己也有一盒，可是我不喜欢那种颜色，那是为小女孩用的，朱莉的一盒理想的多。我曾经在报纸上阅读到，凡尔赛的贵夫人们化妆时，用十三种深浅色粉和胭脂为使颜色合调，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你又用我的胭脂！我不是早告诉过你，未得到允许是不应当用别人的东西的。”朱莉进房看到我便生气的叫起来。我急忙拍上粉，用指尖湿上水，轻轻抹抹眉毛和眼皮。朱莉坐在床边，用鉴定的目光看着我。我开始放开头发卷，但我头发天生硬而不听话。我正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妈妈在外面叫道：“朱莉，那个孩子准备完毕了吗。如果想两点钟到市政厅，我们必须早点用午膳。”我心中越急，头发越不听话，我只好向朱莉求援。真奇怪，经她用手指轻轻抚摸两下，不到五分钟我的发型顿时改观，变得非常美丽。我和朱莉说我希望在前额做许多小发圈仿丰丹妮侯爵夫人发式。朱莉道：“我劝你少看那些报纸上无聊的故事。”

“为什么？我早知道泰利安释放美丽的丰丹妮是因为他爱上她了。”我得意的回答。

“你真是不可救药！谁告诉你这些事？是厨房里的玛莉？”

这时妈妈带着烦恼的音调高声叫道：“朱莉，那个孩子到那里去了？”

在我假装整理脖子上的围巾时，偷偷迅速地将四块手帕塞进前胸。两块左边，两块右边，又被朱莉看到。她用命令口吻说道：“把那些手帕立刻拿出！”我假装没有听见，拉开抽屉寻找革命帽章。在最后一个抽屉里找到它，急忙佩上，和朱莉飞奔到楼下餐厅。

妈妈与苏姗已开始进餐，苏姗也佩革命徽章。最初革命刚成功时，每一个人必须佩一个革命章，可是现在除了政府人员或是象我们欲去遇见政府

官的人员才佩带上它。以前我很喜欢这蓝、白、红徽章，但是现在不再喜欢佩带它，因为我认为很不高贵，象是表示一种罪行的忏悔。

饭后，妈妈拿出两只杯子，斟上红酒分递给我和苏珊，向我说道：“喝下去，就会给你勇气和胆量的。”我喝了一大口，觉得有些粘粘甜甜地。忽然有一种飘飘然飞翔感，使我兴奋愉快。回头看看朱莉，看到她眼里有些泪光。她拥抱着我，用脸贴着我脸轻轻他说：“欧仁妮，珍重！”

酒使人轻松，忘去忧虑。我用鼻子揉揉朱莉的面颊在她耳边轻声道：“你是否怕亚彼特议员引诱我？”

“你怎么成天胡说。”朱莉惊讶说道：“你知道到市政厅去并不是儿戏，而且爱提安被羁留，他们可能……”她停下没有再说下去。

我饮了一大口酒，看着她眼睛道：“我明白，朱莉，你意思是说犯罪人的家属也可能遭到拘捕。故而苏珊和我处境很危险。虽然你和妈妈不去，可是同样的并不能免去危险。虽然你和妈妈不，可是如果有任何不幸事件发生，妈妈会需要我的。”她嘴唇颤抖着。

“决不会有事件发生。”我肯定的答道：“如果真不幸的话，我知道你会设法救我们出来的，同时你一定也会照顾妈妈的。我们一定要同心一意，是不是，朱莉？”

一路上，苏珊默然不语，甚至经过嵌奈比爱路时装店时，她也不回顾一下，只是急急的向前走。可是当我们抵达市政厅时，她本能的抓着我的手臂。我设法别转头不去看那断头台，但是仍免不了嗅到空气中的血腥和木屑气味。这时我们碰到一向为妈妈做帽子的雷娜太太，她怯怯的向四周望了一下，方敢向我们点头。很明显的她已听到了我家所发生的事故。

市政厅门前拥挤着一大堆人群，当我们正欲推开一条路往前走时，忽然有人抓着苏珊手臂说：“你来做什么？”，可怜的苏珊吓得面色青白。我立刻大声答道：

“我们想见亚彼特议员。”

那人，我猜想是看门的，放开手道：“二楼左边。”我们通过一条幽暗的甬路，走到一扇门前。开了门，我们听到人声嘈杂，里面混浊的空气令人窒息。

这时我们真不知如何是好，那么多人，站着的，坐着的，挤塞在一间长而窄的候客室里。远远地在房间另一端尚有一扇门，立着一个穿制服的守卫。他戴着一顶庞大的黑色雄鸡形的帽子，上面佩着帽章。丝质上衣和昂贵轻纱袖口，在腋下尚夹着一根手杖。我猜想男。

人可能是亚彼特的秘书。所以我握着苏珊的手挤过人群向他的方向推进。苏珊的手抖颤不已并且冷得象块冰，同时我则周身冒水，汗珠由前额徜徉而下。现在我开始后悔不该把那多手帕放在胸前。

“对不起，我们希望能见到亚彼特议员。”苏珊喃喃地向那青年人道。

“什么？”他高声问道。

“我们能否见亚彼特议员？”苏娜声音不稳定。

“谁都想见他，你的名字填妥了没有？”

苏珊摇摇头。我接着问道：“我们应该怎样做？”

“填上名字及事项。如果自己不能写，我可以代写。代价是……”他上下打量我们，象在估价我们的服装。

“我们自己会写。”苏娜道。

“你到那边窗前壁架上去拿纸和羽毛笔。”

我们急急挤到窗前，苏姗填上姓名。填到谒见栏的一项，我和苏娜彼此对视，不知如何下笔。我说：“写上实情。”

“这样可能他不接见我们。”苏姗小声说。

“无论如何是无法隐瞒的，他们一定要先问话，事情不会那么简单。”我答道。

“我知道！好吧，就写上事实，关于爱提安·克来雷被捕。”苏姗无可奈何地。

我们又推开人群，挤回到那青年守卫身边。他漫不经心的看了单子一眼，叫我们等一下，就在门后消失了。他去后，我们等待！等待！象是一个世纪，不！象似永恒，他才回来向我们道：“你们等着，议员可以接见你们，轮到你们时，名字会叫出，等着吧。”

这时门开处有人叫出名字，我看见一位老人与一个小女孩立起身来。我立刻推苏姗坐下，我合上眼睛休息。停了一会，我睁眼四处观看，我注意到皮鞋匠老西蒙也坐着等候。这使我联想到他跛腿儿子小西蒙。

那是十八个月前的事。那时革命军到处遇到困难阻力，甚至其它邻近国家也参加反对。

这时革命军处境危险。有一天清晨我被歌声惊醒，跑到阳台上向下观看，革命军正高唱国歌，并拉着三尊大炮大踏步向前行进，这真是一件难能置信的事，革命军胜利了！他们当中我认识许多人，皮鞋匠跛腿儿子小西蒙就是其中一个，还有里昂，以前我们店里的助手，在他后面，我看到我们屠夫的儿子。我向他们欢呼，他们也向我挥手。这时朱莉也跑到阳台上，我们向他们掷下许许多多玫瑰花朵。那时是多么兴高采烈呀。

老皮鞋匠由人丛中向我们走来，我由回忆中惊醒回到现实。他和我们握手，我感到他有点不自然与窘迫，他想说些安慰的话。但他未得机会，因为他的名字这时正叫出，于是他急急忙忙地走开了，我猜想他大概准备与亚彼特商谈付税事件及打听跛腿儿子的消息吧。

我不记得我们等待多少时候，我只记得很久很久，有时我合上眼，斜靠在苏姗身上。每次我睁开眼，由窗口射进的阳光越来越刺目，越来越晃眼。现在室内的人少得多了。会见时间比先前短而快，因为时常叫出新的名字。可是在我们以前来的人，仍在等待着。

我等候得不耐烦，轻轻地向苏姗道：“我们应该替朱莉寻一位丈夫了：在小说里，一个女孩子至迟十八岁就遇见一个男人相爱而结婚的。苏姗，你在什么地方遇到爱提安的？”无聊中我寻些话题。

“请你现在不要扰乱我的情绪，好不好？等一会我尚需聚精会神与他们谈话呢！”

如果是我接见客人的话，我决定不让他们等候这么久。我会指定时间，这种等候真令人不能忍受。”我说。

“欧仁妮，请你不要胡说乱道，人小口气大。你知道只有贵夫人方能接见宾客的。”

我默然不语，困倦开始侵袭我：谁说红酒提精神，适得其反、首先我感到轻松，愉快，渐次转为忧郁，现在我感觉疲乏无力，想睡。”“请不要打呵欠，这是不礼貌的。”苏姗警告我。

她的话我只听到了一部分，我非常疲倦。他们又叫出一个名字。我惊

跳起来。苏奶用手盖在我手上道：“不是我们。”她的手仍是那么冰冷。

最后，我真的睡着了，并且睡得非常甜甜。迷迷糊糊的我忘了自己在那里，我感觉睡在自己床上，在家里。忽然间，我被一道强烈的光照醒。我仍合着眼道，“朱莉，让我睡，我好困倦……”

“醒来，小姑娘。”一个声音说。我仍不愿理他，可是感到有人摇我的肩膀。

“这里是不准许睡觉的，快醒来！”这个人真讨厌，我心中想。我说：“不要理我！”忽然间我清醒过来、惊跳起来，本能的把那只手推开。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身子现在何处，我四周环顾，是一间黑暗的房间。一个男人提着一只灯盏弯腰照着我。天呀！我到底在什么地方呀！

“不要怕，小姑娘。”陌生人说。音调是那么温柔儒雅，给人一种舒适感，可是夹着一些外国口音，我真相信自己是梦中。我虽说着并不害怕，可是心中忐忑不定不知身在何处，而与我谈话的那个陌生人又不知是谁。

陌生人将光亮的灯盏移开，这时我可以看清楚他的面貌，可以说相当英俊，一对深黑眼睛，一张光滑的脸展开着温柔可爱的笑容，他穿着一件黑上衣及一件外衣。

“抱歉得很，来打拢你。”礼貌的说：“但是现在是下班时刻了，故而我只好锁上亚彼特议员的办公室了。”

办公室？我怎会来到办公室？脑子里一片混乱，我头发痛，腿沉重得提不起来。我颤声道：“什么办公室？谁的办公室？”

“这是亚彼特议员的办公室。如果你感觉兴趣的话，我的名字叫做约瑟夫·波拿巴，巴黎公欢安全委员会秘书，现在是亚彼特议员在马赛期间临时秘书。我们办公时间早已过了。

现在我必须关上门，任何人不能在市政厅过夜的，因为这是违法的，很抱歉，请你起来并离开此地。”

市政厅、亚彼特，现在我恢复我的记忆力了。可是苏娜呢？她到哪里去了？一片茫然。

我问那和蔼可亲的青年人道，“你知道苏珊现在在哪里吗？”

他面部笑意加深说：“我尚未有这份福气见到苏娜呢。我只能告诉你最后一个亚彼特接见的人已于两小时前离去了。现在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并且我也预备回家去。”

“我必定要等候苏娜，对不起，波拿……”我坚持着。

“波拿巴！”青年人很有礼貌地帮我说出他的名字。

“对不起，波拿巴先生，我必须留在此等候苏娜！否则回家后，他们一定不会我，要苛责我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叹了一口气道：“你可真是固执。”他把灯盏放在地上，在我身边坐下问道：“苏娜姓什么？为什么她来见亚彼特。”

“她叫苏娜·克来雷，是我嫂嫂，我哥哥爱提安遭人拘捕，苏娜与我前来向亚彼特请求释放。”

“等一等！”他站起身来，拿了灯盏走向那扇先前守卫站的门，然后消失不见了。我立刻跟随着进去。我看到他弯腰在一张大书桌里寻找文件。

“如果亚彼特接见了你的嫂嫂，那么你哥哥的卷宗一定在这里。因为他在未接见一件案件关系人以前，必定先阅卷宗的。”他说。我不知如何答复；只说议员是位公正而仁慈的人。他带着嘲弄神情答道：

“哦，你认识罗帕斯比尔！”我毫不思索地冲出口。天知道！这个人认识罗帕斯比尔，曾经为国家拘捕自己最知己朋友的罗帕斯比尔。

“哈，这里有了，爱提安·克来雷，绸缎商人，是不是？”那个青年人满意他说。

我急急点头，热烈地答道：“无论如何，那是个误会。”

“什么误会？”他问。

“逮捕爱提安呀！”

“我明白了！他因什么理由被拘捕？”他面容有点严肃。

“那我就知道了。无论怎么样，我保证是出于误会。”我说。忽然灵机一动，即加了一句：“你既然认识罗帕斯比尔，那么请你帮个忙，向他解释爱提安的拘捕完全出于误会。”我未说完，那青年便摇摇头说：“对于这件案件我无能为力，因为已经决定了。”他将那张纸递给我，“你自己读吧。”

我提着灯盏，弯着腰设法去读那公文，可是我心跳得那样快，呼吸那么急促。纸上的字在跳跃，我视线模糊。我说：“请您读给我听吧。”说时满眶眼泪，濒临哭泣边缘。

“这件事很易明了，并已得到答案，就是你哥哥已获释放了。”

“那是说……”，我周身震颤：“那是说爱提安已经……”

“当然，你哥哥是个自由人了，我猜想他早已回家，回到苏栅身旁，正与家人团聚，大吃大嚼呢。他们完全兴奋过度把你忘了。”

我开始哭泣起来，眼泪似水一般从面颊上不断的流下。我哭了又哭，简直无法停止。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何要哭。我一点也不悲伤，事实上，我非常非常的快乐，可以说太快乐了。

以前我不知道一个人太快乐了也会哭泣的。我呜咽说：“我真太高兴了，先生！”

很明显的，我的举动令那青年人不安。他将卷宗放下，埋头佯装整理书桌上零星物件。

我伸手到袋里去取手帕，我发现忘记放在里面。这时我忽然想到胸前的几条手帕，于是探入胸口去拿，正巧那青年人抬起头来。他用不能置信的目光凝视着我，一条、两条、三条，四条由胸口抽出，象是一位魔术师在表演戏法。

“我放置这些手帕为给人印象我是个成年的女子。在家他们总看我是一个小女孩。”我羞窘地向他解释，对自己的举动感到羞愧。

“哦，你已不是一个小女孩了，你是一位少女了。”他善意的安慰我。“现在我送你回家吧。一位漂亮的小姐在这个时刻是不应当一人独行的。”

“你真是太善良了，但是我不能接受，你不是说你自己也要回家吗？”我有点窘迫。

一个罗帕斯比尔的朋友是不能接受异议的，我们先吃一点甜点心再去。”他笑着说。他拉开一只抽屉，拿出一只纸袋递给我，里面是巧克力樱桃。“亚彼特常准备一些甜品在书桌里，再拿一终，很好，是不是？现在只有议员方能得到这享受。”最后一句听上去多少带点讥讽意味。

“我住在城市那一边，可能不与你同道。”我们走出来时，我不安地说。事实上，我并无意去拒绝他的伴送，因为当时一个青年女子晚间独行街头是相当不安全的，此外我内心确实很喜欢他。

走了一会，我向他说：“刚才无意义的哭泣我很惭愧。”

他按了我的手臂：“我很了解你的感觉。我自己也有兄弟姐妹，并且很喜爱他们，有一个妹妹与你年龄相仿呢。”

这时我心中轻松自如得多了，我问道：“马赛不是你的家，是不是？”

“我全家都在此，除了一个哥哥。”

“你的口音好象与我们不同。”

“我是科西加人，科西加的难民，大约一年前我们迁移到法国。由科西加逃亡出来时，我们只保留了生命，家中一切都放弃了。”

多么浪漫而富有传奇性的生活呀，我问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爱国志士呀。”

“科西加不是属于意大利吗？”我天真地问，设想到这句话会伤害他的自尊。

“你怎么问这样一句话。”这时他很愤怒。“科西加归属法国已有二十五年之久。我们生下来就是法国公民，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对提议将科西加合并到英吉利。一年前英国曾突然地派兵舰到我们海岸，这一点大概你早有所闻了。”

我点点头，也许我听到过，可惜我早已遗忘了。

“我们无选择的余地，我们只有逃亡，妈妈和我们。”他的声音近于冷酷。多么富有传奇性的故事呀，象小说中的英雄，一个无家的流浪难民！

“在马赛你有朋友吗？”

“我兄弟中有一位是在法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他是个将军。他协助妈妈在政府里领到一份抚恤金。”

“哦！”当时我的情绪难以形容，既觉诧异又感敬佩。当一个人告诉你他的兄弟中的一位是将军时，我猜想是应该说几句话的，但是一时我不知道如何说法。我感觉自己愚蠢，不会适应非常局面。他大概也感到我的幼稚，于是他转变话题道：“你是绸缎商克来雷的女儿，是不是？”

我惊奇道：“你怎么知道？”

“你不必惊奇！”他大笑道，“什么事也逃避不了法律的耳目。他是你的哥哥、无疑的你是老克来雷的女儿了，这不简单吗？”

我注意到他的外国口音甚重，这时他又道：“你哥哥的事是出于误会，事实上那原要是传你父亲的。”

“可是我爸爸已故世了。”

“误会的出发点就在此。政府把你哥哥误会成你父亲，用为最近查卷发觉你父亲曾经请求升为贵族。”

我惊讶得张口结舌，半晌才说：“真有这件事？我们一无所知，而且不能了解的一点，就是爸爸一向不赞成贵族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能为生意起见，我猜想他希望被派为宫中丝绸承办人。”

“也许是的，他会奉送蓝色丝绒给皇后，因为我们的丝绸质地是著名的精美。”

“他的请求正非其时，故而政府发出拘票逮捕他，也就是因此而误拘爱提安·克来雷。”

“我相信哥哥不知此事。”

“我猜想你嫂嫂苏姗早已向亚彼特议员解释清楚，否则他不会被释放的。苏姗匆忙中到狱里接出你哥哥，大概已回家了，你知道……”，这时他音调

非常柔和，柔和得近于温存，接着道：“对于你的家庭我并不太感兴趣，但是你本人我很具好感，小姐，可否让我知道你的芳名？”

“我叫做欧仁妮·黛丝蕾，他们叫我欧仁妮，可是我宁愿他们叫我黛丝蕾。”

“你的名字多么美呀！你愿意我如何称呼你呢，小姐？”

不由自主的我两颊发热起来，幸而黑暗中，他看不出，我心中有些慌乱。

妈妈如果听见我们之间的谈话，她会如何设想。

“叫我欧仁妮好了，可是在妈妈面前最好……”，我未接说下去了。

他好奇地问沮：“是否你从未得到准许与男子同行？”

“我不知道，到现在为止我不认识任何男子。”我毫不思索地答道，完全忘了普生。他又按了一下我的手臂，大笑道：“那么现在你认识一个了，欧仁妮！”

“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们？”

“可不可以很快的来拜访？”语调里含着调笑意味。

我默然不响；并未立刻回答。这时一个新的意念产生，“朱莉，对了，朱莉，成天生活在幻梦中的朱莉，定会倾心这位外国口音的青年人。”我正在胡思乱想，又听到他问道：“怎么样，欧仁妮小姐。”

“那么就是明天吧，明人日落时分，如果天气热，我们可以坐在花园内。我们园子里有个凉亭，那是朱莉最心爱的地方。”说时我感觉自己非常外交化。

“朱莉？我只知道苏娜和爱提安，尚未听到朱莉，谁是朱莉？”他问。这时我们已接近我所住的那条街道。我急急告诉他，朱莉是我的姐姐。

“漂亮吗？”

“很漂亮。”我保证地答复他，可是同时心中在想朱莉是否算得漂亮。”判断自己姐妹的美丽是一件为难的事。

“你宣誓不骗我？”他追加了一句。

“她有一对可爱的眼睛。”我告诉他，事实上她确有一对美丽的眼睛，我并未夸大我的形容。

“你肯定你母亲会欢迎我的拜访？”他胆怯的问。但白他说，我自己也无那份信心。可是，当时我仍坚持说决会欢迎他们并请他带他那位将军一同来，我定给朱莉一个机会。此外我也有我自己的一份私心。这时波拿巴显得非常热心，他说他们很愿来拜访，因为在马赛他们熟人很少。

“我一生未接近过一位将军。”我天真他说出实情。

“那么明天你可以见到一位了。”

我想象不出一位将军该是什么样，因为我从未亲眼见过，甚连在一段距离内也未看到过。图画中或相片里的将军总是很老，并戴着庞大的假发。革命成功后，妈妈将客厅里那些古老照片全部收藏了起来。

“你说你兄弟中有一位是将军，大概你们年龄相差很大吧。”我说，因为波拿巴仍很年轻。

“不，他比我小一岁，是我弟弟。今年二十四岁。他个性甚刚毅，好强，好胜，具有稀奇古怪的思想。明天就可以见到他了。”

我无法置信。传统上，将军应该是个老人。这时我们的房子已在眼前，楼下灯光明亮。

无疑的家中人正进晚餐。我向波拿巴道：“就是这所白色房子，这就是我的家。”

波拿巴看到这样一座华丽住宅后，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他怀疑他与弟弟是否会受到欢迎。于是他急急地向我说道：“欧仁妮小姐，我不再耽误你的时间，我猜想你家人一定在担心你，请不必谢我，我很荣幸能护送你。如果你真心愿意，而我不打搅你和你家人的话，明天我与弟弟一同来拜访你。”正在此时，大门开了，同时朱莉尖锐的声音刺破黑暗中的沉寂。

“她回来了，在花园门口”接着朱莉叫道：“欧仁妮，是你吗？”

“我就来了，朱莉。”我高声回答。

“再见，小姐。”波拿巴告别后，我立刻奔回家中。五分钟后，他们说犯了败坏门风大罪行！妈妈、苏姗、爱提安均正在用膳。看来晚餐已接近尾声，因为他们在饮咖啡。朱莉拉我入内得意道，“你们看，她回来了！”

“感谢上帝，你到那里去了，孩子？”妈妈问。

我用申斥的眼光看着苏姗道：“苏姗完全忘了我的存在，我睡着了……”。

这时苏娜右手拿着咖啡杯，左手握着爱提安的手，她听到我的话，马上放下杯子愤怒地说：“我几时忘了她，她在市政厅大睡特睡，唤都唤不醒，我只好单独去见亚彼特，我总不能请他等待欧仁妮小姐醒来再接见我呀！现在她竟……”。

“我很理解，你离开亚彼特，就急迫地到狱中去接哥哥，所以把我忘了，事实上我并无责怪你的意思。”我说。

“那么这些时候你在哪里？”妈妈不安地问，“我们派玛莉到市政厅去问，门房说全部房屋早已关闭，除了亚彼特的秘书，一个人也没有。玛莉回来已半小时之久，天哪！想一想一位年青女孩子在这个时分单独在街上走，真是太危险太可怕了。”说完妈妈拿起桌上小银铃，用力的乱摇：“玛莉，端汤给这孩子。”

“我并未单独走回来，亚彼特的秘书伴送我回家的。”

玛莉放下汤，但当我正欲把羹匙放入口中，苏娜冲出口道：“秘书？那个粗鲁无礼立在门口叫唤名字的守卫？”

“不是，不是那个守卫。亚彼特的秘书是位温文儒雅的青年，并且认识罗伯斯比尔，再者我已经……”。

可是他们不给机会说完，满面胡须的爱提安打断我要说的话，问道：“他叫什么名字。”

“很难记的一个名字，好象是波拿巴，他是科西加人……”

他们再一次截断我说下去。爱提安大声咆哮道：“你的意思是你同一位陌生人在街上走么？”他忘了他是我哥哥，俨然长兄为父的神情。有的家庭真是令人费解，起初他们争闹认为我一人独行回家。现在又发怒因有人伴送我，到底他们想些什么？”

“他并不是一位来历不明的人，他全家住在马赛，是科西加逃生的难民，并且，我已……”。

“快喝，否则汤会冷的。”妈妈说。

“科西加的难民。”爱提安说，带着不屑的神情。“多半是投机分子，想在政界里鬼混的冒险家，一点也不会错，投机分子！”

这时我放下汤匙为我的新友辩护道：“我想他的家庭是高尚的，而且他

的弟弟还是一位将军呢，我还……”。

“他弟弟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我想也是波拿巴，并且……”。

“从未听过这名字！”爱提安咆哮道：“老一辈的将军全解散了，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将军既无礼貌，又无知识，更无经验！”

“现在是战争时期，他们会得到经验的，同时我想告诉你们……”。我又未能说完。妈妈这时插嘴道：

“喝你的汤去吧！”

这时我坚决的不让他们打断我要说的话。我说：“我一直想告诉你们，我已邀请他兄弟二人明日到家中来。”说完我急急的低头喝汤。我不敢抬头，我不想看到他们诧异的面孔和谴责的目光。

“孩子，请谁到家中来？”妈妈问。

“两位青年人，约瑟夫·波拿巴与他的弟弟，那位将军。”

“取消这项邀请！”爱提安用力拍着桌子。“在这种乱世去请两位不知姓名的科西加逃亡的冒险家，简直是荒谬！”

“欧仁妮，你已经不是个孩子了，去请两位萍水相逢的人，这种行为是不检点的。”妈妈在旁说。

“这是家中人第一次认为我不是个孩子，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我说。

“欧仁妮，我为你的举动感到惭愧！”朱莉加了一句。

“可是这两位科西加入没有多少亲友在这个城市。”我接着说，希望使妈妈心肠软化。

“请这种不知姓名的人？完全荒谬，想想朱莉和你的名誉。”爱提安坚持着。

“这不会伤害朱莉的。”我低声说并斜视着她，希望得到她的支持，但是她默然不响。

这几天不愉快的经过使爱提安失去控制，他大声道：“你真是家中的耻辱！”

“爱提安，她只是个孩子，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妈妈说。

这时我忍无可忍，我愤怒得失去控制，我说：“请你们看清楚这点。”我既不是个孩子，也不是家中的耻辱！”

这意想不到的话使大家静默下来，半晌，妈妈用命令口吻道：

“立刻回到你自己房里去，欧仁妮。”

“我仍然很饿，我方开始用膳。”

妈妈乱摇一顿银铃叫道：“玛莉，将食物送至欧仁妮小姐房里。去吧，孩子，想想你近来的行为，并且好好休息一下。你知道你哥哥为你担心，好好去睡吧。”

玛莉将晚餐送至房中，她在朱莉床上坐下，立刻问道。

“什么事，他们怎么了？”

我与玛莉单独时，我们之间可以任意言谈，她不仅是一个女仆，同时也是一位知心好友，许多年前她是我的乳母，并且爱我如同己出，我耸耸肩道：

“因为明天我邀请两位青年到家中来。”

玛莉点点头道：“你很聪明，欧仁妮。朱莉早就应该认识一些青年男子了。”

玛莉是唯一能入我思想领域里的人，我们彼此了解。

“要不我给你做一杯可可茶？”她轻声的问。玛莉和我有我们自己的贮藏，是妈妈不知道的。我喝完可可，当一人独处时，便将这一切经过笔记下来。午夜，朱莉尚未回房。真可恨，他们扔下我一人在房里。

现在朱莉居然进房，开始卸装。谈论的结果，妈妈决定明天接待那两位青年，朱莉报告时神情佯作冷淡，她说：

“我告诉你，这是他们第一次探访也是最后一次。”

这时朱莉立在镜前用面膏擦面，这种面膏叫做百合露。朱莉看到报纸登载杜芭莉夫人甚至在狱中都用百合露，可惜朱莉的造型永不能成一个杜芭莉。这时她问我那个青年人是否英俊。

“谁？”我装傻。

“那个送你回家的青年人。”

“月光下很漂亮，灯光下很英俊，日光下那我就知道了。”

我只告诉她这么多，最好让她自己明天寻到答案，好在明天并不遥远。

（五月）

他的名字叫做拿破仑（NAPOLEON）！

清晨醒来，我的眼睛紧闭着，朱莉认为我仍然睡着。我想念他，我的心是那样沉重，沉重因为满载着爱。我周身血液流得那样快，我的心抽缩得那么紧！这一切难道都是因为爱？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由那天午后波拿巴兄弟二人来拜访开始，他们来时已相当迟。通常，爱提安这个时分是不会在家的，他提早关闭店铺，和妈妈坐在客厅里等候，以备给客人一种暗示家中并非无男子保护。

一整天没有一个人与我说话，很明显的，他们不满意我的行为。朱莉躲到厨房里做蛋糕。妈妈认为无此必要，大概她仍排除不了他们是科西加投机分子的偏见。

我走到园子里。空气中，我嗅到春天的气息，我发现丁香树上的蓓蕾及第一支花朵。

春，无疑地来到大地，我向玛莉要了一把扫帚，将园内凉亭打扫干净。我走回屋子，看到朱莉正忙着拿着烘好的蛋糕，脸发红，额前流着汗，头发乱七八糟。

“朱莉，你完全错误了！”我冲出口道。

“为什么？这全照妈妈的方式做的呀。”朱莉道。

“不是说你做的蛋糕，我是说你的头发，你的脸，请你赶快上楼去修饰一下吧。这比烘蛋糕重要得多呀。”

“玛莉，听听填孩子说些什么？”朱莉恼怒地叫起来。

“如果你问我的意见，朱莉小姐，我想这孩子说得对。”玛莉将朱莉手中的蛋糕接过来。

回到房中，朱莉精心整理头发及面部化装，而我则立在窗前向外观看。

“你不去更换衣服？”朱莉好奇地问道。我感觉无此必要，虽然我很喜欢约瑟夫，但我心中早已将他许配给朱莉了。至于他的弟弟，那位将军决不会注意我。我自己也不知与一位将军谈些什么；我所感到兴趣的，只是他的制服或者一些关于他在战场上的战绩而已。我只由衷地希望爱提安会对他们礼貌些，友善些，这就是一个最理想的结果了。当我由窗口张望，不安和忧虑情绪随着等待而俱增时，我看到他们走来，我注意到他们边走边谈，象是

很起劲的模样。我非常失望！那位将军是个矮小的人，较他哥哥还要矮小，再者制服上既无金星，又无勋章的绶带。直等到他们走近园门时，我才看到他那窄小的金色肩章。他的制服是深绿色，靴子满是尘土，而且并不合脚，象是借来的。他的脸藏在一顶大帽子下，我无法看清，那顶帽子上并无帽章，我从未想到一位将军会如此褴褛，这真使我太失望了。

“他的样子看起来好寒酸呀！”我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这时朱莉也跑到窗口前，但藏在帘子后面，不愿被人看到。

“为什么这样说？我认为他很漂亮呢，你不能希望市政府的一位秘书过分的完美呀。”朱莉说。

“哦，你是说约瑟夫先生，他很漂亮，至少把靴子擦得亮亮地，可是看看他那将军弟弟：“我摇摇头叹气道：“真是失望，没有想到军队里会有这样矮小的人。”

“那你希望他是什么样子？”朱莉问。

我耸耸肩说：“至少应该象个将军样呀！看上去威风凛凛，很神气，给人一种有领导能力的感觉才是。”

想一想这不过是两个月以前的事。可是在我感觉中，自第一次在客厅里看见约瑟夫与拿破仑到现在是那么漫长、那么悠久，悠久得近乎永恒。我记得，我与朱莉走进时，他二人立刻站起身来，同时很礼貌的向我们鞠躬。于是大家围着一张矮桌坐下，气氛多少有点僵硬和不自然。妈妈则坐在一张沙发上，身旁是约瑟夫。在桌子另一端坐着那位贫苦、可怜的将军，邻近就是爱提安了，我与朱莉则在妈妈与爱提安之间。

“我正在向约瑟夫·波拿巴先生道谢他昨天护送你回家的盛情。”妈妈说。

这时玛莉端着酒及朱莉亲手所制的蛋糕进来，妈妈斟上酒，切了蛋糕。这时爱提安寻找些话题和那位将军谈话。他说：

“如果您不嫌冒昧的话，我可否知道将军是否因公来到这城市？”

约瑟夫立刻插嘴道：“没有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所以每一公民是 有权知道有关军队的事，对不对，拿破仑？”

拿破仑这个名字很陌生，大家不由自主的将视线集中在他的身上。

“你愿意知道一些什么，尽管问好了。”将军答道，“我们没有什么秘密，我认为我们的战略应改守为攻。无止境的防守是不理智的，费钱、费时、损失物资而无光辉的成果。”这时妈妈递给他一块蛋糕，他接过去：“克来雷夫人，谢谢你。”接着他回转头继续向爱提安道：“我们必须采取攻势，非但有助国家财政，同时也可以给欧洲各国一种表示，我们的军队并未被击败。”

这时我注意力并不集中在他所说的言论上而是在他本人。现在那顶大帽子已除下，他的面部虽然谈不上漂亮，但有一种吸引力，超过我所想象的。忽然间我发觉为什么第一次看到约瑟夫我就喜欢他，那就是因为他面部的造型与他弟弟拿破仑有许多相似之点，只是后者的线条坚强、果断、刚毅得多，我为什么对这青年将军一见倾心，因为他面部的造型及有力的线条正吻合戮多年来脑海中孕育及期待的一个幻影我理想中的男人。

“采取攻势？”爱提安惊愕地间，大家沉默。我虽未听到他们的谈话，却直觉感到气氛有点不对。爱提安张口结舌地接着道：“但是，将军，我们军队配备很落后并很缺乏。”

将军挥手大笑道：“缺乏？岂止这点：我们的军队是乞丐军队，我们前兵士衣衫破烂，他们穿着木制的鞋，我们的炮兵的配备落伍到某种地步，

你可以想象法国是用古代弓箭来防卫土地。”

我向前逼视着他。我记得后来朱莉曾为我们的举动责备我。当时我不由自主，我特别想再看到他大笑一次。他有一张清瘦的面容，太阳晒黑的皮肤，反衬着周围棕红色头发。头发长垂到肩上，既未整理，又未加粉（当时风俗）。当他大笑时，他脸型忽然变得非常幼稚，出奇的天真，看上去较实际年龄年青得多。

这时大家举杯祝福。约瑟夫与我碰了一下杯，我猜想他记起昨日我们预计的安排。这时我听到爱提安又问将军道：“在前线怎样反攻可以获得胜利？”

“当然是在意大利边界，我们把奥地利人赶出境，这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在意大利可以获得良田沃土，食品可以无虞了。可是意大利人对奥地利人是很忠实的，我们可以拯救意大利人民。在所有被我们征服的地区，我们要实行民权。”

“你们家花园里真美。”约瑟夫向妈妈说，眼睛从玻璃门望出去。

现在季节还太早，但当丁香花开和玫瑰花攀满枝头时，那才真美呢。”朱莉未说完便停顿下来。她可能想起来了香与玫瑰是不在同一时候开花的。

这时爱提安仍不愿放弃刚才所谈论的问题。他又道：“在意大利边境的进攻计划，我方是否已进入具体阶段？”

“是的，我已差不多完成这项计划。现在我来到南部目的是为调查防御工事。”

“我们政府是否已决定了向意大利边界出征？”

“罗怕斯比尔特地派我前来视察一切。依我看来，进攻意大利是无法避免的。”

爱提安结巴地说道：“伟大的计划。”又点点头，“有胆量的计划。”

将军笑了。爱提安，一向生意经的爱提安被将军的笑容迷惑了。他又结巴地说：“但愿这伟大计划能成功，但愿能早日成功！”爱提安紧张或兴奋时常常会口吃的。

“不必忧虑，一定会成功的，”将军说完立起身来。那两位小姐肯赏脸陪伴我们一同去园内走走吗。”

朱莉和我立刻站起身来，朱莉向约瑟夫微笑着。两分钟后，我们四人已在园中，妈妈与爱提安留在屋子里。

通往凉亭的石子小径相当狭窄，我们只好分成两队，约瑟夫与朱莉在前，我与拿破仑在后。我竭力寻找些话题与拿破仑交谈。我希望给他一个很好的印象。这时他仿佛未注意到我们的沉默，他在沉思。他走得非常慢，朱莉他们和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最后，我突然觉悟到他蓄意缓慢脚步。

“什么时候我哥哥可以与你姐姐结婚？”他突然问道。

起初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话。我诧异地望着他，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

“怎么？”他重复地说：“什么时候他们可以结婚？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但是，”我口吃地，“他们才认识呀，并且……”

“他们是天生一对。你也知道这是事实。”

“我？”我睁圆眼睛凝视着他，希图把心里所想的事瞒过他。爱提安每次看到我这样眼光，便总说这是天真无邪的眼神，于是他就不再生我的气了。

“请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天真无邪的眼神对他一点也没有印象。当

时我恨不能钻进地洞里，我非常愤怒。

“你在昨晚不是认为你姐姐与我哥哥结婚是件理想的事吗？再者，她的年龄已应该结婚了。”他说。

“我未曾想到这一点，将军。”我答道，确实有委屈朱莉的感觉，但当时我并不对拿破仑发怒，而是对自己生气。

他停下，注意我的脸。他只高我半个头，他好象很高兴找到比他矮的人。这时天光暗下来，暮霭低沉。春天的黄昏象是垂下一幅帘幕，无形中隔开朱莉和我们。将军的脸非常逼近我，我可以看到他那对明亮认光的眼睛。我惊奇地发现，男人也会有如此长的眼睫。

“请你不必瞒我，欧仁妮小姐，我能看到小姐们的心里。此外约瑟夫昨晚已经告诉我，你预备把他介绍给姐姐，你并且告诉他，你姐姐很漂亮。你知道这并非事实，所以我猜想你一定有你的理由。”

“我们快点走吧！他们一定在等候了。”我试着想结束我与他的谈话。

“你看我们是否应该给他们机会多认识彼此一下？”他音调非常温柔，温柔得近乎抚爱。

“约瑟夫不久即会向你姐姐求婚的。”他坦率他说。现在天光已经很黑暗，我只能模糊的看到他脸形的轮廓，但我感觉他是在笑着。

“你怎么知道？”我不解地问。

“昨晚我们曾经谈过。”他答道，音调那么轻松，象似讨论世界上最自然的事。

“但是昨晚你哥哥尚未见到我姐姐呢：“我生气地反驳。

他温和的拉着我的手臂，顿时我周身起了一种无名的反应，我感觉他和我之间是那么接近。我们慢慢的走着，彼此亲切知心的谈着，好象是多年的老朋友。

“约瑟夫告诉我如何遇到你，而你家又是那样的富有。你父亲已去世，我猜想一定留下一大笔妆奁给你和你姐姐。你知道我们家是很贫苦的。”

“你也有姐妹，是吗？”我猝然想起约瑟夫曾说过他有妹妹与我年龄相仿。

“是的，三个妹妹，三个弟弟，约瑟夫和我负担他们。如今虽然有政府抚恤金，但数目微小得很、尚不够付租金，欧仁妮小姐，你不能了解生活在法国是相当昂贵的。”

“因为这些你哥哥想娶我姐姐，是不是？”我虽然心中生气，但竭力将音调压得很低很冷。

“你怎能这样讲，欧仁妮小姐！我想你姐姐是个可爱的女孩子，友善、端庄，并具有一对美丽的人眼睛：我知道约瑟夫会爱她的。他们以后生活亦会很快乐的。”

他的步伐开始加速。对他来说，这件事象已成定局了。我警告他道：“我会告诉朱莉你所说的话。”

“当然这是应该的，告诉她一切，也就是因此我才将这一切详细解释给你听。告诉朱莉，不久约瑟夫会向她求婚的。”

我惊骇得不知所措，真无耻，无怪爱提安骂他们是科西加投机分子。我冷冷地问道：“你为何对你哥哥的婚姻如此关切，如此热心？”

“嘘。请不要大声，你必须明了在我未带兵出征意大利以前，我希望将我家好好安排一下。约瑟夫在政治上或文学上均赋有天资。我期望他不再任

低微职位。等我从意大利胜利归来后，那时当然我会照料家。”他停了停又说，“相信我，小姐，我会好好地照顾我家人的。”

这时我们已走近凉亭。朱莉问道：

“你们到哪里去了，这么久？我们已等待多时了，欧仁妮！”但是我知道她早已把我们忘记得干干净净。她与约瑟夫紧靠着坐在一张长凳上，虽然长凳上仍空着一长段空位。在黄昏灰暗光里，我偷看他们握着彼此的手。

我们四人回到屋子里，波拿巴兄弟立刻预备起身告辞。这时爱提安忽然挽留他们道。

“我母亲和我希望将军和约瑟夫先生能赏光在我们家晚餐。今天能与将军畅谈真是机会难得。”说时他的眼看看将军，根本没有理会约瑟夫。

朱莉与我急急的回房整理头发。她说：“感谢上帝，妈妈和爱提安对他们兄弟二人印象都很好。”

“我必须告诉你，约瑟夫不久会向你求婚的，因为……”我心跳动得很快，顿了顿又接着说，“因为你有一份丰富的妆奁。”

“你怎能说这类憎恶的话！”朱莉气得面红，“是的，他告诉我他家环境不好，当然他无法娶一位无妆奁的女子，叫他如何维持这么大的一个家庭，他母亲及许多小弟妹。这是他的优点。”这时她在发鬓上加了两只绒花结，又叫道，“欧仁妮，你又用我的胭脂。”

“是否他已告诉你预备向你求婚？……我好奇地问。

“你那儿来的这些稀奇古怪的思想。我们只大概谈论一些事情而已。”

当我们走下楼往餐厅里去时，朱莉突然用手臂环着我的肩。将面颊贴着我的面，她轻轻地低声道：“我不知什么道理，我感觉非常非常的快乐。”她吻了我一下。

我拉了她的手，虽然她的脸颊那么热，她的手却冷如冰。也许这就是爱情吧：可是我自己既不觉热又不觉冷，但一种无名的压力压在心头。拿破仑，多么奇怪的名字！或者这就是恋爱？拿破仑……。

这一切都是两个月以前的事。昨天发生两件大事，我一生第一次被吻，还有朱莉订婚！

这两件事是有连带关系的。朱莉与约瑟夫象平时一样坐在凉亭里，而拿破仑和我则站在篱笆墙附近谈话。妈妈吩咐我，如果朱莉与约瑟夫在园子里，我最好在相当距离内不离他们左右，因为朱莉是良家女子，身分不同，要稳重、端庄才是。

自从他们第一次来到我们家以后，波拿巴兄弟差不多每日来探访。奇迹不断的发生，爱提安居然时常邀请他们，谁能相信？他象是与这青年将军永远谈不完，说不够（可怜的拿破仑一定会感觉烦腻之至。）爱提安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典型。最初我告诉他，波拿巴兄弟是科西加难民，他厌恶他们认为是投机分子。但自从约瑟夫将十二月份的军事公告剪下，给他阅读拿破仑被公布为陆军准将时，爱提安由内心对拿破仑发生钦佩。拿破仑将英军驱出土伦。

英人一向企图干涉法国内政，反对将法皇处决，他们联合土伦皇族占领土伦城。于是我军包围土伦，拿破仑被派为该地将领。不久收复土伦，建立空前未有的奇功。因此拿破仑声誉顿起，遐迩皆知，被升级为陆军准将。爱提安对如何攻克土伦经过一再询问，而拿破仑只答说并无特殊秘诀，只是运用几尊大炮位置准确，射中对方要害而已。

紧随着土伦胜利之后，拿破仑即去谒见罗帕斯比尔公爵--众安全委员会最有权势的人。

罗帕斯比尔将拿破仑进兵意大利的计划交给了他的幼弟。命他们同去见军政部长加诺。加诺尽管心中不愿，但碍着罗帕斯比尔的权威，只好佯装友善神情，接见拿破仑并赞扬所贡献的计划是为不可多得的佳策。拿破仑明白此项计划可能被搁置下去，可是约瑟夫则期待着不久拿破仑被任为出征意大利的统帅。

事实上，爱提安及他所有的朋友，心中都憎恨罗帕斯比尔。但是谁也没有胆量表现出来，他们畏惧他的权势。只要罗帕斯比尔一张纸条即可送一个人去上断头台，并且各方面均有罗帕斯比尔的耳目。罗帕斯比尔憎恨奢侈风尚，所有巴黎妓院皆奉命停止营业。我问爱提安妓院算不算一种奢侈，但他生气地禁止我问这类事。甚至在街上舞蹈也在禁止之列。爱提安警告我们，不要在波拿巴兄弟面前提起罗帕斯比尔的名字。

爱提安与拿破仑的谈话只限于进攻意大利问题，这使我感到厌腻。拿破仑说全欧洲人民应享受“自由、平等、博爱。”他强调这是神圣的任务。”

当我与拿破仑单独相处时，我们从不谈论战争与兵炮问题。我们时常单独在一起。

每次晚餐后，朱莉总问妈妈是否可以到园子里走走。当然妈妈不会反对，所以我们两对即起身向凉亭方向走去。拿破仑问我道：

“欧仁妮，愿不愿作赛跑游戏？看谁先到达篱笆墙。”于是我拎起裙子和拿破仑二人疯狂的向前奔跑。我的头发在空中飞舞，我的心在狂跳，我胃部疼痛，我不顾一切向前奔跑，这时朱与约瑟夫乘机不见了。

有时胜利属于拿破仑，有时属于我。如果我领先到达目的地，我明知是他将胜利让给我。

篱笆墙只是一人高，有时我靠着茂盛的绿叶，抬头仰望天上点点星斗。这时拿破仑与我声密谈，我们谈论德国作家哥德的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在家中，我设法不让妈妈看到这部书，因为妈妈是不赞成读爱小情说的。事实上，我自己也不太喜欢书中内容，它叙述一位青年选择自杀途径，因为他的爱人嫁给他最知心的朋友。

但是拿破仑对这部书很感兴趣。我问他有否可能走上自杀途径，如果在恋爱上被人欺骗了，他大笑道：“不会！我所爱女子决不会嫁给别人的。”这时他忽然变得很严肃，目不转睛注视着我，我立刻转变话题。

我们时常斜靠在篱笆上瞻望伸展无边的草原。我们很少谈话，让静默来缩短我们间的距离。我们不需要任何言语，因我们的心灵在交语。夜是那么幽美，那么恬静，我似乎听到边野草闲花的呼吸。这里，那里，间或闻到一两声鸟鸣，月斜挂在天上象个金色的灯笼，我看着那梦一般的草原，诗一般的景色，轻轻地祈祷：“哦，上帝，让这样美丽的春宵永恒的存在，让我们永远接近他。”

昨天我们单独在一块时，拿破仑突然的问道：“你惧怕不惧怕命运？”

“惧怕命运？不。”我摇摇头：“我不怕。没有人能预知自的将来。为什么要怕自己不知道的事？”

“很奇怪，许多人说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在月光下，他的脸显得出奇的苍白，他的眼睛凝视着远方，带着梦一般神情。他说：“我知道自己的命运。我知道我的将来。”

“那么你惧怕吗，”我诧异不解。

他沉思了一下，很快的接着道：“我知道我会做一番伟大的事业。上天生下我，就为的是统治与兴建一个国家，我是属于创造历史那种人。”

我瞠目地看着他，哑然不知所措，我从未想到一个人有这意念，会说这类话。忽然地，我大笑起来，他对我的反应很失望，象蒙受到伤害。他退后一步，面部歪曲。

“你感觉好笑，欧仁妮？”音调低微得似在耳语：“欧仁妮，你笑？”

“原谅我，请你原谅我。”我说：“因为你的面部表情令我害怕。你的脸在月光下显得那么苍白，那么陌生，那么特殊，当我害怕的时候，我常常会笑。”

“我并不想使你惊骇，欧仁妮。”他说，他的音调是那样温柔。”我知道你害怕，怕我的不同平凡的命运！”

于是我们又静默下来，这时一个意念在我脑海里产生，我说：“那么，拿破仑，我也是个历史创造者。”

他诧异地看着我。我接着道：“世界上的历史容纳许许多多人的命运，是不是？历史并不限于那些具有杀生权的人或者在战场上得到凯旋的人，它同时包括一些不得志，被杀，被击败的人，是不是？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怀着期望，懂得生活的意义，爱过或被爱过然后死亡，皆可以造成历史的一页。”

他缓缓地点点头道：“欧仁妮，很对，但我有一种力量去影响你说的那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你信不信？欧仁妮，无论事情怎样发生，请你信任我。”

他的脸那么接近，接近得我开始颤抖，本能的我合上眼睛。接着我感觉他有力地吻着我。迷迷糊糊地，不由自主的我将自己的嘴唇迎上去。

那晚我躺在床上，很久很久不能入睡。朱莉在黑暗中问道。“小东西，你是否也不能睡。”

“没有法子睡，屋子里好闷热。”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朱莉轻声道：“一个极大的秘密，你可不能告诉别人，至少要等到明天午后。你答应我吗？”

“我当然答应你：“我兴奋地答道。

“明天午后约瑟夫要来见妈妈。”

“见妈妈？为什么？”

朱莉生气地道：“你好愚蠢：当然是关于我们的事呀，你真是个孩子，他来求婚呀。”

我猝然坐直在床上，“朱莉！你的意思是你们将要订婚？”

“嘘，不要大声，如果妈妈不反对，明天午后就要做个决定。”

我跳下床，飞奔到她身边，撞倒一张椅子，弄疼了我的足趾。我大叫起来。

“嘘，欧仁妮，整个屋子的人将被你惊醒了。”

我急急的躺在她身旁，将被角拉盖在身上，兴奋的摇她肩臂，真不知该怎么来表示愉快的心情，“你是人家的未婚妻了，不久即是新娘，他吻了你没有？”

“这是不该问的话。”朱莉严肃他说：“记着，一个女孩子在未订婚以前是不应该随便被人吻的。当然你年纪太轻，不能了解这类事。”

我有飘飘然如梦似幻的痴迷感觉，我的心绽开了一朵喜悦的花朵，这

世界是多么美丽呀，我想歌唱：朱莉终于与约瑟夫订婚了。妈妈差遣爱提安到地窖里，取出那陈年的香槟，这是爸爸生前买来预备给朱莉订婚典礼时用的。大家坐在阳台上讨论朱莉与约瑟夫婚后居住何处，拿破仑已去报告他母亲一切。妈妈邀请波拿巴夫人及全家明晚来家中晚餐。我们准备与朱莉的新家庭会面，我真希望能给波拿巴夫人一个好印象。我希望……但这是不能写下去的，我只能悄悄的祈祷奇迹发生。

香槟确实可以提高情绪，一杯以后，烦恼顿时消失。三杯以后，妈妈禁止我再喝下去。

如果她知道我已被吻过，我真不能想象她会怎么样。

今晨我很早起身，一直没有机会单独坐下。

现在拿破仑已经回家，我方得空提笔写自己的日记。我的思想是那么混乱，我憧憬将来美丽的远景，编织许许多多的幻梦。纸上的字象蚂蚁一般在眼前跳动，我无法专心下笔。这是不是香槟的余劲？

我自己也不明白，近些日子怎么完全遗忘了我们瑞典朋友普生。他今天预备起程回国。

自从认识波拿巴兄弟后，我一直没有富裕时间分配给他。我很知道他对比波拿巴兄弟也无多少好感。有一次我问他对我们的新友感想如何，他只说他们讲话既快又难懂。大概他对科西加口音不习惯。

昨天下午，他告诉我他已整顿好行装，准备今晨九时乘驿车起程。当然我是要送行的，因为我确实很喜欢这老马面形随朋友。同时我也很愿意参加这种场合，可以见到各式各样来来往往的人，有时还可以看到巴黎流行的新装。

第二天清晨，我醒来第一个意念即是普生今日起程。我从床上跳出，急忙穿上衣服胡乱梳了一下头发，即奔至楼下餐厅。这时普生正用早餐。妈妈与爱提安竭力劝他多进食物，因为他将面临一条辛苦而漫长的旅程，经莱茵河穿过德国至卢卑克，由那里再乘船至瑞典。玛莉给他备了一筐旅行食物，一只烤鸡、两瓶酒；熟蛋以及蜜饯、樱桃等。最后，爱提安携着行李食品等等，我陪同他上了驿车。我要求帮他拿一点物件，于是他犹豫地给我一个包裹说：“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绸缎。是以前你父亲为皇后定织的绸缎。”

“是的，这叫做皇帝家丝绸，这么多年来我从未赠送这种织锦给任何人。爸爸说过这是为宫廷礼服用的。”爱提安道。

“现在巴黎的夫人们仍旧穿着得很考究。”我说。

爱提安带着不屑的神情道：“现在巴黎的夫人们那能称得上高贵，她们穿着透明的质地料子。考究的织锦缎在法国已不入时了。”

“所以”普生向我说道：“我储蓄大部分薪水，今日可以买到这块料子，我真很满意。”

它不但是你父亲遗留下的纪念品，同时它还代表克来雷公司。”

我惊奇的发现爱提安是位生意能手，织锦缎在法国并不流行，他卖给普生而得了一笔大款项真是太聪敏了。”

这时爱提安坦率地道：“虽然织锦缎在法国已不流行，但在普生先生的国里仍很名贵。”

瑞典女皇定会欣赏这块名贵料子。我希望普生先生因此能被派为官中丝绸承办人。”

“但是锦缎不宜保留太久。”我善意的警告普生。

“这种质料不会腐烂，内中织着许多金线。”爱提安道。

包裹相当沉重，我用双手抱着它。虽然是清晨，太阳已照得炙人。我们抵达驿站时，我前额涔涔洋洋出汗，可是我们仍后别人一步。爱提安舒一口气，将行装放在一位老太太足边，普生和我们握手。大家入座后，普生头伸出窗外向我叫道：“欧仁妮小姐，我会好好保存它。”爱提安莫名其妙说道，“这瑞典人多少有点神经不正常，他说些什么？”

“《人权》刊物。”我答道。这时我意外的感觉自己视线模糊，眼睛湿润了。我猜想他的父母看到这老马脸的儿子归来不知会多么兴奋，多么快乐呢。可是我这方面却失去一个好人。我们彼此将永远各居一方了。

送走了普生，我随着爱提安来到我们的店里。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在店里如同在家里一般。爸爸在世时，那时我还是个女孩，常常跟随爸爸到店里去玩。我能辨别各种丝绸的质地，爸爸说我是天赋的绸缎商的女儿，因为我时常从旁观察爸爸与爱提安用手搓捏丝料以便辨别质地优劣，日久我也学习成为行家了。

虽然是在清晨，时候尚早，但店内已有顾客光临。我与爱提安很有礼貌的接待他们，这班人全是小主顾，购买些零星衣料而已，绝不能与先时凡尔赛官中贵夫人们相提并论。现在这班贵夫人有的已送上了断头台，有的逃亡至英国，再有的匿名换姓躲藏起来。爱提安常暗暗抱怨自从革命以后，盛大宴会不复举行。受影响最大者乃是一班商人，这些不能不归咎于罗伯斯比尔。

我在店里帮助爱提安卖出一些绿色缎带及零星衣料，然后自行回家，心中念念不忘拿破仑。我在想他是否有一件华丽制服。回到家中我发现妈妈心神不安，因为朱莉报告妈妈，约瑟夫将在下午来看她，谈论婚姻事件。最后，她还是到店里与爱提安磋商，回来后，她说头痛，躺在沙发上吩咐，等约瑟夫一到就立刻通知她。

朱莉更是坐立不安，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她面色象是患着重病一般。我只好拉她走向凉亭。园内景色宜人，鸟语花香，空气中散布着玫瑰的芬芳。呼吸着仲夏的气息，我陶醉、满足、快乐。人生是多么美妙，当你真正堕入爱河里。我是属于拿破仑的，永远属于他的。我会不顾一切的去爱他。

五点左右，约瑟夫棒着一只庞大的花球进来。玛莉立刻连人带花送入客厅里。随着把门关上。我把耳朵紧靠着门，希望能听到一点他们之间谈话的内容，但一无所获。

“十五万金法郎！”我告诉朱莉。这是我听到的唯一的一句话。

“什么？你说什么？”朱莉问。

“爸爸遗留下十五万金法郎给你。同样数字给我作为我们妆奁。”

“这并不是重要问题！”朱莉抹去额前的汗珠。

“那么是否应该向你们道贺？”一个声音由后面笑道。拿破仑，他倚在门上。接着他又道：“我们以后就是亲戚了。”

这时朱莉濒于崩溃边缘，她抽噎着说：“请你们不要烦扰我，让我安静一下吧。”于是我与拿破仑默默不语并坐在沙发上。我自己的情绪也顿时紧张起来。拿破仑轻轻推我道，“欧仁妮，镇静点。”同时他做了一个鬼脸。

这时客厅门开了，妈妈震颤道：“朱莉进来。”朱莉狂奔入客厅，随着门在她身后关上，我双手抱着拿破仑的颈子，开始大笑，不停的笑，因我实在太高兴。

拿破仑乘机用力的吻我。我推开他道：“不要这样。”我看看他脱下军装，顿时忆起宴会制服。我向他说道：“你最好预备一套华丽的制服吧。”说完我立即后悔自己失言。拿破仑涨红了脸。

“我没有，欧仁妮。”他坦率的承认：“我从未有足够的钱去购买一套，而政府配发给我的只是这套军服而已。如果要华丽制服是要自备的。你很清楚……”

我热烈的点头道：“我知道你尚需帮助你母亲及家人，增加额外制服是多余的是不是？”

“孩子们，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妈妈又笑又哭他说，“朱莉与约瑟”她声音颤抖，接着又振奋他说道，“欧仁妮，叫一声苏姗，同时看看爱提安是否在家。他说五点半准定回来的。”我拼命奔跑至楼上去告诉他们。

于是我们大家同饮香槟庆贺。这时园子里已逐渐黑暗下来，可是朱莉与约瑟夫不再重视那座凉亭，因为他们开始计划如何布置新居了。朱莉的一部分妆奁，决定用来购买一座别墅。拿破仑回家去报告他母亲，而我则上楼将今天的一切写下来。

现在我半醉半梦的感觉渐次消失，留下的只是疲慵和轻微的悲哀。我知道不久的将来，朱莉会与约瑟夫去住到她们的新家里，而我则留在这间多年来与朱莉合住的房间，我再不会有机会偷用她的胭脂，或偷看她的小说。我竭力想摆脱一切不愉快的意念，我有许许多多事要做，我要打听拿破仑的生日。也许我应该节省我的零用，因为我想买一件华丽的制服送给拿破仑！

（八月初）

拿破仑被捕了。

昨晚宛如一场噩梦。全城的居民均在市政厅前狂欢舞蹈，庆祝着。这是两年来第一次盛会。全城皆沉浸在欢乐中，而悲哀的只有我一人！罗们斯比尔与他的弟弟被另一政派推翻，已送到断头台上处决了。凡与罗们斯比尔有关联的人均胆战心惊。无疑议的，约瑟夫失去官职，因是由罗们斯比尔幼弟关系得来的，在巴黎，九十名以上的罗们斯比尔同派已遇害，这时爱提安悔恨认识这两位波拿巴兄弟，并责怪我，一切皆由我而起。妈妈坚持让朱莉及我参加市长舞会，但被我拒绝。我心中一直在耽心着拿破仑的安全。

在八月十日以前，朱莉与我的生活是幸福的，朱莉忙着准备她的嫁妆，在枕头上，面巾上，以及手帕上刺绣着无数的B字。婚礼是预定在六星期后举行。约瑟夫差不多每晚必来，有时偕同他母亲及弟妹等。除了查看防御工事外，拿破仑也是家中常客，有时带着他两位副官，中尉久诺及上尉马蒙同来。我听他们谈论罗们斯比尔成立了一个公众安全委员会，权势浩大，可以逮捕任何违法议员。外面谣言种种，有的说泰利安与巴拉司议员贪污，拥有数百万财产，罗们斯比尔出其不意的拘捕了美丽的丰丹妮侯爵夫人。上次她由狱中被释放后就成为泰利安情妇，这是人所共知的秘密。现在罗帕斯比尔再次逮捕丰丹妮夫人，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是否为打击泰利安或对付丰丹妮，无人敢判断。可是因此泰利安及巴拉司为保护自身，以先下手为强方式暗地里联合了福煦组织一种阴谋，推翻了罗帕斯比尔。

最初消息传来，大家认为是谣言。但是，当巴黎报纸抵达城里时，顿时起了极大骚动。

家家户户悬挂了国旗，店铺提前关门，消息由这家传到那家。市长自动释放狱中政治犯，罗帕斯比尔党员悄悄被捕。市长夫人开始筹备盛大舞会。

拿破仑僧约瑟夫来访爱提安。他们关闭在一间屋子里密谈良久。波拿巴弟兄走后，爱提安十分懊丧并告诉妈妈，我们可能被牵涉，卷入漩涡。拿破仑和我坐在凉亭里神色沮丧。每日，久诺与马蒙在我们家与拿破仑幽会密谈，他认为拿破仑仍可保持军中职位。当我把他们的观点转告给拿破仑时，他耸耸肩带着轻视的口吻道：“久诺是个大傻瓜，忠心耿耿的大傻瓜。”

“那么马蒙呢。”我问。

“马蒙也很忠心于我，但不同点即是他相信我意大利计划决计成功，决计成功，你明白吗。”

接着，各事展开了我们意想不到的一页。昨晚拿破仑与我们正在进餐，忽然听到军靴脚步声。他立即起身，跑到窗口向外张望。军靴声在我们门前停下，顿时人声嘈杂，接着强烈敲门声。我们吓得僵坐在椅子上。拿破仑将双臂交叉在胸前，面色灰白。门被推开处，玛莉和一名兵士冲入室内。

“克来雷夫人……”，玛莉未说完，那兵士截断她道：“拿破仑·波拿巴将军在你们家里吗？”他说得那样快，象似早已背诵得很熟悉。拿破仑镇静地由窗口走到面前，那兵士立正行礼。

“拘票拘捕波拿巴将军！”同时他递给拿破仑一张纸，拿破仑拿起阅读：我站起来问他是否需要灯光。

“谢谢你，不需！”拿破仑道。他扔下纸，详细观察那兵士。他走过去，拍拍他制服上面第一颗钮扣道：“即使在夏天，一名军曹仍应衣着整齐。”那兵士很羞窘。

“玛莉，我的剑在走廊里，请你交给这位军曹。”拿破仑向玛莉说罢，又转身向妈妈一鞠躬道，“对不起夫人，打扰了。”

拿破仑靴刺叮当作响，兵士紧随他走出屋子，大家象石雕一般僵坐着，听到皮鞋声由园中小径上由近而远，终于消失。最后还是爱提安首先打破沉寂：“我看还是用膳吧，这是无能为力的事。我早就说过他是一个投机分子。”晚餐进行至甜点时，他又用力补上一句：“朱莉，我真后悔你与约瑟夫的婚约。”

饭后，我偷偷的从后门溜出。虽然妈妈常请波拿巴夫人来我们家，但她从未回请过我们。我了解她的困难：她家境不佳，居住在贫穷区域，在鱼市场后面，我现在预备去她的住所，我有责任报告她和约瑟夫关于拿破仑被捕的事。

我终身也忘不了那些通向鱼市场的黑暗狭隘街道。初时我不顾一切的奔跑，唯一的意念即是要争取时间，氢等到达市政厅广场时，我头上的汗珠洋洋下滴，心跳跃的发痛，许多人在广场中舞蹈，一个形容憔悴的男人，敞着胸抓着我的肩，放声大笑。我拼命推开他，接着又遇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人拦着去路。忽然我听到一个青年女子的轻浮笑声。想不到是拿破仑的长妹伊莉莎，伊莉莎只是一个十六岁女郎，可是那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浓脂艳粉，盛装华服，戴着一对太坠于耳环。当时她手搭着一位青年男子。看到我，她大声呼唤道：“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喝一杯酒，欧仁妮？”我佯装没有听见她的话，竭力加速步伐望黑暗小路上进行。到了鱼市场，方见到二三盏稀疏灯光，我透了口气。穿过鱼市场，我询问波拿巴住所。一个路人指着告诉我是第三座房子。我顿时忆起约瑟夫曾告诉我他们住在地窖里。于是我顺着一道狭楼梯往下走，我开了门，进入一间厨房里，这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但因光线暗淡，一点看不出室内一切。定了下神，我看见桌上点了一枝

蜡烛，插在一只破茶杯里。室内空气恶劣，约瑟夫穿着一件旧衬衣，除去领带，正坐在桌旁借着烛光阅读报纸。

十九岁的弟弟卢欣，坐在对面低头写字。桌上乱七八糟堆着肮脏盒子及剩余的食物。在一个黑暗角落里，听到水响声，洗衣声，室内闷热得令人窒息。

“约瑟夫！”我唤了一声。他惊跳起来。

“有客人吗？”波拿巴夫人用围裙擦着手出现了，同时洗衣声停止。

“是我，欧仁妮·克来雷。”

不约而同的约瑟夫和卢欣惊叫道：“天哪，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们拘捕了拿破仑！”

半晌大家哑口无言，面面相觑。出人意外的消息使他们震惊。波拿巴夫人喃喃道：

“圣母呀！上帝呀。”

“我早知道会如此的！”约瑟夫道。

“怎么办？多可怕！”卢欣接着说。

他们请我坐在一张破旧的椅子上，并问经过情形。十六岁的肥胖的路易由隔壁一间房冲出来，接着就是一声怪叫。门开处，约莫十岁左右的小杰罗与十二岁的嘉罗琳奔了进来，两人扭作一团争抢一块糖。波拿巴夫人上去拉开他们，并用意大利话责备他们：“安静点，有客哪。”

多么可怕的家庭，我心中想，但立即对自己这种意念感到惭愧。贫穷并不是罪恶，如果有个客厅，这些孩子也不会到处乱跑了。

这时约瑟夫详细的问我道，“谁逮捕了拿破仑？你确定他们是兵士而不是警察？”

“他们是兵士。”我肯定地答复。

“那么他不会在狱中而是遭军方拘捕。”约瑟夫说。

“这有什么区别？”波拿巴夫人道。

“区别很大。军事当局若不经军事法庭是无权判决一位将军的。”约瑟夫答道。

波拿巴夫人搬了一张矮凳坐在我身边，用一双憔悴、操劳过度、粗糙的手盖在我手上道，“你不能想象拿破仑被捕对于我们关系是如何重大，欧仁妮小姐。他是家中唯一将他薪俸的一半补贴这个家的人。现在怎么办？叫我们怎么办。”

“现在他被捕了。那么没有人逼迫我加入军队了。”肥胖的路易大有幸灾乐祸的态度。

“住嘴。”卢欣在旁呛喝他。

“为什么他们要拘捕他。”波拿巴夫人问。

“因为拿破仑认识罗帕斯比尔。并且曾献计进攻意大利。”约瑟夫解释说。

“又是政治！政治，真害人不浅呀！”波拿巴夫人埋怨道。

我低了头，轻轻他说道：“你的儿子，拿破仑是位天才，夫人。”

“是的，可是不幸的……。”波拿巴夫人烦恼地道。

“我们需要寻到线索，他们把拿破仑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看着约瑟夫说。

“马赛陆军司令一定知道。”卢欣在旁插嘴道。一向被认为是诗人及幻想家的卢欣居然有实际的头脑。

“马赛陆军司令叫什么名字。”我问。

“勒发勃上校。”约瑟夫道：“他对拿破仑甚为不满，因不久以前，拿破仑曾对他的防御工事加以抨击。”

“那么我明天去谒见他。”回过头来我向波拿巴夫人道：“请你预备一包换洗的衣服及一些食品，明天一早送给我，我设法请上校转交给拿破仑。”

“谢谢你，万分谢谢你，小姐。”波拿巴夫人感激地道。我立起身来，约瑟夫拿了外衣预备送我回家。卢欣向我道：

“欧仁妮小姐，你太仁慈了。我们会永远记得你对我们的善意。”

这时我心中顿时产生一种畏惧，我不知自己是否有足够勇气去访问勒发勃上校，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任务。我向波拿巴夫人告别。她向我道：“明天早晨我让宝莉将包裹送交给你。”这时她忽然想到一件事，又说，“伊莉莎与宝莉说是到邻居家半小时即回来，现在她们到那里去了？”

我忆起伊莉莎浓艳化装的脸。我猜想她这时定会坐在咖啡馆里玩得兴高采烈呢。但是宝莉？她只是与我年龄相仿呀。

一路上，约瑟夫与我均沉浸在静默中。我们彼此急急的走着，没有交换过一句话，我顿时忆起四个月前第一次和他在街上走。只是四个月吗？对于我，那好象是许久许久以前的事了。郊时我还是个小女孩，爱情使我成长，爱情也使我成熟。

我们快到家门前，约瑟夫第一次开口道：

“他们不能送他上断头台。”原来一路上他也在思索这件事。“最坏的结果，根据军法，就是枪毙。”

“约瑟夫！”我惊叫起来。

他的脸在月光下显得那么苍白，尖锐的线条，肌肉拉长。我立刻发现一个不能置信的事实，可怕的事实：他并不爱拿破仑，他非但不爱他，他恨他。他恨拿破仑，他妒他，因为他比他年龄小而成了将军，替他寻到一份工作，怂恿他娶朱莉，又因为拿破仑……。

“可是我们是弟兄，弟兄是应该联合在一起的。彼此祸福相共的。”约瑟夫说。

“约瑟夫，晚安。”

“欧仁妮，晚安。”

我悄悄走进屋子。朱莉已睡在床上，但妆台上蜡烛仍点着。她在等待我。

“你到波拿巴家里去了，是吗？”她问。

“是的。”我答道并急急卸装入寝。“他们的住所真是不能想象的破旧。波拿巴夫人在晚间仍旧洗衣服。两个女孩子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朱莉，晚安。”

早餐桌上，爱提安宣布朱莉必须延迟婚期，因为与波拿巴家结亲，非但失面子并会影响生意上的来往。朱莉开始哭泣并说她不愿延迟婚期，说完她即奔上楼将自己锁在房里。没有人同我谈论这件事，除了朱莉，没有人能知道我与拿破仑之间的秘密，或许玛莉知道，因为玛莉一向较别人清楚我们家中的一切。早餐后，玛莉走进餐厅向我示意，我随她走入厨房，宝莉拿着包裹在那里等待我。

“来吧。”我说：“乘别人没有察觉我们快些走吧。”我肯定如果爱提安知道的话定会勃然大怒的。

我是在马赛生长的，而宝莉只来了一年，但是对于路途却比我熟悉得多，她并且知道陆军大臣住在何处。在途中，她不停的说这样说那样，滔滔不绝。她将臀部不停的摆动着，使我感觉羞窘与她同行，而她自己满不在乎。她走动时那条破旧蓝裙子忽前忽后的摇摆着，她挺起胸脯，她的胸脯较同年的人要丰满得多。每隔几分钟，她用舌尖润一下嘴唇使它光泽。

她有一个长而直的鼻子与拿破仑相似。她的深金黄色的头发做成无数小卷卷，用一条蓝色缎带紧束着。眉毛已经过修饰，成了一条细长线，轻轻涂上黑炭。在我目光里，她非常美丽，但妈妈并不以为然，而且不赞成我常和她在一块。

这时宝莉兴奋地谈论现在的泰利安夫人，以前的丰丹妮。她说：“她风迷了整个巴黎，他们称她为我们的夫人，她从狱中释放出来后，立刻成了泰利安夫人。你不会相信，她不穿衬裙的，她的衣衫是透明轻纱所制的，体形毕露，你想象不致吧！”

“你从那里听来的这些事？”我问。宝莉忽视我的问话又接着道：

“她有一双黑色的眼睛，黑色的头发。她巴黎的住宅叫做‘茅屋’，罩子内部墙上全用绸缎糊上。每天午后，她接待名人，政治家等。我听说想与政府洽商一件事，只要向她求助，没有不成功的。昨天有一位客人由巴黎来，他说……噢，现在已到达陆军司令的办公厅了。要否我陪你一同进去？”

我摇摇头说：“我想还是我单独去见他比较好，你在此等候我好吗？请你替我祈祷并祝福我，你愿意吗？”

她严肃地点点头，叠着手指说：“愿上帝保佑你。”

我抓紧包裹，僵硬地走向陆军总部。我听到自己沙哑和不自然的声音，请值班警卫把我名字通报上去。当我踏进那间宽敞、空旷的办公室时，我的心跳动得使我说不出话来。勒发勃上校有了张宽阔、红润的脸，灰白头发，戴着一只旧式小尾巴假发。我把包裹放置在桌上，咽了一口唾液，一时不知如何开口，呆立在那里。

“这包裹内是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内衣，拉带，勒发勃上校。我的名字叫欧仁妮·克来雷。”

他的一对蓝色水汪汪的眼睛由上至下的注视着我。

“你是不是故世绸缎商人，弗朗斯·克来雷的女儿？”他问。

我点点头。

“以前我有时同你父亲玩纸牌。你父亲是个正直的好人。”他仍凝视着我，“你预备如何处置这包裹内的物件？”

“这包裹是给拿破仑·波拿巴将军的。他被拘捕了。我们不知道他被禁闭在什么地方。

但是上校你一定知道。这包裹里有蛋糕，干净的衣衫等。”

“那么克来雷的女儿与他有何关系？”上校缓缓地问。

我觉得自己的脸顿时热起来。“他的哥哥约瑟夫与我姐姐朱莉订了婚约。”我对自己的答复感到满意。

“那么你姐姐朱莉或是他哥哥约瑟夫为何不亲自来看我？”上校追问下去，他那双水汪汪的蓝眼睛凝视着我。我直觉到他已洞悉一切。

“约瑟夫胆怯，你知道被拘捕的家属是常常怕事的。”我勉强地答道，“至于朱莉她有许多难题，因为我哥哥爱提安忽然改变宗旨，拒绝她嫁给约瑟夫，所以大家均有难题……”，这时我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接着道：“一

切皆由你逮捕拿破仑而起！”

“坐下。”他说。

我坐在靠近书桌的椅子边上。上校嗅了一下鼻烟，望着窗子外面，似乎完全忘了我的存在。忽然他回转身来向着我道：“听我说，你哥哥爱提安是对的。波拿巴的家庭并不是婚姻的好对象。你已故的爸爸是个使人敬佩而品格高尚的人。”

我默然不响。

“我对于这个约瑟夫·波拿巴一无所知。他并不在军队里，是不是？至于那个拿破仑……”

“拿破仑将军。”我纠正他说。

“那个将军并非被我拘捕。我只执行巴黎总部的命令而已。所有激烈分子或者与他们有关人士皆会遭到逮捕的。”

“他们预备怎样处置他？”

“这点我尚未接到通知。”说完，他举手示意要我告辞。于是我立起身来道：“衣服和蛋糕请你交给他。”我指指包裹。

“荒谬，拿破仑根本不在此地，他已被押到安提勃斯的加雷堡垒去了。”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我决没有意料到他们已把他送走了。“但是他需要清洁内衣洗换呀！”我狼狈地道，我面前红色宽阔的脸开始模糊。我抹去眼中的泪水，可是抹完了又流出新的眼泪，“至少请你把衣衫转交给他吧，上校。”我哽咽道。

“你认为我闲得没有事做，就来当心一个无聊青年的衣衫吗？”

我的呜咽声加重加大。他又嗅了一次鼻烟，显得这种处境令他烦恼而窘迫。“不要啼哭！”他说。

“不！”我又哭起来。

他绕过书桌走到我面前大声呛喝道：“不要哭，听见吗！”

“不！”我顽强的哭着，最后，我抹了眼泪，看着他，他的蓝色眼睛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我不能忍受眼泪！”他说。于是我更加大哭起来。

“停止。”他大声呛喝，“停止！好吧，如果你不让我安宁的话，我命一名兵士把这包裹送到加雷堡垒转交给波拿巴。现在你总该满意了吧？”

我想给他一个感激的微笑，但是一时笑不出，我只好抽抽鼻子，我已经走到房门口，方才想起我尚未向上校道谢。我回转头来，看他正低头看着包裹发呆。

“谢谢你，万分谢谢你，上校！”我轻轻他说。

他抬起头来，清了一下喉咙道：“听我说，克来雷小姐，我要忠告你两件事：一、波拿巴决不会处死刑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二、波拿巴家庭不是克来雷家的理想婚姻对象，明白吗？再见！”

宝莉在外面看见我出来，陪伴我走了一半路程。她仍不停他说这道那，什么泰利安夫人一向喜欢穿浅玫瑰红色绸缎，浅肉色裤子呀，拿破仑定会高兴收到蛋糕呀，朱莉的妆奁是否足够购买一幢别墅呀，什么时候我可以替她向爱提安要一块绸料啊等等。她叨叨唠唠说个不完，而我则一字未听入耳里。我脑海里颠来倒去听到一句话：波拿巴家庭和克来雷家不是个理想婚姻的对象。

当我回到家中，我得知朱莉与爱提安的争执已获得胜利，婚期仍照旧

进行。我与她同坐在花园里帮她刺绣嫁衣、手帕、枕套、被单等等。她刺绣了一个圆形的B，两个B，无数的B、B、B。

（九月中旬）

在朱莉结婚前夕，朱莉的感觉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非常兴奋。朱莉的婚礼是决定悄悄举行，所以除我们家与波拿巴大大小小的一家参加礼仪外，其他亲友均未惊动。妈妈与玛莉忙碌了好几天准备糕饼。婚礼前夕，妈妈已感不支，这是妈妈一向的习惯，当面临一件大事时，她会紧张而忧惧，担心各事不能顺利进行，于是她命大家早点安息。朱莉遵照妈妈的吩咐去沐浴并在浴池中洒下香水。朱莉感觉自己豪华得象蓬皮杜夫人一般。

我们虽已上床休息，但朱莉和我一样不能入睡，于是我们两人大谈如何布置朱莉的新家庭，那是离巴黎只需乘半小时车即可到达的一幢别墅。忽然间，在窗下有人吹口哨，那声音是那么熟悉，我突然坐起，这是拿破仑的信号，每次他来时，常常先吹口哨给我暗示。我跳下床，拉开窗帘，推开窗向外探头窥看，夜是那么黑，那么闷热，有暴风雨来临之势。我立即吹口哨响应。许多女孩子不会这项技能，并且有人认为女孩子吹口哨是不高贵的。

一个黑影在暗中由窗下移动，走向园内石子小径。

我忘了关上窗，忘了穿上拖鞋，忘了披上外衣，甚至忘了我穿着睡衣，我忘了一切礼教，我疯狂的奔下楼，开了大门，赤足踏着石子小径，同时我感觉他的唇吻在我的鼻尖上。

外面是那样黑暗，黑暗得不知吻落在对方什么部位。远处雷声隆隆，他紧紧拥抱着我，轻轻地在我耳边问：“你会冷吗？亲爱的宝贝。”我只答复他：“我的脚好冷，用为忘了穿上鞋子。”他抱起我走向门前石阶。我们坐下，他脱了上衣围裹着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他说他尚未回家，他要先来看我再回去。我将面颊放在他肩上，紧紧的靠着他。粗硬的制服擦痛我的面颊，我感觉非常满足和快乐。

“你受苦了吗？”我问。

“不！一点也不。”这时我又感觉他的吻落在我的头发上，“我要求军事法庭判，但被拒绝了。”

我抬起头来，看着他，可是在黑暗中我只能看到他的面部轮廓。“军事法庭？这是多么可怕呀！”

“为什么可怕？如果经过军事法庭审判，至少我尚有一个机会把以前由罗帕斯比尔交给军政部长的进攻意大利计划解释给军事当局，但是现在……”他移开身子，用双手扶着头，“但是现在我的计划大概是搁在档案里落满尘土了。”

“那么你预备怎么办？”我问。

“他们释放我，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是军部一班人对我的印象并不佳。印象不佳，你明白吗？恐怕他们要派我到最无聊的边界去。”

“下雨了。”我截断他的话。大的雨点已扑落在我的脸上。

“不要紧！”他说，并继续解释说，一个不受欢迎的军官，他们会设法把他调到很远地方去。我缩了缩脚，把他的制服裹得紧紧的。这时雷声隆隆，杂着马嘶。“那是我的马，拴在园子里。”他说。

雨开始落得更紧更大，电光闪烁，掺杂着雷声马嘶，我心中害怕起来。拿破仑吆喝着马，这时楼上的窗子咯嗒一声打开。“楼下是否有人？”这是爱提安的声音。

“进入屋子里，否则我们都要被淋湿透了。”我小声向拿破仑耳语。

“谁在那里？”爱提安大声叫道。同时我们听见苏娜声音：“爱提安，关上窗。到我这里来，我害怕。”但是爱提安不理睬。

“有人在园子里。我必须下去看看。”他说。

拿破仑立起身来，走到窗下说：“克来雷先生，是我。”这时电光一闪，我看到拿破仑紧贴的制服。接着风雨交加，水花四溅，夹着马嘶。

“谁在下面。”爱提安大声叫问。

“拿破仑将军！”拿破仑答复。

“你不是在狱吗？在这风雨交加之夕，你在我们园子里干什么？”

我跳起身来，抓紧披在身上的制服。拿破仑轻声向我道：“坐下，包紧你的脚，你难道希望生病？”

“你和谁在说话？”爱提安向下面喊道。

这时雨声渐疏，我听出爱提安音调带着愤怒。

“他和我说话，爱提安，是我，欧仁妮。”我叫道。

雨逐渐缓慢，终于停止，月亮从云里窥出。在银色月光中，我惊异的看到自己衣衫不整，同时看到爱提安的睡帽。

“将军我要求你的解释。”爱提安的睡帽颤动着。

“我正在向你的小妹妹求婚，克来雷先生。”拿破仑回叫道。他用手搂抱我的肩。

“欧仁妮，立刻进到屋子里。”爱提安命令我，苏娜的头从后面伸出，她满头装着发卷，看上去象个女巫。

“亲爱的，晚安！明天在婚礼宴会中见面。”拿破仑说着同时吻了我的面颊。他的铁靴声在小径上逐渐消失。我溜进屋子，顿时醒悟忘了交还他上衣。爱提安立在门口，手中提着烛盏。”我赤足，披着拿破仑上衣，在他面前经过。

“如果爸爸活着，看见这个样子！”爱提安责骂着。

进入房中，朱莉直坐在床上。她说：“我听到了一切！”

“我脚上全是泥泞，我必须洗涤干净。”说着，我倒了一盆水，洗完后我爬上床，将那件上衣盖在被上。”这是他的衣服。我满足的叹了一口气，又向朱莉道：“今晚我定会有甜蜜的梦。”

“拿破仑将军夫人。”朱莉低声自言自语。

“如果我运气好，他也许会被革职。”

“那怎么办。”朱莉道。

“你认为我希望有一个丈夫整天在外面，偶然回家，絮絮不休的谈论战事？不！我要设法离开军队。也许诱说爱提安在店里给他一个职位。”

“我担保爱提安一辈子也不会这样做。”朱莉肯定地说罢，便吹熄了蜡烛准备就寝。

“我知道，但是很可惜，拿破仑实在是个天才，同时他对于绸缎业也不会发生兴趣。晚安，朱莉！”

朱莉抵达婚姻注册所时已是迟到了，婚礼仪式是预定在早晨十时举行。迟到的原因是，爱提安特地设法从巴黎同业处弄来的手套——为配合结婚礼服色调的玫瑰红手套不见了。妈妈认为、现在时代变迁，一切从简，如果再没有一付手套更不象话了。妈妈说当年她结婚时，仪式多么隆重，那时婚礼是在教堂举行的，白色轻纱如何飘逸，风琴的音韵如何幽美。

这几天来，妈妈不断的叙述以往。但是革命以后，大多数男女均在婚姻注册所签字，一切简略了，手套的不见，使大家更加忙乱，最后还是在朱莉的床下寻获。基于时间紧迫，朱莉匆匆上车。同行的有妈妈，两位证人，爱提安及苏密司舅舅。每逢家中有丧喜大事，苏密司舅舅必定参加。约瑟夫，拿破仑，卢欣及一位男方证人则在婚姻注册所等候。

因为忙着寻觅手套，没有多少剩余时间给我梳装，故而我未能随朱莉同行。当那辆花车载着朱莉离去时，我只得在窗口向她高呼：“祝你永远幸福。”

我求爱提安替我寻觅一块天蓝色彩缎来做一件宴会礼服。我指示裁缝把裙子剪裁得狭窄一点，仿着巴黎新袋款式。原来风行的点缀在腰间的丝纱；在泰利安夫人画片中已提高地位，改为在腰与胸之间，他们称她为“革命女神”。但是我的新衣服，并未能达到我的理想，尽管如此，当我穿上这套新衣时，我憧憬自己是喜巴女皇再世，盛装准备去诱惑所罗门王。事实上、在不久的将来，我自己不也就是一位新娘吗？虽然爱提安认为，昨宵园中婚约只是一件无足轻重的玩笑。

我尚未准备完毕，宾客已相继而至。波拿巴夫人梳着一个发髻盘在耳后，身上穿了一件深绿色礼服；伊莉莎得象个洋娃娃，衣服上装着无数小花结；在她身边，宝莉穿着一件玫瑰红麻纱衣裙；杰罗吵闹着肚子饥饿；第一次我看到嘉罗琳穿得清洁整齐，还有一位波拿巴的家属是以前未晤过，那就是费希叔叔。苏姗与我来回的斟酒递给宾客。

大家正在焦急的时候，终于有一辆白玫瑰花车载着新郎、新娘、妈妈及拿破仑停在家门前。接着第二辆载着爱提安、卢欣和苏密司舅舅，朱莉与约瑟夫跑到我们面前，约瑟夫拥抱妈妈，同时所有波拿巴家的人跑去包围着朱莉。费希叔叔去搂妈妈，妈妈惊讶地接受他的拥抱，不知道他是谁。苏密司舅舅给我一个响吻。于是克来雷与波拿巴两家彼此拥抱，乱成一片。我与拿破仑乘机相吻，可惜又被爱提安看到，他顿时怒容满面。

在宴席桌上，新郎和新娘坐在苏密司舅舅与拿破仑之间，而我则在费希叔叔和卢欣当中。朱莉双颊飞上两朵红云、眼中闪出愉快的光芒。第一次我感觉她非常美丽。爱可以使人年青，可以使人美丽。吃完第一道汤，费希叔叔立起身来致词，他说，这是天意使克来雷与波拿巴两家联姻，我们今天能得到这种快乐，和谐的家庭团聚，这一切我们都应该感谢命运，这皆是上苍的恩赐，朱莉愉快微笑着，约瑟夫挤挤眼睛，拿破仑眼光闪亮，他放声大笑，妈妈感动的流下泪来。只有爱提安投给我一瞥怨恨的眼光，因为一切皆由我而起，虽然如此，他也勉强立起身来作了一个简短的致词。于是大家祝新婚夫妇幸福。

晚餐接近尾声，拿破仑突然立起身来向大家说道：“请静下来！”他说他今日能回至到家中参加盛典并不归功于天命，而应该感谢巴黎军政部把他释放。他停了停，看着我，我的心跳动得堵到喉咙，因为我直觉意识到他的来意，而我怕看到爱提安的反应。

“我乘克来雷与波拿巴两家欢聚机会，我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拿破仑说到这里，大家寂静无声，期待神情露于面上。“我现在要宣布的就是昨晚我已向欧仁妮小姐求婚，并且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已获得她的允诺。”

一阵风暴似的祝词加在拿破仑和我的身上，同时我发现波拿巴夫人搂抱着我，我窥视妈妈面上表情，她象受了重大的打击，僵坐在椅子上不言不

语，她回头看着爱提安，后者耸耸肩。拿破仑与生具有一种超人的魄力，当他走到爱提安身旁向他碰杯时，尽管心中如何不愿，爱提安也不由自主地举起杯子。宝莉拥抱着我唤我姐姐，波拿巴夫人激动得用意大利语来表达她愉快的心情。

不久，朱莉与约瑟夫告别，乘着花车去他们的新居，我们送这对新婚夫妇至花园门口。我劝妈妈不要流泪，因为今天是个快活的日子，接着大家先后起身告辞，最后只剩了拿破仑一人。当苏密司舅舅问我大概何时举行婚礼时，妈妈坚强地走至拿破仑面前拉着他的双手说道：“拿破仑将军，请允许我一项要求，请你等待欧仁妮满十六岁再论婚嫁，可以吗？”

“这不是我的问题。这在于夫人、爱提安和欧仁妮。”拿破仑答道。

妈妈摇摇头，惨淡地笑着说：“我不知道如何说，但你身上有一种力量，支配一切的人依照你的意思行动。故而我请求你，欧仁妮太年轻，等待她满了十六岁。”

拿破仑俯首吻了妈妈的手，给妈妈一个无言的默契。

第二天，拿破仑接到命令到旺代去报到，在荷缺将军部下统率炮兵部队。我坐在和暖阳光晒着的草地上，看他从这头走到那头，面色气的铁青。他说他们是蓄意侮辱他，把他派到旺代去追踪几个可怜虫的保皇党。“我是堂堂的军人，并非警察。”他向我大声叫道，他边说边走，来回不停地踱来踱去，两手反在背后，“我宁愿他们军事审判我，也不愿埋葬在旺代，将我看成象个退休的上校。他们阻止我赴前线，使我被人遗忘。”他发怒时，眼中射出黄色光芒，透明得如同玻璃。

“你可以要求退役，爸爸留给我的款项，我们可以拿它在乡下买一幢小房子，几亩田地……。”我说。

他停下瞪起眼睛看着我。

“如果你不赞成这项提议，你可以帮爱提安在店里……。”我接着道。

“欧仁妮，你疯了吗？你真心相信我会住在农场里，养鹅，养鸭？或者帮你哥哥在店内去卖缎带？”

“我并无意触犯你，我不过想寻一个答案而已。”

于是他放声大笑，笑声是那么尖锐，带着震颤。

“一个答案。一个答案给全法国最佳炮队将领！这真是笑谈。你难道不相信我是全法国最佳的将领吗？”说完他又恢复着走来走去。忽然他立定说：“明天我就动身！”

“去旺代？”

“不，去巴黎与军政当局谈判。”

“但是，在军队里，据我所知身为军人是不能违反军令的。”

“是的，很对。如果我的部下这样做，我会把他枪毙。到了巴黎也许他们会枪毙我。我带久诺，马蒙一块去。”久诺和马蒙是拿破仑共生死的部属。

“你能借一点钱给我吗？”他问。

我点点头。

“我要替久诺和马蒙付旅店的账单。你能借给我多少。”

我曾储蓄了九十八法郎，准备给他买一套新制服。

“把你所有的借给我。”他道。

我奔上楼，拿了藏在衣柜里的九十八法郎，又奔到园中交给他。他小心的数了一下，放在衣袋里说：“我欠你九十八法郎。”

他抱紧我，“我会给整个巴黎看，我是最配进军意大利的人选。我会使他们派遣我到意大利。”

“你何时启程？”我问。

“我立刻就去，不要忘了常给我写信，你可以把信寄到军政他们会转给我的。千万不要伤心。”

“我不会的，你放心。我要刺绣我的嫁衣。我会很忙，我会刺许多 B、B、B。”

他点点头赞许道：“对了，刺绣许多 B，B，B，未来的拿破仑将军夫人！”

他牵了马，跳上马背，越过篱笆，向城里驶去，他骑在马上，在静静的街道消失了，他显得那样渺小，那样孤独。

（一年后，在巴黎）

世界上最难堪、最不愉快的经验就是由家中逃亡出来。两个晚上我未在一张床上躺过，我的背酸痛得直不起来，因为我乘旅行马车已四天四夜了。即使我现在想回到马赛，我也无足够的盘费。当然我是不会回家的，我已下了决心出走，永不回去的。

两小时前，黄昏时分，我抵达巴黎。这儿的所有房屋在我眼中看来都是大同小异，一幢接连着一幢，前面又无花园，与马赛相比真是太不相同了。全车的人，除我之外均曾到过巴黎，我将纸条上的地址递给车夫，终于寻到玛莉的妹妹家，克兰潘太太的住所。我很幸运，他们正巧在家，克兰潘夫妇住的一座大房子，后身在巨巴克道上。

我没有印象巨巴克道在什么区域，我猜想离杜勒田雷区还远（皇宫区）。我们的车驶过皇宫，这是在照片里常看到的，所以我能认出。我兴奋地用手指掐自己手臂，希望不是在梦中。我心中绽开了喜悦之花、我居然到达了巴黎！

克兰潘夫妇对我非常友善。起初，克兰潘太太有点不自然和窘迫，知道我是玛莉的女东主。但是当我向她求援，告诉她在她家中下榻，于是她的态度不再窘迫和不安，并善意的留我住下。我把自己的配给饭票交给她，因当时粮食是受管制的，而且食品价格奇昂。我说我大概逗留二三日即回马赛。他的丈夫是个木匠，他们住在一所大厦后身。那是以前贵族的宅第，被政府充公，因房荒问题，将它改成几家公寓，分配给一般人口繁多的家庭居住。

克兰潘家有一大群孩子，三个在地上爬，两个跑到街上买零食。厨房里挂了尿布象万国旗一般。晚饭后，克兰潘夫妇向我商议代看小孩二三小时，因为他们许久未有机会外出。当然我不会拒绝这项要求。

孩子们入寝后，当我一人独处时，一种孤独感涌上心头。在这样一个庞大城市里，我举目无亲。于是我开始收拾行李，忽然看到爸爸给我的那本日记簿。我差不多有一年未记下任何事件，现在我开始再提笔写起来。

事实上，对一个有名无实的未婚妻是没有什么可记录的。因为拿破仑去巴黎已一年。除了刺绣嫁衣外，我不时去探问波拿巴夫人及朱莉。现在朱莉已住进一幢很美丽的别墅里，每次波拿巴夫人见到我，不是诉说生活艰难，物价飞涨，就是说拿破仑久未寄家用给她。至于朱莉与约瑟夫则婚后另有天地。他们生活得很愉快，二人时常吃吃傻笑，或者彼此对视，用目光诉述外人不能了解的言语。虽然如此，我仍时常去看他们。他们很盼望知道一点拿破仑的事，而我常接到他的函件。

消息传来，拿破仑及两位部属到了巴黎之后生活困难，他还带了那个

胖子弟弟路易同行。果不出所料，军部当局对他违反命令大为不满。因为拿破仑坚持他所主张的进攻意大利计划，他们乘机把他遣走，派到意大利前方去视察。但是抵达前方后，那边将领对他并不欢迎，而且表示请他不必干预军事，拿破仑一时贫病交加，又患疟疾，回到巴黎时，衣衫褴褛，狼狈不堪。军部起先尚给半薪，后来即令他退役，以后情况不明，不知他如何维持生活，听说他到处流浪，做些零碎工作，甚至画军中地图等等，后因眼疾，只好放弃。最后终于到泰利安夫人华丽寓邸“小茅屋”去求职。

当时政府成立一执政内阁，由五位执政官管辖。内中有一位叫做巴拉司，他本是一位世袭的伯爵，但他政治手腕灵活，随机应变，先加入革命，后又与泰利安及议员福煦同谋，推翻了罗帕斯比尔送他上了断头台，因此立了殊功，被选为五位执政之一。又因无家室，每日必请泰利安夫人作女主人招待军政要人，宾客满堂，人才济济，香槟酒如流水，各等样宾客都有。如小政客，房屋买卖经纪人，利用战争获大利的商人等等。同时在泰利安夫人处尚可遇到美丽夫人们，内中两位最美丽最著名者，即泰利安夫人本人及约瑟芬·宝哈纳夫人。

事实上，约瑟芬是巴拉司的情妇，她的服装很别致，常用一条鲜红色缎带围在脖子上，象征断头台罪人意义。约瑟芬本是宝哈纳将军夫人，因而也是一位伯爵夫人，将军遇害后，即成为巴拉司情妇。

拿破仑谒见泰利安夫人及约瑟芬夫人。她们见他衣衫褴褛，甚为惊愕，认为军部至少不应使一位将领衣着如此狼狈：从此，拿破仑插身贵夫人社会里，并替卢欣代谋了一个职位，替政府写作文章，这时马赛方面，约瑟夫在爱提安店里做了售货经纪人，他对做生意很有天才，赚了不少佣金。尽管如此，约瑟夫并不愿别人称他为绸缎经纪人，认为不是高尚职业。

近数月来，拿破仑给我的信件日渐稀疏。我寄了一幅画像送他，尽管那是一幅不理想的画像，但他回信时也应该提起过向我致谢，信中内容冷淡，言里字间缺少热情，更不提婚事。难道他忘了两个月后，我将满十六岁？难道他忘了一年花言月下的定情之夕：他给我的信越来越短，越来越少。相反的，给约瑟夫的信却越来越长，滔滔不断的叙述在泰利安夫人家所遇到的衣着入时的贵夫人们。信中并说：“我现在方发觉一个出类拔革的女子角色在一个男子生命中是多么重要。善于了解，善于处世的女人是多么伟大。”这信中的词句真令我心烦心忧。

一周前，爱提安为生意关系，需要出门一个月。妈妈因朱莉嫁后，已感寂寞。现在爱提安又要离开，妈妈常伤心落泪。爱提安设法把妈妈送至苏密司舅舅处小住，妈妈在苏密司舅舅家住了一些时，感觉身心愉快，于是回来后，又去近处海边渡假，故而家中只留下我与玛莉二人。

一天我与玛莉坐在凉亭里。园中的玫瑰早已凋谢，茂叶满枝，一阵风来在空中摇曳着。

初秋的气息已到园于内，含着肃杀之气，我的情绪似乎也受到秋的感染，无名悲哀侵袭心头。我手中刺绣的手中忽然跌落在地上。

“我必须去巴黎。”我说：“我知道这是不理智的行动，家人绝对会阻止的，但是我必须去。现在正是机会，因为家中只剩你我二人，我明天即乘驿车去巴黎。”

“你有足够的钱吗？”玛莉问，“一边剥着大豆。”

“旅费足够了，如果不住旅馆的话。”

“我记得你的储蓄比这个数字多。”她抬起头来望着我：“在你睡衣抽屉里。”

我摇摇头道：“我已借给人了。”

“那么到了巴黎你预备住在那里？”玛莉问。

“到了巴黎？”我未曾考虑到这一点。到了那时再看吧。”

“你们俩人曾答应妈妈满了十六岁再结婚，现在你却想去巴黎？”

“玛莉，如果现在不去，我怕永不会结婚了。”无意中我说出数月来藏在心中的话。

“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

我耸耸肩说：“我不能确定是谁。也许是泰利安夫人，也许是巴拉司的情妇，那个伯爵夫人约瑟芬，没有具体的人物。玛莉，你不要太苛责他，我们这么久未见面，我想如果他看到我……”

“很对，我想你应该去巴黎。”玛莉道，“以前我的比艾尔被召军训，此后他永远没有再回来。我因为无钱，只好将孩子寄养在人家，到你家做乳娘。如果当时我去寻找他，我也许不会失去他。所以你现在应该去找他，这是对的。”

我知道玛莉的故事，因为我已听过数百遍。玛莉的失恋，对我而言已成了一首古老的歌曲，我差不多已能把它背诵出来。

“你必须去巴黎。你可以先住在我妹妹家，然后再做决定。”玛莉坚决地说。

“好，我现在就到城里去探听车子，看明天什么时候启程。”

晚上我整理一只旅行皮包，把朱莉结婚那天穿的一件蓝色绸衫放在里面，这是我最心爱的一件衣服，我去泰利安夫人家见他时，我准备穿上它。

翌日清晨，玛莉送我到车站。当我走过那些熟悉的街道时，我心中充满喜悦及美丽的幻梦。临上车时，玛莉递给我一个大金挂牌道：“我没有钱赠送你，我把工资全部寄给了儿子小比艾尔。这是断奶时，你妈妈送给我的。这是真金，值点钱，必要时，你卖了它吧。”

“卖了它？为什么？”我诧异道。

“万一你需要回来的路费。”玛莉说完急急地走开。我明白她的情绪，她怕与我道别。

整整四天四夜，我颠簸在车千里，每数小时车身倾斜一下，我就随着东倒西歪，不是撞在右边一位瘦小穿着丧服的太太肩上，就是倒在左边一位胖子身上。途中我憧憬着在泰利安夫人公寓中会面的一幕，我说：“亲爱的拿破仑，我前来寻你，因为我知道你没有旅费到马赛来看我。”他会高兴看到我吗？这是愚蠢的怀疑，当然，无疑的，他会非常快活看到我，他会立刻拉着我的手将我介绍给他的高贵的新朋友。以后我们离开他们，单独在一起，只是我们二人，因为没有钱去咖啡馆小坐，我们会散步，他可能把我暂时安置在他的朋友家中。

我们写信给妈妈告诉她一切，并请求她准许我们立刻结婚。

我的幻梦突然被克兰潘夫人归来惊醒。于是我怀着一颗愉快的心情，带着美丽的远景安然入梦。明大会带给我新的希望，新的生命，感谢上帝。

（二十四小时，不，永恒……，巴黎）

夜已深，我仍旧坐在克兰潘太太厨房里，脑海里一片混乱，我记不起怎样回到这里，也许根本没有离开过。一切的经过只是一场恶梦而已。但

是赛纳河的水那么近，巴黎的灯光在绿波上跳跃。我倚着桥栏杆俯视桥下的河流，它们象似呼唤流去。也许我真的已经死亡，随着河流穿过巴黎，飘荡，旋转，失去一切感觉。或者死亡也并不比现在痛苦。

可是现在我并没有死去，我仍坐在厨房桌子旁边，我的思想形成无数小圈圈，转来转去，转成许多幻影。窗外的雨仍不停的落着。我记得我穿着心爱的天蓝色衣服去泰利安夫人家，当我在路上走时，穿过杜勒雷区花园，我发觉我的衣服是如此不入时，这里的妇女们，衣服相当的紧窄，看上去类似内衣，带子并不紧束在腰间，而是在胸下，因为是初秋季节，她们披上透明的纱围巾。我的窄袖缀着花边的抽口，与当时风行无袖新装，成了强烈的对照。路上行人投奇异的目光，一望而知我是个十足的乡下大姑娘。

依照克兰潘太太的指示，泰利安夫人寓邸并不难找。虽然，我急于想抵达泰利安夫人处，但一路上市窗里所陈列的货品，不时引诱我的视力，我东看看西望望，差不多半小时才达目的地。“小茅屋”的外形无甚特殊，并不比我们马赛的别墅大多少，建筑采取乡村风格，茅草屋顶，但是里面的窗帘则用上等丝绸所制，闪烁有光，属于织锦缎一类质料。现在是午后，我希望拿破仑一个意外的惊奇，我知道他每天下午必去泰利安夫人寓邸，在他给约瑟夫信中曾提过，任何人皆可以进入泰利安夫人住宅，她一向抱着“门户开放”主义的。

这时门外聚集着许多看闲的人，观赏那些进出的客人，我目不斜视的走近大门口，我开了门，里面立着一位仆役，他穿着红色制服，银色纽扣，与革命前的贵族家仆并无分别，那仆役傲慢的看着我，问道：“有什么事吗？”

我未准备这样一句问话，我结巴地答道：“我想进去。”

“我知道，你有请帖吗？”他说。

我摇摇头，“我以为任何人都可以进去。”

“你们这班小姐是否总想到皇宫里来一下，方引以为荣吗？”那个仆役越发没有礼貌了。

我气得面色涨红，几乎说不出话来。半晌我说：“你是什么意思？我必须进去，因为我要见里面一个人。”

但是他开大了门，把我推了出去说道：“泰利安夫人对于没有绅士陪伴的女人是准人内的，或者……”，他用轻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或者你是泰利安夫人的密切朋友？”说完他把我推出门外，砰一声将门关闭。

我无法，只好加入看闲的人群。泰利安夫人的大门不断的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我仍可以看见一班进进出出的客人。“这是新规则，一个月前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进去的。”我身旁一个浓装艳抹的女子说道，并向我挤挤眼。“因为有一家外国报纸抨击说，泰利安夫人寓邸象妓院。”说完她又咯咯地笑个不止。我注意到她的牙齿不齐，涂上紫色口红。

“她自己倒不在乎，可是巴拉司认为她应保持贵妇身分。”另外一个女子插嘴道。我急急躲开，因为她满面脂粉，隐隐露出下面的暗疮。“你是新到此地的。”是吗？”她问。眼睛盯着我不入时的服装。

“那个巴拉司，”紫色嘴唇女子颤声说道，“现在神气了。两年前他付露茜二十五个法郎度夜资呢。他有什么了不起。”说时口沫乱溅。“那个老”羊，宝哈纳夫人，据说现在搭上了一个很年轻的男子，听说是一位军官。他很能得女子的欢心，常常捏女人的手，注视女人的眼睛！”

“我不明白，巴拉司会容忍这类事。”生暗疮女子答道。

“巴拉司？他一点也不在乎。相反地他很希望有军官看中她。这样可以统治军队呀！哈哈……此外他已看腻了那个约瑟芬，”她那样老并且有孩子，听说她最喜爱白色衣服。”

“她孩子已是十四岁和十二岁了。”身边一个青年插嘴道：“今天好象泰利安又在国会里演讲了。”

“真的吗？”两个女子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青年身上，但是他却回转身来向我道：“你是外路来的，小姐？”他周身酒肉臭味。我吓得急急地走开。

“下雨了，我们去咖啡馆里坐坐吧。”紫嘴唇又道。眼睛看着那青年，但他却向我道：“下雨了，小姐！”

真的下雨了，我的唯一蓝色绸衫已淋湿了，同时我感到非常寒冷。那个青年有意无意碰了一下我的手，这时我忍无可忍，正巧来了一辆马车。我推开人群，疯狂地奔向那辆将到的马车，撞到一位军官身上。他正下车，他的身材高大，使我无法看清他的面目，他的公鸡形将军帽子压在眉上，我只看到一只高耸的大鼻子。

“对不起，先生。”我说着向他冲上去，那个高大的军官急急让在一边，“对不起，请你带我走。”

“你想做些什么？”军官吓了一跳道。

“请你带我进去，算是你的朋友。你知道没有男伴，他们不会准许我进入泰利安夫人寓哪里去的。但是我必须进去，我没有护送人或男伴。”

那军官上下打量着我，象是很不愿意的模样。但是突然间，他改变了主意、他将手臂伸给我道：“来吧！”

门口的仆役立刻看出我，他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敢怒而不敢言，向我身边的军官深深地鞠了一躬，并接过他的外衣。我走到一面大镜子前，推开脸上被雨淋湿的头发，发现自己鼻头上油亮亮的，于是我拿出粉盒。这时军官不耐烦他说道，“好了没有？”

我急忙转过身来，这时我注意到他华丽的制服，装饰着金的肩章。当我抬头看他时，我感觉那高大鼻子下紧抿的嘴，带着不以为然的神情，很明显的他开始后悔带我进来，或许他怀疑我是阻街女郎。我心中顿时感到不适，我低声向他解释道：“对不起，我是出于无奈。”

“我们进去时，你必须行为检点一点，不要失了我的面子才是。”他严肃地叮嘱着，便弯了弯腰把手臂伸给我，仆役打开一扇白色折门，我们进入一间大客厅，里面已有许多客人，突然不知那里跳出一个仆役，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我们。我的男伴回头问我道：“你的名字？”

我脑海里迅速地搜寻一个适当的答复。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的真名。我敏捷地轻声答道：“黛丝蕾。”

“黛丝蕾还有呢？”我的伴侣不耐烦地问。我绝望地答道：“请不要再问只是黛丝蕾 没有其它名字。”

于是那个仆役高声叫道：“黛丝蕾公民与强·巴勃迪司·贝拿道特将军（JEAN — BAPTISTEBERNADOTTE）。”我们左右的人转过头来，一位穿着黄色纱衫的黑发妇人，离开人群向我们方面轻飘飘地溜过来。

“将军的光临使我太高兴了真是意想不到的荣幸！”她说道，声音娇脆得如同呢喃的燕子，将双手伸出给军官，同时她那对大而黑的眼睛向我身上扫了一下，并在我泥泞的鞋上迅速地投以一瞥。

“泰利安夫人，你太仁慈了。”军官道，他弯腰去吻她伸出的手腕，“这

是我第一次外出。夫人交游广泛，无疑议，每一将士从前方得到假期回来时，除了夫人这里外，没有更理想、更可爱的地方可以去了。”

“亲爱的将军仍和以往上样那么会说话。我猜想他在巴黎已寻获到伴侣了，是不是？”这时那对黑眼睛又开始用研究的目光衡量我。我本想向她弯腰，但这时她已失去对我的兴趣。回转头向我同来的将军道：“随我来，强·巴勃迪司。你必须和巴拉司谈谈。执政官和那位女小说家在花园房子里。我们设法营救他出来，否则他会被她纠缠不清，脱不了身的。

看到你，他定会高兴。”说完，他们向花园方面走去。其他客人这时走来将我与我伴侣隔开。我发觉我一人孤独地立在泰利安夫人辉煌的客厅里。

我设法将自己躲藏在角落里，四处张望，但不见拿破仑的影子。事实上我看到许许多多的军官，可是他们的制服均甚华丽，没有一个象我未婚夫那样寒酸。焦急的心情在等候宁逐渐增加，对自己不入时的服装益加自惭形秽。我注意到那班进进出出的夫人们，非但服饰与我截然不同，她们的鞋子亦有差别，一致的没有后跟。鞋底是用狭窄金色或银色带子缚在足上，足趾看得很清楚，指甲涂上浅红或银色彩油。邻室忽扬忽遏的送出幽美的小提琴曲调，隐约可闻，穿着红色制服的仆役，捧着满盛着酒和精致食物的大盘，在人丛中穿梭般来去，我取了一块萨门鱼卷，食不知味的咽了下去。

这时来了两位绅士，无意中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他们正谈论巴黎生活日渐昂贵，因此造成人民不安与不满。内中一个嗅了嗅鼻烟道：“如果我是巴拉司，我定把那班暴民枪决了，你以为然吗，亲爱的福煦。”另一个道：“但主要的是谁去枪决他们。

“今天我看到贝拿道特将军。”那个被称为福煦的摇摇头道：“那个人？他再也不会同意执行这项任务，但是那个追求约瑟芬的家伙或许可以。”

正在这时，泰利安夫人拍手向大家道：“请大家到绿色客厅——我们有特殊消息报告来宾。”

我随着大家进入另一个房间，这儿非常拥挤，我看不出里面发生什么事件，只看到墙上悬挂着白绿条纹缎子，香槟酒似水般传递给宾客。这时大家让开一条道给女主人，当特蕾丝·泰利安夫人走过我面前时，我注意到在黄色轻纱下，双峰高耸，体形毕露。无怪人们称她为一代尤物。她挽着一位穿绣金花衣服的绅士，他戴着夹鼻眼镜，态度相当傲慢。有人低声谈道：“巴拉司近来发福了。”于是我才知道，这是法国政府五位执政官之一。

“请大家围着沙发。”特蕾丝高声通告大家。我们依照她吩咐围成一个圈子，这时我突然看到了他！

他和一位穿着白色衣服的贵妇人并坐在一张沙发椅上。他的鞋子仍是那么旧，可是他的上身的制服却是簇新的，裤子也烫得很平整，但是看不出什么等级。他的面色相当苍白，已失去当年的健康褐色。他僵硬的坐在那里，凝视着特蕾丝·泰利安，象是一个失去灵魂的人，希望在她身上获得拯救。他身边那个贵妇人斜靠在沙发上，将手臂放在椅背上，她的发型是无数个小圈圈往后梳着。她眼睛半睁半合，带着迷人的，梦一般的神态，眼皮上涂着银色眼盖，一条鲜红、令人瞩目的缎带围着她那出奇洁白的脖子，非常显著。无疑议的，一望而知她就是那个遐迩咸知的风流寡妇——约瑟芬了。她的嘴唇含着迷人的微笑，她半痴半醉的眼睛正望着巴拉司。

“大家都有香槟吗？”那是泰利安夫人的声音。那个白色纤细体形伸出

一只手，立刻有人递给她两杯香槟。她传了一杯给拿破仑道：“将军，你的香槟。”现在她给他一个密切而略含怜悯的微笑。

“诸位先生、夫人们，我现在给诸位朋友一个特殊的宣布——关于约瑟芬……”特蕾丝报告时，音调尖锐得几乎刺耳。看得出，她对未来的一幕，抱有莫大兴趣！她仍立在沙发左右，手中握着香槟杯。拿破仑这时立起身来，神情极端窘迫。约瑟芬将她美丽、幼童式发型的头，往后仰了一下，那银色的眼盖益发看得清楚。

特蕾丝接着道：“我们可爱的约瑟芬现在作了一项决定，那就是她准备重新开始婚姻生活……”，这时人丛中发出压制的咯咯笑声，而约瑟芬贝心不在焉地玩弄脖子上的红色缎带。“那就是说，神圣的婚姻……”特蕾丝停了停，为激发大家期待好奇的情绪，她美妙的眼睛扫了一下巴拉司，见他点头示意，于是又说道：“约瑟芬已应允与拿破仑·波拿巴将军订婚！”

“不！”我听到一声尖叫，尖锐的象要撕破粉碎整个屋子，停留在空际。这时房中肃静无声，几百张脸转向我，几百对叫声眼睛带着惊异目光凝望着我，我才如梦方醒地发觉，那尖锐的叫声是由我口中发出的。

那时，我正站在沙发前面，我看到特蕾丝惊骇的避开，留下一阵香风。另外那个白色衣衫的女人，则睁着大眼睛莫名其妙的望着我。而我则目不转睛的看着拿破仑。

他的眼睛透明得如同一块玻璃，一无表情，头额上一根粗暴的筋在跳动。我与他彼此凝视，不知经过多久时间也许是永恒——不，也许是几秒钟而已！我回头看身边那个女人闪亮的银色眼盖，眼角微细的鱼尾纹，鲜红的口唇，我是多么恨她呀！我将手中的酒杯摔在她足前，溅污她白色衣裙，她歇斯底里的惊叫起来。

我狂奔至街上，外面下着很大的雨。我奔跑，奔跑，脑子里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又好象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怎样离开那绿色房间，那白色辉煌的大客厅；我不知道如何穿过那面色惊慌的人群；我不知道如何推开那些阻止我的仆役；我只知道，我忽然发现，自己在泥泞黑暗的街上，疯狂的经过一排排房屋，转到另一条街上！我的心在狂跳，本能的去寻找我要去的地方！我到达码头附近，奔跑，绊倒又立起，在雨中奔跑，我滑倒又爬起，到了一座桥上，我知道到达了赛纳河！这时，我脑海里孕育着一个意念——毁灭。多少日子的期待啊，多少黑夜的幻梦，现在同归于幻灭，放在前面的是一个不能置信的事实！一切的一切皆已改变，不变的只是我的一片心，我对他的一片痴情！毁灭，对了，把我自己也毁灭吧，这不就解答了一切难道，摆脱了一切痛苦吗！

我停止奔跑，我缓缓地沿着桥走，我倚着栏杆上，看着桥下的河流。无数的灯光在水中流动，上下摇晃——看上去多么愉快呀！而我的心为什么充满孤寂和悲哀？

雨不断的落下，我想到妈妈，朱莉，希望她们知道事实时，能原谅我。拿破仑今晚必定会写信给他母亲和约瑟夫报告他的新决定。想到这里，一种不能忍受的痛苦，刺戳我的心。

生命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把手按在栏杆上，准备跃下去。

正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一只坚强有力的手，抓住我的肩膀将我拉回。我用力挣扎企图推开那只手，同时大声叫喊道：“放开我！不要理我！放开我！”但那个人并不理会我的抗议，相反地，他拉着我的两臂离开那栏杆，

他的手力甚大，坚硬如铁。我用脚踢他，但仍不支的被他征服拖开，黑暗中，我看不出他的面目，不知他是谁。我听到自己悲伤地抽噎着，喉咙堵塞得透不过气来。我憎恨他那男性的声音：“安静你自己一下。不要做傻事 进入我的马车里。”他说。

一辆马车停在码头旁边。我失去理智，我疯狂的与他挣扎，但是那个陌生人力大无比，他将我推入车子里，跟着坐在我身边，吩咐马车夫道：“向前去任何什么地方向前去！”

我竭力躲开那个陌生人，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我的牙齿咯咯作声，一则寒冷，一则情绪激动。一只手，一只大而温暖的手伸向我。我抽噎着道：“让我走！让我出去！”但是一面说，一面本能的紧握着他的手，象一个将要溺毙的人，握着一只拯救的手，这只手能挽回垂毙的生命似的，因我已堕入痛苦的深渊里。

“你自己要求我陪伴你的。”一个声音在黑暗中说道：“你记忆起来了么，黛丝蕾小姐？”

我甩开他的手说道：“请你不要理我！现在让我单独的静一下。”

“不，是你请我陪伴你到泰利安家的。现在你我两人不能分开，直等到我安全的送你回家。”他的声音是那么柔和，那么动人。

“你是不是那个将军，那个贝拿道特将军？”我问。这时我回忆起一切，于是我嘶声叫道：“走开，不要理我！我不要看到将军。将军全是没有心肝的。”

“但是到处皆是将军呀！”他大笑道。黑暗中我听到悉悉索索的声音，我感觉一件上衣披在我肩上。

“我会弄湿你的衣服。我周身被雨水湿透了，再者我无法控制自己，我会哭泣不止的。”

“没有关系，”他道，“我并不诧异。用这件。上衣把你自己裹好。”

突然间，象触电似的，我联想到另一个风雨的晚上，另一个男人和另一件上衣。那个时候，拿破仑握着我的手。这是昨晚的事？还是一世纪以前的事？这时车声糟糕不断的向前走，车夫偶然会停下询问该往何处去。那个古怪、陌生的将军则不耐烦地道：“不要停。”继续走。随便那里都可以。”

于是我们坐在车子里不停的向前走，而我则不停的哭泣着。“真是巧合的事，你也会经过这道桥。”我说。他答道：“并不巧合。我认为我应该负责你的安全，因为是我把你带入泰利安夫人的招待会。我看到你飞奔出那客厅时，我立意跟随你。可是你的速度快得惊人，我只得雇一辆马车赶上你。本来我无意去打扰你的。”

“那么你为何又改变主意呢？”我责问他。

“因为后来你不给我机会，我不能不管了。”他答道。用手环绕着我的肩，这时我已精疲力竭，什么也不顾虑了。我暗忖道：也好，向前走吧！不要停，永远不要停。永远不要让我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只是向前走。我把头放在他肩上，他搂得更紧一点。同时，我竭力想忆起他是什么模样。但是许许多多的脸形在我眼前摇晃，使我想不清他的面貌。我抱歉地向他道：“原谅我，使你失面子。”

“没有关系，为你，我感到难过。”他说。

“我蓄意去把香槟洒在她的白色衫裙。香槟会留下痕迹。”我自言自语地。忽然间，我又大哭起来说道：“她比我美丽多了。是一位高贵的夫人呀。”

他又搂紧我，用另一只手将我的脸按在他肩上说道：“你畅快的哭一下吧！不必顾忌，把心中的委屈由泪水中流出来吧，你会感觉舒服得多。”

于是我无保留的哭了起来，不能抑制的哭下去，有时嘶叫，有时嚎哭，直等到我欲哭无泪，欲唤无声，终于我逐渐停止我的哭泣。我带着歉意向他说道：“对不起，我弄湿了你的衣服。”

“没关系，它早已湿了。”

我不知道我们经过多少街道，经过多少时间，这时我已无泪可流。他问：“你住在哪里？我送你回家。”

“让我在这里下车，我自己会回家。”我说道，脑海里又浮起赛纳河的影子。

“那么，我们再向前走下去。”

我坐直了点，我感觉到他肩上的潮湿。我等了一等问道：“你与波拿巴将军很熟悉吗？”

“不，我只无意中看到他一次，那是在军政部候客室里。我对他没有什么好感。”

“为什么？”我好奇地问。

“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往往有同情，也往往会有反感。”这是无法解释的感觉。比方，你，我就感觉到一种吸引力。

接着我们又沉默下来。车子在雨中不断的向前走，街灯反映在大道上，闪烁出许多色彩。我的眼睛这么热辣，酸痛，我只好合上它们。我把头向后靠着，自言自语道：“他是我一生最信任的一个人。甚至胜过妈妈，当然不能与爸爸并论。所以我真不了解……。”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事是你不会了解的，小姑娘。”

“本来在数星期内我们就要结婚的。现在他竟一字不提的……。”

“他是不会娶你的，小姑娘。并且他与一位马赛丝绸大商人的女儿订婚好久了。”

我直觉的移开一点。他那温暖、具有保护力的手又握着我的手。”这些你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泰利安还向我说，我们的小将军准备牺牲一份大妆奁，为的是娶巴拉司遗弃的情妇。波拿巴的长兄娶了这未婚妻的姐姐，波拿巴认为在巴黎社会活动的褪色伯爵夫人，胜过马赛那份妆奁。所以你现在可以明白，无论如何他是不会娶你的。”

他的音调是那么平静和抚慰。起初我弄不清他的意思，我问：“称说些什么？”我用左手抚摸自己的前额，想平定一下烦乱的情绪，右手仍被他紧握着，我感觉我生命中只有这一点温暖了。

“可怜的孩子，原谅我使你痛苦，但这是不能避免的事实。你只好面对现实。现在你已知道一切，你想一想你如何能对敌她们。一个是富商的千金，另一个是风月场中的老手——一位伯爵夫人，她生活浪漫，先与两位高级军官有染，后又与政府五位要员有密切关系，她交游广泛，当然，无论是政治或军事地位上都可以给他帮助。你是个可怜的女孩子，即无妆奁又无地位？”

“你怎么知道？”我问。

“一望而知你只是小女孩，你不能想象一个贵夫人的私生活，不可得知华丽客厅幕后的真情，如果你有钱，你只需塞一张钞票给看门的仆役，你就能入内。当然，你是个正直的小女孩，你怎能知道这些事……”说到这里，他停了停，“你知道我很愿娶你为妻。”

“让我出去：请你不要拿我开玩笑。”我向前敲敲玻璃对马车夫道，“车夫，停下来，立刻停下。”车子停了下来，但是那个将军高声叫道：“往前走，不要停。”车子于是继续向前走。

“或者我未能表达清楚我的意思，请你原谅。因为我从未有机会遇到过像你这样一位女孩子。真的，黛丝蕾小姐，我由衷地向你求婚。”

“在泰利安夫人客厅里，我感觉许多夫人都特别欢迎将军的。但我不是那种人。”我说。

“你认为我会娶那些高等娼妓？小姐。我意思说那班夫人们。”

这时我感到非常疲惫，使我懒于答复，懒于去想。我不了解这个贝拿道特，这个象高塔似的男人，他企图在我身上得到些什么呢？对于我，生命已到了尽头，一切皆完了，尽管披着他那庞大的厚上衣，我仍觉得非常的寒冷，我足上的缎鞋已湿透，重的象铁块。

“如果没有革命，我不会成为一位将军，甚至连一官半职都不会得到。在革命前，一个中产阶级的职位，是不会超过上尉的。我父亲是个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出身手艺家庭，我们是很简单的人，小姐，我打开自己的天下吧，十五岁从军，在军中很久，只是一位低级军曹而已，以后才升到将军，统率一个师。或许配你，我的年岁太大了一点。”

“无论事情怎样发生，请求你信任我。”这是拿破仑曾经向我说过的话。然而一位贵夫人，涂着银色眼盖当然我明白你，拿破仑 但是我的整个世界被粉碎了。

“小姐，我有一句重要的话想问你。”黑暗中这时又发出声音。

“原谅我，我未听清你所说的话。你想问些什么，将军。”

“对你，我是否年岁太大了？”

“我不知道你的年龄，不过年龄是无关紧要的。是不是？”

“但是很有关系。我已三十一岁了，是否太老了？”

“我也快十六岁了。我非常的累，我想回家。”

“当然，原谅我，我太粗心。你住在哪儿？”

我告诉他地址，于是我照样吩咐车夫。

“你能否考虑我求婚的事？十天内我必回到莱茵地区，或许那个时候你可以作个决定，给我一个答复。”他起先慢慢地说，然后加快速度道，“我叫做强·巴勃迪司·贝拿道特。

历年来，我已储蓄了一点钱。我拿这笔款子买一幢房子给你和孩子住。”

“孩子？谁的孩子？”我自动地问，他越发使我不明白了。

“当然是我们的孩子。”他答道，同时去握我的手，我本能地缩回。他接着道，“这些年来，我一直希望有个太太和一个孩子。”

这时我已失去忍耐，我说：“听我说，你根本不认识我。”

“我认识你很清楚，比你家中的人还要清楚。你知道我一向在前方，所以没有多少机会顾到自己的私生活，比如去探访你家中人，陪伴你一同去散步，甚至去做一切一个男人去追求一位女子应该做的事。我必须迅速地作这项决定，现在我已决定下了”

他样子很严肃。他希望在假期中寻到一个太太，结婚，买房子，生孩子……。

“贝拿道特将军。”我说，“一个女人一生里只能真正的恋爱一次。这个你必须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迅速地问。

“那是……”他的话很对。我怎么知道？我无奈的答道：所有小说里皆是如此。我想是对的。”

这时车子咯吱一声停下来了。我们已抵达克兰潘家门前。他打开车门，扶我出来。门前悬挂着一只灯笼。我真着足尖，仰视着他的面目。他有一只高鼻子和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

我把钥匙交给他，于是他替我开了门，他道：“你住的房子很好。”

“哦！我们住在后面。”我道：“现在祝你晚安。谢谢你，真心的谢谢你一切。”

他未移动。“回到车子里去吧！否则你将被雨水淋湿了。”我说道。然后，我想起一件事，我笑了一笑又安慰他道，“不必忧虑，我会住在这里的。”

“这才是好女孩。晚安。什么时候准许我再来看你，能得到你的答复？”

我摇摇头说：“每一个女人一生中……”但他不给我机会说完，他举手阻止我。我接着道，“不可能成功的，将军，真的。我不能配你，并非我太年轻，而是因为我太矮了。”说完，我急急的关上大门。

我回到克兰潘家厨房里，简直是精疲力竭，但无法就寝，毫无睡意，我坐在厨房写，不停的写，把心中的郁结全部倾吐在日记簿里。后天，那个好心的将军贝拿道特会来向我求婚，我将不会在这里了。实在说，后天我不知自己会在哪里。

（三星期后，马赛）

我病的很沉重。

头痛，喉咙痛，高烧，还有一颗破碎的心。在巴黎时我卖了玛莉给我的那只金挂牌，付了回程的旅费。到家后，玛莉立刻把我放置在床上，然后请医生医治我的病，因当时我体温很高。医生诊断后感到诧异，因为这是受了风寒，而马赛数周来天气一直良好，温暖。同时玛莉找人送信给妈妈，于是妈妈立即回家照料我。除玛莉外没人知道我已去过巴黎。

现在我躺在阳台上的沙发里，身上盖着许多毯子。他们说面色很难看，清瘦而又脆弱。约瑟夫与朱莉度蜜月已回来，今晚将来探望我，我希望妈妈允许我迟一点睡。

这时玛莉奔跑到阳台，手中拿着一份刊物，神情甚是紧张。

“拿破仑将军荣任巴黎军事总督。饥民暴动已被军方镇压。”

这是刊物上的标题。起初那些字母在我目前跳动、渐渐的我的情绪平静下来，我将那刊物细细阅读，内中大意说巴黎风饥谨造成暴乱，政府首长，执政官巴拉司请拿破仑率兵镇压。于是拿破仑在杜勒雷北面、西面以及东面架上大炮。当暴民不顾一切向前冲时，只听到一声“开火”一炮轰出后，暴民立即后退。秩序恢复。于是政府五位执政感激之余，推举拿破仑为巴黎军事总督。

我暗忖拿破仑举起炮口向贫苦平民射击。贫民们居住在狭窄简陋的地窖里，三餐不饱，无法生存。难道他忘了他母亲也住在地窖里？我回忆到我曾向波拿巴夫人说过：“你的儿子拿破仑，是个天才。”他母亲答道：“是的可是不幸的。”

这时我听到约瑟夫和朱莉的声音，他们提早来探访。我又听到约瑟夫向妈妈说拿破仑差人送来一封长信，并寄上一大笔款子给波拿巴夫人。他问妈妈可否请波拿巴夫人来我们家里。

当然妈妈不会拒绝这项要求，并且她很希望能见到波拿巴夫人，妈妈又说我还很脆弱，正躺在阳台上。这时朱莉开始哭泣，并告诉妈妈拿破仑已和宝哈纳夫人约瑟芬订婚。妈妈伤心道：“可怜的孩子，怎么办？怎么办？”

因为通阳台的门敞开着）我可以听到一切。这时人声嘈杂，波拿巴夫人，伊莉莎和宝莉拥了进来。

很久以后，朱莉与约瑟夫才来到阳台。朱莉坐在我身边抚摸着我的手。约瑟夫，无疑的感到窘愧、不安。他搭讪着说想不到金风送爽、满园秋色了。

“我应该向你道贺你弟弟新的荣任。”我说。

他不安的结结巴巴地道：“欧仁妮，我们很难过，朱莉和 但是我们只好告诉你……”

我截断他道：“没有关系，约瑟夫，我已经知道了。”我看了一下他迷惑不解的神情，又加了一句道，“通客厅的门敞开着，”我已听到了一切。”

正在此时，波拿巴夫人走了出来，她眼睛里射出不悦的光芒说道：“一个寡妇，并有两个孩子。她比我儿子大六岁，拿破仑竟敢娶这样一个女人。”我脑中又浮起约瑟芬的影子，银色眼盖，孩童式发型，有着一大卷钞票。无疑的这代表新任军事总督的孝意。现在我与一个垂死的人在一间房间里。

他的名字叫做强·比爱·杜福，他是拿破仑部下的将军、他特地来到罗马为了向我求婚。两小时前中了子弹，现在，躺在约瑟夫书房里，医生说他能无能为力，没有什么希望。

杜福已失去知觉，他呼吸困难，鲜血由口角流出，他双目半睁，目光散漫。邻室的约瑟夫，朱莉，医生以及大使馆里两位秘书的声音清脆可闻。朱莉与约瑟夫相继走开，因为他们怕看到垂死的人，于是医生也跟着出去。现在，约瑟夫已被派为法国驻意大利大使。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知道杜福会再恢复知觉，可是，同时我又感觉他的精神已不集中，生命危在旦夕。我在这沉静，充满死亡气氛的屋子里写起我的日记。

自从那次巴黎晤面后，我一直未见到拿破仑，虽然现在他已名震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家中人仍不知道我和他在巴黎晤过面。第二年春天，他娶了约瑟芬，泰利安与巴拉司作证婚人。结婚三天后，他即率领军队赴意大利。在十四天内，他获得了六次胜仗。

对了，在两周内，拿破仑获得六次胜仗，并把奥地利人逐出意境。我常忆起我们当年在篱笆墙边所谈的话。

他已达到他的期望，他建立了新的国家。第一个克服的和为伦巴底，最后一个西赛平共和国。他选择米兰为伦巴底首都。由五十位意大利人管辖，但在法国统治之下，一夜之间“自由、平等、博爱”铭刻在所有高大公众建筑物上。同时米兰必须贡献大量金钱，三百匹马，及所有名贵艺术珍宝等。拿破仑立多差人送至巴黎，第一个步骤，他在意大利贡献给法国的款项内扣取他领导军队的开支。巴拉司和他的同僚们在巴黎一无所知。突然的国库增加数字，财源丰富，意大利良马数百匹运至巴黎，顿时使要人住宅客厅里增加了许多名贵珍品。拿破仑并特别介绍一幅世界名画叫拉佐空多，是雷俄那托·达芬奇的杰作，那是一幅蒙娜丽莎的肖像，一位贵夫人抿唇微笑，她的笑容使我联想到约瑟芬；也许她们均有一排难看的牙齿吧。

最后发生了一件令人不能置信的事件、即是历年来法国与罗马天主教各不相容，教徒逃亡边界避难。现在教皇居然建议议和，并设法接近拿破仑以达成文和约。爱提安获悉这项消息后，兴高采烈。他逢人便说多年前拿破

仑曾亲口告诉他的意大利计划，现在果然实现，他不嫌其烦地告诉每一个来，到店里的主顾，并洋洋自得。他又说他与拿破仑本但是亲戚并且是知心好友。

我现在停下笔来，回头看看可怜的杜福。他挣扎着、喘息着、他的面色蜡黄，他在生与死之间奋斗。

我又握着笔继续写下去！

巴黎当局开始忧虑，因拿破仑独断独行，他与所有被征服的地区签约，并不征求巴黎当局同意。于是巴黎各首长执政官等感到不满，因这项举动实属越权。所有条约应由外交部处理，决非军事当局权力所及。当巴黎的抗议转达拿破仑时，他忽视一切规例、权限，甚至不去答复，只不断的将大量金钱送回巴黎。有时他要求增兵，并指定由何处调动。这暗示他非特熟悉他率领的队伍，对于其它部分军情也调查得非常清楚。当巴黎建议在意大利派一位外交人才为协助一切外交问题时；拿破仑立刻推荐数人并列一名单。单上第一名即拿破仑长兄约瑟夫！

于是约瑟夫与朱莉来到意大利，先至巴尔马，后以法使身分至纪诺尔，最后至罗马。自从拿破仑被选为军事总督后，约瑟夫即去巴黎，因为拿破仑认为巴黎是法国中心城市，较马赛机会广泛得多。由于拿破仑关系，约瑟夫得机插身显贵之间，时时接触巴拉司，其它政客及新贵等。不久，约瑟夫平步青云，踏上成功途径。他转手买卖房屋，获得大利。没有多久，约瑟夫在劳查道上购进了一幢住宅。

捷报由意大利传到巴黎，约瑟夫顿时成为重要人物。他的弟弟拿破仑更是名震遐迩。国外报纸称他为“法兰西柱石”，而国内报纸则赞誉他为“意大利人民的救星”。每个商店的市窗内，咖啡杯上，花瓶上，甚至鼻烟盒上皆有他的肖像。一面是法国国旗、另一面则为拿破仑。

当然拿破仑的要求是不会遇到阻力的。轻而易举的，约瑟夫成了法国驻意大利大使，朱莉和约瑟夫第一次住进意大利大理石宫殿里，可是朱莉非但不乐且感到寂寞。她再三写信怂恿我去意大利与她作伴。得到妈妈同意后，我即赴意大利住进那高大华丽的皇宫里。我们由一个皇宫搬到另一个皇宫，它们是同一风格的建筑物，高大空旷而令人心悸的房间，黑白花砖的地面。我们坐在那些大石柱的客厅里，看见的是各式各样的喷泉，听见的是叮哨鞋刺及刀剑响声，进进出出尽是使馆官员及下属。

明天晚上，约瑟夫准备开一个盛况空前的豪华舞会。他和朱莉希望见到罗马三百五十位显要政治人物。朱莉是属于家庭主妇典型的女子，如果邀请四位宾客用膳，已足够使她手忙足乱，现在更不知如何应付。现在每日约瑟夫至少有十几位宾客进餐。对于这未来的舞会，更使朱莉面色青黄，终宵失眠，濒于崩溃边缘。尽管有许多仆役簇拥着，成群的女婢左索右绕，朱莉仍拉着我流泪，并预感将遭遇不幸。她坐立不安，有如大祸临头。这种感觉完全是由妈妈遗传来的神经质。

尽管终日忙着战争，荣获胜利，签订和约以及建立新的国家，拿破仑对自己家庭仍甚关怀，不断的书信及金钱找人送给波拿巴夫人，而她已由狭隘简陋地窖搬至高级公寓，而那顽皮的小杰罗也被送至学校，嘉罗琳入了巴黎最时髦的学校，与约瑟芬前夫的女儿皓坦丝同学。波拿巴全家可以说平步青云。当拿破仑获悉伊莉莎嫁了一位青年音乐家巴切奥切时，他勃然大怒：他信中说：“为何忽然嫁这么一个穷酸学生？”

事实上，伊莉莎和巴切奥切认识了相当一段时间。她一直期待着这么

一天。巴切奥切会向她求婚。意大利捷报传到马赛后，伊莉莎的梦想居然实现，不久婚礼随之举行。拿破仑惟恐宝莉重踏伊莉莎的复辙，他写信给波拿巴夫人，请她偕宝莉同去蒙贝罗总部小住，并以闪电方式。将宝莉嫁给一位叫做丘克柔克的将军一位名字陌生的将军，至少对我们是陌生的。

最烦恼而不能了解的是，拿破仑在创造世界历史外，仍念念不忘我的存在。他派遣许多单身汉来向我求婚，一个又一个前来给我添了不能忍受的麻烦。是良心的谴责？是关切的表示？是旧情不忘？抑或是想弥补一颗破碎的心？第一个是久诺，以前在马赛时拿破仑的旧属，浅色头发，很和蔼可亲，他特地到纪诺尔访问我，当我陪伴他在园子里散步时，他突然向我求婚，我谢谢他的盛意，立即加以拒绝了。他是位忠实而不容修饰的人，他说这是拿破仑的命令。第二位是马蒙，也是以前在马赛跟随拿破仑的，马蒙较久诺善于辞令，他暗示他的来意，我明白如果他娶我，他会与拿破仑联姻，即可使拿破仑满意，并可得到一大笔妆奁。我同样的婉拒了。于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请约瑟夫给拿破仑去信请他放过我，以后少费心思替我寻我婚姻对象。我请约瑟夫转达拿破仑，我并非军官的奖品。如果他的作风不改，我即回至马赛妈妈身边。我这样做至少希望他可以进一步了解我，不再给我麻烦。

今日清晨虽然外边寒冷，朱莉和我同坐在院子里。”我们正细心选择那些意大利贵族名字，以便列入明日舞会名单。这时约瑟夫走来，拉东扯西的谈了一会，我立即怀疑他心中必隐着难题，因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最后他终于转入正题，说拿破仑派一位军事随员，杜福将军前来。

我抬头问道。”杜福？在纪诺尔时不是有一位杜福将军来探访过你吗？”

“是的，当然。”约瑟夫露出很高兴的神情道：“我看出你对他印象很深，是不是？那么好极了，拿破仑信中说希望另眼看待他，因为他是一个孤独的青年。拿破仑尚说……”

我立起身来道：“又是一个新的婚姻布置，是不是？不，谢谢你。这类无聊的傻事该有个结束了。”我走到门口时，又回转身子加了一句：“请你转告拿破仑，请他不必操这份心，别把那个叫做杜福的遣派到此地来。”

“但是他已经来了。一刻钟前他已抵达此地，并且亲自带了拿破仑的函件。”

我愤怒之余，砰的将门关上。听到这巨大声音使我心中甚感舒服，久埋在心中的郁结借这声响发泄了出来。

为的避免与杜福见面，我没有下楼午餐。很久以后，大约晚餐时分，我不能再藏在自己房中，于是走下楼去。约瑟夫即忙令杜福坐在我身旁。约瑟夫是一向遵从拿破仑的意志行事的。我扫了那青年人一眼，中等身材，一张宽阔的嘴，一排洁白而整齐的牙齿。这就是他给我的印象。他不停的向我笑着，露出那排白牙，使我非常烦恼。

每次我们用膳时，常听到外边民众欢呼声，如“法兰西万岁，自由万岁”等口号。可是今天的情形与往日不同，口号声音特别大，而带着威胁意味。

约瑟夫解释说：那是因为昨晚一位法国中尉在一家酒店争吵中被杀。于是几个罗马公民被捕作为人质。罗马市议会派了代表企图向约瑟夫谈判。这班代表正在皇宫外围，一群民众围着观看。

“你为何不接见他们？我们可以稍事等待再用膳。”朱莉道。但是约瑟夫

认为这件事该由罗马军事总督负责处理，他无能为力。同时使馆内各官员一致赞同此意。

这时外面声音越来越大，民众象风暴攻击宫外大门。“这未免太过份了。”约瑟夫说，回转头向一名秘书道。“立即去军事总督处报告一声，请他们肃清皇宫前面广场。”

“从后门出去。”杜福加了一句。

大家沉默地进行用膳，咖啡尚未饮完，即听到门外军靴马蹄声音。约瑟夫立起身来，我们随向阳台方向走去。广场里人山人海，各式各样的面貌，粗腔横调的人声，偶然夹着一两声嘶叫。我们看不见市议会的代表，他们已被群众象潮水似的涌到墙脚下，宫门口外。两名守卫一动不动象石雕一般立在门前岗位上，随时有被踏死的可能。约瑟夫看情形不对，立即拉我们进入屋内，他自己不时在窗后偷窥外面情况，他面色苍白，咬着下嘴唇，他的手顺抹着头发，我注意到他在颤抖。

骑兵队这时已包围宫殿。骑士面向外，僵坐在马背上如雕像一般，他们等待命令即向民众冲过去，但是指挥官显然的不忍下令。于是杜福说：“我下去试着说服这班人。”

“将军，这未免太冒险了，这种举动是不理智的。我们的骑兵队会……”约瑟夫请求他不要去。

杜福露着白洁牙齿笑道：“大使不要忘了我身为军人，一向不怕冒险的。我去设法遏止无谓的流血。”

靴刺叮当作响中，他走至门口，又回转头来用目光搜寻我的眼睛。我急忙转首向窗外看去，心中顿时明白，他的英雄举动是蓄意表现给我看的，希图给我一个良好的印象。他奔出去，面对宫外暴民。这举动未免太愚蠢了，我在想，久诺，马蒙，现在杜福，他们希图些什么？一分钟后，楼下大门敞开。我们拉开一条窗缝，外面隆隆声变本加厉，含蓄威胁意味。

一个尖而高的声音用意大利语叫喊道；‘阿巴梭，阿巴梭！’。起初我们看不到杜福，群众突然后退让开一条道路。他举手示意请民众肃静一下，他预备发表几句话。这时忽闻一声枪响，击中杜福。骑兵队立刻发出一排枪声镇压。

我狂奔至楼下，拉开大门。两名守卫拉着杜福将军进入。他的腿无力的悬挂着，他的头歪在一边，他的嘴歪曲着，那经常的微笑，现在转为惨痛表情，他已失去知觉！两名守卫拖他进入客厅，他的双腿在地上拖挂着。守卫无可奈何的望着我。

“上楼去。”我听见自己说，“我们必须找一个地方使他睡下。”这时大家面色惨白，自动地让开一条路。外面寂静如死，骑兵队发出第二次齐射后，暴民已被镇压，不敢再图妄动。

我打开约瑟夫的书房，这是靠楼梯最近的一间房。兵士们将杜福放在沙发上，我垫了一只枕头在他头下。约瑟夫说道：“我已派人去请医生。也许并不严重。”血迹在制服上渲染着，越来越大。“约瑟夫，解开他的制服。”我说。约瑟夫笨拙的解开金钮扣，红色的血迹在白衬衣上分外鲜红，注目。

“胃部受伤。”约瑟夫说。我看看杜福将军的面色开始转黄，他张嘴挣扎着，喘息着。

医生是个矮小的意大利人。他到后，神情较约瑟夫还要紧张。他是拿破仑崇拜者，现在得到机会来到法使馆，感到无上的光荣。他一面解开杜福

上衣，一面替意大利民众向约瑟夫道歉。他洗涤伤口，约瑟夫踱至窗前，朱莉则斜靠在墙上，竭力压制自己的情绪，面色灰白有如病人。医生检查了一会道：“请拿一条毡毯来，病人感觉寒冷，因出血过多，内出血。”

我们把毯子盖在杜福身上。医生看了一眼制服上的金肩章，说道：“很抱歉，伤势相当严重，生命难保。真是惋惜，这样一位重要的人。”说完他追随约瑟夫走出房。朱莉也退出到邻室叹息。

这时房内只剩我一人。我起先忙着替杜福擦净脖子下面以血迹，但鲜血不断的涌出，我只好放一块白布在他脖子下面，并坐在他旁边，守候着。我拿出日记开始动笔。

时间悄悄的过去，不知经过多少钟点，蜡烛已烧至尽头。邻室声音仍嗡嗡不断，听来大家仍未就寝。这时杜福似乎恢复了知觉，我急忙走过去，跪在他身边，用手臂举起他的头，他茫然的望望我，不知身在何处。于是我说：“你在罗马，杜福将军，在罗马法国大使波拿巴家中。”

他蠕动嘴唇；鲜血跟着喷射出来。我用另一只手擦去血迹。他无力地轻声断断续续道：“玛丽，我要去玛丽处。”

“玛丽在那里？快点告诉我，玛丽在那里？”

他眼睛睁开，他认出我，但目光仍迷惑地露出不解神情。于是我又重复道：“你在罗马。发生暴乱，你中弹受伤在胃部。”

他点点头，似乎明白我所说的话。我思索着他已无救，也许玛丽可以……。我急急问道：“玛丽，她姓什么？住在什么地方。”

他面部表情甚为不安。他低声道：“不要告诉任何人，不要让波拿巴知道……”

“我不会告诉他的，你放心。”我安慰他道：“但是如果你的病一时不见好转，我们应该告诉玛丽，是不是？拿破仑不会知道的。”我给他一个会意的微笑。

“那个小姨，欧仁妮。拿破仑提议我娶她。”他停了一停又柔声道：“你必须了解这点，小玛丽我会永远照料你和小乔治的。亲爱的玛丽……”

他把头歪在一旁，企图吻我手臂。他错认我是玛丽。他在向她解释为何遗弃他们她和他们的儿子，因他想与拿破仑姻妹结婚。这种婚姻会带给他锦绣前程灿烂远景。

说完，他的头搁在我臂上，沉重如铅。我抬起他的头，急迫地问道：“玛丽的地址 我给他写信。”

这时他似乎又恢复知觉。”玛丽，曼妮爱里昂道 三十六号 巴黎……”他的面貌开始歪曲，眼珠深凹，呼吸困难，咯咯作声，冷汗如雨流出。

“玛丽及小乔治会被照料，衣食无虑的，你放心。”他没有听见。我又重复了一句：“我保证替你做到。”

他目光呆滞，嘴唇歪曲。我跳起来飞奔至门口。这时他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叹气声在寂静屋子里飘荡着。我急叫道：“医生！快来！”

矮小的医生立刻跑到他面前，摇摇头说道：“完了，无法挽救了。”我走至窗前，拉开帘幔，外边东方已发白，曙色迷蒙，我吹熄了蜡烛，走出房外。

隔壁房间里象是另一世界，大家正围桌而坐。烛光融融，洋溢着宁静悠闲气氛，显然的，这与邻室起了一个强烈的对照。

“你必须取消舞会，约瑟夫！”我说道。

约瑟夫吓了一跳直坐起身子。看来他在假寐。

“你说什么，黛丝蕾？”

“你必须取消舞会。”我重复了一遍。

“这是不行的，我已特地约定了……”

“但是你房子里有一个死人。”我解释给他听。

他凝视着我，皱着双眉，忽然间，他立起身来自言自语道：“让我考虑一下。”于是往门的方向走去，朱莉及其它的人跟随着。走到他们卧室前，朱莉停了下来向我道：“黛丝蕾，我能否在你房中躺一躺，我怕孤独！”

我说：“当然可以。你躺在我床上，我要写我的日记。”

“你仍在写你的日记。多奇怪，”她说，惨淡的笑了一笑。

“为什么奇怪？”

“因为一切不同了完全不同了。”她深深叹了一口气，穿着衣服，躺在我床上。

朱莉睡的很甜，直至中午时分，她尚未醒。听到楼下捶击声响、我走下楼，看到工人正忙着搭一座台。约瑟夫站在一个角落里与工人谈话。看见我，他忙走过来向我解释说：这座台是为今晚舞会中预备的，他和朱莉将登台主持舞会。

“为舞会？这是不可能的，一个死人在屋子里。”我诧异地问。

“当然你是对的。我们已把杜福的尸身运走了。”接着约瑟夫解释给我听，杜福将军的葬礼一定会隆重举行的，因他为国牺牲并且是位将军，现在尸体已运至墓地教堂里。但是今晚的舞会是无法避免的，它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象征罗马的和平与安宁，如果我们延期，我们即会失去统治者的威风。再者，杜福的事件虽然令人感到遗憾，但仍是一件微小而无足轻重的事。”

我点点头。我明白了，杜福将军遗弃他的爱人和儿子为的娶我，又因为要给我一个良好的印象，不顾一切的面对暴民而丧生。现在这只是一件微小而无轻重的事件而已。我忆起拿破仑曾对我说过：“我有力量去影响那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但我心中暗忖道：“拿破仑，拿破仑，你也许能统率三军，纵横天下。但是你无法控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更不能支配一颗微小而脆弱的心。”

这时我听见自己声音向约瑟夫道：“我必须见你的弟弟。”

“谁？”

“拿破仑！”

约瑟夫无法掩饰面上的惊愕神情，因为这么多年来，家中人均知道我一直是避免与拿破仑晤面。

“是关于杜福将军个人的事件。”说完我即上楼。约瑟夫一人呆立在客厅里。

回到房中，我发现朱莉泪流满面。我在她身边坐下。她用手臂环抱着我的脖子，呜咽他说：“我想回家，我不愿再住在这些古怪、陌生的皇宫里。我需要一个家，象别人一样。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个陌生的国家里，他们并不爱我们，他们想杀害我们。这些高耸的皇宫，高耸得象教堂一般的皇宫我们不属于这里。我要回家。”我紧搂着她。我明白杜福将军的意外死亡，使她看清了自己不愉快的处境。

这时仆役送上一封信来乙一望而知是妈妈的笔迹。信上说爱提安与苏

姗已决定迁移至纪诺尔居住，在那里他已设立一家分店，因为一般人认为纪诺尔远景甚好，无形中已成了意大利丝绸业中心。当然妈妈随他们同去。爱提安准备把马赛旧居出售。

朱莉停止了哭泣，我们愕然相顾，“这样一来我们变成了无家可归，无法再回到原先的老宅里住了。”朱莉小声地道。

我勉强咽了一下口水，喉咙象梗塞住。我说：“无论如何你是不会再回到马赛家中去住的。”

朱莉目光直视窗外。她道：“我不知道。当然不会，但是那座值得回忆的房子，花园，以及凉亭，你知道这些月来，当我们从一座皇宫搬到另一座皇宫时，我最非常非常不快乐的。

约瑟夫在巴黎购买的小房子我并不放在心上，而一直怀念的是马赛旧居。那里有我们童年的回忆……。”

这时外面有轻轻敲门声，约瑟夫进入屋内，使朱莉又重新哭起来。”我要回家去。”约瑟夫搂抱着她，用温柔口吻安慰道；“我们回去。过了今晚的舞会，明天就启程回巴黎，对于罗马，我也受够了。我请求政府另派我一个职位，可能更重要的职位。朱莉；你愿意不愿意回到巴黎，住入我们那所小房子里？”

“如果黛丝蕾肯去的话……”朱莉呜咽答道。

“当然我愿意跟你去。”我说：“否则我到什么地方去呢？”

朱莉抬起头，满面泪痕地向我说：“到了巴黎，我们三个人会非常快乐，约瑟夫，你和我。你不能想象巴黎多么可爱，多么大。那些灿烂的灯光，那些令人留连忘返的公园……当然你无法想象，因你从未到过巴黎。”我听后心中暗想：我没有去过巴黎吗？

朱莉与约瑟夫回到自己房中整顿行装。这时我因缺少睡眠感到眼睛刺痛。我脑海里在幻想与拿破仑晤面的一幕。我竭力回忆着他先前的容貌，但已模糊不清。浮在目前的是他带着笑意的肖像，到处可以见到的肖像，咖啡杯上，花瓶上，鼻烟盒上，我又回忆到巴黎的灯光倒映在水中摇晃，我一生不忘的塞纳河畔！

（一六九八年四月）

我又见到了他。

我们被邀请去参加他的临时招待会，因他即将启程赴埃及远征，他告诉波拿巴夫人计划以金字塔为基地，希图并合东方，将法兰西共和国改成大帝，波拿巴夫人静静的听。着待拿破仑走开后，她问约瑟夫，拿破仑神经是否正常，是否得过疟疾而未完全治愈，约瑟夫解释说，拿破仑计划毁灭大不列颠（英国），粉碎他们的殖民国。

拿破仑和约瑟芬的住宅是一座小型房屋，在胜利大道上。这座房屋本为一位演员特尔玛所拥有。约瑟芬当年在巴拉司时代向特尔玛遗孀购买下来居住的。这条街先前叫做强特雷道，自从拿破仑进攻意大利奏捷后，为纪念他的胜利，即改为胜利大道。

昨天在这座小小的房子里，可以容纳那样多的人真是一们不能置信的事。整个房子只有两间小客厅，一间餐室。现在回忆当时杂乱情形仍觉头昏脑胀。早晨，朱莉不断的问我与他里面是否感到紧张？这使我已经不安的情绪更加烦乱。我心中暗想，以前他的笑容能使我失去理智，为他做任何一切，我不知道现在再看到他，我会有何感觉。我希望他与约瑟芬仍不原谅我那天

在泰利安夫人家中所造成的一幕。我希望他厌恶我而不再向我笑，我更希望他恨我。

我穿上一套新衣，那是一件金色衣裙衬着玫瑰色的衬裙。我腰间束了一条带子，是以前在意大利古玩店里购来的。昨天我甚至去剪了头发。当时短发风行一时，因为约瑟芬是第一个创立短发式的人。此后许多夫人们纷纷模仿。我把头发向上梳着，用一根缎带束在头顶。

我在想若与约瑟芬立在一处，我会看上去象个乡下大姑娘。我新衣服领口甚低，现在我不再需要手帕塞在胸前，我已经成熟。事实上，我不敢多食甜食品或糖果以免过胖。我的鼻子仍象以往一样向上翘着，我想这一生中它再也不会改变了。这真是一件值得遗憾的事，因当时正风行古典美的造型。

约莫一小时左右，我们离开家去胜利大道。到时，小客厅里已坐满波拿巴家人，波拿巴夫人及她的女儿等。他们时常聚会在一起，而每次见面必彼此拥吻。第一个是波拿巴夫人看到我；她表示亲热地搂着我、小宝莉，现在的立克柔克将军夫人也走过来行拥抱礼。以前宝莉曾说过，立克柔克是追求她的男人中她最不喜欢的一个，但是拿破仑认为其他追求者皆不配与波拿巴联姻，除了立克柔克将军外。于是在拿破仑指挥下，宝莉与他闪电式结了婚。立克柔克是个短腿的胖子，精力充沛，但不苟言笑，并且看上去年龄要比小宝莉大得多。伊莉莎和以往一样，脸上画得象个小木兵，与她那音乐家丈夫巴切奥切正大肆吹牛地说，拿破仑替他谋的职位如何如何的理想。嘉罗林与约瑟芬的女儿——皓坦丝，一个浅色头发的女孩子，特地向学校请了一天假，为了参加拿破仑的临别宴会。这时她们俩正并坐在一张椅子上，咯咯地窃笑波拿巴夫人新制的织锦缎衣服，使她们联想到饭厅内的帘幔。

在这一堆乱嘈嘈的人群里，我注意到一位年轻、纤长身材，浅色头发的军官。他一对蓝色的眸子正痴迷地凝视着宝莉。我好奇地问嘉罗林那个青年是谁，她狂笑不止道：“他是拿破仑的儿子呀。”

这时那青年军官察觉到我们在谈论他，于是他走过来，腼腆地介绍自己：“我是友金·宝哈纳，拿破仑将军随身副官。”现在所有波拿巴家人全聚集一堂，但男女主人仍不见出现。

最后，通里面的门终于开了，约瑟芬高声叫道：“对不起，我们方才回到家。约瑟夫，你来一下，拿破仑要和你谈话。大家随便坐，不要客气。我马上出来。”说完她又消失不见。约瑟夫跟了进去。波拿巴夫人耸了耸肩。我们又重新谈起话来。这时邻室忽然发出哗啦摔碎东西的声音。大家本能地下来，面面相觑。同时约瑟芬走了出来。

“全家聚集在一起太好了。”她说，走到波拿巴夫人面前。她穿了一件白色衣衫，披着一条红绒围巾，边上缀着貂皮。围巾偶然滑下时，怎出雪白粉颈。

“有一位弟弟叫卢欣，是不是，夫人？”她问。真奇怪，她连丈夫家兄弟、姐妹的名字都弄不清。

“是的，他是我第三个儿子。”波拿巴夫人答道。“是否有什么事使他二哥烦恼？”

约瑟芬耸耸肩微笑道：“看样子有一点。你们听听。”

邻室吵闹声好象使她感到兴趣似的。这时门打开，拿破仑走了出来，他满面怒容道：“母亲，你知道卢欣娶了一位客栈老板的女儿吗？”波拿巴夫人抬头上下打量着拿破仑。他的棕红色靴子擦得雪亮。她问。“有什么地

方便你不满意呢？”

“你不了解的。一个客栈老板的女儿是不属于上流社会的。客栈老板每晚必须招待伺候客人。我真不懂你，母亲。”

“据我所知克莉丝汀·宝育是个好女孩，她名誉很好的。”她说时扫了一下约瑟芬的细长身材。

“不幸的很，我们没有福气全娶旧时的伯爵夫人。”约瑟多加上一句。

“约瑟芬勉强笑了一下，但她的儿子友金脸色涨得通红。拿破仑回转身子，看着约瑟夫，他额上那根粗筋又爆涨跳动起来。他用手抚摸着前额道：“我有权为自己的弟弟要求适当的婚姻。母亲，请你马上写信给卢欣，立刻废除这项婚姻，或者离婚。告诉他这是我的命令。约瑟芬，现在我们可以用膳了吧！”

这时候，他看到了我，我们彼此对视着。就这样我们又会面了，这些年来最怕的，最恨的，而又是最期待的一刻，他用迅速的步伐，推开碰巧正挡着去路的皓但丝，他走到我面前握着我双手说道：“欧仁妮，我真高兴看到你。”他目不转眼的凝视着我的脸。他笑了。他那清瘦的脸仍是那么年轻，那样无忧无虑，豪放不羁，和当年他答应妈妈愿意等待我到十六岁时样，并无改变。他道：“你越来越美丽了，欧仁妮，而且已经长成，完全长成了。”

我抽回手道：“将军不要忘了我已十九岁了。”我感到自己的音调那么幼稚，那么愚笨，于是我又接着道，“我们好久没见了。”

“是的，一点不错。好久不见了实在太久了。欧仁妮，是不是？最后一次我们在那里见面的？”他看着我大笑起来。他目光闪耀着光彩，他已忆起最后一次的会面而感到有趣。“约瑟芬，约瑟芬，你一定要见见欧仁妮，朱莉的妹妹。我不是告诉你许许多多关于她的事情吗？”

“但是朱莉告诉我，欧仁妮小姐希望大家称她为黛丝蕾。”说完，那细长的身型走近拿破仑一边，在她神秘的微笑中，一点没有忆起我的痕迹。“欢迎你来，小姐。”她道，

“我必须同你谈一谈，将军。”我道，他脸上的笑意顿时冻结而消失。他也许猜想我是准备重掀不愉快的一幕，幼稚而无聊的一幕。于是我迅速他说道：“我要和你谈一个严重的问题。”

约瑟芬急急地挽着他手臂道：“我们可以用膳了。大家请。”

用餐时，我坐在立克柔克及腴腆的友金当中。拿破仑不停的说这样，道那样。我注意到他法语现在明显的进步，非常的流利了。当他谈到魔鬼英国时，宝莉娇声叫道：“哦！不要再谈下去。”他说他已详细研究过敦刻尔克海岸。他认为进攻英国最好制造太平底船，由渔港登陆较大港口容易得多，因大港口防卫森严。

“最好设法空运过去。”拿破仑注视着坐在对面的立克柔克将军道。“想想看一营连一营的由空中运过去穿过海峡，这些军队占据英国各军事要点，我们轻炮兵队！”

立克柔克张开嘴想说一些反对他的话，但结果又闭上嘴什么也没讲。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能组织空中部队，现在已有几位发明家给我看过他们的计划，巨型的气球，可以装载主四个人，停留在空中相当的时间，真有趣味而且不可思议的新奇。”

我们吃到鸡和芦笋汁时，拿破仑又告诉我们以金字塔为基地，他的力量不但足够毁灭英国殖民势力，同时尚可拯救埃及。

“请你加紧吃你的午餐吧。许多客人要来呢。”约瑟芬道。于是拿破仑服从地埋头大吃。我碰巧看到皓坦丝，那个十四岁的女孩子——不，十四岁已不再是个女孩子了，凭我自己经验而言。这个方肩粗线条的女孩子，在她身上找不出一点她母亲约瑟芬的纤细、柔媚的影子。她的一对蓝色的眸子，正目不转睛地望着拿破仑，两颊飞上两朵红云。天哪，这是不可能的，他不会爱上她的继父吧？，这不是一件可笑的事，这么可悲可怕的。

“妈妈希望与你喝杯祝福酒，小姐。”友金向我说。我只得举起杯子。约瑟芬缓缓地向我微笑着，她嘴唇碰碰酒杯，当她放下杯子时，向我挤了挤眼。原来她已忆起以前在泰利安夫人家的一幕……

她立起身道：“咖啡在客厅里用吧。”隔壁房间早有宾客等待着，是为拿破仑送行的。先前在泰利安夫人家的宾客，似乎已全部移转到约瑟芬的小客厅里来了，到处可以看到军装制服。我竭力避免看到久诺与马蒙，幸而这时他们正兴高彩烈地与一群夫人们大谈大笑，说他们到达埃及后预备把头发剪短，这样就会看上去象罗马人，而不会有虱子。他们向一班夫人们笑着说。

大约来了一位重要客人，因为约瑟芬忙令三位青年人在沙发上让出座位。巴拉司，法国政府执政官，穿着描金紫丁香色衣服。手中拿着长柄眼镜走了进来。拿破仑与约瑟芬迎上去，随后一边一个靠着坐下。一个瘦长男子，尖尖鼻子弯着腰立在他们面前。面貌似曾相识，我搜索想着在何处见过他。我顿时忆起那是许多年前在泰利安夫人家中，福煦——是他，一点不错。

这时又来了一位文雅青年人，脚稍微有一点跛，发上洒了许多白粉。福煦忙迎上去道。

“亲爱的泰勒郎，请到这边来一起坐。”

于是这两位绅士谈论起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件，那是发生在维也纳。奥地利国庆那天，法国大使在使馆内升起法国国旗时，一维也纳人民冲入使馆内企图扯下那面国旗。

“泰勒郎部长，政府实不应派一位将军，而应派一位外交官担任大使职位才是。”约瑟夫在旁插嘴道。

“是吗？可惜我们没有足够职业性的外交官适应需求；我记得在意大利时波拿巴先生不是也曾胜任过大使职位吗？”泰勒郎扬脸笑着答复。

“此外这位贝拿道特将军是一位人材，波拿巴将军，你认为对吗？”巴拉司眼望着拿破仑从旁说道：“我记得当你在意大利急需增援时，军部曾派贝拿道特援助过你。在严寒冬天，他统率一师在十小时内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六个钟点上山，四个钟点下山。我记得你还特地写信报告政府赞扬他呢？”

约瑟夫哑口无言，半晌只好结结巴巴地答道：“当然——他是一位出众人材。”

泰勒郎半晌道：“我想在维也纳升起法国国旗是对的。如果其它使馆可以这样做，法国使馆为何不能？贝拿道特将军抗议这项无理举动已启程回国，正在途中。我猜想他未抵达巴黎，奥国政府定会送出道歉书来的。”他详细看看自己的修长指甲，继续说道：“无论如何，贝拿道特派至维也纳是最佳人选了。”

巴拉司黑黝脸上展显了细微的笑意道：“有见地的人物——具有政治先见的人材。”执政放下长柄眼镜，正视着拿破仑。拿破仑抿紧嘴唇，额上一根粗筋又开始跳动。巴拉司接着道：“使人信服的共和主义——准备消除外

祸内患，与法国内外抗斗者。”

“那么他的下一任？”约瑟夫的妒心使他失去控制追问下去。

“政府当然需要这类人材。理所当然的。”巴拉司未说完，尖鼻福煦接着道，“未来的军政部长！”

正在此时，泰利安夫人翩翩来临。巴拉司乘机会立起来笑道：“我们美丽的特蕾丝！”

伊莉莎捏了我一下低声道：“她新近又换了一位男朋友。听说是一位军部承包人奥弗雷。噢，在那边正与她在一起谈话呢。”

突然间，我感到伊莉莎身上发出浓馥香气，触鼻的香水使我无法再容忍下去。我站起来，急急走到门口，希望找到一面镜子把自己整顿一下，于是我走出客厅，甬道里相当阴暗，在烛光后面墙上有一面镜子。我正欲走过去，忽然角落里两个拥抱的影子抖然惊跃分开、同时我也被他们吓了一跳，我看到一个白色身影。

“哦，对不起。”我本能地带着歉意他说道。

那白色影子向烛光处走来。原来是约瑟芬！她抚摸着额前卷发，漫不经心的道：“为什么？让我介绍一下。这是溪仆拉·却尔司先生。这是黛丝蕾小姐，我们还是亲戚呢。”

溪仆拉很年轻，约莫二十五六岁左右。他很礼貌的向我深深鞠了一躬。约瑟芬妩媚地笑道：“却尔司先生，你知道黛丝蕾小姐以前还是我的情敌呢。”

“属于胜利方面呢？还是失败方面呢？”却尔司立刻问道。

可惜这时靴刺声叮当作响，拿破仑走了出来，高声叫道：“约瑟芬约瑟芬，你躲到那里去了？我们的客人在问你呢？”

“我正在给黛丝蕾小姐和却尔司先生看你在蒙罗带回来的镜子。”约瑟芬态度安闲。她走上去挽着拿破仑向却尔司先生笑道：“却尔司先生，现在你可以见见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人民的救星。”拿破仑烦躁的情绪在约瑟芬轻迈浅笑中溶化得无影无踪。

“你想与我说话，黛丝蕾！”拿破仑回转头来向我说道。“去看看客人去。”

我与拿破仑对立着，在闪烁的烛下。我伸手在手袋里寻找东西，拿破仑则走到镜子前面凝视着自己的影子；在黑暗光线下，他双眼下现着黑影，双颊更显空洞瘦削。

“你听到巴拉司的话吗？”他问。显然他在沉思。

“听到的，但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政治对我一向是陌生的。”我说。

他仍望着镜子说道：“内患，法国内部的敌人，很好的形容词。他是在指我。他明白我们军人有能力救国。”他凝视着镜子里自己激动的面容，下意识的咬紧下嘴唇又道，“我们军人可能联合起来而成立自己的政府。他们把国王处决。他死后，他们毁谤皇冠，认为不值一文，应该扔在阴沟里。可是谁都想捡它起来。”

他象在梦中说话，使我回忆到许多年前，我和他立在园子里篱笆墙边。”起初我感到无名的恐惧，跟随着一个孩童幼稚惭的欲念以笑来克服心中的恐惧。突然间他回转身子，坚决他说：“我决定去埃及，让这班执政官去争吵，去与军部承包人打交道，去发行没有价值的钞票。但是我要去埃及，我树起法国国旗。”

“原谅我截断你的话，将军。”我道，“有一位太大的名字我想交给你，

希望她能得到政府的抚恤金。”

他接过纸条，走近烛台借光读道：“玛丽·曼妮爱 是谁？”

“曾经和杜福将军同居的女人，并且是他的孩子的母亲。我曾允诺过杜福照料她母子二人。”

拿破仑垂下抓着纸条的手，带着怜悯音调，柔和他说道：“我很抱歉非常的抱歉。你是否已与杜福订婚了，黛丝蕾？”

这时我真想向他嘶叫，请他不必再操这份心安排这种滑稽喜剧。“你很清楚我根本不认识杜福。”我粗声道：“将军，我真不明白你为何要这样折磨我。”

“怎样折磨你，小黛丝蕾？”

“不断的派人来向我求婚，我实在受够了。我需要安宁。”

“相信我、一个女人的出路只有在婚姻里寻到。”他甜蜜地诱说。

“我真想把烛台扔在你头上？”我冲口说道；我把指甲掐入手心，去压制抓烛台的冲动。他微笑着走近一点，那个令人无法拒绝，令人心折的微笑曾经带给我天和地，曾带给我天堂，也曾带给我地狱！

“我们是朋友，是不是？欧仁妮·黛丝蕾？”他问。

“答应我，玛丽和他的儿子可以得到政府的抚恤金。”

朱莉忽然借同约瑟夫走了来道：“你原来在这里，黛丝蕾？”当他们真的见到我与拿破仑在一块时，他们诧异的停下。我们彼此对视着，忽然间彼此笑了。

“答应我，将军！”我重复地道。

“我答应，黛丝蕾小姐？”他很随便的吻了一下我的手。我随着约瑟夫等一同告辞出来。

（四星期后，巴黎）

今天是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大转变的日子。早餐后，我拎了一小罐水去餐厅里浇那两盆由意大利带回来的棕搁。朱莉与约瑟夫面对面，坐在餐桌两端，约瑟夫正读一封信。我亦未十分注意。

“朱莉，你看，他已接受我们的邀请！”

“天哪，怎么办，我们一点也没有准备是否要请些客人作陪、什么菜合宜？炸鸡，鳟鱼。哎，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约瑟夫！”朱莉失去方向地紧张起来。

“我不能确定他是否肯来。他前几天才回到巴黎。不知道多少人想请他呢。大家都想知道一些关于维也纳的情况。”

我走出餐厅，把小罐装满了水再进来时，又听到约瑟夫说：“我信中说巴拉司执政及我弟弟拿破仑告诉我们许多关于他的事迹，我们会感到无上的光荣，如果他能赏光来我们家聚会一次。”

“杨梅加上玛地拉汁作为甜菜。朱莉脑子里竭力搜寻食谱。”

“你知道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将来的军政部长。朱莉，餐肴必需要特别精致！”约瑟夫兴奋地道。

我将桌上一盆初开的玫瑰搬至厨房换水。走回时又听见约瑟夫道：“不必邀请生客，最好是一顿家庭便餐。约瑟芬、卢欣、克丽丝，几个家中人，这样更显得亲切，知己？”他看看我又继续说道：“今晚你要装扮得漂亮一点、你将见到法国未来的军政部长！”

这些无聊的宴会，招待大使呀、将军呀，真是使我感到烦腻，组织这类家庭小圈子晚宴的目的，不外乎希图得到政治幕后的秘密，把它们由书搞中传至正赴埃及途中的拿破仑。约瑟夫象是很愿意留居在“政治中心”的巴黎，他现在是在科西加的议员自从拿破仑得势后，科西加以能得到波拿巴家人做他们的议员而感到无限光荣。

卢欣，未仗着约瑟夫支持，也被选为科西加议员后补人。拿破仑去埃及及不久，卢欣与克莉丝汀双双回到巴黎。彭纳巴夫人替他们寻到一所小房屋，而卢欣议员的薪俸也勉强够开支。卢欣思想相当激进，当他获悉拿破仑反对他与克莉丝汀的婚姻时，他大不高兴他说：“这位将军哥哥大概疯狂了。我的克丽丝汀有什么不好？”

“因为她父亲的客栈关系。”约瑟夫解释道。

“那么以前我们外祖父在科西加有过农场呢，并且是个很小的农场？”卢欣大笑着。他皱着眉，看着约瑟夫道：“拿破仑身为共和主义看，思想却如此守旧。”

每天卢欣在报纸上发表言论，他的言论很受人器重。今天，不论他是否愿意，总算也来参加小圈子家庭聚餐。或者是看在约瑟夫和朱莉的情面关系。

我正穿上一件黄色绸衫裙，朱莉进入屋子。每次有重要宴会，“希望一切顺利”，是她惯例性的祈祷。她坐在床沿上向我说道：“在发中插一只绸蝴蝶结，对你很相宜的？”

“没有关系。且正谁来我也不会感兴趣。”我答道，手中正整理头发。

“约瑟夫听人说，这位未来的军政部长认为拿破仑远征埃及完全是疯狂的举动。政府根本不应让他去。”朱莉道。

我的情绪非常低沉，决定在发际不戴任何花结，只把头发向上刷，用两把精致的梳子箍着。我满腹牢骚地道，“这些政汉性的聚餐使我烦厌而无法忍受。”

“约瑟芬起先不想来，但经约瑟夫告诉她，这位未来的军政部长对拿破仑的前途有莫大关系，她才应允参加。最近她在巴黎近郊买了一幢房屋，叫做玛尔美松，是以前一座行宫，她计划时常与一班朋友去那里度假。”

“她很对。天气实在太可爱了。”我答道，由窗口看着外面的灰蓝色黄昏景致，空气中飘荡着柠檬花的芬芳，心中忽然恨起这位陌生的贵宾，这时我听到门前马车声响。朱莉急急地飞奔至楼下。

我开始有一种畏缩的感觉，真怕下楼见那位贵宾。但是楼下人声嗡嗡，越来越嘈杂；大概宾客都到齐了。我无法再躲避，只得勉强下楼。其实这时我心中真想睡在床上伪装头痛。

当我一踏进客厅，我立刻发现一个熟悉的背影，高塔似的男人背影，穿着蓝色制服，金肩章和一条蓝、白、红彩色腰带。顿时我心中产生一种欲望——我想逃！有奔上楼，把自己禁闭在房间里的冲动——但是两只脚象失去控制似的钉立在原来地方，一动都不能动。我们的贵宾成了众人的中心，大家正围着他问长问短。这时他们已看到我，并对我的举动感到诧异。

第一个发现我的是约瑟夫，他由客肩上看过来，接着大家的目光集中在我身上。我们的贵宾直觉到身后有不平凡的事件发生。

他停止他的谈话，回转身来。他睁大眼睛愕然的凝视着我。我心跳得象要由口中跃出，我呼吸窒息。这时朱莉道：“黛丝蕾，这边来，我们等

待着你？”同时约瑟夫走到我面前，挽着我的手臂介绍道：“贝拿道特将军，这是我姨妹，黛丝蕾·克来雷小姐。”

我没有勇气去看他。只把目光聚集在他制服的金钮扣上。迷迷糊糊地感觉到他吻我的手，又听到约瑟夫遥远的声音：“将军，方才你在说……”

“我忘了方才说些什么，对不起。”

在千千万万的声音中，我只辨别出他的声音，使我听到许许多多不能遗忘的声音——桥上的雨声、黑暗街头的马车声、巨巴克道门前告别声。

“晚餐准备好了，大家请入座。”朱莉道。但贝拿道特将军僵立在那里不动，朱莉只好重复了一遍请大家入座。贝拿道特如梦初醒的送上手臂让朱莉搭着进入餐厅。

这次亲切家庭聚霉完全出乎约瑟夫的期望，与平时迥不相同。他原想把这贵宾位置在女主持人与约瑟芬之间，他自己则坐在贵宾对面，这样宾主间的谈较方便而自然。可惜贝拿道特将军好象有点神不守舍，他正埋头和那条鳟鱼过不去，把它挖来挖去，约瑟夫向他举了两次杯，他都未看见。我看出他在沉思，我猜想他在搜寻一个问题的答案。多半是在想拿破仑的未婚妻，一个富有丝绸商的女儿，她的姐姐是拿破仑的嫂嫂”。等到约瑟夫第三次举杯，他才看到。他急忙举起自己的酒杯，象由梦中惊醒似的问“你妹妹住过巴黎吗？”这句出其不意的问话，使朱莉茫然不知所答。

“你二人均由马赛来的，是不是？这点我很明白，但是你妹妹在巴黎住了很久吗？”他坚持的问下去。

朱莉顿了一顿道：“不，她来了才几个月、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巴黎。你不是很喜欢巴黎吗？黛丝蕾，对吗？”

“巴黎是个可爱的城市。”我僵硬的象小学生背书似的答道。

“是的，当它不下雨的时候。”他说，他的眼睛细了一细。

“哦，即使在雨天，巴黎仍象神话里的城市。”天真的克莉丝汀爽直地从旁插嘴道。

“夫人，你说的很对。神话往往在雨天发生的？”他庄严地答道。

约瑟夫开始感到焦急。他请这位未来的军政部长聚会的目的，并不是为谈下雨或者为神仙故事的。“昨天我接到我弟弟拿破仑的信，说他旅程前进顺利，并未遇到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约瑟夫试探着道。可惜贝拿道特未加以注意。

“那么你弟弟运气很好。”贝拿道特善意地举起酒杯道：“我希望他顺利。为拿破仑健康祝福。我非常的感谢他！”

约瑟夫当时啼笑皆非。毫无异议，贝拿道特的地位与拿破仑是平等的——一个曾经是意大利统帅，一个曾经是在使，并且是未来的军政部长。

意想不到，而是约瑟芬促成了事情的进行。她一直好奇的注意我与贝拿道特间的神情。

只有她察觉出我们间不安的情绪和男女之间潜在感情的交流。她很少说话，但不时以带着兴趣们的目光看着贝拿道特。她已想起泰利安夫人家中那天午后的情形。她歪着她孩单发型的头，向贝拿道特挤挤眼，问道：“当维也纳大使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意思说，贝拿道特将军，因为你是单身汉。在你的地位，是该有位夫人在使馆才是。”

贝拿道特坚决地放下刀叉道：“你真对极了，亲爱的约瑟芬！我可以叫你约瑟芬吗？我真感觉到，没有一位太太是件非常苦闷而遗憾的事。”他转

向在座各位道：“诸位先生，夫人们，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办？”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他是诚意或是开玩笑。气氛非常不自然。最后还是朱莉勉强先开口道：“将军，也许你尚未寻觅到你理想的女子？”

“但是，夫人，我已寻觅到了，可惜她突然不见了！”他耸耸肩装出滑稽神态，同时凝视着我。他面上露出活泼、快乐的笑容。

“那么你必须找到她，请求她嫁给你。”天真的克莉丝汀高声说道。

“夫人，你很对。”贝拿道特严肃地道：“我决定向她求婚。”说完他一跃而起，推开自己的椅子，向约瑟夫道：“约瑟夫·波拿巴先生，我能否有这份光荣请求你的姨妹，黛丝蕾·克来雷小姐嫁给我呢？”他又安静的坐下，望着约瑟夫。

屋子里顿时寂静无声，只有达的达的钟声和我的心跳声。我不知如何是好的看着前面的台布。我听见约瑟夫结结巴巴地问道：“我不大明白，贝拿道特将你是真心的？”

“当然是诚心诚意的！”

空气又寂静下来。

“我……想你必需给黛丝蕾时间考虑一下。当然我们认为这是无上光荣的。”约瑟夫道。

“我已给她足够的时间了，波拿巴先生。”

“但是你今天才遇见她。这是你们第一次见面呀！”朱莉的声音因兴奋而颤抖。

我抬起头来说道：“我非常快乐的接受你的请求，我愿意嫁给你，贝拿道特将军。”

这是我的声音吗？为什么大家诧异的望着我？为什么周围面孔上流露着惊奇的神情？我不能忍受，我拉开椅子，飞奔上楼，进入卧室，倒在床上哭泣起来。

立即房门大开，朱莉跑进来紧搂着我，安慰我道：“你若不愿意的话，你不必嫁给他呀。亲爱的，不要哭，不要哭！”

“但是我控制不了自己呀，因我太快乐了！”我呜咽道。戏只好用冷水洗了面，加了粉，重新回到客厅内。贝拿道特立即察觉道：“我看出你又哭过了，黛丝蕾小姐。”

他和约瑟夫并坐在一张沙发上。看到我，约瑟夫立刻站起来道，“黛丝蕾小姐必须坐在贝拿道特将军身旁。”

我服从的坐下。于是大家寻些话题来闲谈，以图缓和僵硬不自然的气氛。约瑟夫开始传递香槟，朱莉则给每人一份甜点。过了一会，贝拿道特向朱莉道：“夫人，你不反对我请令妹坐车出外看看街市吧？”

朱莉会意地点头道：“当然没有问题，将军。什么时候？明天午后？”

“不，我想现在就去？”贝拿道特答道。

“但是外面已经黑了！”朱莉惊惶道。因为晚间一位名门闺秀是不应该和一位绅士乘车外出的。

我坚决地立起身道：“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们就回来的。”说完我立刻飞奔出客厅，贝拿道特匆匆向众人告别，跟随着我走了出来。

他的马车停在外面。在灰暗的春天晚上，空气中散布着柠檬花香，我们坐车穿过街市。

车子驶到热闹市区，闪亮的灯光使天上的星光暗淡。一路上我们彼此

默默无言，享受沉默中的一份恬静。只等到了赛纳河畔，贝拿道特方吩咐车夫停车。车子在桥边停下。

“就在这座桥。”贝拿道特说，我们走到桥中心，我们倚着栏杆俯视，水中倒映的灯光在跳动、荡漾。

“我曾到巨巴克道造访你好几次，探听你的消息，但没有人肯告诉我？”

我点点头道：“他们知道我来到巴黎是秘密的。”我们缓缓回到车上。他用手臂环抱着我的肩膀，我把头放在他肩上紧靠着肩章。

“你曾经说你配我太矮小了？”他道。

“是的。现在我虽长高了，但可能看起来较先前还要矮一点，因为以前，我穿高跟鞋。

现在不流行了。或许没有什么大关系。”

“什么没有大关系？”

“我太矮小。”

“不，一点没有关系，恰恰相反？”

“为什么恰恰相反？”

“我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

回途中，他用手搂着我，我把头放在他肩上，可是肩章刺得我的脸好痛。“这些可恨的金东西！”我叽咕道。

他柔声笑道：“我知道你不能忍受将军的？”

突然间，我想拿破仑、久诺、马蒙、杜福，他是第五名求婚者。我不愿再去想以前的几个影子，我满足的用面颊擦着他的金章，我是多么快乐而幸福呀。

我们回到家中，客人早已离开，只有朱莉和约瑟夫尚在客厅中等待。

“我希望常见到你，将军？”约瑟夫道。

我接着道：“每天，是不是？”我顿了一顿，“强·巴勃迪司。是不是？”这是我第一次唤他名字。

“我们决定很快的举行婚礼，如果你不反对的话？”贝拿道特告诉约瑟夫。虽然我与他尚未讨论过这一点，但我内心也很愿早日完成婚礼。

“明天我去看房子。黛丝蕾看中一所后，我希望即刻结婚？”

我忆起好久以前一句如歌似诗的话：“多年来我积蓄了一点钱，我可以买一所房子，为你，为我们的孩子。”

“贝拿道特将军，今晚我即写信给妈妈。”朱莉说。

“晚安，亲爱的妹夫。我想拿破仑一定非常高兴知道这项消息的。”约瑟夫道。

贝拿道特告别后，约瑟夫不解道：“我真不明白什么道理。贝拿道特一向很慎重的，不是轻易决定一件事的人。”

“他配黛丝蕾是否年纪大一点？”

“三十多岁。”约瑟夫答复朱莉。他又向我道：“黛丝蕾，你明白你将要嫁一位全法国的显著、重要人物吗？”

“呀，嫁衣——如果很快的举行婚礼，嫁衣是个问题，倘未绣好。怎么办？”朱莉截断约瑟夫道。

“拿破仑的姻妹嫁妆是不能给人指摘的。预备起来不知要多少时间大约瑟夫道。

“我们可以立刻采办，但是嫁衣上绣的字母怎么办？”这是朱莉答复。

这时我插嘴道：“嫁衣上的字母早已绣好。只需由马赛寄过来就成了。”
是的，对！对极了。B，B，B，贝拿道特。不是早已绣妥了吗？真太好了，又太巧了。”朱莉睁大眼睛兴奋地道。

“是的，B，B，又是B。”我笑着走到门口。

“整个事情多少有点特别。我真不明白。”约瑟夫用着怀疑口吻道。

“只要她快乐！”朱莉轻声道。

我快乐，非常的快乐！感谢上帝，外面空气中散布着柠檬花的芬芳，屋子里洋溢着蓝瓶里玫瑰的气世界是那么美！我是多么多么快乐呀。

第二部 陆军元帅贝拿道特夫人

（一七九八年秋，巴黎苏村）

一七九八年七月十三日，是个值得纪念和回忆的日子。那天我和强·巴勃迪司·贝拿道特将军终于在巴黎近郊，苏村婚姻注仍所里完成婚礼。婚礼是在晚上七点举行。晚间结婚在当时是风行的。男方证人是骑兵队上尉安东尼·莫雷和地方书官佛郎苏瓦·代郎基。女方是苏密司舅舅，家中丧喜事不可缺少的人物；此外无疑的就是约瑟夫了。最后卢欣也赶到参加作证。

婚礼仪式完备后，大家皆驱车去朱莉家中晚宴。约瑟夫非常周到，将波拿巴全部亲属皆邀来参加盛会。本来妈妈欲从纪诺尔赶来，但因病后体力尚未恢复，又值夏天，惟恐旅途途跋，会感到不支，因此作罢。强·巴勃迪司一向没有多少亲友，故而只有莫雷一人。

我们的客人大部为波拿巴家人。使我诧异的即是久诺将和他的新夫人也前来祝贺。久诺本在埃及，碰巧他到巴黎向政府报告拿破仑胜利战迹，因法军已占领开罗、亚力山大，正向金字塔行进。

我与强·巴勃迪司订婚两天后，朱莉尚未平复她的紧张情绪。我的将军兴高采烈的跑来说，他已寻到一所合适房屋。“黛丝蕾，”他怂恿说：“快来看看这所房子！”

我们的新居是在苏村，月光道三号。楼下是餐厅、厨房一间小房间。强·巴勃迪司在这间里放置了一张书桌，一些书籍，我们称它为“书房”。

二楼是一间美丽的卧室，连接着一间小化装室。顶楼上尚有两间小卧房，一间给玛莉，另一间给弗南德，强·巴勃迪司多年的随从。

本来妈妈想带玛莉到纪诺尔去，但玛莉心中不愿，她宁愿留在马赛。她租了一间房，遇到宴会大典，常有人请她去做临时厨师，这样她可以维持简单的生活。虽然她在信中从未提起，但是我知道，她一直等待有一天我会接她出来。所以订婚第二天，我即写信给她，希望她能来巴黎。她并未给我回音，可是一星期后，她本人到达了巴黎。

“你想玛莉与弗南德可以相处吗？”强·巴勃迪司问道。

“谁是弗南德？”我不安地问。

弗南德以前是强·巴勃迪司的同学，后来在同一军队里服务。强·巴勃迪司级级上升，而弗南德则永留原级。弗甫德既短小而又肥胖，每当操演，他必足痛。每当出征，他必胃痛。凡是他不愿做的事，他即不做。可是他希

望做一个兵士，为的接近强·巴勃迪司。他对擦靴子有特殊兴趣，对消除制服上油渍也有天赋的技能。两年前，他被军队开除。从此以后，他把所有时间贡献在皮靴上、制服的油渍上。他对强·巴勃迪司忠心耿耿，无微不至。

“我是将军的随从又是旧时同学。”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向我这样说。

玛莉和弗甫德一见面即成了冤家，彼此水火不相容。玛莉指摘他偷厨房食物，而弗甫德则指告玛莉动用他的鞋刷（约有二十四只之多），且不经他的同意擅自洗涤将军的衣服。

第一次看到我们精致的小房屋，我即说想叫爱提安把妆奁送来。强·巴勃迪司则嗤之以鼻，带着不屑神情说道：“你以为我是那种人，用太太的妆奁来装饰自己的房屋吗？”

“但是以前约瑟夫用过朱莉的。”我说。

“请尔要把我和波拿巴家人去相比！”他锋利地答道。随后，他又温柔的用手臂环抱着我笑道：“小女孩我的小女孩，今天贝拿道特只有力量购买一所小得象洋娃娃的房子送给你！如果你希望一座皇宫，那么好吧……”

我急忙叫道：“哦！不要，不要那个！应允我永远不要给我一座皇宫！”我顿时想起以前在意大利看到的皇宫。“允许我，永远不要给我一座皇宫！”我又说了一遍。

他凝视着我，严肃地道：“我们永远彼此相属，黛丝蕾。在维也纳，我曾经住在一座皇宫里，也许明天我会睡在露营里，后天可能我会请你与我合住在皇宫里。你能拒绝我吗？”我们正立在新居园子里一棵栗子树下。没有多少日子，我们即将举行婚礼。我属于此地——这所小小的房屋，这个园子，有一棵古老的栗子树和一些荒芜的花圃。”

“你会拒绝吗？”强·巴勃迪司重复了一遍。

“我们住在这里会非常快乐的。”我轻声地道。

“你会拒绝吗？”他又坚持地问。

我把面颊放在他肩上，我已习惯那刮痛面孔的肩章，我道：“我不会拒绝，但是我会不快乐的。”

结婚那天早晨，我与玛莉跪在厨房碗柜前面布置磁器。玛莉问我是否感到兴奋。数小时后，当朱莉用一把火钳替我卷发时，她说为什么我看上去这样镇定。

我摇摇头。为何感到兴奋？自从那个不幸的晚上，在马车里，强·巴勃迪司握着我的手的时候，我得到了人间的温暖。我知道我是属于他的。

结婚筵席上，我感到非常烦腻。苏密司舅舅首先致祝词，接着就是卢欣演讲，主题是拿破仑光辉的战迹，再加上约瑟夫大事渲染一番说埃及的胜利足可证明拿破仑是位天才。

“我想我们军队不可能在埃及支持长久。英国方面也洞悉这点，故而他们不愿卷入我们殖民地的战争里。”强·巴勃迪司道。

“但是拿破仑已征服亚力山大和开罗，并且在金字塔里获得胜利？”约瑟夫坚持己见。

“这并不能令英国犹豫。此外，埃及是在土耳其统治下。英国认为。我们在尼罗河的军队，只是临时的威胁。”强·巴勃迪司道。

“敌人伤亡在金字塔战争里约在两万左右，而我方只是五千人，真是伟大！”约瑟夫夸耀道。

强·E 勃迪司耸耸肩道：“伟大？拿破仑将军率领着法国新式炮队去对

敌那些赤足带弓箭的非洲土人，这算是伟大？”

卢欣张口意图抗议，但他想了一想，终于又闭上口，未说什么。

“拿破仑会更深入非洲；并将把英人驱逐出地中海？”约瑟夫得意地道。

“英国并无意在陆地上与我们对敌。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有自己的舰队。你无法否认英国舰队比我们的要优越得多。如果他们毁了我们首途埃及装载兵士的船只，法国军队会离开祖国越来越远。联络会被从中切断。那时你弟弟拿破仑军队会陷在沙漠中，如同一只老鼠困在笼子里。埃及远征实是一种狂妄的赌博，政府付的代价太大了。”强·巴勃迪司环顾在座的人道。

我准知道约瑟夫及久诺会写信报告拿破仑说强·巴勃迪司称他为赌徒，但是我决没有意料到，十六天前英国舰队在海军上将纳尔逊统帅之下，已把法国舰队在亚波克湾差不多全部毁灭。拿破仑在绝望中竭力想与法国取得联络。他来回的在帐棚前走来走去，担忧他与军队的危险处境，随时可能在沙漠中死亡。当然我们结婚那天晚上，没有人相信强·巴勃迪司已有先见之明。

我又打了一个呵欠，这已是第二次。我知道这是不礼貌的举动，尤其是对一个新娘来说。可是以前我没有做新娘的经验。我怎能知道应该如何去做呢？我又打了呵欠，强·巴勃迪司立起身来静静地道：“时候不早了，黛丝蕾，我们该回家了？”

“我们该回家了。”这句话听上去有一种亲切感。桌子另一端，嘉罗林和皓丝但彼此捏了一下，两人咯咯窃笑。苏密司舅舅会意的挤挤眼，拍拍我面颊，开玩笑他说道：“孩子，不要怕，贝拿道特不会吃掉你的。”

我们在炎热、恬静的夏天晚上驱车至苏村。天上星斗闪耀，金黄色的圆月挂在空际，近得似乎可以接触到月光道的名字，很配合今晚幽美的景致。我们抵达新居时，看到餐厅里灯光明亮，两座银烛台上插了两支蜡烛，是约瑟芬与拿破仑的礼物。一条锦缎的台布，上面放着两只香槟杯，碟子里装着葡萄、桃子及甜饼。还有一只小桶，冰着一瓶香槟。屋子里静悄悄地洋溢着愉快、安宁的气氛。

“玛莉预备的。”我高兴地道。

“不，是弗南德。”强·巴勃迪司肯定地道。

“但是我知道这是玛莉做的甜饼。”我拈了一块放在口中，坚持地道。

强·巴勃迪司看看香槟无力他说道：“如果我们再喝下去，明天早晨必会头痛。”

我点点头，把通花园的门打开。玫瑰的芬芳随风飘进，月光下，栗子树叶呈现着银的色彩。背后的强·巴勃迪司吹熄了烛光。

楼上卧房里一片漆黑。我摸索至窗前，拉开帘幔，放进银色的月光。强·巴勃迪司走到邻室更衣，悉索作声。我明白他用心周到的给我时间卸装。我卸下衣服，走至窗前。锦缎被上放着一套睡衣。我换上睡衣，钻入被内我尖叫起来。

“天哪，黛丝蕾 什么事呀？”强·巴勃迪司急急走到床前。

“我不知道 只有东西戮我。”我移动一下。“唷，又来了！”

强·巴勃迪司点上蜡烛，我坐直，拉开锦被，玫瑰！满床的玫瑰，带着荆棘！

“谁做的傻事？”强·巴勃迪司和我立在床前看着一床的玫瑰，我们忙着把它们拿开。

“一定是弗南德。”我说：“他想给我们意外惊奇。”

“你不公平，一定是玛莉。玫瑰在军人的床上！”强·巴勃迪司立刻答道。

现在那些玫瑰已放在桌上，满屋芬芳。忽然间我感觉强·巴勃迪司在看着我。我方才醒悟我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睡衣。我迅速的坐在床上道：“我好冷，给我一床毯子？”他拿毯子把我整个盖上，连头都蒙在里面。我几乎窒息，我伸出鼻子，合上双目，没有感觉到他已吹熄了蜡烛。

第二天早晨，我们才知道把玫瑰放在床上是玛莉和弗南德二人共同的主意。但他们忘了玫瑰花上的荆棘。

强·巴勃迪司请了两个月的假，为的和我欢度蜜月。可是不久消息传来，我们舰队在亚波克被毁灭，于是他每天早晨只好向卢森堡宫报到，偕同军政部长参与执政官会议。

每日午后。近黄昏时分，我即在园门口等待他归来。每次我听到远处得得马蹄声，我的心跳即会加速，同时我醒悟我已是他的妻子。这不是在梦中，这是铁定的事实。十分钟后，我们同坐在栗子树下共饮咖啡，强·巴勃迪司告诉我各项新闻。我满足的看着那一轮红日慢慢地向地平线沉落下去，手中悠闲的玩弄着由栗子树落在草地上的果实。

亚波克的失败给我们敌人一种暗示这是他们攻击我们的良机。俄国开始招兵，奥地利在不久前曾因在维也纳侮辱我们国旗事件，向我政府道歉，现又由瑞士及北意大利边境向我国进兵。

那些由拿破仑所成立的意大利国家，虽然它们已在法国统治之下，现在公开的表示欢迎奥地利人。

一天，强·巴勃迪司回家较平时来得迟。

“他们希望我任意大利前线统帅去挽救我国溃退的军队，至少希望能保伦巴底？”他一面跳下马，一面告诉我说。

我们喝完咖啡，天色已渐次灰暗下来。他拿了一支蜡烛，一张白纸，开始坐在园子里不知写些什么。

“你接受了吗？”我问，一阵寒气侵袭我的心。强·巴勃迪司抬头向我看着道：“什么，我接受意大利前线统帅职位？当然，如果他们能依我的条件。现在我正列一个单子。”

他的笔不停的在纸上移动，后来又进入书房里。我只好将晚餐放在书桌上。数日后，我从约瑟夫方面得悉，强·巴勃迪司给巴拉司送上一份计划书，说明需要若干军队方能防守意大利边境。可是政府方面虽已不计年龄的招募新兵，可惜尚无足够合适装备，制服不全，无法迎合强·巴勃迪司条件，因而他拒绝接受统帅职位，而由军政部长 赛雷接任。

两星期后的一天，强·巴勃迪司中午回家。我正与玛莉调制蜜饯梅干及果酱等。我奔跑至园门口去迎接他。我说：“请不要吻我，我满身厨房气味，我们正调制梅子果酱。今冬每天早晨会有果酱当作早点？”

“我不会在此过冬，吃你做的果酱了，弗南弗南德把我战场制服准备妥当，马鞍袋子装好。明晨七时我即启程。”他边说边走，已上搂去了。我立在门前瘫痪在那里。

整个下午我俩单独留在园子里。太阳已失去它的温暖，草地上满盖着落下的枯叶。一下子秋的气息弥漫了整个世界。我静静地聆听他的谈话，有时他象对着成熟。而理智的女人，有时又象对着一个无知的小女孩。

“你一向知道我会回到战场上，是不是？你嫁给一位军官，你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你必须坚强，勇敢……”

“但是我不要坚强，不要勇敢。”我说。

“听着 乔治现任三军统帅，即多瑞河军队，瑞士军队，及观察军队。马沙拿率领瑞士军队扼守瑞士边境，我则在莱茵河地区指挥观察军队。我准备在两点进攻：一则路易都林炮垒。一则司派爱及马央司。如果希图占据莱茵河地区及近邻德境，必须三万精兵方能踏上成功途径。可惜政府无力做到。黛丝蕾，你明白吗？我现在率领一队无经验的兵士去抵抗敌人。你听见吗，我的小女孩！”

“我知道你会做到的，你永远会达到你的目的，强·巴勃迪司。”我说。我是多么的爱他。我眼中充满泪水。

他耸耸肩道：“政府同你一样估计我。他们希望我带一队新兵而能获得胜利。”

“今天早晨卖水果的向我说拿破仑在意大利时，战无不胜。现在他带兵远征埃及，一切情形迥不如前，每况愈下了。你看很可笑，一般愚民对拿破仑印象如此之佳。”我说。

“是的，但是卖水果的不知内情。拿破仑在亚彼克的失败使敌人得机可乘。一般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拿破仑确实获得多次胜利，但他未顾虑加强占领区防御工事。他扔下不顾而去，率领精兵远征尼罗河岸。我们以少数兵士竭力防守边境，而他却成了众人心目中的大人物。”强·巴勃迪司反驳道。

“一只皇冠扔到阴沟里，谁都可以捡它起来。”

“谁说的？”强·巴勃迪司大声问道。

“拿破仑！”

“对你说的？”

“不，对他自己说的。”

良久我们彼此沉默无言。黑暗中，我看不出强·巴勃迪司的面部，更看不出他的神情。

这时玛莉忽然发出一声怒吼：“厨房的桌子上不准许放手 滚出去，快点滚！”

“至少让我在这里把它擦干 我在外边装子弹。”这是弗南德的声音。

“把那些军械拿开厨房，听见没有？”又是玛莉。

“在战场上你用手枪吗？”我问强·巴勃迪司。

“很少用，不过现在我是将军了。”我们立起，走进屋子。

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我孤独地躺在宽大的床上，我听着苏村小教堂的钟声，不知不觉的许多钟点过去。楼下，强·巴勃迪司仍在书房里研究地图，并注上各种式样记号，直线、横线、十字及小圈圈。睡得迷迷糊糊的我忽然间惊醒了，睡在身旁的强·巴勃迪司睡意浓厚地问道：“什么事？”

“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你骑着马准备去赴战场。”我低声道。

“明天我是要赴成场？”多年在战场的习惯和锻炼，使他在出发前夕非常镇静，仍可酣睡。“告诉我，我走后你预备做些什么？”他问。

“做什么？你是什么意思？昨天我与玛莉制果酱，前天与朱莉同去裁衣处。”

“我是说什么东西你特别感到兴趣，黛丝蕾？”

“没有什么固定的东西。”我迷惑地答道。他用手把我搂得紧一点。我满足的把自己面颊放在他肩上。

“黛丝蕾。我走后希望你不感到孤寂，希望你学一点东西，去上课。”

“去上课？为什么？自从十岁我就辍学，以后妈妈自己教我和朱莉，你呢？”

“十一岁入学，十三岁即被开除。”

“为什么？”

“因为教师对弗南德不公平。”

“所以你就毁谤老师？”

“不，我打了他一记耳光。”

“你做得对。我以为你在学校多年，并且读了大量书籍？”

“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完美的贵夫人。你愿不愿学些音乐及款待宾客等等。总而言之，一切关于礼节仪式方面。”

“为什么？”

“也许有一天我被派接任某个地方军事总督 那么你即是第一夫人。那时你必须在大厅里款待宾客，礼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大厅？你又要我住进皇宫？我不！”

“你要知道在维也纳时，奥地利贵族眼睁睁想看到笑话。为保留国家体面，礼节上不允许有丝毫错误。黛丝蕾，如果你愿意学钢琴，或者歌唱，那真是太理想了。在维也纳时，克鲁沙和贝多芬曾到使馆来看我。他们二人常在使馆里伴奏。真是可惜，我幼时未学过音乐。”

这时他又强调他说道：“我走后，我坚决支持你上钢琴课。我已请克鲁沙介绍一位教师。我把名字写在一张纸条上放在中桌里。每次你写信时，报告我，你的进展？”

我的心象被一个冰冻的手。紧握着。“常给我写信。”他说。信，信，以后的漫长的日子怎么消磨？只有书信。灰色的曙光由窗口窥进，我一点睡意也没有了，我睁大眼睛，看着蓝色帘幔，仔细端详上面的图案。身旁，强·巴勃迪司又呼吸均匀的睡着了。

门外有敲门声，弗南德在外面叫道：“六点半钟，将军。”

半小时后，我们坐在餐桌上。我第一次看到强·巴勃迪司穿上战地制服，没有等级没有勋章，也没有饰带。我们尚未开始早餐，那惆怅的别离已开始 人声、靴声、马嘶声。

弗南德匆匆进来报告说，有许多人等待在外面。

“请他们进来。”强·巴勃迪司道。于是进来一大堆人，大约十至十二个左右。强·巴勃迪司随意的介绍一下。我机械的向他们笑笑。

强·巴勃迪司道：“我已准备好，我们走吧！”他又回头向我说：“常写信给我，亲爱的。军政部会把你的信件转给我的。再见，玛莉，小心侍奉夫人。”

他走到门口，匆匆与一班军官消失不见了。我真希望再吻他一次。我呆立在那里，突然间，我周围的房屋在灰蓝色曙光里旋转起来，烛光闪烁，一片漆黑，我晕了过去。

等我苏醒过来，我已睡在床上，玛莉的脸在面前浮动。

“你昏迷了？”

我推推额前带着醋味的布，无力地道：“我真想再吻他一次！”

（一六九九年初，巴黎近郊苏村）

各地的钟声，苏村小教堂钟声，巴黎圣母院钟声，以及其他巴黎各教

堂钟声，把我从恶梦中惊醒。这是一个世纪的末年，又是一个新年的开始。

在梦中，我坐在马赛家中花园凉亭里。我正与一个男人讲话，一个男人看上去象强·巴勃迪司，但是我知道不是强·勃迪司，他是我们的儿子！他在问我的音乐及礼仪课程进展如何？可是我没有回答，我太累了。忽然间，我们的儿子变形了，他越缩越小，成了一个侏儒，我心中充满恐怖。这时我又看约瑟夫立在我面前，转瞬他又变成拿破仑。这时外边钟声大作，我由恶梦中惊醒。

原来我正坐在书房里，我在写我的日记。外面街上人声嘈杂，笑声，欢呼声、歌唱声，酒醉叫唤声。家家户户都在欢渡新年，只有我一人冷清地独坐在书房里。最使我烦恼的即是我与强·巴勃迪司在书信中发生的争执。我责怪他语句冷淡，情意落寞。

自从强·巴勃迪司走后，我遵从他的意思去学钢琴，又接受歌唱，礼仪课程。每次信中他必问我功课进展如何，他从不谈战事，也不提他的胜利。他象个年老的叔叔，叨叨唠唠的问这样，问那样，关于音乐、歌唱、礼仪等等。他忘记他是我的丈夫，信里词句冷淡，缺少柔情。同时我又恨自己不善于辞令，要说的话仍留在心里，并未能达诸笔端。另外尚有一件无法否认，但我不愿承认的事，使我已经闷郁得心情更加烦躁不安。

昨天早晨，和往日一样，我照例坐在小书房，转着小桌上的地球仪，希图多知道一点关于各洲各国的名词。玛莉捧了一碗热羹进入道：“喝这碗汤。它会增加你的体力的？”

“为什么、我身体很健康、并且近来体重增加，衣服都嫌紧窄了。”我推了一下羹碗道：“这碗油汤，看了就不舒服？”

“试着喝一点，你知道为什么。”玛莉微笑着走近我，用手环着我的肩又道：“你真的不明白！”

我推开她的手，大声叫道：“不知道，不知道？”说完我奔上楼去把自己关闭在卧房里。我睡在床上，思潮起伏。玛莉早看出来，什么事也逃不了玛莉的耳已。我尚未告诉朱莉，怕她坚决地要我去看医生。其实这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每一个女人都要生孩子的。我希望他看上去象强·巴勃迪司，很奇怪我肯定要生个男孩。

我把手放在腹部。这真是一件不能置信的事，我身体里有个小生命，我的一部分。这个小生命是属于我的，一份喜悦笼罩我心上。强·巴勃迪司知道后不知如何兴奋呢！“但是我不愿在信中告诉他、我要余口告诉他，当面与他分享这份喜悦。

今天早晨来了一位意外的客人——约瑟芬。以前她只来过两次，皆由约瑟夫和朱莉陪伴着。今天她穿得非常漂亮，白色薄羊毛质地衣服，上面加上一件貂皮紧身短外套，黑色帽子，缀着白色羽毛，可惜灰蓝色的晨光把她的年龄无情的显露出来。笑时、眉梢眼角鱼尾纹较平时加深，唇上的口红深浅不匀，隐隐的出现裂痕。

“我们同样的是守空闺的妻子，我们应该彼此时常联络才对。”约瑟芬一边说一边坐下。这时玛莉给我们这位独守空闺的妻子送上两杯热可可。

“夫人，你时常得到拿破仑将军的消息吗？”我礼貌地问。

“不常得到，因为英国舰队封锁船只，只有很少的船方能偷渡。”

一段沉默。我不知选择什么话题去继续我们的谈话。约瑟芬看见钢琴，她问：“听朱莉说你在学习钢琴、夫人，是吗？”

我点点头问道：“你也弹吗？”

“当然，六岁时我即开始了？”

“我现在同时学习舞蹈。既是将军夫人，我希望不使贝拿道特失望。”

“嫁给一位将军，而又远在前方，误会可能随时发生？”约瑟芬一面吃玛莉做的饼，一面说道。

我没有说什么，但心中暗暗同意她的看法。我想我们信中的争执。

“有的喜欢搬弄是非，兴风作浪。例如约瑟夫就是这种人。”她边说边喝可可。

“昨天约瑟夫碰巧在玛尔美松看见溪仆拉·却尔司穿着晨衣。你记得那个年青军部承包人？约瑟夫连忙写信给拿破仑报告此事。为什么要报告他这么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去打搅他的情绪？”约瑟芬接着道。

“为什么却尔司先生穿着晨衣来造访？”我确实有点不懈。

“那天早晨九点，他尚未穿好衣服？”约瑟芬答道：“约瑟夫出其不意的来探访。夫人，我不甘寂寞。我需要人陪伴。请你和朱莉说一声；请她劝约瑟夫不必在信中向拿破仑提起这件事。我们彼此应该照顾，我们都是守空闺的太太们。”约瑟芬说时莹莹欲涕。

原来如此。这是她今天造访的目的。“可是约瑟夫不会听朱莉劝说的？”我但率地答复她。约瑟芬眼中顿时露出惧怕的神情，象是一个受惊的孩子。她说：“你不愿帮助我？”

“今晚我将去朱莉处参加小规模的新年晚餐，我去和朱莉谈谈，但是，夫人，你可不要希望过高。”

约瑟芬立起身来，神情显然安慰得多。她道：“我知道你会帮忙的。”她走到门口又口转身向我道：“如果你有时感到烦闷，我们可以一同去看戏消遣。”

我乘了半小时车即到达劳查道的朱莉家。朱莉穿了一件红色新衣，越发显得她面色苍白。她紧张的跑进跑出，布置餐桌。希望给大家一种新年的气象、我向她说明，可否请约瑟夫不必向拿破仑去信提起却尔司在玛尔美松的事。

“信早已发出，不必再作无谓的讨论。”原来约瑟夫已悄然进入餐厅。他正立在酒柜前为自己斟一杯白兰地酒。“我准知道约瑟芬今天去找你，请你替她说情。是不是？黛丝蕾！”

我耸耸肩。

“那么你为何不站在我们这方面，而替她说话？”约瑟夫忿忿地问。

“这件事与你无关。告诉拿破仑只有给他感情上的伤害，并无其它好处。为什么要伤他的心？”

约瑟夫用带着兴趣的目光看着我道：“仍恋爱着他？真令人感动！”他讥讽着，“我以为你早已将他忘怀了。”

“忘怀？”我诧异道：“没有人能遗忘她的初恋。”拿破仑事实上我现在很少想到他。

但是我忘不了初恋带来的快乐，忘不了失恋带来的痛苦。

“所以你不愿令他失望，使他遭受幻灭的苦痛。”约瑟夫似乎感到兴趣、他又斟了一杯酒。

“因为我尝试过幻灭的滋味。”

约瑟夫笑道：“可惜我的信已在途中。”

“那么我们没有再讨论这件事的必要了。”我说。

约瑟夫又斟满了两杯酒，分递给我和朱莉道：“祝我们三人有个愉快的新年。客人随时要到了。”

于是我们服从地接过酒杯。我只喝了一口，忽然感到非常不适。我憎恶这强烈的酒味，我立即把酒杯放下。

“你怎么啦？黛丝蕾，你的面色好难看！”朱莉叫道。

我前额上冒出粒粒汗珠，我倒在一张椅子上，摇摇头道：“没有 没有什么 近来常这样的？”

“你有身孕了吧！”约瑟夫道。

“不可能，她未曾向我说过？”朱莉不信道。

“如果她真是生病人我必须立刻写信给贝拿道特。”

我急忙睁开眼睛道：“不许告诉他，约瑟夫，我要给他一个惊奇。”

“什么惊奇？”约瑟夫和朱莉不约而同地叫道。

“一个儿子！”我宣布，感到一份骄傲。

朱莉跪了下来，紧搂着我，约瑟夫不信道：“也许是个女孩。”

“不，准定是个男孩，贝拿道特不希望要个女儿。”说完，我立起身来，又道，“现在我要回家。请不要怪我，我想回到床上去度过新年。”

约瑟夫又给我一点白兰地，他和朱莉举杯向我祝贺。朱莉的眼睛润湿。

“贝拿道特朝代万岁！”约瑟夫笑道。

我心中充满喜悦、我说，“是的，贝拿道特朝代万岁！”

于是我向他们告别、驱车回家。贝拿道特不知现在德国何处，和他的部属共度新年。我不再感到孤独；我和腹中的小生命，我们未来的儿子等待新岁的降临！

（一七九九年七月四日，苏村）

八小时前，我们的儿子诞生了。

他有黑色软发，玛莉说胎发不久即会脱落的。他有蓝色眼珠，玛莉又说婴儿的眼珠多数是蓝色的。

我非常脆弱，视线不清，各物在目前浮动。本来接生婆认为我生命垂危，但医生具有信心，说我能渡过生死关头。客厅里，我听到强·巴勃迪司的声音。亲爱的强·巴勃迪司……。

一星期后，我体力已逐渐复原。我斜靠在枕头上，面前堆着许多我心爱的食物，皆是玛莉亲手所制。我与强·巴勃迪司 现任军政部长，正谈得起劲关于抚养儿童的问题。

两个月前，强·巴勃迪司出乎意料地由前方回来。我给他的信非常短而简略，因为我怨恨他不在信中详细报告他的战绩。他已接连攻克几个城市，并任了双森总督。他采用法国共和主义的宪法施诸德国人民，废除残酷鞭刑，禁止伤害犹太人。德国两所大学，希德堡及杰圣均来函致谢。以上种种我皆从刊物《梦尼特》中获悉，而他在信中只字不提。

不久，强·巴勃迪司接到巴拉司命令调回巴黎，军队由马圣拿将军接管。一天午后，我正练习钢琴，我背后房门打开，我以为是玛莉，我说，“玛莉，我练习这个曲子是为将军欣赏的。你听我弹的合格吗？”

“太好了，黛丝蕾，这会给你的将军莫大的惊奇，”一下子我被强·巴勃迪司搂在怀中，一切的误会、离愁、怀念均得到了答案。

我们坐下共饮咖啡，我的英雄早已察觉我生理上的变化。他说：“告诉

我，小女孩，为何在信中你不提起我们将要有个儿子？”我佯装生气道：“因为他的老爸爸成天忙着劝我上课。”我又下玩笑地笑着道：“你放心，你的儿子在腹中已学会礼仪了？”

从此以后，强·巴勃迪司把我宠得什么事都不许做，连门都不让我出。这时巴黎内部甚不稳定，人心惶惶，保皇党开始活跃，左派又乘机捣乱。但是这一切我皆不放在心上。每天我坐在花蕊满枝的栗子树下，缝婴儿的小衣服，朱莉则坐在我身边；为婴儿缝制枕套。她希望她能分享我的好运，也能有个小宝宝！无论是男孩是女孩她都欢迎。

午后，约瑟夫和卢欣时常造访，与强·巴勃迪司密谈。当时政府有五位执政官，但大权则在巴拉司掌握中。巴拉司企图趁政治不稳机会，摒除其它三位执政，而他与西艾司合作揽大权。同时他担忧如果有巨大政变，可能引起内乱。于是他竭力设法拉拢强·巴勃迪司，请他担任军政顾问，但立即被强·巴勃迪司拒绝，因强·巴勃迪司一向拥戴宪法。如果政府改组必须通过合法途径，经议院通过，个人不得任意胡为，轻举妄动。

约瑟夫则认为强·巴勃迪司神经不正常，竟然拒绝这样一个大好机会。他向强·巴勃迪司说：“你太不理智了，你知道你有军队支持，你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了全国的总裁。”

“你很对？”强·巴勃迪司冷静地回答道，“但是你不要忘了我是个共和主义者。”

“或者在战争时期，最好是军人治国、”卢欣反对地道。

强·巴勃迪司摇头。道：“政体的改组应由人民决定。国民议会应采取措施，军人不应干预政权。”

三星期前，五月三十比巴拉司终于逼迫其他三位执政辞职，现在他与西艾司专政。六月十五日，强·巴勃迪司接到紧急命令，请他去与两位当权者会谈。

那天早晨我吃了一大碗樱桃，食后即感不适、突然腹痛异常，我即大声呼唤玛莉。玛莉进入一看，忙扶我上楼进入卧房。我说我吃了太多樱桃，玛莉不理睬我的话，立刻差弗南德去请接生婆。接生婆是个巨形的妇人，看上去象个巫婆，她看了我一眼说时候尚早，叫玛莉给她一杯咖啡。她边饮边等待着。

我腹痛加剧。一个无结果的早晨转入一个没有完结的黄昏，又进入一个漫长的黑夜。腹痛有增无减。我挣扎着、我叫喊，我嘶唤。又是一个早晨，又是一个黄昏，又转入第二个漫长的黑夜。我被无休无止的痛楚缠绕着。我什么也不能想，什么也看不见，我只听到强·巴勃迪司的声音说：“必须赶快寻一位医生。”迷惘糊糊的我看到巨形的接生婆，矮小的医生。一阵不能忍受的痛苦，把我撕得粉碎一片片。我堕入深渊，我失去知觉。

不知经过多少时候，昏迷中，我听见远远的朱莉又哭又笑他说：“强·巴勃迪司，一个男孩，一个可爱的男孩！”

我微睁开眼，模糊地看见朱莉怀中抱着一个白色的包裹，强·巴勃迪司立在她身旁。

“我没有想到初生的婴儿晕如此细小？”他带着惊异口吻说。他跪在床前，把我的手放在他面颊一个满是胡须而湿润的面颊。原来将军有时也会流泪的，我心中暗想。

“我们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他报告我说。

“现在我要求诸位退出，因军政部长夫人需要休息。”医生说。

“军政部长夫人？他是指我吗，强·巴勃迪司？”我好奇地问。

“前天我已接任军政部长职位。”强·巴勃迪司道。

“那么我还没有向你道贺呢。”我轻声道。

于是朱莉放下婴儿，大家先后离开，我便沉沉的睡着了。

奥斯加！多么新奇的名字。这是我们儿子的名字，也是他义父拿破仑给他取的。拿破仑来信坚持要做他义父，并给了他这么一个名字。我不知道强·巴勃迪司反应如何。当我把拿破仑的信给他看时，他幽默地道：“我们不必违犯你的旧情人的好意。奥斯加这个名字很好。”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俩星期后，我们迁入一幢新房子。因为军政部长必须在巴黎，我们的新居是在西沙平道，离朱莉家很近。房屋本身并不比以前苏村的大多少，只多了一间育婴室，楼下多一间客厅。每天晚间，皆有许多军政要人来探访。

我的健康有了显著的进步，玛莉调制许多我喜欢的食品。我已能坐起，可是来来往往的客人使我感到疲慵，例如约瑟芬，泰利安夫人，还有那巴狗脸的德司泰夫人——一位女作家等。

并且我很明白，来的这班客人目标并不在我的儿子奥斯加，而是在军政部长和贝拿道特夫人身上，那个巴狗脸的丑妇人——女作家虽已嫁给一位瑞典大使，但并不与他同住在一起。她的理由很充足，她说因为她是个作家，她必须得到灵感，而这些灵感只有在一班长头发，大眼睛，她所心爱的青年诗人里才能寻获到。德司泰夫人并对我说，法国终于找到一位能治国安民的人物无疑的那就是强·巴勃迪司。我也曾阅读过强·巴勃迪司就任军政部长时，他向军队的宣言，这动人的宣言使我眼眶里充满泪水，在宣言里，他说：“法国军中弟兄们，我曾亲眼看到你们勇敢的行为及你们所遭受的痛苦。事实上，我曾身历其境，与你们共同经历过困难，因此了解你们的处境，我宣誓我保证你们衣食无忧，供给你们必须的武器。弟兄们，政府请求你们合作直至我们能消除外患。法国的前途与希望全寄托在你们的宣誓和诺言上。”

强·巴勃迪司每晚八时方归，在床边和我共同进餐，然后他下楼到小书房里。第二天一早约六点左右，他即去军政部办公。据弗南德告诉我，书房里的行军床，他很少在上面睡觉。他所招募的九万新兵已接受训练，但政府方面无力供给足够的制服和武器。用此强·巴勃迪司与西艾司时时发生争执。

每晚，强·巴勃迪司回家后，即不断有客人来造访，使他无一刻的安宁。一天他与我共同用膳，弗南德上来说有一位齐艾普先生有要事商谈。可怜的强·巴勃迪司匆匆下楼。一小时后，他气得面红耳赤的来说：齐艾普是保皇党英杰安公爵派来劝说强·巴勃迪司与他们合作。保皇党首脑英杰安公爵现居德国，并获得英国方面支持。“真是侮辱！”强·巴勃迪司生气地说道。

“那么你怎样答复他的？”我问。

“我轰了他出去。我说我是坚强的共和主义者？”

“外面人言纷纷。他们说如果你愿意推翻这班执政官，你可以自己成为国家的领袖？”我小心地问。

“当然，”强·巴勃迪司安静地答道：“事实上，一班激烈派革命分子曾劝我这样做。”

倘若我愿意，我可独揽大权的。”

“但是你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当然，我支持宪法。”

这时弗南德来报告说约瑟夫来访，希望与强·巴勃迪司细谈。

“今天我真不愿再会客了。”强·巴勃迪司委屈地道：“请他上楼来吧。”

约瑟夫进来后，首先到摇篮前看看奥斯加，然后，他向强·巴勃迪司说他要有要紧的话向他说，最好到书房详谈。强·巴勃迪司摇摇头道：“每天我与黛丝蕾相处的机会太少了。我不愿离开她。如果你有话要和我谈，最好简略的说，因为我尚有许多公事要处理呢。”

他们坐在我床边。强·巴勃迪司握着我的手。我感到满足和一分幸福的宁静，我闭上眼。

“这是有关拿破仑的事。如果他现在决定回到巴黎，你预备怎么办？”约瑟夫道。

“我说拿破仑没有权回到巴黎，除非得到军政部的许可，把他由埃及调回？”

“我们现在彼此不必装腔做势。埃及自从我们舰队灭后，现在情势已陷入停顿状态。而埃及的战役……。”

“可以说是个大失败，正如我以前所想象到的。”

“我们不必把它说得那么坏。拿破仑的才能在埃及方面已无发展的余地，但是仍可用在其他战线上，你也知道拿破仑不但在军事上是个杰出的人才，在行政上也可供给莫大贡献的，如果回到巴黎，他在军事上会给你很大的帮助。”约瑟夫侃侃而谈。他说到此，停顿了一下，似乎等待强·巴勃迪司发表意见。但当他看到强·巴勃迪司未作任何表示时、他又接着道：“你也明了已经有过数次阴谋企图推翻政府。”

“身为军政部长、当然我不能否认这是事实。那么这对埃及远征军队有何关联呢？”

“在国家危急时，它需要多方面人才去支持的？”

“所以你提议我调回拿破仑来克服阴谋，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我想……？”

“这是警务方面的责任？”

“如果阴谋是反对政府的话，我希望权势方面巩固起来？”

“你是什么意思？”

“比如，你与拿破仑，这两个最有才能的。”约瑟夫顿了一顿。

“何必不但白的说有人想推出一个独裁者，而你的弟弟拿破仑正是理想的人选，是不是？”

约瑟夫紧张地清了一下喉咙道：“今天我去看泰勒郎，依照他的看法，西艾司并不反对政府改组。”

“我很明白泰勒郎的观点。我也明白激烈分子的目的。同时，我还可以告诉你，保皇党的希望也是集中在一个独裁者身上。但是，我既宣誓忠于共和主义，我只能遵从宪章行事。

我这个答复，你现在可以弄明白了吧？”

“埃及现时处于停顿状态，对于拿破仑这样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是会使他陷入绝望境地的，此外，他急于要回到巴黎与约瑟芬办理离婚手续。约瑟芬的不忠对他是个重大打击。倘若他在绝望中不顾一切跑回来怎么办？”

强·巴勃迪司握着我的手，突然间坚硬得象铁一般。只是很短暂的时间，立即放松下来，他冷静地答道：“如果真是那样不幸的话，以军政部长身分，我只好把他送到军事法庭去审判。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猜想他多半是会以逃兵罪名处分而被枪毙的。”

“但是拿破仑因爱国心切，无法留居非洲。”

“一个统帅的地位是应与士兵们在一起。他率领军队到沙漠里，倘若他们无法脱身，他应与他们共存亡的。即使不是军人，象你也应知道这一点，波拿巴先生，对吗？”

一段很长的沉默，气氛沉重得令人窒息。我勉强向约瑟夫道：“你的小说非常的好？”因为近日来约瑟夫曾写一部书。他说：“谢谢你，大家都这么说？”于是他立起身来告辞，强·巴勃迪司送他至楼下。

我试图入睡，半睡半醒中，我迷迷糊糊地看到一个小女孩和一位军官赛跑到篱笆墙。一个面容歪曲的军官在惨淡的月光下，说道：“我知道自己的命运。”他仿佛在自言自语，这个小女孩大笑。他又说：“无论事情怎样发生，你会信任我吗，欧仁妮！”

他将由埃及归来。我知道他，也许是太清楚了。他必会回来，而毁灭了共和主义政体，倘若他有机会的话。他不关心共和主义，更不关心民权，他永不会了解象强·巴勃迪司这样的一个人。只有爸爸能和强·巴勃迪司彼此可以了解。

当钟敲了十一下，强·巴勃迪司上楼。我道：“他一定会回来的。强·巴勃迪司。”

“谁？”

“我们孩子的义父。你预备怎么办？”

“如果我有大权，我必把他枪毙……”

“倘若没有的话？”

“那么他会掌握大权，他会把我枪毙。亲爱的，晚安。”

“晚安，强·巴勃迪司。”

“但是不必忧虑，我是开玩笑的。”

“我知道强·巴勃迪司，晚安。”

（一六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政府成立了新政体，巴黎）

他回来了。

今天他筹划的政变成功了，并且数小时前，他已成为政府首长。几位议员及将军被拘捕，强·巴勃迪司预测军警随时可能来搜查我们的房屋。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即是我的日记，它万万不能落在别人手中。今晚我要迅速的把许多事件记载下来，然后交给朱莉保管。因为朱莉是新统治者的嫂嫂，她的家是不会遇到警员骚扰的。

我现在正坐在西沙平道新居的客厅里，我听得很清楚，强·巴勃迪司正在邻室饭厅里走来走去。

“如果你有危险文件，你可以交给我。明天早晨我把它和我的日记一同交给朱莉保存。”我说。但强·巴勃迪司摇头道：“没有所谓危险文件。拿破仑早知道我对他的感想 他的叛国行为。”

弗南德正在整理房间。我问他外面是否仍有许多民众静悄悄地在等待。他说外面仍有。

我不解地问道：“这些人，他们到底想些什么？”

弗南德插上一支新蜡烛，抓抓头，迟疑地道：“他们关心我们将军的安全，因为莫罗将军已经被捕了。”

这真是一个漫长的夜晚，我不房的写，而强·巴勃迪司不停的走来走去。我们等待着！

是的，他突然地回来了，正如我之所料。一个月前，清晨六时，在约瑟夫寓邸前，一个精疲力竭的使者下马报告说，拿破仑已与他的秘书波利安抵达弗来珠港口，他们乘一艘小商船逃过英国舰队耳目。随时可能到达巴黎。

约瑟夫唤醒了卢欣，赶到胜利大道，在门前等候。噶杂人声把约瑟芬惊醒。当她获知这个消息后，她抖颤着拿了一件新衣穿上，匆匆地坐上马车到城南迎接拿破仑。乘他未见到他的兄弟前，她准备向他解释，希图得到谅解。不幸她的车辆与拿破仑所乘的车错过。她走后不多久，拿破仑已抵达胜利大道。弟兄们会面，惊喜交加，彼此诉述别后情况，随即进入书房内密谈。

中午时分，约瑟芬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里。拿破仑开了客厅门，上下衡量着她。

“夫人，我们之间无话可说。明天我即进行办理离婚手续。我希望你立即迁入玛尔美松，同时我自己也会寻觅一个新居。”

约瑟芬失声痛哭，拿破仑别转身子。于是卢欣送她进她自己卧房。弟兄三人继续详谈，不久，泰勒郎以前的内阁大臣前来拜访，加入他们的谈话。同时，拿破仑胜利归来的消息象流星似的，传遍了巴黎。带着好奇的群众，聚集在他住宅前面，热烈分子高呼：“拿破仑万岁！”拿破仑走到窗前向群众挥手。

这些时候，约瑟芬不停的哭泣。到了晚间，拿破仑发出许多函件给各议员及高级将军。

面色黄瘦的皓坦丝胆怯地走来向拿破仑道：“波拿巴爸爸，你肯否和妈妈说一句话？”音调含着恳求的意味。但是拿破仑遣她走开。晚间，拿破仑正在考虑睡在哪张沙发上最为适宜，这时他听到门外约瑟芬的饮位声。他走至门前，下了锁，但约瑟芬立在门外哭泣了整整两小时之久？”最后他开了门。翌日清晨，他已睡在约瑟芬卧室中。

以上一切皆由朱莉方面得来的消息，朱莉说这是约瑟夫告诉她的。

“你知道拿破仑如此的理由很特别。他说倘若他与约瑟芬离婚，全巴黎知道约瑟芬不忠于他，那么他将成为大众的笑柄。反而言之，如果他与约瑟芬和好如初。大家必认为事关约瑟芬是无稽谈而已。你看他的想法多么特别。此外，久诺和友金等已先后回国。每日均有法国军队由埃及归来。”朱莉道。

“他现在看上去怎么样？”我问。

卡莉沉思一下道：“我想他是改变了。好在星期天你会在麦特丰丹一同聚餐时就能见到他的。

显要有地位的人物皆拥有一幢乡间别墅。诗人、作家可以在园内幽美环境里休息而得到灵感。约瑟夫是两者俱全的人物，即是显贵，又是作家。基于上。述两个原因，他购买了麦特丰丹别墅及庞大的附属花园。别墅离巴黎乘车只需一小时路程。星期天我们将在那里见到拿破仑及约瑟芬。

如果强·巴勃迪司在不久以前未与西艾司发生意见，以致引起争论，盛怒之下而辞职。

那么拿破仑即使回国，也不会发生政变。我在事后才看明白，西艾司的态度不是无因的。他早已料到拿破仑将返国，故而蓄意逼走强·巴勃迪司。

强·巴勃迪司将在军事法庭受军法裁判。

那些深秋的日子，不断有人来访问强·巴勃迪司。莫罗将军差不多每天来访，他说如果发生政变，军队应该加以干涉。市参议员由巴黎赶来询问强·巴勃迪司，倘若发生不幸事件，他是否肯率领政府卫队镇压。强·巴勃迪司答复说，如果军政部长肯授权，他即愿担任这项任务。听后，市参议员失望而去。

星期天，我们正欲驱车至麦特丰丹，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欧仁妮！我必须见见我的干儿子。”我奔下楼，他站在那里，风吹日晒的浅褐色皮肤，短短的头发。“约瑟芬和我想给你们一个意外的惊奇。既然我们欲去麦特丰丹路过你们处。我们想或者你们愿意和我们同道。此外我要看看我的干儿子，还有贝拿道特老同伴、自从我回国后尚未见到呢。”

“你的气色甚佳。”约瑟芬向我说道，她婷婷袅袅的立在门口。强·巴勃迪司走了出来，我跑到厨房叫玛莉咖啡及酒。回到客厅，强·巴勃迪司已把奥斯加抱来，拿破仑正弯腰逗他玩笑，可是奥斯加却无礼貌的大哭起来。我急忙把奥斯加抱过来。拿破仑拍拍强·巴勃迪司的肩膀幽默地道，“将来又是一位新兵！”

在饮咖啡时，约瑟芬和我题转到玫瑰上，听说玫瑰是她心爱的花卉，玛尔美松有着华丽花圃，而我的门前只有几枝可怜的花朵。因此拿破仑与强·巴勃迪司的谈话我未曾听见。我与约瑟芬突然被拿破仑一句话震惊，因为他说：“听人说如果你仍是军政部长，你决定将我军法处置而枪毙。那么你有什么理由如此敌视我？”

“我想你身为军人并接受过高级军事教育，军中规律你要比我知道详细的多？”强·巴勃迪司微笑着安详地答复。

拿破仑把身体略为向前倾斜，靠近巴勃迪司一点。这个时候，我发现他确实改变了不少。他的面形丰满得多？”下颚坚定有力，近于方形。他显然地改变了。甚至他的笑容，多年来最使我迷恋的、而同时又是我最怕看到的笑容，曾经使他严肃的面容转变柔和的笑容，现在也跟随着转成威逼而殷切。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坚定的笑，谁驱使他这样？为给强·巴勃迪司一种表示？去赢得强·巴勃迪司的心，他的信任，他的友谊，甚至他的同盟？

“我由埃及回到祖国是为国家服务，因为我认为埃及任务已经完成。当你任军政部长时，你曾招募及训练十万步兵，四万骑兵，故而我那数千士兵留在非洲与现时法国军队一比，真是相形见拙。而我这样一个人在国家危难时期……”

“国家并不危难。”强·巴勃迪司冷冷地道。

“没有？”拿破仑微笑道，“自我回国后，各方面消息皆认为政府摇摇危发。保皇党在旺代地区活跃，他们巴黎同党公开与在英国的波旁皇室联络。另一方面骑师俱乐部准备和激烈革命分子酝酿政潮。你也知道骑师俱乐部计划推翻执政制度。”

“当然你对骑师俱乐部的内容比我清楚，因为你的兄弟，约瑟夫和卢欣皆是该会创办者，且是招集和主持会议的人。”

“根据我个人的观点，这是军队及各军事首长的任务，去巩固、团结各方面力量，去维持国内和平及纪律。成土一个新政体去实现革命真正的意义。”拿破仑激烈地道。

我对于他们的谈话感到非常烦厌。我回头正欲与约瑟芬谈话，出乎意

料的她正凝视着强·巴勃迪司，似乎他的答复是具有莫大重要性。

“我认为军队及军事首长干预政治是高度叛国行为。”这是强·巴勃迪司的答复。

拿破仑仍保持他的笑容说道，“高度叛国行为？”约瑟芬扬了扬她那经过人工修饰的眉毛、我急急地加斟了一些印啡。

“如果各党派前来请求我联合各方面组织，你愿意站在我的方面，你愿意支持那班真正革命主义者吗？法国能把前途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吗？”

拿破仑发光的灰色眼睛凝视看强·巴勃迪司。这时强·巴勃迪司砰然一声把杯子放在桌：“听我说，波拿巴，如果你来不是为一杯咖啡而是想拉我加入叛国计谋，那么我只好请你离开我的家了？”

拿破仑眼中逢迎的光芒立时消失，他的机械式笑得古怪和不安。

“那么你准备用武力反对我，倘若我企图救我们的国家？”

忽然的，强·巴勃迪司哈哈大笑，紧张气氛顿时松弛下来。强·巴勃迪司笑不可遏地说道：“波拿巴老同伴，当你远在埃及时，不止一次，甚至三四次，有人提议让我担任英雄的角色去。倘若民众对政府不满需要改组，那么应由议员负责。军人是不应干预政权的。”

“如果不幸的话，压力必须采用，贝拿道特同伴，你将站在哪一方面？”

强·巴勃迪司立起身来，大踏步走向阳台门前，眺望着灰蓝色天空。象似在那里可以得到答复。拿破仑的目光盯着他的的后影，额前的粗筋又跳动起来。强·巴勃迪司突然扭转身躯，走到拿破仑面前，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说道：

“波拿巴同伴 在意大利时我曾是你的部下，也看到你计划过战略。同时我告诉你没有人在军事上可以胜过你。请你接受一个老军曹的忠告，那些政客们的建议是不值得一个共和军将领去采纳的。请不要这样做，波拿巴！”

拿破仑望着台布上刺绣的菊花出神。他的脸一无表情。强·巴勃迪司只得慢慢抽回自己的手，静静地回到自己的座位，说道：“倘若你要坚持这样做，我只好用武力对你 如果……”

拿破仑抬起目光：“如果 什么？”

“如果政府命令我的话。”

“你真是太固执了？”拿破仑喃喃地道。于是约瑟芬提议我们该起身赴麦特丰潭了。

朱莉的新居这时已挤满了宾客。我们看到泰勒郎、福煦、久诺、麦拉、立克柔克，以及马蒙等。他们看到拿破仑与强·巴勃迪司联袂而来，感到非常诧异。

餐后，福煦向强·巴勃迪司道，“我不知道你与波拿巴将军是朋友。”

“朋友？我们还是亲戚呢。”强·巴勃迪司答道。

福煦大笑道：“有的人很智慧。他们善于选择亲戚。”

强·巴勃迪司善意地笑道，“天知道，我并无意选择这项关系。”此后一些日子，消息传递了整个巴黎。大家议论纷坛，拿破仑是否要形成一次政变。有一次，我路过拿破仑寓邸，我看见许多青年集在门前高呼：“波拿巴万岁！”

弗南德认为这些青年是付代价收买来的，但强·巴勃迪司则说，巴黎许多民众仍念念不忘以前拿破仑曾由意大利运回大量金银至巴黎。

昨天清晨，当我由楼上走到下面餐厅，我有一种直觉，今天定有大变故发生，约瑟夫正拉着强·巴勃迪司激烈的谈着。他希望强·巴勃迪司立刻去看拿破仑，就会了解拿破仑是意图挽救国家的危机。强·巴勃迪司则说：“我知道他的计划，但这并不能救共和主义的法国。”

“难道你拒绝支持我弟弟？”他又转向我道，“你必须劝他理智一点，黛丝蕾。”约瑟夫看看我又看看强·巴勃迪司，于是他失望而去。强·巴勃迪司立在阳台上，默默地眺望浸沉在秋色里的庭园。

一小时后，莫罗将军及数位军政部人大纷纷造访。他们坚决的诱说强·巴勃迪司阻止拿破仑闯入上议院。但强·巴勃迪司温和地解释说：“若非接获政府命令，不能做任何举动。”

那天午后，强·巴勃迪司换上便装，深红色上装，看上去似乎太长又太窄紧。一顶怪形高帽子，我的将军象似准备去赴化装舞会。

“到那里去呀？”我问。

“出去散散步。”

强·巴勃迪司所谓的散步，差不多历数小时之久。直至天色已黑他方回家，莫罗将军及数位友人已等待多时。

“怎么样？”我们异口同声地问。

“只是到卢森堡附近杜勒雷区看看情形。东一堆，西一堆，到处散布着军。但外表仍保持平静。那些以前意大利军队里服务过的老兵，内中有几个我尚认出……”

“这样看来，拿破仑定是允许他们重大的酬劳？”莫罗道。

“强·巴勃迪司微笑道：“许久以前，拿破仑即许给他们了。久诺、马蒙人突然回到巴黎不是无因的？”

“你想这些军队会攻击国家警卫队吗？”莫罗问。

“我，不知道。方才我与一位老军曹闲谈。据他说，拿破仑要接任指挥国家警卫队。他说是他们的长官告诉他们的。”

莫罗勃然大怒道：“这种谎言是那里来的。真是无耻。”

“看情形明天拿破仑会向议员们要求接管国家警卫队？”强·巴勃迪司道。

“那么我们坚持你与他共同指挥。你肯吗？”莫罗激烈地叫道。

强·巴勃迪司点点头道：“可以，但必须把这项要求呈递给军政大臣，请他下令。”

整夜我辗转不能成眠。楼下人声嗡嗡。终于渡过了一个漫长的夜。第二天宾客来往不绝。这时忽然来了新兵，他高声叫道：“拿破仑是首席执政官！首席执政官！”

“坐下，青年人。”强·巴勃迪司冷静他说道：“黛丝蕾，给他一杯酒。”新兵将坐下，又匆匆跑进一位青年上尉：“贝拿道特将军，新政体成立，拿破仑是首席执政官？”

早晨，拿破仑莅临上议院演讲，大意说有人暗中阴谋企图推翻政府，在这种非常危急时期，政府应给他权势去阻止叛变实现。他又率领约瑟夫及卢欣到五百人议院。卢欣向议员声明，拿破仑有重要事件发表。拿破仑演讲时，人声沸腾，反对者发出嘶嘘声。忽然间一阵鼓噪，拿破仑同党涌入讲台，反对派察觉情势不对，立即后退，希图由出口外逃。但早有兵士把守，拦阻去路。兵士由立克柔克将军领导。政府警卫队混合在内。卢欣与拿破仑立在

讲台。这时有人高呼：“波拿巴万岁！”顿时一呼百应。走廊外面，马蒙、马塞拿等叫号反应。这时四面楚歌，议员被包围在枪刺中。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无助的高呼口号：“波拿巴万岁。”

于是军队见大局已定，立即退至走廊。福煦及数位便装人士赶到。议院开始订立新宪法，宣布新政体由三位执政当权，而拿破仑·波拿巴将军为首席执政官。在他请求之下，杜勒雷宫改为拿破仑官邸。黄昏时分，巴黎各报纸大字登刊了波拿巴的名字。

我与玛莉以牛乳喂奥斯加，强·巴勃迪司在一旁观看，弗南德拿进一张纸条说：“这是一个女人送来的？”强·巴勃迪司略看了一眼便递给我读，上面写道，“莫罗将军已被捕？”

“是莫罗将军夫人派人送来的，我想？”强·巴勃迪司道。奥斯加入睡后，我与强·巴勃迪司悄悄的下楼，等候消息。在忧虑焦急和无可奈何的情绪中，我开始写自己的日记。夜是那样漫长，似乎是无止境的等待。

一辆马车突然停在我们住宅前。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他们终于来逮捕他了，我暗自思索。我跳起身来向客厅方面跑去。强·巴勃迪司立在屋子中心一动都不动，象座雕像。我走向他，他用手臂环绕着我。我感觉我从未象现在这一刻这样接近他。

外面敲门声，一次，二次，三次。“我去开门。”强·巴勃迪司放开我道，同时我们听到嘈杂人声。起初是一个男子的声音，接着是女人的笑声。我的腿瘫软，我跌入一张椅子上，不由自主的哭泣起来。那是朱莉，上帝呀，只是朱莉！

我们聚集在客厅里，约瑟夫、朱莉及卢欣。我的手抖颤着燃上一支新蜡烛，室中顿时明亮照人。

朱莉穿着鲜红色晚装，显然的已喝了过量的香槟。她面色红红的咯咯痴笑，语无伦次。

看样子他们三人方由杜勒雷宫出来。新的宪法已一切就绪，于是约瑟芬提议庆祝大功告成。

一辆马车派出去接波拿巴夫人及朱莉等。朱莉道：“拿破仑今后将统制全法国，卢欣掌内政，约瑟夫则掌外交。对不起，惊吵你们的睡眠。我们经过门前，特地进来报告一声。”

“没有关系，我们根本没有睡。”我道。

“三位执政官将请政府参议协助，而你，强·巴勃迪司可能被选为参议之一。”约瑟夫道。

“约瑟芬将把杜勒雷宫改装一新，全部采用白色。她将聘请三位宫女及一位教师，以提高法国第一夫人声誉。”这次又是朱莉。

“我坚持要求释放莫罗将军。”这是强·巴勃迪司。

“只是保护监视而已，别无其他用意。以免他为暴民伤害。在混乱期间，民众因过分热心，往往作激烈举动。”卢欣解释道。

钟敲了六下。朱莉说：“我们必须走了，她还在车中等待我们呢”

“谁在外面车中？”我问。

“波拿巴妈妈。她太累了，没有进来？”

这时我心中产生一种欲念，渴望能见波拿巴夫人。我走出屋子，空气中弥漫着朝雾。当我走到街上、有几个人影移开，为什么总有人立在我们门前？

我拉开车门：“波拿巴。”我向黑暗中叫道：“是黛丝蕾。我来向你道贺的。”

车子里的人移动一下。黑暗中，看不清她的面容。

“恭贺我？为什么，孩子？”

“拿破仑现在是首席执政官，卢欣是内政部长……”

“孩子们不应卷入政治漩涡里。”声音由暗中发出。

“我以为您一定高兴，夫人。”

“不，拿破仑是不属于杜勒雷的。”音调很坚定。

“我们的时代是共和主义的时代？”

“在杜勒雷，他会产生坏的意念，很坏的意念。”

这时朱莉等走了出来，朱莉紧靠我面颊道：“我好快乐呀。有空来与我谈谈，到我家来？”

强·巴勃迪司送宾客至门前。突然由黑暗中跳出几个人影，高声叫道：“贝拿道特万岁！贝拿道特万岁？”约瑟夫本能地躲缩在一旁。

这是一个灰暗阴雨的日子。政府警卫队官员送来一张通告：“首席执政官请贝拿道特将军十一点至杜勒雷报到？”

现在我匆忙的锁上我的日记，我将它交给朱莉保存。

（一八〇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巴黎）

这是一件不理智而近于疯狂的举动，在晚间驱车到杜勒雷宫去看拿破仑。

从一开始我即有这种感觉。虽然如此我仍爬上波拿巴夫人的车辆，脑子里不停地在结构适当句子向他去说。我憧憬着我将经历戏剧化的一幕。我将穿过那条漫长、空洞的杜勒雷宫回廊，进入他的书房，立在他书桌前面，我开始向他解释……

车辆辘辘地沿着赛纳河畔前行进，这是一座我熟悉而具有特殊性的桥。每次我看到一座桥，戏心中会产生一种特殊感觉。尤其是这座桥，我对它有一种亲切感，象知心老友，我们中间有过共同的秘密。我下了车，在桥上慢慢的走着。这是初春天气，虽然春天姗姗来迟？但是空气中已有春的气息，今天下了一天的雨，现在。黑云已逐渐散开，星光隐约可见。他不能枪毙他，我思索着。天上的星光与赛纳河中反照着的灯光交相映辉。他不能枪毙他！不能吗？他什么事都会做得出。

我在桥上慢慢地踱来踱去，回顾这几年来庸庸碌碌生活，例如舞会，婚礼，去杜勒雷朝见拿破仑以及在朱莉家狂饮香槟，庆祝马兰果的胜利等等。我添置各式各样的新装，华丽黄色丝绸衫裙，银色的珠衫及白色衣裙缀着绿色蝴蝶结。我的生活展开了豪华的一页。

数日前，我方把日记由朱莉处取回。朱莉在这几年中已生了两个女儿。妈妈去年在纪诺尔因心脏病故世。我们接获消息后，朱莉哭道：“现在我们孤独了。”约瑟夫道：“你有我在身边呀？”他不会了解我与朱莉的心清。虽然朱莉有约瑟夫；而我有强·巴勃迪司，但是自爸爸去世后，只有妈妈知道我们的童年。现在妈妈又去世了，她带走了我们的童年及所有孩提时的回忆。

我从回忆中回到现实，我看看波拿巴夫人的马车。它象一个黑色大怪物坐在那里等着我。在拿破仑书桌上，放着一张死刑判决书。我如何向他说呢？现在他已高高在上，无人敢与他平等谈话。未经他示意，无人敢在他面前坐下。

我回忆五年前那个不能遗忘的日子。强·巴勃迪司奉命去见他。他说：你现在已被选加入政府议院，并授任军政部长职位，贝拿道特。”

“你想一夜之间我会改变我的观点吗？”

“不，但是我现在是首席执政，我代表政府，我不愿失去法国最干练的将领。你愿接受吗，贝拿道特？”

一段冗长的沉默。强·巴勃迪司环顾四周，目光停留在轩敞的房间里，停留在庞大华丽的书桌上，停留在窗外警卫队佩戴的蓝、白、红三色帽章上。他深思着去搜寻答案，于是他明白局势已无法改变，而面前这个人已掌握政府大权。于是他说：“你很对，波拿巴。我愿效忠法国。我接受你的要求。”

翌日清晨，莫罗将军及其他议员均被释放，莫罗将军并接获命令统率军队。拿破仑又筹备一新方案出征意大利，任命强·巴勃迪司为西征统帅。强·巴勃迪司于是巩固海峡沿岸，以备对抗英国侵袭，指挥布列塔尼至基隆德一带守备队。大部分时间他留居兰纳司令部。拿破仑的马兰果胜利消息传到后，整个巴黎疯狂的庆祝，法国军队的足迹踏遍了全欧洲。签定和约时，许多省城划归法国管辖。

以后巴黎日趋繁荣，赛纳河灯火较前更为明亮。遍地笙歌，一片太平景象。拿破仑又召回在外流亡的贵族，发还充公财物、房屋。旧日豪门显要，重新出现于杜勒雷宫，俯首在法国大领袖面前，致敬礼于约瑟芬。她是唯一未离开法国国土的贵族，唯一可以迎合任何朝代的贵夫人。

虽然旧时的显贵又重新踏入杜勒雷宫，可是卢欣的夫人——克莉丝汀却被禁止进入杜勒雷宫，因她是客栈东主的女儿。卢欣与拿破仑因此常发生冲突。最后还是因波拿巴夫人坚持，克莉丝汀方获准接见：可是克莉丝汀当时已病重。一天拿破仑向卢欣说：“明天我们赴剧院，你把你太太领来见我。”

卢欣答道：“我太太恐怕无法接受此项邀请。”

拿破仑嘴唇抿紧一条细线道：“这不是邀请，这是命令！”

卢欣道：“虽然是首席执政命令，她亦无法遵从，因她接近死神，命在旦夕了。”

克莉丝汀死后，拿破仑又命卢欣娶一贵族之女，但卢欣不愿，他看中一位寡妇，珠贝杜夫人，拿破仑在盛怒之下，革除了卢欣内政部长职位。卢欣夫妇决心离开法国启程赴意大利。

两年后，拿破仑把皓坦丝许配给胖子弟弟路易。路易对面色黄瘦，毫无曲线的皓坦丝并不感兴趣，同时皓坦丝亦不愿意。她把自己禁闭在卧房中大声嘶叫痛哭，朱莉进入房中劝说，朱莉道：“我可以相助吗？是否你另有意中人？”皓坦丝点点头。朱莉又问：“那个人是谁呢？可以告诉我吗？首席执政，你继父可以帮助你吗？”皓坦丝突然狂笑不已。朱莉不解道：“告诉我到底是谁呀！”皓坦丝大笑道：“就是他？”朱莉惊震道：“你意思说拿……？”皓坦丝又点点头。朱莉诧异的张口结舌。半晌她说：“既然如此，你还是嫁给胖子路易吧，因为路易是他最心爱的弟弟。”

婚礼于是在数星期后举行。这时宝莉已由圣多敏果回到巴黎。立克柔克将军得黄热症身亡。宝莉是拿破仑最心爱的妹妹，他把大量珠宝送给她。不久前衣衫破烂的小宝莉，现在俨然是珠环翠绕的贵夫人了。

这些皆是五年以来的琐琐碎碎，片片段段，沧海桑田的故事。想到这里，我抬头回顾赛纳河而上闪耀的灯光。为什么他们要我去向他诱说？为什么他们认为我是唯一可能说服他的人？我慢慢走向那辆等待的马车前，我

说：“杜勒雷官！”

对于我所希望能实行的计划，实在并不乐观。保皇党的英杰安公爵被捕，并不在法国土地上，而是在德国一个小城市叫做亚帝汉。四天前，拿破仑派了三百骑兵出其不意的攻入亚帝汉，逮捕了英杰安公爵，拖回法国，现被拘留在弗森斯堡垒里。今天早晨经军事法庭审判，审判结果判决为高度叛国行为，并意图暗杀首席执政官，罪应死刑，判决书已呈送拿破仑。生杀之权操于拿破仑一人掌握中。

旧时诸贵族皆赶赴杜勒雷官，请约瑟芬转求拿破仑慈悲。外国使节纷纷抗议，包围泰勒郎，但拿破仑一概拒绝接见，甚至连约瑟芬及约瑟夫也遭摒拒。

晚餐时，强·巴勃迪司特殊的缄默，突然他用力地拍打着桌子道：“拿破仑不顾国际公法，任意拘捕国外人民。这种举动实属荒谬，不耻行为。”

“他预备把犯人如何处置？他不能随意枪毙他呀！”我惊骇地道。

“算是维护人权吗？这叫做共和主义吗？”

我们间一段静默。但我脑海中仍不断思索着这项事件。

“小杰罗为遵从拿破仑意旨准备与他美国太太离婚。”我说，希图和缓僵硬气氛。那个可怕的孩子小杰罗，数年前加入海军，在一次航程中，他几乎被英军俘虏。他逃至美国海岸，在那里他邂逅了一位美国小姐叫做伊莉莎白·仆特生。他们一见钟情，终于结婚。但事后为拿破仑所知，大为不满，杰罗迫于无奈，只得离婚。

“对于波拿巴家的事，我不发生兴趣。”强·巴勃迪司道。这时忽听到车声磷磷。一辆马车停在门前。

“十点已敲过了。这时不该有客人来访。”我说。

弗南德匆匆入门，报告道：“波拿巴夫人到？”

这真是个意外的惊奇。拿破仑母亲从未不约而造访的，现在她却跟随在弗南德后面。

“晚安，贝拿道特将军，晚安，夫人！”她说。现在的波拿巴夫人较丰满得多，面容也不似当年那样憔悴，眼角的鱼纹不复明显，发里夹着几根银丝，但发型仍旧是村妇式样，往后梳成了一个大髻，额前做了几个巴黎流行的小圈圈，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

我们领她进入客厅。她坐下，迟缓的脱下浅灰色手套。我注意到她手指上佩戴着巨形宝石，是拿破仑由意大利带回来送给她的礼物。我联想到许多年前。那双操劳过度的粗糙的手。

“贝拿道特将军，你想我的儿子会把英杰安公爵枪毙吗？”她直接谈到话题。

“不是首席执政，而是军事法庭处他死刑？”强·巴勃迪司非常小心的答复。

“军事法庭是遵从我儿子的旨意行事的。你相信我儿子可能判决他死刑吗？”

“非但可能，而且是意料中的事，否则他为何从德国把他捉回来接受军事裁判。”

“谢谢你，将军，你知道什么动机使我儿子采取这项步骤？”

“不知道，夫人？”

“你猜想得到吗？”

“我不应该说？”

这时她沉默了片刻。“将军，你明白这宣判死刑的意义吗？”

强·巴勃迪司用手抹抹自己头发，不知如何作答。

波拿巴夫人抬起头，睁大眼睛道：“谋杀，无理由卑鄙的谋杀！”

“夫人，请不必激怒？”但波拿巴夫人截断他的话。

“不要激怒？我的儿子要犯谋杀罪行。身为他的母亲的我，能目视无睹、袖手旁观吗？”

我立刻走到她面前，在沙发上靠她坐下。我握着她双手，她的手在颤抖。“也许拿破仑有政治理由。”我轻轻地道。

“胡说，欧仁妮？”她眼睛注视着强·巴勃迪司道，“任何理由也无法原谅的，将军？”

“夫人，多年前，你送令郎去接受军事教育，一个军人不象夫人那样重视生命的。”

她绝望地摇摇头道：“这不是战场，关键在此。这个人是被他从国外拖回来处死刑的。

这种举动会引起全世界的指责及反感，法国会遭到蔑视与非议。我不能让拿破仑做一个杀人凶手，我必须阻止他，你明白吗？”

“那么，夫人，你亲自劝说他。”强·巴勃迪司提议？

“不！不！没有用。拿破仑会说妈妈你不了解，你去睡觉。要不要我多送点钱给你零用？她，欧仁妮必须去去见他，劝说他。”

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绝望地摇摇头。

“将军你不明白。许多年前，我儿子被拘捕时，我们当时担心他是否要被枪毙。她——一个小女孩——欧仁妮——自告奋勇的去见有关当局替他说情。只有她可以去——向他劝说——提醒他以前的事……。”

“我不相信这项步骤可以感动首席执政官。”强·巴勃迪司道。

“欧仁妮原谅我——我意思是贝拿道特夫人——我想你不会希望全世界抨击法国，认为它是一个恣意谋杀的国家。你不希望，是不是？许多人告诉我，公爵尚有一个老母和一个未婚妻。帮助我，同时请你们帮助拿破仑。我不愿他做一个万人指责的罪魁。”

强·巴勃迪司来回在房中踱来踱去。波拿巴夫人仍不放弃，继续说道：“将军，倘若你的儿子，小奥斯卡准备签这样判决书……”

“黛丝蕾，预备一下，去杜勒雷。”强·巴勃迪司冷静而坚决他说道。

我立起身来说：“强·巴勃迪司，你和我一同去，你肯吗？一同去！”

“你知道，如果我陪你去，那会剥夺公爵最后生存的机会。”他苦笑了一下，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你必须单独见他。虽然我知道成功机会不太大，但是你必须试一试。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他音调充满怜悯意味。

我仍表示反对。“我一人去看他很不合宜，尤其是在晚间。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晚间有许多人去杜勒雷，单独去见首席执政。”我毫无顾虑的在波拿巴夫人面前提出。

“戴上帽子，穿上外衣，去吧！”强·巴勃迪司坚持他说。

“用我的马车、夫人。我将在此等待你的回音。我不会打扰你，将军。我坐在窗前等待？”波拿巴夫人道。于是我匆匆进入卧房，用颤抖的手戴上一顶新购的玫瑰花帽。

自从四年前圣诞节夕，在拿破仑军内，发生一次爆炸后，每月总有一

两次阴谋企图暗杀首席执政，故而任何人来到杜勒雷，每一步必遭讯问。虽然如此，当我走进去时，并未遇到任何阻止或讯问，较我预想的要顺利得多。每次有人问时，我只需答我要见首席执政，就这样过去了。守卫们神秘的向我笑笑。他们的神情使我羞窘而暗自忿怒。我知道他们心中在想什么。

最后，经过一条长的走廊，我终于到达一扇门前。在门口可以看到里面首席执政的办公室。这间房先前我未来过。以往的家庭聚会均在约瑟芬所住的地方举行。两个立在房门前的守卫并未查问我，故而我开了门直接进入。一个年轻人穿着便衣正坐在书桌上写字。

我清了两次喉咙他方听见，他吓了一跳立起来问道：“小姐，有什么事吗？”

“我想见首席执政官。”

“小姐，你弄错了。这是首席执政官的办公室？”

我懂他在说些什么。“你意思说首席执政官已就寝了？”我问。

“首席执政仍在他的办公厅。”

“那么领我去见他！”

“小姐！”真奇怪，这个青年人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的脚。现在他抬头看，着我的面孔道：“小姐，我想康司登，那个仆役已告诉你，他在后面进口等待你。这个房间是办公所在。”

“但是我要与首席执政本人说话，并不是他的仆役。请你立刻进去通报，事关紧要。我必须见他。”

“但是，小姐……”

“不要称我小姐。我是贝拿道特将军夫人！”

“哦，夫人 请原谅 ”那个青年人瞪着眼看我，象是看到他曾祖母的灵魂一般。

“我弄错了！”他道。

“误会常常免不了的。请你进去通报一声？”

那个青年人进去不久又出来道：“请夫人随我来，首席执政正在开会，他请求夫人耐心稍等一两分钟。首席执政马上就出来。”

他领我进入一间小客厅。房间当中是一张大理石的桌子，四周围着一圈深红色织锦缎椅子，看来这是一间候客室，这时通里面的门忽然大开，三四个背影由门里退出，恭恭敬敬的向里面看不见的一位鞠躬。随着门即关上。这几位绅士每人腋下夹着一包公文。这时那个秘书急急往里间走去，顿时消失不见。没有多久，他伸出头来报告道：“贝拿道特夫人 首席执政接见你。”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愉快、惊奇？”拿破仑见我进入房内道。他立在门口等待。他拿起我双手，举至唇边深深地吻着，我立即抽回手，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

“坐下，亲爱的，坐下，告诉我你好吗？我看出你一年比一年年轻了。”

“不！岁月催人老，光阴很快的过去。明年我们要替奥斯加请一位教师了？”

他让我坐在书桌旁边一张安乐椅子里。他自己并未坐下，但来回的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我的头跟着他转来转去。这是一间很宽敞的房间，放置着许多小桌子，上面堆着书籍和纸张。在这张大书桌上，放着两堆木盒，整整齐齐的看上去

类似狭窄的抽屉。在这两堆木盒之间，我立即注视到一份公文，上面盖着鲜红色大印，壁炉里火光融融，屋子里气温相当的高，高得令人难于忍受。

“你一定要看看这个，这是将出版的第一份。”他抓着几张印刷品在我眼前摇晃。“民法已拟成《法兰西共和国民法》，革命付出代价而成立的法律已编成，写下，付印了。并且是有效的一永远有效的，我给法兰西订立新的民法。”

数年来在他指导下，几位法律专家精心研究的民法已编好并将要付诸实行。

“这个是最合理的法律看这项 长子与其子女平分权利，财产。这里尚有婚姻法律离婚、分居。”又翻了一页：“这项是关于贵族的，世袭制即将被取消。”

“民众称它为拿破仑民法。”我奉承地道，希望提高他的情绪，他把那些印刷品抛在壁炉台上，他说：“夫人，请原谅我让你烦腻。”他走近一点：“除下你的帽子，夫人。”

“不，不我只待几分钟。我只想……”

“但是这顶帽子并不配合你，夫人。一点也不配合。准许为你除下？”

“这是一顶新帽子。强·巴勃迪司说很配合我。”

他迅速地后退了几步。”当然，如果贝拿道特将军认为它……”，于是他大步的在我身后走来走去，现在我大概得罪了他，我犹豫的思索着，我连忙解下帽带。

“我可否知道今晚造访的目的吗，夫人？”他的声音那么尖锐。

“我已除下帽子。”我说，我听到他的脚步声停了下来。由后面走近我。我感觉他的手轻轻地抚摸我的头发，“欧仁妮，”他喃喃地：“小欧仁妮！”我迅速地推开他的手。他的音调仍和当年风雨之夕订情时同样的温柔。

“我想向你请求一件事。”我听到自己向他说。他离开我，大踏步走至壁炉前面。炉中火光照耀着他足上擦亮的靴子。

“当然。”他说。

“为什么当然？”我毫不思索地问道。

“我应该知道你无事是不会来见我的。”他的话锋利得象一把刀子。他跪下拿起一根本头放在炉中，继续说道：“凡是来看我的人、多数是有所求的。象我这样有地位的人已经习惯了。现在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贝拿道特夫人？”

他那分藐视、优越的神态的的逼人。外表看上去他仍和当年在马赛时一样，一点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他的短发及高贵、华丽的制服而已。

“难道你会想到，我会无缘无故在这么深夜来造访吗？”我脱口而出。

对我的忿怒，他非但不以为许，相反地，他似乎感到莫大兴趣。他的脚在地上前后敲着。“不，我从没有这样期待过。但是，贝拿道特夫人，或者我曾经暗地里希望过也许你会这样做。一个人至少可以希望。是不是，夫人？”

我决不会为他所动，我绝望地向自己说。他根本不重视我的话，他在向我挑逗，我暗暗的生气。恍恍惚惚的我用手把帽子上缎制玫瑰花瓣一片片扯下。

“你毁坏了你的新帽子，夫人。”但我并未向上看。我咽下一口唾液，泪水由面颊上流下。

“欧仁妮，我可以帮助你吗？”现在他又回到以前的拿破仑，温柔、诚恳。

“你说许多人来请求你帮助。你常应允他们的请求吗？”

“如果合理而正当的话，当然。”

“合理而正当？当然一切皆由你判断了。你是当今法国最有权势的人。对不对？”

“当然，如果我认为合理的话，欧仁妮，告诉我你想要些什么？”

“我求你缓刑。”

一段静默，除了炉中木柴咯咯作响。

“你意思说英杰安公爵？”

我点点头。我等待他的答复。我紧张的等待着。我把帽子上玫瑰花瓣一片片的撕下。

“谁遣派你来，欧仁妮？”

“这不是重要问题。许多人求过，我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

“我一定要知道谁支使你来的。”他锋利地道。

我又扯下几片花瓣。

“我问你谁派你来的？贝拿道特？”

我摇摇头。

“夫人，你应该知道我一向的习惯；我的问话必须答复的。”

我抬头见他头向前伸出，面容歪曲。

“我记得你喜欢表演勇敢角色。我未忘记泰利安卡人客厅里的一幕。”

“我并不勇敢。我实在是个懦者。但是如果赌注太大的时候，我也会坚强起来。”

“那么那天在泰利安夫人的客厅里，赌注一定相当的大。是不是？”

“用我的全力去下注。”我很自然地地道，等待他的嘲弄。但他未作任何表示。我抬起头注视他的双目。

“但是在许久以前，我也曾经做过一次勇敢的举动。那时我的未婚夫你大概知道我曾经订过婚。那时我尚未认识贝拿道特。罗帕斯比尔失势后，我的未婚夫遭遇拘捕。当时我们非常焦急，惟恐他要被枪毙，他哥哥不敢去见当局，认为太危险。我去谒见马赛驻军司令，带了一包衣服……”

“是的。这正是我要知道今晚谁遣派你来见我的原因。”

“我不明白这两件事有何关联。”

“容我解释给你听，欧仁妮。这个遣派你前来向我说情的人知道得很清楚，这是唯一可能的方法救英杰安的生命。我只说可能 我只是被好奇心所驱使，谁能这样了解我而同时又知道这样清楚，是否有政治背景。对吗。”

我微笑了一笑，他真会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又和政治混在一块。

“夫人，请你用我的眼光看清现在的局势。激烈革命分子指责我偏向流亡贵族，容纳他们，让他归回法国。同时，激烈分子散布谣言说我意图将共和国送给波旁皇室。你想想我们的法兰西 我一手造成的法兰西，拿破仑民法的法兰西。我肯这样做吗？这不是荒谬的谎言吗？”

他走到书桌前拿起那盖红印章的文件，朝它看了一下，然后又放下它。他转向我：“如果我处决英杰安，这将给法国，甚至全世界一种暗示，我惩罚波旁皇室及一切叛国罪徒。你明白吗，夫人，我要与这班人结清一笔帐。”说完，他绕着桌子走了一圈，又立在我面前，用脚前后的在地上敲着。”我

要把这班阴谋家、牢骚家、刊物作家，以及称我为暴君者驱逐出法国社会，同时铲除法国的内患。”内患？这个名同我在哪里听说过，不久以前巴拉司不是暗指拿破仑吗、这时壁炉台上的金钟敲了一下，我立起身来道：“很晚了。”但他拉我坐下。

“不要走，欧仁妮--我很高兴你来看我。夜是很长的……”

“你必定很疲倦了。”

“我很少睡觉，并且睡得很不安宁。我……”一个秘密的门吱喀一声轻轻地开了。拿破仑未注意。

“秘密门开了。”我说。拿破仑回过头问：“什么事，康司登？”

一个矮小的穿着仆役制眼的人立在门口用手乱作姿态。拿破仑走近一点，他小声说：“她不肯再等。我无法使她安静。”

“那么叫她回家。”这是拿破仑的声音。门又轻轻的闭上。“我猜想亦必是戏院里的乔琪小姐。全巴黎都知道拿破仑的风流韵事，歌唱家葛拉茜妮，现在十六岁的乔琪。

“我不应该打扰你。”我立起身。

“我已叫她走了，你不能将我孤独的留下。”他重新把我按在椅子上，他的音调很柔和，“你想得到我的帮助，欧仁妮。这是你一生中第一次要求我。”

“我合上眼，我感到疲慵。他突然转变温和的语调使我不能自主。屋子里气温高得令人窒息。最可恨者他使我情绪上产生不安。这真是一件不能相信的事，经过这么多年，我仍能分担他的情绪，体验他的情感。我猜想他在犹豫，内心在交战。我不敢离开，又不愿失去这样一个机会。也会……”

“你不知道你的要求代价是多么高，欧仁妮。英杰安本身并无重要性。我要表现给波旁皇室及全世界看法国的态度。法国人民必须自己选择他们自己的统治者。”

我抬起头。他站在书桌前，手中握着那鲜红色印鉴的公文。

“你曾问过我谁派遣我来看你。在你未决定前，我可以答你。”我高声说说。

他未抬头，只说：“我在听着。”

“你的母亲。”

他迟缓的垂下手，走到火炉前，弯下腰，捡了一块木头。“我没想到我母亲对政治感到兴趣。”他喃喃地，“我猜想是别人怂恿她这样做”。

“你母亲并不认为这件事与政治有关。”

“那么。”

“她认为是谋杀。”

“欧仁妮，现在你太过分了。”

“你母亲热烈地求我来见你。你知道这并不是一项愉快的任务。”

他脸上掠过微笑的阴影。他在卷宗里乱翻一顿，终于找到他要寻觅的东西，他拿着一卷图画，送到我面前。

“你喜欢不喜欢，我还未出示任何人。”他道。

我看到一张图案。图的一角是一只大蜜蜂，中间是许多小蜜蜂形成的一个方块，距离相当均匀。“蜜蜂？”我惊奇地问。

“是的，蜜蜂。”他面容显露着喜悦的光彩，“你知道它们的寓意？”

我摇摇头。

“一种象征性标记。”

“标记？用在什么地方？”

“随便什么地方，任何方面，墙壁上，地毯、窗帘上，车辆上，帝王的黄袍上。”

我急促地喘息着。他迟疑一下，看着我。他直视着我的眼睛。

“你明白吗欧仁妮。”

我的心急速的狂跳着，这时他又打开另外一卷，这次是各种姿态的狮子，跳跃的，坐着的，睡着的，攻击姿势的，另一张上是拿破仑写的字：“展开羽翼的鹰。”他让那些狮子的图画散乱在地上，手中拿着那幅鹰的图案；“我喜欢这张，你喜欢吗？”

屋子里越来越热，热的我透不出气来。那个庞大鹰形图案在我目前摇晃。

“我的战袍，法兰西皇帝的战袍！”

我是在做梦吗？我颤抖着，精神恍惚的抓着那张图，不知道什么时候接到手中。这时拿破仑已回到书桌前，瞪眼看那鲜红印鉴的公文。

他立在那里，一动都不动，嘴唇抿得那样紧，他的下颚益发显得方而突出。我前额上汗珠徜徉。他没有看我，他向前倾斜一点，抓了一支笔，在公文上写了一个字，再泼上沙粉。

接着他用用力摇了好几次小铃。铃子上塑雕着一只展开羽翼的鹰。

秘书赶快进入。拿破仑小心地卷起那公文，秘书送上蜡和蜡烛。拿破仑带着兴趣的神情看着他封印。

“立刻乘车到费森斯堡垒，将这份公文交给要塞司令。但必须亲手交给司令本人。”

秘书背对着门，后退了数步，深深鞠了三次躬，方才离去。

“我希望让我知道你的决定。”我沙哑地道。

拿破仑走到我面前，跪下去捡起地上撕破的绸玫瑰花瓣。

“你毁坏了你的帽子，夫人。”说着，他手中棒着一堆残缺的花瓣。我立起来将那张鹰的图画放在桌上，又将花瓣扔在火中。

“不要再担忧。”他道：“说实话这顶帽子真不配合你。”

拿破仑伴送我穿过那条空旷漫长的走廊。每次卫兵向我们大声行敬礼时，我都心神不安地被他们吓的一惊，他一直把我送到马车前面。

“这是你母亲的车辆。她在等候我。我如何答复她呢？”他弯腰吻了一下我的手道：“转告我母亲我祝她晚安。谢谢你来看我，夫人。”

回到家，波拿巴夫人仍在窗前坐着等我。天边已开始发白，园中鸟声啾啾。强·巴勃迪司仍低头写他的文件。

“对不起，我去了这么久。他再三留着我。”我的头开始感觉沉重如铅。

“他差人将公文送到费森顾堡垒吗。”波拿巴夫人问。

我点头道：“是的，送去了，但内容他不肯透露，他叫我转告夫人，他祝你晚安。”

“谢谢你，孩子，无论是凶是吉 我要谢谢。”

波拿巴夫人走后，强·巴勃迪司和我进入卧房。他替我卸装，放在我床上，替我裹上毯子。

“你知道拿破仑希望做皇帝吗？”我喃喃地道。

“我曾听到这类传闻，但我认为是他敌人散布的谣言：谁告诉你的？”

“拿破仑自己。”

强·巴勃迪司睁大眼睛看着我。他突然撇下我，自己进入更衣室。我听到他来回的走着。我无法入睡。我等待他好久好久。他终于睡在我身旁，我把脸埋在他手臂里。我睡得很熟，但梦中我看到许多可怕的红的象鲜血似的蜜蜂。

玛莉将早点送至床前。我拿起一份早报。第一页头条新闻刊登着：“今晨五时在费森斯堡垒，英杰安公爵被执行枪决。”

数小时后，波拿巴夫人离开巴黎，首途往意大利去寻她的儿子 卢欣。

（一八〇四年五月二十日，巴黎）

拿破仑的幻梦终于实现，他登上宝座，成了法兰西大皇帝。所有波拿巴家人皆封为王子或公主，约瑟夫和朱莉已住进卢森堡宫。因为如果拿破仑无嗣子，那么约瑟夫以后即为皇位继承人，“可怜的朱莉又只好住进她最怕的高耸皇宫里。费希叔叔早已恢复进入教堂，披上紫色教袍。拿破仑准备请意大利教皇亲自来巴黎主持加冕典礼。

莫罗将军被判充军，送至新大陆。可是拿破仑却仍重用贝拿道特，任他为陆军元帅。现在全国共有十八位陆军元帅。虽然如此，他们的私生活及函件均暗中受监视。

今天是五月三十日。消息传来，教皇已来到巴黎，准备替拿破仑及约瑟芬加冕。

强·巴勃迪司向我大发脾气。我明白他是在忌妒拿破仑。今天午后，大家被传至杜勒雷官预备加冕典礼。直到现在，我的头脑仍感混乱，同时对强·巴勃迪司的妒意感到不安。我无法镇定自己烦乱的情绪，更不能安睡。故而我坐在强·巴勃迪司大书桌前，前面堆着许多书籍和地图，开始写我的日记。强·巴勃迪司已外出好久，而我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加冕典礼预期在两日后举行。近数月来，整个巴黎的兴趣集中在这未来大典上。街头巷尾，茶楼酒馆只谈这件事。拿破仑说这将成为全世界最重要、最隆重的事件。教皇已被诱说应允亲莅巴黎主持盛典。这给全世界一个事实的证明，尤其是让一班波旁信徒知道，拿破仑是循合法仪式，在巴黎圣母院教堂里加冕并接受涂油盛礼。凡尔赛宫的显贵曾彼此赌博，对教皇是否肯亲来巴黎猜议不休，多数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但事实却出乎意料之外。数天前，来了六位红衣主教，四位大主教，六位高级教士和大队人马的医生、秘书、瑞士卫队及仆役等。最主要者是教皇普易司七世本人。

约瑟芬为接待上宾，在杜勒雷官特。设丰盛筵席。晚餐后尚有舞剧娱乐。不知却触犯了教皇，他提前告辞。事后约瑟芬解释给费希叔叔说，她完全出于善意，反商弄巧成拙。皇族家属已在枫丹白露或杜勒雷官预演加冕仪式，接到命令去杜勒雷集会。到了杜勒雷，我们被领至约瑟芬的白色客厅里，这时波拿巴家属已早聚集在那里。

约瑟夫负责指挥加冕典礼，同时德白罗 礼仪教师在旁协助细节。他的助手是那个可怕的蒙特尔，以前我的礼仪教师。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吧。”约瑟芬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她看上去很特别，肩上披着一块布，尚未缝好，代表加冕典礼的礼袍。我们弯腰向她行宫廷礼。

德白罗教师道：“朱莉公主，皓坦丝及三位皇姑，伊丽公主，宝莉公主，嘉罗琳公主，提携皇后礼袍后幅。”十八位元帅夫人中只有十七位排队进行，

因麦雷夫人嘉罗琳公主系皇姑身分应列入提携礼袍队里。但问题是十七人为奇数，如果两人一队，应如何分配，真是一件难题。”

“要我来帮助解决这项难题？”一个声音在我身后说道。我们回转身，立即弯腰深深行宫廷大礼，原来是皇帝驾到。

“我提议七队领先。最后一队中，一位夫人捧着绣垫，上面放置皇冠；另一位夫人的绣垫上放着戒指，再一位夫人单独捧着锦垫，放置皇后纱巾。这样岂不是既美丽而又富有诗意。”拿破仑道。

“陛下的建议真是天才的表现。”德白罗深深鞠躬到地，蒙特尔慌忙地跟着弯腰深深行大礼。

“而且这位捧纱巾的夫人……”拿破仑目光向各位元帅夫人身上扫了一圈。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感到不安，一种直觉使我预感到我会是那位不幸的第十六位夫人。我不敢直视他，心中在祈祷 我不愿与别人两样，我不愿，我不要……。”

“我们希望贝拿道特夫人担任这项任务。贝拿道特夫人穿着天蓝色的衣衫非常非常的美丽。”拿破仑毫无慈悲地接着道。

“天蓝色不配合我。”我急急去抗议，突然想起在泰利安夫人家穿的那套天蓝色衣衫。

“必定要天蓝色。”皇帝说完走到房间端，他问德白罗道：“我要观看皇后加冕仪式的预演。开始进行。”我们依照指示在屋子里走了四圈。皇帝看了，认为满意，方才离去，我们又弯腰行宫廷大礼。接着大家开始休息，“进茶点。”约瑟芬遣一个宫女请我坐到她沙发旁，我靠近朱莉坐下，于是共饮香槟。我注意到这几个月来，约瑟芬面容消瘦了不少，她那双涂着银色眼盖美丽的眼睛，越发显得比以前更大了，面上脂粉，经过一个漫长而疲劳的下午，隐约露出微细的裂痕，嘴旁两道痕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加深。只有头上小圈、孩童式的发式，仍和平时一样，看上去年轻而自然。

这时约瑟夫忽然走出来立在面前。约瑟芬问道：“什么事？”“皇上请皇后立刻到书房里去。”约瑟芬扬了扬眉：“又有什么新的难题，关于加冕的事吗？”约瑟夫无可奈何，只得说道：“教皇才让人通知我们说，他无法替皇后加冕。”

约瑟芬涂着口红的小嘴带着嘲弄的意味笑了笑。接着说道：“根据什么理由，我们的神父拒绝呢？”

约瑟夫小心的向四周看着。“告诉我，这里只有朱莉公主和贝拿道特元帅夫人，全是自己人，你不妨说好了。”约瑟芬道。

约瑟夫道：“因为，因为教皇认为皇上和皇后以前未在教堂举行婚礼。他不能替皇上的妃嫔加冕。”

“那么教皇由何处获悉皇上和我只举行了市民的婚礼？”约瑟芬冷静地问。

“这点我们尚需调查。”

约瑟芬凝视着手中的香槟杯出神：“那么皇上准备如何答复他呢。”

“皇上可能要与教皇争执。”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约瑟芬微笑着立起身来，她把酒杯递给约瑟夫，“我将与皇上研究一下。”走到门口又加了一句，“我们甚至要在教堂再结一次婚。这样什么问题就没有了。”约瑟夫将杯子交给身边的仆役，飞奔的追了出去。

“可怜的约瑟芬。她唯恐拿破仑和她离婚。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能生育。”朱莉看看自己的手道。

我耸耸肩道：“拿破仑不知他自己正扮演一出滑稽的喜剧。他联合采用查理曼大帝加冕仪式和兰司教堂仪式，为给全世界一种暗示他在建立一个世袭的朝代。我不明白他为何要这样做。如果他在约瑟夫前故世，那么约瑟夫即为世袭继承人，否则只有路易及皓坦丝的儿子方能继位。”

“他不应该遗弃约瑟芬。她在他患难时结识了他，那时他穷得买不起一条象样的裤子。现在她既是皇后又系教皇加冕，他不能随便与她离婚。此外他实在真心爱她。他不能遗弃她。”朱莉激烈地道。

“不能吗？”我说，“他不能吗、相信我，拿破仑什么都会做得出的。”一阵衣衫窸窣声，皇后回到屋子里。大家又深深的行宫廷礼。约瑟芬握着一杯香槟，向德白罗道：“我们继续演习。”她走至我与朱莉面前，“今晚费希叔叔将悄悄地在教堂里替我们地在教堂里替我们补行婚礼。你们看多特别！结婚九年现在又重举行一次。”

回家路程上，我心中暗暗决定，绝对不穿蓝色衣衫。明天我那玫瑰色衣服就做好了。既然所有元帅夫人均穿玫瑰色，为什么我一人要穿蓝色，回到家，强·巴勃迪司正在饭厅里等待。他看上去又疲倦，又饥饿。“为何这么迟才回家？”他责问我。

“我们练习游行。他们决定要我捧皇后的纱巾，一人独行在八队夫人后面。”

强·巴勃迪司沉思道：“我不希望你演一个特殊的角色。这一定是约瑟夫和德白罗的主意，因为你是朱莉的妹妹。我不赞成。”

我叹气道：“约瑟夫和德白罗与此事无关。这是皇帝的主意。”

我真未想到强·巴勃迪司忽然勃然大怒。他差不多嘶叫起来：“你说什么？”

“皇帝希望这样，我没办法呀。”我道。

“这太过分了：我的太太不能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强·迪司一面叫喊，一面将酒杯叮档趋一声放在桌上。真未想到他会如此忿怒。

“为什么这样冲动呢？”我问。

“因为他们会指着你说，这位贝拿道特夫人原先是皇帝的未婚妻，他的初恋爱人。皇帝仍对她恋恋不忘。他的小欧仁妮在加冕典礼担任特殊角色。现在仍和以往一样，仍旧是惯的小欧仁妮。我将成了全巴黎的笑柄。”

这时我左右为难。我不知如何答复他。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强·巴勃迪司与拿破仑间的关系是多么不自然。他的感情时常遭到伤害。他忍耐的期待着早日远调前方，可以远离巴黎。

可是拿破仑使他无限期的等待着。但我绝未料到今天他的情感会毫无保留的崩溃，他会如此的忌妒。我走到他面前，将手放在他肩上道：“何必注意拿破仑的玩笑呢，强·巴勃迪司。”

他推开我的手道：“你应该知道人言可畏。他们会说他对他的未婚妻仍旧情未忘。但是我要告诉你，他早已不把以前的你放在心上。因为我是个男人，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喜欢现在的你，他又爱上了你。他希望使你快乐故而他……”

“强·巴勃迪司。”

他用手抚摸着自已的前额道：“原谅我，这不是你的错：“这时弗南德

进入，将汤碗放在桌上。我们在沉默中坐到各人的位于上。强·巴勃迪司握着汤匙的手在抖颤着。

“我决定不去参加加冕游行。我将睡在床上。我会说我有病。”我说。强·巴勃迪司默然不答，晚餐后，他即外出。现在我一人坐在书桌旁边，心中在猜想是否拿破仑真又爱上了我。那个漫长而令人回忆的晚上，我请求他赦免英杰安公爵。他对我说：“除下你的帽子，夫人。”音调是那样温和，亲切。后来他又说：“欧仁妮 小欧仁妮。”我相信那天晚上，他想起许久以前，在马赛我们家园子里篱笆墙边，我们所说的话；那些梦一般草原，天上星星是那样的接近。我仍旧不能相信，这个矮小的拿破仑，会在两天后加冕成了法兰西大皇帝，我又回忆认识贝拿道特的那一段日子。

餐厅里钟敲了十二下。强·巴勃迪司仍未回家。也许他去探访雷卡密艾夫人了，因为他常提起她。朱莉艾·雷卡密艾夫人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古老银行总裁的夫人。她收藏大量书籍、刊物，出版的或者未出版的，她憧憬自己是灵感女神，终日斜靠在一张睡榻上。她非常的美丽，因而许多要人显贵全倾慕她，但她不允许任何人去吻她，甚至她自己的丈夫也甚少得到这份享受。强·巴勃迪司不时去与她谈论，研究书籍，有时他尚带回一两本小说希望我阅读。因此我又恨她同时又钦佩她。

一点半了。拿破仑与约瑟芬大约已在杜勒雷小教堂里，悄悄地请费希叔叔替他们补行婚礼了。我如何向强·巴勃迪司解释呢？我越解释会越增添他的烦恼。他不了解我是拿破仑少年时代的一部分。一个人是不会忘记青春时代的。他自己可能不感觉，但在潜意识里，这段回忆永远隐藏在某一个角落里。如果我穿着蓝色衣衫在加冕仪式中游行，会使他联想到他青春时代。即使象拿破仑这样一个人也会珍惜这份回忆，其实他这种爱的表现，对于我而言，只是将创伤药敷在早已平复的创口上。我决定明天躺在床上，伪装生病，不去参加典礼。

我疲倦地伏在日记本上睡去。我感觉有人抱起我。我未睁开眼，我知道那个是谁，因为那可恨的肩章又刮痛我的面颊。“你是和你的精神爱人在一起吗？我真不开心”我睡意深浓的叽咕道。

“你错了。我在剧院，单独的一个人。我想静一静自己的情绪，小女孩。我遣走车子，我走回家的。”

“我实在很爱你，强·巴勃迪司。我决心不去参加加冕典礼。我会说是喉痛，发烧。”

“那么我会向皇上致歉。你知道，我的小女孩，我实在太爱你了，你听见了吗？你是否睡着了。”

“我曾经做了一个梦，强·巴勃迪司，如果一个人将创伤药敷在早已痊愈的创口上，你怎么说？”

“我会说他是个大傻瓜，黛丝蕾！”

“是吗？那么当今法兰西皇帝就是那个大傻瓜。”

（一八〇四年十二月二日夜拿破仑加冕典礼后，巴黎）

法兰西大皇帝加冕典礼隆重的举行了，它给人们的印象是深刻而带滑稽性的，拿破仑端坐在皇位上，头上戴着一顶相当沉重的皇冠，巧合的，我和他无意中彼此对视。我立在皇后身后，手中捧着锦垫，上面放着纱巾，事情往往出乎意料之外。前天，强·巴勃迪司向礼仪教师说我患重感冒，实在无法参加加冕典礼，对于德白罗真是意想不到的惊奇，因为他不能了解我

为何肯放弃这样一个光荣机会，因为不知多少夫人们求之而不能得呢。

我一整天睡在床上，中午时分，朱莉赶来探病，我不敢告诉她我在装病，昨日早晨，我感觉精神良好，于是我走到育婴室奥斯加房中。我与奥斯加大玩木兵游戏，兴高采烈，正在这时，门开处，弗南德带进皇帝御医考费赛医生，将药箱放在木马上，向我深深鞠躬道：

“皇上关心元帅夫人的健康，我万分高兴，夫人已经康复了。”

“但是，我感到软弱无力。”

医生扬起他那三角形的眉毛，看上去象是粘贴上去的假眉：“以我的诊断，夫人的健康足够去捧皇后的纱中。并且皇上严格的我详细报告病情。”说完他又深深的鞠躬。我知道，如果我再坚持下去，强·巴勃迪司前程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么，医生，你看我应该如何做？”我问。

考费赛医生诚恳地道：“夫人，我劝你还是去参加加冕典礼吧。”说完他拎了药箱，鞠躬告辞。

午后，勤劳裁缝店送上我的玫瑰红衣衫及为插在发际的白羽毛。六点钟，人声宏亮的炮声，将我们的窗门震动得咯咯作响。我急忙跑到厨房间弗南德发生了什么事。

“从现在起至午后，每小时发放一次礼炮。信号烟火将照明所有广场。我们应该把奥斯加带到城去观看灯火。”弗南德一面起劲的擦着强·巴勃迪司的靴子。

“外面在落雪，太冷了。并且奥斯加今天有点喉咙沙哑。”我走上楼，到育婴室把奥斯加抱起坐在腿上。外面天光已灰暗下来，但我并未点上蜡烛。奥斯加和我共同欣赏着窗外飞扬的雪花。

“有一个城市，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很寒冷，雪花不断的飘着，往往接连不断的要下好多月。不象这里雪花只落几天。天是那么清，那么白，象似洗过的一样。”我告诉奥斯加。

“后来呢？”他问。

“没有了。”我说。

“我以为你要讲一个新故事呢。”

“这不是个故事，这是事实，真有这样地方。”

“那个城市叫什么名字。妈妈？”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在那里。”

“很远很远。我猜想可能在北极附近，”

“斯德哥尔摩也属于我们的皇帝吗？”

“不，奥斯加。斯德哥尔摩有自己的皇帝。”

“那么那个皇帝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我的宝贝。”

这时炮声隆隆又起。奥斯加害怕起来！他用手臂搂抱着我。“不要怕，孩子。这是向皇帝致敬的礼炮。”

奥斯加看看我，说：“我不害怕，妈妈。将来有一天我会象爸爸一样做法国的元帅。”

我观赏雪花飞舞，我联想到普生。“也许你会成为一个很忠实的绸缎商人，象外祖父一样。”我说。

“但是我要做一位元帅，或者一位军曹。爸爸说以前他也是一位军曹。弗南德也是的。”他兴奋他说，“弗南德说明天我可以和他一同去看加冕。”

“哦，不，奥斯加，孩子是不准许去教堂的。没有票子及请帖是不能入内的。”

“但是弗南德会领我至教堂门口。他说在那里可以看到全部游行，皇后和朱莉姨姨，还有皇帝戴着皇冠。妈妈，弗南德答应过我。”

“可是奥斯加，外边太冷了。你不能站在巴黎圣母院那么长久呀。在那么多的人群里，你会被人踩踏得粉碎的。”

“求求你，妈妈：求求你。”

“我回来会告诉你一切，我保证不骗你。”他两只小手臂拥抱着我，同时给他一个甜吻。

“妈妈，我会听话。如果我喝了今天的牛奶，你肯让我去吗。……”

“但是外面实在太冷了。你不能去，你会又咳嗽的，听话，宝贝！”

“那么我把那瓶咳嗽药水全部喝下去，我可以去了吧？妈妈？”

“在这个叫做斯德哥尔摩的城市里，那里有个大湖，上面漂着绿色冰块。”我希望分散奥斯加的注意力，可是斯德哥尔摩已不能再使他感到兴趣。

“我要去看加冕。真的，妈妈。”他开始呜咽。

“等你长成时，你会看到加冕的。”我安慰他。

“皇帝是否以后还要加冕一次？”奥斯加怀疑地问。

“不，不是这样。我们要去观看另一个加冕。奥斯加，妈妈答应你。比明天加冕要美丽得多。相信我，美丽的太多了。”

“夫人不应和孩子说捏造的故事。”玛莉的声音由后说道：“来，奥斯加，你必须服药及喝牛奶。”

玛莉点上蜡烛，屋子顿时明亮。我离开窗子，我看不见窗外的雪花，不久，强·巴勃迪司上楼与奥斯加道晚安。奥斯加立刻诉苦道：“妈妈不让弗南德带我到教堂外面观看皇帝加冕游行。”

“妈妈是对的，我也不赞成。”强·巴勃迪司答道。

“妈妈说等我长大后，要带我去看另一个加冕，比这个还要美丽的多。你也来吗，爸爸？”

“谁要加冕？”

“妈妈，谁要加冕呀？”奥斯加问。

我自己也不知道谁要加冕，于是我故作神秘地答道：“现在我不能说，这是一个秘密。”

“晚安，宝贝，愿你有个甜密的梦。”

强·巴勃迪司替奥斯加盖好被角，吹熄了蜡烛。我们悄悄退出房。

今天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自己预备我们的晚餐，因为玛莉、弗南德、及厨房女婢皆外出。

戏院免费表演为庆祝皇帝加冕。伊莎，我的随身女婢，中午时分已请假外出。朱莉认为一位元帅夫人应该有一个随身女婢，料理一切闺房琐事，如梳装，缝纫等等。所以我添雇了伊莎。

晚餐后，我们到厨房里，我担任洗碗，而我的元帅，则系上玛莉的围裙，帮着擦干碗碟。他问道：“约瑟夫说皇帝派个御医来替你治病，是吗？”

我叹口气道：“这个城里是没有秘密的，谁都知道谁的事。”

“不，”强·巴勃迪司道，“不是每一个人如此，只是皇帝要知道许多人

的事，这是他的策略。”

晚上我不能安睡，炮声不断的隆隆作响。如果我能回到马赛家中，我会快乐得多。一座简单的乡下房屋，有一个养鸡棚。可惜拿破仑和贝拿道特皆不会对鸡鸭感到兴趣。忽然间，我被强·巴勃迪司推醒。我迷糊他说：

“天还未亮呢，何必这么早起身？”

“不，你梦中哭得很伤心。我只得推醒你。”

“唉！我做了一个恶梦，梦里我与奥斯加去参观加冕典礼，但是我们无法进入教堂，因为有许多观众拦着去路。忽然间，那些人变成许多鸡，喔喔啼叫。这时我和奥斯加各人头上戴了一顶皇冠，其重无比。这时就被你叫醒。这个梦真可怕。”

强·巴勃迪司温柔地道：“这不奇怪，因为两小时后，我们将去巴黎圣母院参加加冕典礼了。”我未再说什么，又沉沉睡着。

早晨，天气开始晴朗起来，雪已停止，但气候较昨宵更为寒冷。听说民众在清晨五时已站在圣母院门前等候皇帝御驾经过。强·巴勃迪司和我必须赴大主教宫殿。加冕游行将在那里举行。弗南德帮强·巴勃迪司穿上制服，用布擦亮制服上的金钮扣。同时伊莎则在我发际插上羽毛。我坐在镜前，看看镜里自己的影子，吓了一跳。我看上去象一匹马戏班里表演的马。这时门开处，玛莉送上一只小包说：“皇上派人送给元帅夫人的。”

伊莎接过包裹，放在妆台上。当我解开外面的纸，玛莉好奇的望着那红皮盒子。强·巴勃迪司推开弗南德，立在我面前。我抬起头来，我们的目光巧合的在镜子里相遇。我心中暗暗焦急，不知拿破仑又在搞些什么花样。强·巴勃迪司一定会恼怒。我的手不自主地抖颤着，不知该如何启开那红皮盒子。

“让我来。”强·巴勃迪司道。他掀了一下，盒盖应手而开。“哦……”伊莎呼吸急促地叫了一声。

“唔！”这是玛莉。弗南德张开大嘴。里面是个金色首饰盒，盒盖上是一只展翼的鹰。

我睁大眼看着。

“打开！”强·巴勃迪司命令道。

我手足慌乱的掀开盒盖，盒子里面全是金市，闪耀发光，衬着红绒里子，分外显明。我回转头望着强·巴勃迪司道：“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未作任何答复，但面色苍白，如同看见蛇蝎。“这些是金法郎！”我喃喃地、迷迷糊糊的，把那些金钱倒在妆台上。里面露出一张纸，上面是拿破仑不规则的笔迹：“元帅夫人，当年在马赛，你仁慈的由你的私蓄里借给我九十八个法郎，助我到达巴黎。这个旅程带给我好运我由衷地感谢你。附注：盒内数字与当年所赠数字相等。”

“这里是九十八个金法郎，强·巴勃迪司。”我说道。看到他的笑容，我紧缩的心方松弛下来，“以前在马赛，我曾借给他九十八个法郎，为付他的债及久诺和马蒙的旅馆账单。”我急急地解释。

我们抵达大主教宫殿时已近九点。我们被领到楼上一间宽敞的房间里，这时已有许多元帅夫人在那里饮咖啡，我们拥到窗前向外观看，圣母院正门前，拥挤着人山人海的群众，形成一圈。六个掷弹兵，加上骑兵队竭力协助以维持秩序。大教堂的门清晨六时起已开放，教堂内部仍有工人在赶做着未完备的装饰。门外由两排国家警卫队阻止一班好奇的民众试图入内。

“八万兵士将负责皇上加冕游行的安全。”麦雷私自告诉强·巴勃迪司，因麦雷是巴黎总督，他对这项任务负全责。警察总监阻止一切去圣母院的车辆前进，所有被请的绅士、贵妇等必须步行至圣母院。同时只有参加游行看享有特权，将外衣留在大教堂内，故而这班被邀请的贵宾，只好穿着华贵单薄绸衫裙，下车步行至大教堂。幸而这时正巧来了一群高院红袍法官，他们看见这班美丽夫人们，顿生怜惜之心，将红袍分盖着她们并护送进入大教堂。

旁边看闲的群众不约而同的哄然大笑。

此外仍有少数车辆直驱门前，这些车辆载着各国皇族如巴顿王子汉森·达森·德王子，海森宏堡王子等。

我正在饮第二杯咖啡，忽然兰丝夫人匆忙走来向我道：“亲爱的贝拿道特夫人，我猜想有人找你。”我抬头看见门口一位绅士，穿着棕褐色衣服，正与一位哨兵在争吵。“我要见我的小妹，贝拿道特夫人欧仁妮”。

那位绅士原来是爱提安。他看见我大声呼道：“欧仁妮，欧仁妮！叫他放我入内！”

我与强·巴勃迪司立即向哨兵说明，拉了满头大汗的爱提安进入房中。

“你是知道的，欧仁妮，我与皇帝是多年的老友呀！”爱提安喘息不定地道。

“那么你有什么事吗？”：皇帝随时就要加冕了。”我道。

“就是为加冕典礼我才来的呀！”

“那么你该早一点来。现在已无入场券了。”强·巴勃迪司从旁说道。我注意到爱提安这几年来体重增加不少，一面抹着脸上的汗，一面说：“气候恶劣，车子误点了。”

“也许约瑟夫可以想点办法。”我低声向强·巴勃迪司道。“约瑟夫现在与皇上在一起，谁都不接见。”爱提安失望地道。

“听着，爱提安，你一向不喜欢拿破仑，所以你又何必一定要观看加冕呢？”我希图平静他的情绪。但是爱提安立即抗议道：“你怎能这样说，你知道在马赛时，我是他最知心的朋友。”

“我与他订婚时，我记得你是非常不满的。”我答道。这时强·巴勃迪司拍拍爱提安的背，说道：“真的吗？你反对他们订婚？那么亲爱的爱提安，你是我的同志，我喜欢你，我替你设法。”他笑容满面地回头叫道：“久诺、贝提霜，我们设法把克来雷先生私运进入大教堂，来吧！”于是我的哥哥爱提安躲在三位元帅身后混进了巴黎圣母院。

不久三位元帅回来报告说：爱提安坐在外交使节圈子里，紧靠着戴绿色头巾的土耳其大使身旁。这时报告教皇驾到。大队骑兵在前，瑞士卫队在后。接着一位僧人骑骡背上，手中高高举着一个十字。后面是一辆八匹灰色马拉的皇帝御车，车上载着教皇，教皇进入大主教宫殿，在楼下换上礼服，带着神圣宗教式尊严，缓缓地走进巴黎圣母院的正门。群众一片寂静无声。当教皇经过时，只有少数妇人跪下，多数男子并未除下帽子。教皇白色身影，徐徐的在圣母院正门消失。紧接着，象一片红色浪潮，红衣主教们涌了进去。

据说教皇进入御用小教堂时，唱诗班即开始唱圣诗，教皇坐在圣坛左边。

但皇帝迟迟不到，军队、贵宾，以及神圣罗马教皇及各主教等，差不多又等候了整整一小时之久。最后听到一声礼炮，报告皇帝离开杜勒雷宫。

不约而同的，大家走至大镜面前整理衣装。元帅们披上蓝色披肩。当我扑粉时，我发现我的手在抖颤着。这时忽然人声鼎沸，呼声如雷，由远而进，越来越大，近于疯狂：“皇帝万岁 皇帝万岁 ”

巴黎总督麦雷骑在马背上，穿着金装制服。跟随在后面的，首先是骑兵队，接着是骑在马上、身穿绣着金鹰浅紫色丝绒服装的传令官，他们手中握着金蜜蜂的手杖，声势如此壮观，使我头昏目眩，张口结舌，我又不由地回想到许多年前，他连一套象样的制服都无力购买！当年的落魄，今日的豪华，令人不能置信，如在梦中。金光灿烂的马车，一辆接着一辆，每辆套着六匹良驹。德白罗首先由第一辆车中跃下，皇帝随从由第二辆下车，再者即是各部长车辆，最后是一辆满饰着金蜂的马车，载着公主们。公主们服饰 = 色雪白，头上戴着冠冕，朱莉迅速地走到我面前捏我的手，低声说道：“希望一切顺利……”俨然是妈妈的语调。

象一轮红日，破云而出，光芒四射。这就是皇帝的御辇，车身全部金色，装饰着一条饰带，戴着各式各样的大徽章，用金色棕叶连接着，代表法国各省。车顶则为四只巨型金鹰，鹰爪钩着桂叶枝。众鹰中央，是一只庞大的金色皇冠。御辇是由八匹骏驹驾驭，骏驹头上插着雪白色羽毛，并驾齐驱，威风凛凛，停在宫殿大门口。

我们忙走出宫殿，本能地排队立着迎接。

皇帝坐在车厢右边，穿着紫红色丝绒礼眼。当他下车时，我们看到他的西班牙式宽大短裤、白色袜子、镶嵌着宝石：他看上去象舞台上的歌剧名星。这种装束，更显出他的腿特别的短。

皇后坐在左边，今天她出奇的美丽，在那些孩童型发圈里，闪亮着大粒钻石。我有生以来尚未见过如此巨形的钻石。虽然约瑟芬今天胭脂特别浓厚，但我立刻注意到她带着微笑的面容是那样的光彩，那样的年轻。为什么这样年轻？是否她的心中隐藏着一分喜悦和满足，她多年来的幻梦终于实现！她已与皇帝举行过宗教式婚礼，她将加冕成为皇后，她还希望些什么呢！

约瑟夫与路易坐在皇帝、皇后对面。他们一身雪白，白色鞋子上装着金玫瑰花结。约瑟夫满面春风的露着笑容，使我联想到奥斯加玩的木马。路易则沉着一副脸，跟随侍进入宫殿……进入宫殿后，拿破仑和约瑟芬急急披上加冕礼袍，类似披肩，拿破仑套上绣金线的手套，他抬头看看我们道：“现在可以开始了吧！”

我们已准备妥当，等候德白罗的示意即可归入各人在游行中的位置。这时拿破仑走到一面大镜前，端详自己，并对镜中的影子细了一细眼睛，象似确定是否满意。

我们不自然的低语及无目的立着，使我联想到象是参加丧葬仪式。我口头看看强·巴勃迪司。他正与一班元帅立在一起，手中棒着一只锦垫，上面放着一条荣誉勋章金链。

“陛下，照理是应该由皇太夫人领带加冕游行，可是皇太夫人……”

拿破仑曾数度派人去接波拿巴夫人，但她仍未能及时抵达。“她不能及时赶到真是憾事。”拿破仑一无表情的道，“德白罗，我们开始吧！”

这时号角声四起，浅紫色服装的传令官极其庄严并徐徐的走进大教堂；绿衣随从紧紧跟在后面；然后就是德白罗；在他后面是十六位元帅夫人；最后是赛鲁利与麦雷，一个手中棒着锦垫，上面放着皇后的戒指，一个捧着的

锦垫上是皇后的冠冕。这时我捧着锦垫，上面放着皇后的纱巾。气候寒冷如冰，我迷迷糊糊、目不斜视的经过黑压压的群众，风琴的音韵悠扬飘逸在空际。空气中弥漫着袅袅的香烟。我们进入教堂，走到圣诗席位。我看见圣坛及两座金色宝座，在圣坛左边是教皇宝座，可怜的普易司七世坐在那里，已等待将近两小时之久。我立在麦雷身旁。这时，约瑟芬眼睛里泪光莹莹，意醉神迷的微笑着走近圣坛，停立在右边宝座面前。我回过头来看见凯勒曼又捧着一只大皇冠第一个进入；后面是倍立浓举着朝笏；利费波捧着查理曼大帝的宝剑；跟着是强·巴勃迪司捧着荣誉勋章金链；友金捧着皇上的戒指；贝提霜捧着一只象征权威的皇家宝石球；最后是泰勒郎捧着一只金盘，以备皇帝加冕典礼时放置礼袍。

这时风琴播送出法国国歌，拿破仑徐徐走近圣坛，约瑟夫和路易提携着紫色礼袍后幅。

拿破仑与约瑟芬并立在圣坛前。他的二位兄弟及元帅们在皇帝身后排队而立，于是教皇站起身来，开始做弥撒。

德白罗向凯勒曼示意，后者立刻迈前一步将皇冠呈送给教皇。皇冠看上去象是很重的样子，因教皇握着的双手颤抖着。突然地，拿破仑让紫色礼袍由肩上滑下，后面兄弟两人立刻接着交给泰勒郎。风琴音韵停止，教皇严肃地、清晰地宣读祝福辞。然后高举皇冠准备加在拿破仑头上，但是拿破仑这时并未低下头，他举起双手，毫无顾忌的抓着皇冠，停顿了一下，然后把它放置在自己的头上。这时不独是我一人而是所有的人震惊得不知所措。拿破仑违反了传统的加冕仪式。他自己加冕自己！

风琴音韵又起，悠扬地散布圣乐。利费波献上查理曼的宝剑；强·巴勃迪司把荣誉章金链挂在皇帝脖子上；贝提葛送上宝石球；倍立依奉上朝笏；最后，泰勒郎把紫色礼袍加在皇帝肩上。于是皇帝徐徐走上陞台坐在宝座上。约瑟夫和路易立在宝座两旁提着礼袍的后幅。

教皇宣告道：“皇帝万岁！”

于是普易司七世在约瑟芬面前，在空中画了一个十字符号，并吻了一下她的面颊。麦雷奉上皇后的冠冕，可是出其不意的拿破仑伸手接了皇冠。他带着微笑，小心地把皇冠加在约瑟芬头上。她趋前一步接受皇帝的加冕。接着童女提着蜡烛走向圣坛、同时教皇及他周围的随从引退至地下圣坛。拿破仑一无表情的与约瑟芬并坐在各人宝座上。我不能明白，一个端坐在皇位上的人，这时心中在想些什么？我目不转睛的凝视着他，巧合的他的目光与我相接。他微笑了一笑，这是那天他对约瑟芬微笑后的第二次微笑。

所不相同的，第一次是温柔、含蓄，这次则轻松、自然，而愉快，使我回忆到许多年前我们在篱笆旁边赛跑的情景。他的眼光象似在诉述：你现在相信我是个历史创造者了吧！”上议院主席的声音惊破了我的遇想，他立在皇帝面前宣读一卷公文。拿破仑一手放在圣经上，另一只手高高举起，一句接一句，随着他的重复宣誓维护法国国民宗教、政治、生活的自由与权利。于是大家起身，皇帝、皇后由教士们护送退出大教堂。我走出后、急急寻找爱提安，他正张大着嘴，用崇拜的目光看着皇帝的背影。晚间，我一生中第一次与强·巴勃迪司跳华尔兹舞。约瑟夫举行了一个盛大舞会，被邀请的皆是各国皇族，外交使节，以及各元帅等。爱提安，虽然是个平民，因他是朱莉的长兄，也被列入邀请之列。自从革命成功后，华尔兹舞在法国本已奉命禁止，现在又开始风行。虽然我曾经与礼仪教师蒙特尔学过一个时期，但对

这种舞艺并不精通。可是强·巴勃迪司曾在维也纳做过大使，故而他反而会圈、这种三步舞。他领着我滑进舞池，我们依偎着在卢森堡皇宫客厅里旋转着，他轻轻地吻着我前额低声道：“皇帝今天在宝座上向你调情，是不是？”

“没有这种事，你太多疑了。”

这时忽然有人高声叫道：“祝福皇帝万岁！”

“那是你哥哥，爱提安。”强·巴勃迪司道。

“不必理他。我们跳下去，永远跳下去，不要停止！”我向强·巴勃迪司耳语。

强·巴勃迪司的吻又落在我的发际。周围灯光灿烂五光十色，随着华尔兹音乐摇荡。我与强·巴勃迪司依偎着，旋转着，忘了一切的烦恼，忘了别人的存在，忘了整个世界，我们仿佛进入仙境。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经过杜勒雷宫。宫内外灯火明亮，仆役提着火炬立在门前保卫，真是一片繁荣、华贵景象。据人说，那晚皇帝与皇后在房中进餐，皇后头上戴着皇冠，因为拿破仑认为皇冠非常配合约瑟芬。

（加冕后两星期、巴黎）

数月前，皇帝发给每一个军团一面军旗。军旗竿头上是只金鹰，下面飘扬着蓝、白、红三色国旗。皇帝吩咐说，军旗是不能落在敌人手中的。同时他又保证法国必会得到更多的新胜利。

礼仪教师示意给元帅们，认为应该筹备一个盛大舞会，庆祝皇帝、皇后加冕。这将成为空前未有的盛举，必须极尽堂皇。于是巴黎大歌剧院被征用作为舞会场所。

所有元帅夫人日来积极筹备，彼此互对宾客名单。蒙特尔教导我们如何向皇帝、皇后敬礼，如何随侍他们进入舞厅。德白罗说，在元帅夫人中将选一位陪伴皇帝走向皇座，同时元帅中亦须挑选一人陪同皇后。讨论结果，是麦雷元帅和贝提露夫人被选中。前看因是皇帝妹婿，后者是她年龄最长。

舞会那天午后，宝莉忽然带着二位男朋友来造访，一位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另一位是法国骑兵队上尉。她让他们坐在客厅里，自己则拉我上楼进入我的卧室。

“你猜哪个是我的爱人？”她一面笑着问，一面坐下。她头发上闪烁着金色发粉，上面戴着一顶黑色小帽。耳朵上是一对闪烁钻墨绿的耳环。浅绿色丝绒裙子紧紧裹着臀部，上面配着黑色短夹克。一双人工修过的眉毛仍象当年一样黑，眼睛仍烁烁有光，使我联想到拿破仑的双眼。

“怎样，哪个是我的爱人？”她又问。我真的不知道。

“两个都是。”她得意地宣布。回头她注意到妆台上那只金首饰盒。

“谁送你这样一只没有美术思想的首饰盒，上面雕着那些可怕的皇家金鹰？”她问。

“现在该轮到你猜了！”我答复道。宝莉皱皱肩，竭力搜索，突然喘息着道：“是否告诉我？是他！”

“我有无比的光荣能得到君主的恩赐。”宝莉低低吹了一下口哨。“真想不到你知道近来他正和一位紫色眼睛、长鼻子的宫女打得火热。”我不由自主地面红起来，“这不过是还马赛时一笔旧债而已。”宝莉伸出她满戴珠宝的手道：“当然，当然，”她停顿了一下，看上去似乎有心思，又接着道：“妈妈昨天到了巴黎，她现在住在我家里。我今天特地来请你设法帮助他们。”

“帮助谁？”我莫明其妙地问。

“妈妈和拿破仑。”宝莉笑道，音调多少有点不自然。“我真心烦。拿破仑立意要妈妈参加加冕典礼。你想想妈妈是否是这种人，愿意参加盛大典礼，在家人面前行礼等。你知道拿破仑这次对妈妈非常不满，认为她蓄意迟不到席。他认为妈妈不愿看到他得志。事实上，他内心渴望能见到她，所以黛丝蕾，请你想想办法把他俩推在一起，象似巧合的。你明白吗，在一种场合，不需要任何礼节的相遇，你能作这样一个布置吗？”

“你的家庭真是莫明其妙！”我气愤地叫道。宝莉丝毫不为所动，一面修着指甲，一面又继续道：“你知道，约瑟夫以后不会继承皇位。现在拿破仑已经过继路易与皓坦丝的两个儿子为嗣子，这当然是约瑟芬的主意，因为他们是她的外孙呀。”

“好吧，我设法在元帅舞会中，使波拿巴夫人与皇帝重聚，我会令玛莉通知波拿巴夫人在那个包厢里见面。”我急急地截断宝莉道。

“你真可爱，欧仁妮，现在我安心了。”

她拿出一盒胭脂，小心地涂在嘴唇上。

“我想你刀那两位勇士必定等待得不耐烦了。”我道。宝莉站起来道：“你很对，我该走了舞会相见，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我点点头。

舞会开始了！小提琴播送出法国国歌。我挽着强·巴勃迪司手臂，徐徐由楼梯上走下。

一片衫裙牵悉悉声、刀剑叮档声，我们弯腰至地行大礼，皇帝皇后驾到。后面跟随着许多高身材、将军服装的随从。皇后向大众点头。她的钻石冠冕闪烁作光。麦雷弯腰向皇后行吻手礼。

“夫人，你好？”皇帝向肥胖的贝提霭元帅夫人道，但未等待她的回答，又转向另一位元帅夫人道：“真高兴见到你，夫人。尼罗河绿色真配合你。你应该常穿这颜色衣服。”

“陛下太仁慈，太过奖了。”那位元帅夫人受宠若惊地答道，面颊上顿时飞上两朵红云，同时，约瑟芬面上露着粉饰的笑容，垂问每一位元帅夫人，表示关切、亲善。然后，麦雷伴着约瑟芬徐徐穿过舞厅，拿破仑与兴奋、紧张的贝提霭夫人跟随在后面。一片衣衫沙沙声，贵夫人們的弯腰行大礼。约瑟芬不时停下，向她们说一两句亲切的话，拿破仑多数只与绅士们交语。各省官员均纷纷来参加盛会。他询问他们关于当地驻军情形。我心中焦急，不知如何诱他到十七号包厢里。我决定多给他几杯香槟，然而香槟传递了一圈，拿破仑并未喝酒，他立着与约瑟夫、泰勒郎谈话。

这时，我忽然看见了一个似曾相识的红色方形的脸，我立刻认出他是谁，一只短颈在上校的制服上。在那方形面容旁边。立着一位梳着浅黄色不入时发髻的夫人。于是我设法穿过舞厅向上校方面走去，当我经过时，宾客恭敬的让开一条道路。我听到他们耳语道：“贝拿道特元帅夫人！”军官们深深鞠躬，夫人们笑脸相迎。我向她们回笑，一次又一次的笑下去，不停的笑，我的嘴笑的疼痛。这时我已走近上校。除了他的发式和先前不同，此外，这些年来，他一点都没有改变。

“勒发勃上校，你还记得我吗？”我听到自己的声音问他。他身旁那古怪发髻的妇人，慌忙鞠躬低声道：“元帅夫人。”

“佛郎斯·克来雷的千金！”方脸同时惊叫起来。他们手足无措的立在那里，不知说什么是好。“我好久未回到马赛了。”我打破僵局他说。

“马赛是个小地方，夫人会感觉沉闷的。”上校夫人道。

“如果你希望调任别的地方，勒发勃上校……”我看看上校一对水汪汪的眼睛。

“你愿意在皇帝面前提一句吗？”上校夫人显然的非常兴奋。

“不，是向贝拿道特元帅去说！”我答道。

“我与你爸爸以前是老朋友。”上校喃喃地。这时音乐又起，是一曲波兰圆舞曲。我急急离开上校夫妇，拎起裙子往皇帝方向走来。麦雷和朱莉第一个走下舞池，给舞会揭幕。皇帝伴着贝提霭夫人。约瑟夫应是我的舞伴，他站在台边等候。看见我，他低声生气责备我道：“黛丝蕾，你到哪里去了。”

“对不起！”我向他道歉。约瑟夫仍生气地道：

“你知道我一向不惯等候人的。”

“请你露出笑容。”我也嗔怒道：“笑呀，你应该知道许多对眼睛在注意我们呢。”

数支舞后，宾客纷纷离开舞池去用宵夜。拿破仑退至台后与杜罗克谈天。我由仆役手中拿过两杯香槟走到皇帝面前，皇帝截断他的话，立刻转向我道：“夫人，我有话和你说。”“要不要一点饮料。”我问，手中摇着香槟杯。拿破仑与杜罗克接了过去。

“夫人祝你康宁！”皇帝礼貌他说，眼睛由上至下的打量着我：“元帅夫人，我曾告诉过你，你是多么美丽吗。”

杜罗克脸上立刻展开神秘的笑容，碰了一下靴子，说道：“如果陛下准许，我……”

“杜罗克，去吧，好好地招待那班夫人们。”皇帝说完，哑开始在静默中衡量我。嘴角徐徐展开了含蓄的微笑。

“陛下是否有话说？”我追问道，“我想十七号是最理想的地方。”拿破仑起初认为自己听错了话，他向前倾斜少许，扬起眉，重复一遍道：“十七号包厢？”

我热烈地点点头。拿破仑回头看看四周，约瑟芬正被一帮夫人包围着，谈得起劲。约瑟夫、路易、泰勒郎三人聚在一起。舞池中，制服与纱裙混合旋转。

“你认为适当吗？小欧仁妮！”

“陛下，请不要误会我！”

“但是，十七号包厢这不是很明显吗，是不是？”接着他道：“麦雷陪伴我们看上去比较合宜。”

麦雷象其他侍从一样，整个晚上一直眼角不离皇帝左右。一招手，他立刻来到皇帝面前。

“贝拿道特夫人和我想到一间包厢里去谈谈。领我去。”于是我们三人离开了大厅，我们穿过人群，走近包厢。

“麦雷，谢谢你。”麦雷靴刺并立时玎当作响。接着消失不见了，拿破仑开始找寻十七号包厢。

“陛下有话和我说，是否好消息？”

“是的，我们已决定准许贝拿道特的请求，让他负责内政职务。明天他将被派为汉诺威总督。我恭贺你，夫人，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尊贵的职位。”

“汉诺威！”我低声道。不知汉诺威到底在那里。“如果你到汉诺威看你的丈夫，你将住进皇宫成为第一夫人。啊，有了，这里是十七号包厢！”我

们离开厢门只有数步的距离。

“你先进去看看帘幔是否拉下。”拿破仑道。我开了门，随手把门带上。我心中知道帘幔定早拉下。

“怎么样，孩子？”波拿巴夫人看见我进来，问道。

“他在外边，他不知道您在这里，皇太夫人。”

“不必紧张，他不会砍下你的头的。”波拿巴夫人坚定地道。我心中暗想，当然不会，但可能影响强·巴勃迪司的前程。我轻轻他说道：“我叫他进来，夫人。”

“帘幔拉下了。”我走出包厢向拿破仑说道。我希图让他先进入厢内，但是他把我推了进去。我靠墙立着等待他经过。波拿巴夫人立起身来。拿破仑立着脚，象似在门口生了根，呆立在那里。外面正播送着纳华尔兹舞曲。

“亲爱的，你向你母亲说声晚安吗？”波拿巴夫人镇静地问。她迈前一步。我真希望她稍微弯一弯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拿破仑一动也不动。波拿巴夫人又向前了一步。“母亲大人，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惊奇。”拿破仑道，仍僵立不动。

又走近了一步，现在波拿巴夫人正立在他面前。她微微低下头去亲他的面颊。不顾宫廷仪式，我在皇帝身后擦过，故意推他一下，拿破仑很自然的倒在波拿巴夫人怀中。“当我回到舞厅里，麦雷走了过来。“这么快就回来，夫人？”我莫名其妙的望着他。麦雷又笑道：

“我已告诉皇后说，贝拿道特元帅一定会高兴，如果皇后能分一点时间和他谈谈。我又暗示贝拿道特元帅说，皇后甚盼能见到他。所以对于包厢里的事，他不会怀疑，注意的。”“包厢里的事？你是什么意思，麦雷元帅！”

这时，大厅里忽然发出一阵惊奇的呼叫声，但麦雷并未注意。他又神秘的接着道：“我意思说一个特殊的包厢，夫人与皇上去的那个包厢。”

“哦，十七号包厢为什么不让贝拿道特和皇后知道十六号包厢里的事？整个舞厅里的宾客现在全知道了。”听我说后，麦雷面上的尴尬样子令人发笑。他抬起头，向宾客方面看去。他看见皇帝拉开十七号包厢帘幔，立在一旁的是波拿巴夫人，德白罗示意乐队奏乐，接着是一阵嗡嗡低语声，然后是疯狂的鼓掌声。

“嘉罗琳并不知道她母亲在巴黎。”麦雷显然有点仓皇失措，看看我，不知如何是好。

“我相信皇帝现在非常需要皇太夫人。”我沉思着说。

那晚我们跳舞，狂欢至天明。我和强·巴勃迪司跳华尔兹舞时，我问道：“汉诺威在什么地方？”

“在德国。”强·巴勃迪司忽然若有所思地停下来，注视我的眼睛，问道：“真的吗？”我点点头。“我要给他们看……”他自言自语的。“给谁看？看什么？”我问。

“如何统治一个国家，我要给皇上看，我要给将军们看，尤其是将军们，汉诺威人民会得到幸福。”强·巴勃迪司迅速的讲着。我知道他心中定是非常快乐，这些年来，第一次看到他这样愉快。汉诺威，在德国的汉诺威占据了强·巴勃迪司整个思想领域，他忘记了法国。

“你将住进皇宫？”我问。

“当然这是最佳区域。”

忽然间，我心中产生了一种畏惧感觉，“为什么？”

“我头晕，强·巴勃迪司，我头晕！”我说。但强·巴勃迪司仍不顾一切的跳下去。

强·巴勃迪司未去汉诺威以前，我要他发表勒发勃上校的巴黎新职位，让他负责军队里制服、靴子、以及内衣等等。上校偕夫人双双来向我道谢。我高兴得热泪盈眶，笑道：“波拿巴不是克来雷的婚姻好对象。”

上校扭促不安道：“你很对，元帅夫人，令尊如果在世，一定会选择贝拿道特元帅的。”

当拿破仑看到勒发勃上校新职位时，他想了一想，失声大笑道：“负责管理制服，内衣哈哈，这必定是贝拿道特夫人的主意！”这些话，当然是由麦雷口中传出来的。

（一八〇五年九月，由德国汉诺威至巴黎驿车中）

我们在汉诺威的日子是诗情画意的，岁月在欢乐气氛中渡过，虽然身为第一夫人，我常常漠视一切仪式，与奥斯加二人在皇宫大厅的光亮地板上滑来滑去的游戏。是的，我不否认，强·巴勃迪司，我，及奥斯加在汉诺威是非常愉快的。强·巴勃迪司由早到晚伏在书桌上，精心研究那堆文件，他把“人权”输入汉诺威境里，废除体刑，取消对犹太人不平等待遇，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禁止采取强迫征税方式去维持军队。此外，强·巴勃迪司鼓励与邻国通商，因此国富民安，当汉诺威人民丰衣足食时，他增收少许税款，并将这笔额外的收入，购买粮食，送至德国北部赈救饥荒。强·巴勃迪司对学识方面亦非常重视，他赠给高丁津大学大笔基金，以备聘请欧洲最著名的教授。

在汉诺威，我的生活是安定的，平静的，我们没有超过两小时的闲操，我们没有通宵的舞会，故而我体重增加了不少。可是同时巴黎方面传出来，皇帝仍积极筹备侵犯英国。骑兵队聚集在布郎。约瑟芬挥霍无度，债台高筑。所有学校必须强迫学生背诵语录：

“我们应对我们的皇帝，拿破仑一世，上帝的化身，表示崇敬、服从、忠诚，并愿为国服役。”

所有农人的子孙强行服役，如果想免役，必须付八千法郎。有一班农人付不起这样庞大的数字，只得设法把他们的儿子藏匿起来。但是警察即拘捕他们的妻子、姐妹、或未婚妻作为人质。战败国必须献出壮丁，表示对法国皇帝忠实。上千上万的老百姓被由床上拉起来，遣赴战场为拿破仑效忠。为什么拿破仑要这样做？他是否忘了以前的宣誓，忘了平等，忘了自由，忘了人权，他是否只有自己，拿破仑、大皇帝？

有一天，强·巴勃迪司和我说，当代大音乐家，贝多芬将来官中奏乐。我们请了许多宾客。过了几天，贝多芬到了汉诺威。他是个中等身材，健壮结实的男子，头上的头发象狂人一般四面竖立着，他的面形圆圆的，太阳晒过的浅褐色皮肤，并有几点麻子，一只低塌的鼻子和一双睡态惺松的眼睛。虽然是个大音乐家，但他是个聋子。我心中很奇怪一个聋子怎能作曲。大概奥斯加与我同样的想法，他拉贝多芬衣服，贝多芬只得弯曲身躯。奥斯加大声向他耳中叫道：“你听见你自己所作的曲子吗？”

贝多芬严肃地点点头，指指胸前道：“在这里，我的心听得到我作的曲子！”

晚餐后，我们及宾客们聚集在大厅里。我们看到贝多芬走上音乐指挥坛，手中拿着一支指挥棒。他举起手臂，开始指挥。我无法评判音乐的优劣，

因为我不是位音乐家。但乐声悠扬、响彻云霄，婉转迂回，如歌如诉。是情感的倾诉？是人们的心声？是心灵的祈祷？我感觉“此曲只应天上有。”我回头看看强·巴勃迪司，他面部一无表情，嘴唇紧抿着，眼中露出特别的光芒。

谁也未曾注意，这时门口来了一个特快专送信差。只有费拉特上校，我们的副官立起身，从信差手中接过一封信。他略微看了一下，马上将信交给强·巴勃迪司，后者拆开信阅读，副官送上纸笔。强·巴勃迪司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副官接了纸条立即退出大厅，立刻有人补上他的空缺，立在强·巴勃迪司身后。同样的他也接过强·巴勃迪司第二张纸条随后退出。我立刻直觉到有不寻常的事件发生。音乐照常的演奏下去：那晚宾主尽欢而散。送走了客人，强·巴勃迪司挽着我的手臂走上楼道：“你与奥斯加必须回到巴黎，皇帝下命令出征，占领巴伐利亚（德国南部）。”我把他的手放在我的面颊上。“小女孩，不要忘记给我写信，军政部会……”他说。

“军政部会把我的信转给你，是不是？”我说。“强·巴勃迪司难道永远是这样，没有完，没有了的，永远这样下去？”

“不要忘了你嫁给法兰西的一位元帅！”

“巴伐利亚征服后，你回到巴黎来看我和奥斯加呢，还是我们再一同来到汉诺威呢？”

他耸耸肩：“由巴伐利亚我们前进去征伐奥地利。”

“那么，以后不会再有边疆需我们去防守。法兰西没有边界！”我道。

“法兰西就是欧洲。法国军队向前进，小女孩，这是皇帝的命令。”

“我记得当年有人建议你统治！”

“亲爱的，如果我想得到一顶皇冠，我不是从阴沟里把它捡起来的。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这句话。”他吹灭了蜡烛！

（一八〇六年夏季在旅行马车中欧洲某地方，巴黎）

马莉安堡是我的目的地，可惜我不能确定马莉安堡到底在什么地方，幸而我身旁坐着一位皇帝派来护送我的上校。他膝盖上放着一张地图。他不时指示车夫，所以我很安心，我会平安的抵达我所要去的地方。玛莉坐在我对面，口中叽叽咕咕的诉苦。因为泥泞、不平的道路，车身随着东歪西倒的颠簸着，我猜想我们正穿过波兰，当我们的车子停下换马时，上校告诉我说，我们抄近路，取道德国北部。

“越快越好，我实在急于到马莉安堡。”我说。”马莉安堡离丹锡克不远。”上校说。

这并未能告诉什么，因为丹锡克这名字于我同样的生疏。

“数星期前，这里曾经是战场，不过现在已议和了。”上校接着道，“是的，拿破仑又签订了一次和约。这次是在提尔西特，国人民起来反抗，企图把法国军队驱逐国境，同时他们获得国支持，蒙尼特刊物里报告各地的胜利，如杰拉、卢卑克等地。”

我坐在车子里，不由的联想到这两年来经过。西西里约瑟夫，在一年前已被封为那卜勒斯国王，朱莉成为皇后，他又住进那高耸象教堂似的意大利皇宫里。伊莉莎是卢加地公爵夫人，路易为荷兰国王，麦雷为克和保格的公爵。使我能了解的，强·巴勃迪司也被封为彭特·卡福的王子，于是我也无形中成了王妃。

去年整个冬天，我没有得到强·巴勃迪司的一点消息。柏林失落在法

军手中，我们军队将敌人追逐越过波兰。强·巴迪司负责我们军队左翼。蒙罗坚一役，他获得全面胜利，非但击中敌人的要害，同时保存了皇帝的面子。这次的胜利得到很光荣，敌人把抢去的元帅的旅行袋及行军床全部送回，表示敬意。这一切皆是数月前的事。强·巴勃迪司军队在前方不远传来捷音。皇帝同时在纪那、爱劳、佛杜兰方面获得全面胜利。于是欧洲各地代表依从拿破仑意旨，聚集在提尔西特订立和约。皇帝回到巴黎在杜勒雷官，举行盛大舞会，大事庆祝。

裁缝店送上我的玫瑰色新衣，伊莎整理我的头发，戴上强·勃迪司去年八月特地遣人送回来的嵌镶珍珠与宝石的皇冠，一件结婚纪念礼物。我们很久很久未见面了，也许是太久了。

“夫人今晚玩得很好。”伊莎道。

我摇摇头：“没有朱莉皇后，我会感到非常孤寂的。”朱莉能参加，她现在住在那卜勒斯的高耸的皇宫里，恐怕比我还要感到寂寞呢。

杜勒雷宫的宴会，完全出乎我的想象，当然，我们仍惯例的聚集在大厅里，等候皇帝、皇后驾到。门开处，国歌由号角声中括出；我们全体弯腰到地，行宫庭大礼，皇帝和皇后进入大厅，走了一圈，向宾客们寒暄几句，表示亲切。起初，我看不清楚拿破仑的面容，因为金饰制服的侍从，遮着我的视线。这时他突然停留在几位荷兰显贵面前，声色俱厉地向他们说道：“有人谣传说我们兵士在前线奋斗，而我们的军官则躲在后面！这些话是不是你们在荷兰说的。”

我曾听到荷兰民众很不满意法国的统治，尤其是对怠情的路易和他的悲苦神态的皇后皓坦丝。当时我并未注意他所说的话，我只详细研究他的面形。拿破仑确实改变了许多，面部较前丰满，嘴角的笑容已不似当年那样殷切，显然的现在变成傲慢、骄横。此外，我看出他已发胖许多。除了他自己发明的荣誉勋章以外，他什么也未配戴。“上帝的化身”现在变得相当肥胖，他紧张时，常常把手放在背后。现在他傲慢的笑容转成蔑视：“绅士们，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军官每一个都是勇敢的，并且军官中有一位几乎丧失了性命，为国争光。”

为什么我的心会狂跳？

拿破仑故意停顿一下，又接着道：“那位军官就是彭特·卡福王子！”

“是真的吗？”我不由自主地叫问道。皇帝皱了一下眉。在皇帝面前是不应该叫唤的，但是这位贝拿道特元帅的娇小夫人是什么礼节也不顾的。皱眉随着展开。现在我已明白拿破仑早已发现我，蓄意这样做，为把强·巴勃迪司受伤的消息传给我。为什么要在这么多人面前？为什么？是一种责罚？

“亲爱的王妃，”他说，我深深向他行礼。他握着我手拉我起来：“我很抱歉令你知悉这项不愉快的消息。彭特·卡福王子的英勇战绩令人钦佩，他在卢卑克一役尤为显著。然而据我所知，他在西班牙略受轻伤，大约伤在喉部，现在已逐渐恢复。亲爱的王妃，请不必过虑。”

“我恳求陛下让我也去看我丈夫。”我脆弱他说。

皇帝看看我，照理元帅夫人是不能探访他们的丈夫的，“王子已转送至马莉安堡为得到较佳医药治疗。接受我的忠告，王妃，不必遭受旅途跋涉的辛苦去乌莉安堡。这条道路必须过丹锡克，这些地区高低不平，最近曾经过战争。一个美南夫人……”他安静他说着，目光一直凝视着我，欣赏我面部表情、这是一种报复，报复，因为我没有接受他给我的婚姻安排，我选

择了自己的丈夫！

“陛下，你准许我去看我的丈夫，我有两年未见到他了拿破仑的目光一直未离开我的脸：“两年了！你们看，绅士们，法国元帅为国牺牲是多么伟大呀。如果王妃，你立意想去冒险，那么你必须要有通行证。那么需要几张呢？”

“两张，我带玛莉一同去

“对不起，王妃，谁呀？”

“玛莉，我们忠诚的马赛家中的老玛莉。我想陛下还记得吧。”大理石的面具终于溶化了，露出下面的真面貌，他带着趣的笑容道：“当然，忠心的玛莉！会做甜饼的玛莉。”

他向身边的侍从道：“准备彭特·卡福王妃及女伴的通行证。他目光四处搜寻，落在一位上校身上：“麦林上校，你负责护送王妃安全到达马莉安堡。”又回头问我道：“准备什么时候起程？”

“明天早晨，陛下。”

“王子面前，代我致意，因他战绩显著，法国要酬谢他，送他房屋一栋。这是先前莫罗将军的住宅，在安居道。我最近从莫罗夫人手中购买来的。莫罗将军是一位人材，可惜他是出卖法国的叛徒。多么可惜！”

我行宫庭大札时，看到拿破仑的后背，他双手反背在后面，痉挛的反复紧握着。莫罗的住宅，那个蒙冤受辱的莫罗将军，被指控犯有通敌行为、与保皇党同谋，因此被充军新大陆，终身不准许回国。拿破仑现在购买下莫罗的住宅，送给他的至友 强·巴勃迪司。这是残忍的。拿破仑何尝心中不憎恨强·巴勃迪司，但是虽憎恨他但又不能缺少他，因为强·巴勃迪司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元帅。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旅程，我们乘坐马车穿过战场，到处看到一堆一堆的新坟，插着粗制的木头十字架。雨是那么大，飒飒地不停的落着。

“这些皆是人家的爱子。”我感慨地道：“一杯黄土，一缕英魂。”

坐在身边的上校在假寐，他睁开惺松的睡眼，看了一下，耸耸肩，马上又合上。玛莉拉下车里的帘幔，一片沉默。我又开始怀念奥斯加。这是他出生后，我第一次离开他，我把他交给了波拿巴夫人。朱莉现在意大利皇宫里，波拿巴夫人是我唯一可信任的人。车外的雨不停的落着，淹没了那一堆一堆的新家，我们向前行，直趋马莉安堡。车子终于停在强·巴勃迪司的司令部前。出我意料之外，马莉安堡并不是座皇宫，而是一个城岩，一座灰色的中世纪时可怕的残破的古堡，看上去一点不象可以居住的样子。进口处东一群，西一群的站满了兵士。我经过时，接连不断的听到靴刺叮当声响。两位军官领我们进入大门，经过一个高低不平的院落。我心悸的看看四面高而厚的城墙。在这样环境里，我有一种感觉，随时可能遇到中古时代勇士和贵夫人们。事实上，我只看到进进出出的兵士而已。

“请不必通报，我要给王子一个惊喜。”我向军官们说。

“王子已经复原了。这时大约正在工作，不希望受到骚扰。”内中一位年纪较轻的军官道。

“有没有办法找一个比司令部较佳的地方居住？”

“在前方，王子不大重视居住问题。这边。王妃请。”他打开门，弗南德看见我，惊异地跳起来叫道：“夫人！”弗南德现在与先前大不相同，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他身上穿着深紫红色的制眼，装饰着大粒的金钮扣。

“你好神气啊，弗南德！”我笑道。

“现在元帅是彭特·卡福王子了，当然与先前不同。”

“弗南德，王子好吗？”我问。

“现在伤口已渐愈了。”

我将手指放在唇边说：“嘘！”弗南德会意地轻轻打开了通里间的门。

强·巴勃迪司没有听见我进入屋子。他正坐在一张书桌旁边，手托着腮，阅读一本大册子。桌上的烛光照在他前额上。我四周看看，壁炉里烧着咯咯作响的木材，前面是一张书桌，上面放着卷宗及皮面的册子。靠着壁炉，悬挂着一张大地图，火光融融地反照着。另一边是一张行军床，床边小桌上放着一只银碗，还有纱布绷带等等物品，这间屋子相当空洞。

我走近一点，脚步声被炉中木材咯咯声掩盖着，因而强·巴勃迪司并未发觉我。他的深蓝色制服领子敞开，脖子上露出白色绷带。他翻过一页书，在上面用笔作一个记号。

我除下帽子。屋子里相当暖，一种安全、温暖感包围着我。虽然我很累很累，这已无关紧要，我已达到了我的目的地。

“亲爱的彭特·卡福王子！”我说。

听见我的声音，他直跳起来：“我的上帝黛丝蕾，”

他向我迈了两大步，一下子把我拥在怀里，热烈的吻着。“伤势好一点吗？”我轻轻地问。

“好多了，但当你压在上面时，仍有一点……”

我迅速地抽回手臂道。“对不起，我没有顾虑到。”我坐在他膝盖上，指着桌上的大册子，问道：“你在读些什么书？”“法博一个军曹应该对北德及汉萨同盟城市的事多知道，多认识，请不要忘了，我仍要继续管理汉诺威及卢卑克。”

我合上书，紧抱着他低声道：“奥斯加曾经病了，你又不在我身边、现在你又受伤，离开我这么远。”他轻轻地，温柔的吻着我道：“小女孩我的小女孩。”他又搂我紧一点。这日房门大开。无疑的，我窘迫的迅速站起身来，抹抹乱发，玛莉与弗南德并立在门口。

“玛莉想知道王妃睡在哪里，她要打开行李。”弗南德道，露着告状的神情。我立刻明白他并不欢迎玛莉。

“我的欧仁妮不能在这座臭虫横行的古堡里过夜。”玛莉强烈的抗议。

“臭虫从来没有过。”弗南德叫着反驳道：“在这阴湿墙里，什么虫也不能生存的。监护队那里，有的是床，很漂亮的床。

“臭虫堡。”玛莉气呼呼地道。

“听他二人吵嘴，使我回想到以前在西沙平道那段日子。”强巴勃迪司笑道。

我顿时想到皇帝所赠的礼物。我心中委实担忧，我想还占等到晚餐后再告诉他吧。

“弗南德你去准备一下，为王妃预备一间卧室，一间客厅。还有最好的家具。”强·巴勃迪司命令道。

“不能有臭虫。”玛莉加了一句。

“在一小时内，王妃与我二人在这间房里用膳，任何人也不见。”玛莉和弗南德退出后，我们仍听到他俩在外间争吵声，心中不由的好笑。我又坐在强·巴勃迪司膝上，告诉他这两两年来的片片断断的新闻，琐琐碎碎的故事。

弗南德摆好餐桌。厨司预备了一只嫩而可口的春鸡，强·巴勃迪司斟

了两杯葡萄酒，我们轻品浅酌，叙话家常。

“黛丝蕾，亲爱的，你不必再节省。我们现在很富有了。”

“皇帝赠送你一幢房屋。”我转入正题。

“皇帝为何要送我一幢房屋，什么房屋？”

“莫罗将军的旧居，在安居道。他从莫罗夫人手中购买来的。”

“我知道花了四十万法郎。数月前同僚们已纷纷议论这件事。”强·巴勃迪司一面剥桔子、一面沉思道：

“莫罗的旧居。我今天接到皇帝一封信，每年我可由波兰西芒利亚产业里岁收三十万法郎。但他并未提起莫罗房屋事。

“他对你在卢卑克战役非常钦佩。”

强·巴勃迪司皱皱眉，默默不答。

“我会设法把新居收拾得很舒适，你回来时，你会感到家的温暖。”

“在莫罗的房子里，我永不会感觉到家庭的温暖。我会与莫罗写信。”

“你无法接触他，到处有特务监视。”我道。

“皇帝派我管理联盟地区。我可由卢卑克发信到瑞典，由瑞典转至英国或美国，因瑞典是中立国家。”

突然地，我想到斯德哥尔摩，天晴的象洗过的白纸！“你知道一些关于瑞典的事吗？”我问。

“当我征服卢卑克时，有一营瑞典骑兵队在城里。”

“我们与瑞典也宣战了吗？”

“那个国家是与法国亲善的？瑞典帮助我们的敌人，那个瑞典王是个神经失常的人。”

“他叫什么名字？”

“古斯塔夫 四世。他的父亲古斯塔夫三世有许多仇人。他是在化装舞会里，被自己的贵族暗杀而死的。”

“哦，多么可怕呀！”

“我们的断头台也不见得有多文明呀。去判断是件难事，惩罚是一件更难的事。这位古斯塔夫四世派了一营骑兵队到卢卑克。我对于瑞典特别感兴趣，故而我请这班被捕的军官用膳。这样我结识了蒙纳及数位军官。他们解释给我听，瑞典人民很反对古斯塔夫参加作战。或许古斯塔夫希图得到俄国支持，因为瑞典一向担忧俄国要攫取芬兰。”

“芬兰 芬兰在哪里？”

“这里来，看看地图即会明白。”强·巴勃迪司提着蜡烛，照着地图：“这里是丹麦，由犹特兰连接着大陆。照地理观点来说，如果欧洲大陆上敌人侵犯是无法防御的，所以丹麦一直与法国友善。你现在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

“瑞典并不愿与法国联盟，它把希望寄托在俄国沙皇身上，可惜现在已经太迟了。在提尔西特和约里，沙皇已与我们的皇帝立在一边，并且拿破仑让沙皇在波罗的海地区自由处置。你猜想古斯塔夫能怎么样。这个疯狂的国王忽然向俄国宣战，因为芬兰 芬兰是属于瑞典的……。”

“瑞典怎能保护得了芬兰--如果俄国决心去占有它？”我详细看看地图道。

“你看，一个天真女孩子象你这样，也知道问这样一句话。当然他们无法保留芬兰，一定会一败涂地。芬兰会被割让给俄国。所以……”强·巴勃

迪司敲敲地图道：“瑞典应该与挪威联盟。这并不是个难题。”

“谁统治挪威？”

“丹麦国王，但挪威人民并不喜欢他。这些挪威人是很特别的民族，没有贵族，没有宫廷。他们非常不满现状。因为丹麦国王做了他们的国王。事实上，挪威等于在拿破仑控制之下。如果瑞典想征求我的意见，我必忠告他们割让芬兰给俄国，同时与挪威戮盟，这种联盟可以建立地理上的优越基础。”

“在卢卑克，你拍这些详细解释给瑞典军官们听了吗？”

“当然很详细。起初他们不愿接受割让芬兰的建议。最后我只得说我是个法国人，我是容舰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他们，俄国需要得到芬兰去巩固它的边疆，倘若他们不放弃芬兰，他们的国土必遭到损害，因为俄国志在必得，同时他们第二个敌人——法国皇帝也会出兵到丹麦。想一想瑞典是否有力量抗得过这些强大的敌人。如果拿破仑企图得到挪威，只有取道瑞典占我忠告他们采取中立态度。如果真心想保卫瑞典，他们必须与挪威携手站在一边。”

“那么他们怎么回答呢？”

“他们睁大眼睛望着我，象是我发明了火药的秘密。我向他，们说，不要看我，请看看地图。第二天早晨，我遣送他们回家。所以现在我在瑞典有了朋友。”

“在瑞典有朋友有什么用？”

“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皆应该有朋友。如果瑞典仍不停止对敌法国与俄国，我只好占领他们的国土。我们估计英国要拿丹麦，就是为此拿破仑才派兵到丹麦。倘若那个狂人，古斯塔夫执迷不悟，拿破仑必定采取我方所说的步骤。他决定占领瑞典。由丹麦，越过狭窄海峡，梭南，直达瑞典北部。来，看看地图你即会明白。”

我又重新走到地图前面，实在这时我已疲倦不堪。

“当时那班瑞典军官中，有一位叫做蒙纳的向我说道：‘你泄漏了法国的秘密及军事计划，王子。’你知道我如何答复？”

“不知道！”我向行军床走近一点，经过多日的跋涉旅程、我真是疲倦，差不多睁不开眼睛。

“我告诉他，如果法国进攻，我想你们是抵抗不住的。小女孩，你是不是睡着了？”强·巴勃迪司道。

“唔，差不多了……”我喃喃地，身子躺在行军床上。

“来，我抱你到卧室里去，现在大家都睡了。不会有人看的。”强·巴勃迪司低声说道。

“我不要起来，我太累了。”

“如果你想睡在这里，那么我回到书房，我尚有许多事要做呢。

“不，你已经受伤了。你也躺下！”我叽叽咕咕地，“你替我脱了鞋子和衣服——我太累了。”

“我猜想那班瑞典军官回去一定会逼遁古斯塔夫退位，他的叔叔会继任。”

“又是一个古斯塔夫？”

“不，却尔斯十三世。可惜这位叔叔年高无嗣。宝贝，你为何穿上三条衬裙？”

“因为路上落着大雨；我那时很冷。来吧，和我一同躺下。床虽窄，我们挤一挤。”

“好吧，试试看。”强·巴勃迪司吹灭了蜡烛。

直等到深秋、我才回到巴黎，强·巴勃迪司与他部下去主堡，同时他尚需探访丹麦，视察瑞典对岸丹麦海岸线。

在我回去的旅程中，天气相当良好。秋天的阳光照在我们的车辆上，照在公路上，照在麦田上。我们不再看到死马，多有少许坟莹。大概雨水冲走了泥土，风吹散了十字架。没有人再想到这里曾经有过战争，曾经埋葬了千千万万的勇士。可悲的这些会在我回忆之中，我不会忘记。在蒙尼特刊物上，我们获悉小杰罗被封为巴伐利亚国王，同时拿破仑又替他安排了一桩婚事，与一位古德国皇家后代的女儿嘉特琳联姻。这时他早之遗忘了那位美国小姐仆特生了。

（一八〇九年七月在我们新居安屠道寓哪里，巴黎）

教堂里的钟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微细的灰尘在阳光中上下飞舞，阳光由百叶帘斜射进屋内，虽然是清晨，气候也非常酷热。我推开身上盖的单被，用手托着头，思想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巴黎教堂的钟声不会无故商鸣的。”是否波拿巴家里那一位国王的诞辰？约瑟夫现在已由那卜勒斯国王转成西班牙国王，朱莉去马德里已好几个月了。

西班牙民众并不欢迎约瑟夫，故而在途中遭遇到埋伏。拿破仑只得派遣军队去营救他。

麦雷补了约瑟夫那卜勒斯王位。嘉罗琳时常探访伊莉莎现在塔斯康尼的皇后。现在的伊莉莎越来越发福，与宫廷里一位音乐家，比格尼尼发生暧昧。

是哪一位波拿巴家中人的生日呢？不会是杰罗，或友金。友金现在是意大利总督，这个腼腆的青年人自从婚后，完全改变了，他娶了巴伐利亚国王的女儿。这桩婚事当然是拿破仑的安排。现在的友金，常在公共场合发表言论，我猜想他必定生活得很满足。钟声又响了。

不可能是路易——现在荷兰的国王。他内心很恨拿破仑强迫他娶面色黄瘦、毫无曲线的皓坦丝。小宝莉是波拿巴家人中最自由、最幸运的一个。她不关心政治，她只关心她的情人，造成许多风流轶事。卢欣曾住在英国，因为有一次他所乘的船被英国虏获，于是他以侨民身分在英国居留下来。最近他曾有一信给波拿巴夫人，报告说他已偷偷回到法国。这时门房开了一条缝，玛莉走了进来道：“我猜想你一定被钟声吵醒了。要否搬上你的早点？”

“玛莉，为何教堂钟声这样响？”

“当然是皇帝又打了一次胜仗！”

“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报纸上登载出来了么？”

“我叫那位读书报的小姐来。”

“好吧，但先把早点拿上来。”

皇帝坚持为我请一位小姐读书报，好象我是八十岁的老太太——其实我只是二十九岁，可是这是当时风尚，一位贵夫人必须有一位小姐代读书报的。也许这是一分贵夫人的享受，但我宁愿躺在被里自己读报。

伊莎拿进一杯可可茶。她打开窗子，玫瑰的芬芳随风飘进。屋于前面是个小花园，只有几株玫瑰花丛。我把莫罗将军的家具全部送走，重新添置

了几套簇新木器，白和金的色调，相当华贵。大客厅里，有一张以前主人的半身像，起初，我不知如何处置它，当然不能让它留在客厅里，但又不愿扔丢它，最后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我把它悬挂在雨道。

在客厅里，我必须悬挂一幅皇帝的画像。我找到一幅先前他做首席执政时的像。在这幅像里，他仍留着长发，面形尖削，目光既不尖锐，又没有不自然的光辉，沉思而含蓄，隐藏着智慧及幽远的神情。“上帝的化身”那时与现在迥然不同。钟声又起，使我头痛。“伊莎，我们在哪里得到胜利。”我问。

“在伟格兰，七月四日、五日两天。”

这时那位读书报的小姐与奥斯加走了进来。没有多久，女仆即进来报告说福煦警察大臣造访。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福煦是无事不轻易造访的。我急急起身，一面穿上一件浅紫色衣服，一面心中猜疑不定，他为什么要来见我？福煦是国家的耳目，没有人不惧畏他，因为他知道得大多。在革命时代，大家称他“血腥的福煦”，他手中签了不计其数的死刑判决书。现在国家给一笔特别费，由他支配，收买情报，他的外貌看上去象个杀人凶手，面色苍白象似患贫血症，神态是永远礼貌的、虚伪的，细着一对眼睛，给人一种神秘、恐怖感。

我走下楼，他立刻跳起来道：“我是来向王妃道贺！我们又得了一次胜利。我读阅到彭特·卡福王子率领撒克逊军队第一个占据了伟格兰，并且以七、八千少数兵士战胜了敌方四万人。”

“可是报纸上并未登载。”我说，一方面请他坐下。

“我只说我读阅到，并未说在报纸上。我看到彭特·卡福曾在军中每日报导里发表一篇谈话，奖励撒克逊军队在这次战役里行为英勇，成绩辉煌。同时我又阅读到皇帝给彭特·卡福王子的一封信，非常不满意他在每日报导上发表的言论。皇帝认为这次战役应归功于奥迪将军，彭特；卡福王子与这次的胜利并无关连。”

“皇帝已写信给强·巴勃迪司了吗？”我问，顿时感到烦恼。福煦从桌上小盆子里拿了一块糖，放在口中安闲他说：“当然，皇帝并且给我命令，命我监视王子的行动，检查他的函件。”

“这件事不太容易，王子现在不是仍在奥地利吗。”

“王妃，这点你可错误了。彭特·卡福王子随时可能抵达巴黎。王子接到皇帝函件后已提出辞呈，并已照准。所以我说王子随时即会回到巴黎与王妃团聚。”

“让我想一想。”我用手扶着前额道，“你知道我并不太聪敏。这些事使我感到混乱。”

“皇帝已经发给各军队首长通告书说胜利应归功于法国军队。外国军队绝不会有这样辉煌战绩。皇帝认为夸奖外国军队是件不智之举，事关国体。”

“那么你来造访有何目的呢？”

“你真的猜不到，王妃？”

我思索了一下，顿时面红耳赤，愤怒非常，大声叫道：“如果你想我会帮助你侦察自己的丈夫，那么你完全犯了大错。出去！”

“王妃、请你不必冲动，冷静一下。细细想一想再做决定。”

我真不了解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他妻我们充军，他就这样做好了，如果他想教强·巴勃迪司受军事法庭审讯，他也不是没有权呀。”

“许多夫人们往往有点小债务，比如裁缝账、首饰账等等。甚至皇后都有点还不清的小账目。”福煦追逼着道，这时我已忍无可忍，我说道：“你未免太放肆了！”

“有时并不单是账目问题、比如丈夫给别的女子的情书，我们也可以效劳。”

我心中知道强·巴勃迪司常和雷卡密艾夫人私通书函。当然我渴望能知道信中内容。

“对不起，我必须给强·巴勃迪司准备房间。”我立起身来。

“请王妃带转一个口信给王子。皇帝现在在维也纳。耳闻英国将集中军队在敦克尔刻及第厄普海岸，乘我们不备，直攻巴黎。故而我只得召集国家保卫队，保卫巴黎。我希望彭特·卡福王子担任这项任务。现在所有元帅均在前线，巴黎能得到一位元帅，可以说是上帝的安排。”

我点点头送他们至门口。他弯腰吻了我的手，然后告辞而去。

当晚，强·巴勃迪司悄悄地带着弗南德回到巴黎。

（一八〇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巴黎）

这半年来，我和强·巴勃迪司过着悠闲、安定的日子。虽然在敦克尔刻及第厄普海岸，强·巴勃迪司造成空前的奇迹击退英国军队、船只，但皇帝只嘉奖福煦。对于强·巴勃迪司的战功一字不提。

现在我们已住进新的一所别墅里，叫拉格郎姬。强·巴索迪司厌恶安居道的住宅，那里留着对莫罗将军的回忆。

福煦仍不断监视强·巴勃迪司的行动，或许因为最近有一批瑞典军官来到巴黎向法国皇帝致敬，联络两国感情。他们问起强·巴勃迪司，这使皇帝生疑，而且非常不满。此后，我们甚少参加社交，度着多年来我所向往的清闲日子。

可是今天，一件不平凡而可怕的事件发生了。使所有在场的人感觉痛苦与窘迫。皇帝召集自己家属和全体政府人员、元帅及元帅家属等至杜勒雷官。在众目昭彰之下，休退了约瑟芬，并与她办了正式离婚手续。

这些时，我与强·巴勃迪司甚少出现公众场所，杜勒雷的宴会很少参加，今天早晨预定十一点在宴座室内聚集，十点半我仍躺在床上，因我已下了决心，不去做这悲剧的观众。那天是个灰色惨淡而寒冷的日子，上苍象是预知有不幸事件将要发生。我合上眼，佯装睡着，管它呢，反正我不想去。

“这是什么意思？现在仍在床上。”这是强·巴勃迪司的声音。我睁开眼，见他穿着制服，金色绿花的高领子，等级的勋章闪亮发光。

“我今天有一点感冒，请向礼仪教师面前说一声，恐怕不能去参加。”

“是否又想重演一次加冕典礼那天的一幕？皇帝准派御医来。还是快快起身吧，时候已经不早了。”

“我相信皇帝这次不会再派御医来，”我胸有成竹地答道：“我不愿看到约瑟芬悲痛的样子，你明白吗，这样的胜利非但不是光荣，徒然使人感觉可鄙和心酸。”

强·巴勃迪司会意的点点头道，“好吧！既然如此，那么你就睡在床上不要起身吧。”

我望着他穿着蓝色披肩的后影在房门后消失不见，便又合上眼，这时钟敲了十一下，我本能地把被子拉高一点，紧靠着下颚。有一天，我也会变老，眼角也会显露出皱纹，同样的再不能生育 我的思想飘荡到很远很远

的地方，我感到寒冷。十二点，强·巴勃迪司已经回来，朱莉与他一同回来。

强·巴勃迪司松了他那绣花领子，口中叽咕道：“再也没有这样一幕更惨的了。”说完，他走进里面的一间房。朱莉这才慢慢告诉我关于事情的经过：“我们全体站在宝座房内，每人依等级坐下，当然皇族靠近宝座，皇帝皇后一起走进来，后面是大法官及雷诺伯爵。皇后仍和平时一样穿着白色衣衫，面色苍白，俨然是个殉难者模样！”

“朱莉，我猜想她心中非常痛苦。”

“当然，可我恨她，永远不会原谅她！回为她伤害了你。”

“那不是她的过失。当时她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说道，那么后来呢？”

“一段死一般的沉寂。皇帝开始宣读公文，大意说他为法国而牺牲，只有上帝了解他的痛苦。十三年来约瑟芬使他的生活常美满等语！”

“他读公文时神情如何？”我问。

“你是知道的，在这种场合，他面部一无表情象一座木雕。他的读词非常的快，象是希望快快结束的样子。”

“那么以后怎么样呢？”

“现在可真到了最惨痛的一幕了。有人递给皇后一份公文。于是开始诵读。起初她音调甚低弱，无人听出她读些什么。突然地她失声痛哭，把公文交给雷诺，后者只得代她诵读。

这使大家真难受！”

“公文上说些什么？”

“公文上说，因为她无法给皇帝后嗣，她愿为法国作最大牺牲，放弃皇后身分。她感谢皇帝对她的爱护与恩情。虽然迫于无奈，不得不解除她与皇帝的婚姻，但这并不能减除她对皇帝的情感和爱慕。雷诺伯爵一无表情的，象读药方一般的，读下去。”

“后来呢？”

“后来大家涌至书房里，皇帝皇后双方在离婚书上签字。我们退了出来。”

说完，她坐在床台旁，整理头发，拍拍粉又说道：“明天早晨约瑟芬必须离开杜勒雷官去玛尔美松。皇帝把玛尔美松送给她并替她付了所有的债务。此外，她尚可以每年得到三百万法郎的收入，两百万由国库付出，另一百万由拿破仑自己支付。拿破仑又给她二十万法郎为玛尔美松的花木，四十万为一条红宝石项圈。”

“皓坦丝是否要陪同她母亲去玛尔美松？”

“我猜想大概她会陪同她一块去，可是杜勒雷官的房间仍替她保留着。友金仍旧是意大利总督。听说哈布斯堡公主，这位十八妙龄女郎将为法国皇后，一定会给皇帝生许多生许多王子——现在我必须走了。”朱莉说完立起身来。

“到哪里去？”

“当然是回到杜勒雷官。倘若我不去参加与他们一同庆祝，波拿巴家人会不高兴的。再见，黛丝蕾。”

朱莉走后，我闭上眼。朱莉现在已习惯皇宫生活，染上波拿巴家的风气。她真是改变了，改变得大多了。或许这是我造成的错，倘若我没有把波拿巴弟兄带到家中，不会有今日的一切。但是，爸爸，我是无心的，我未想到事情会演变到现在这个地步。一整天我未起身。晚间，我将要安寝时，忽

然玛莉上楼来说皓坦丝在楼下希望见我。

“现在几点钟了？”我莫名其妙地问。

“夜间两点了。”

“她有什么事，你们没告诉她我卧病在床吗？”

“当然告诉她了，但她仍不肯走，她坚持要见你。”

“哦，好吧。”我说。玛莉取出一件衣服道，“看来她设法请你去杜勒雷官。”

“为什么？”

“你下去就会知道的。”玛莉肯定地答复我。

当我走下楼，皓坦丝立起身道：“王妃，我母亲派我来接你立刻去，请你可怜可怜她吧。”我注意到她泪流满面，眼睛红肿，一撮头发散乱地挂在前额上。

“我对这件事无能为力。去了也不能帮助你母亲呀。”我说着坐在她身旁、

“我也是这么说，可是妈妈坚持要请你去。”

“我？”这时我真感到诧异。

“是的，只请你去——我也不明白。”皓坦丝一面呜咽，二面说。

“现在半夜里？”

“皇后不能睡，一心要请你去！”

“好吧，我和你一同去。”我叹口气道，玛莉已预备好大衣和帽子。

皇后的住房里灯光惨淡，黑影重重，可是当皓坦丝打开里面卧室的门时，里面的灯光亮得使我睁不开眼睛。每一个壁炉上，每一只桌子上，甚至地板上全放着蜡台。满地散乱着箱子、盒子，东一堆、西一堆的衣服，帽子、手套、睡衣，可以说一片混乱。安乐椅子上放着一顶钻石皇冠，闪烁发光。皇后一人躺在床上，看到她震颤的肩臂）就知道她正埋首在枕头里饮泣。邻室里隐约听到女人的低语声，“妈妈，彭特·卡福王妃已经来了。”皓坦丝说。

约瑟芬一动都不动。她的手指紧握着被。“妈妈，彭特·卡福王妃来了。”皓坦丝重复加了一句。

我加速向前走了两步，到了床前，扳转她的肩臂。她翻转身，用红肿的眼睛望着我，她忽然变成一位老妇人了。我吓了一跳，一夜之间，她怎会成了这个样子，变成一位老妇人呢？

“黛丝蕾。”她嘴唇蠕动，接着眼泪簌簌流下。

我坐在床沿，握着她的手。她立刻抓着我，半张开儿我看到她面上皱纹毕露；化妆早已被泪水冲去，孩童型的发圈散开，湿湿地粘在额上，粗松的皮肤在无情的灯光下，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拿破仑看到过她本来的面目吗？

“我本来在收拾行李。”约瑟芬哭泣着说。

“陛下需要休息。”我说，又回头向皓坦丝道：“吹灭这些蜡烛，夫人。”皓坦丝服从地将蜡烛一支一支的熄灭，只留下一点微弱的光，约瑟芬仍低声呜咽。“陛下必须安寝了。”我又重复说了一句，立起身，预备离去，但是她不放我走，她说：“今晚请你在此过夜，黛丝蕾。”

她口唇颤动：“只有你最清楚他是多么爱我的他从没有爱过别人，是不是？他只爱我只爱我！”

原来这就是她今晚要见我的原因，因为我比别人知道拿破仑对她的爱。可惜我无能为力去帮助她。“是的，他只爱你，夫人。当他遇见你时，他忘

了所有的人，比如说我吧。他不是忘了吗，夫人记得吗？”

愉快的微笑在她嘴角展开：“你把香擦在我身上，那是一件白色衣衫。我伤害了你的情感，小黛丝蕾。原谅我，我是无心的。”

我抚摸她的手，让她回到甜蜜的回忆里。那时她多大年龄？也不过象我今天这样年纪吧！

“妈妈你会喜欢马尔美松的。你不是一向认为玛尔美松是自己的家吗？”皓坦丝安慰她母亲。

“皓坦丝仍住在杜勒雷，”约瑟芬笑了一笑说。但笑容消失后，她显得更疲漏、更衰老，“皓坦丝仍希望她的儿子能继承皇位。把她嫁给路易根本是个错误，她从没有爱过他。”突然，尖叫了一声，皓坦丝伏在床上痛哭失声，我急忙用命令声音道：“皓坦丝，快坚强起来。你母亲需要休息，你自己也该就寝了。皇后明天什么时候去玛尔美松？”

“波拿巴希望我一早就去。”约瑟芬低声道，说完她又重新呜咽起来。

我问皓坦丝：“医生是否给皇后留下安眠药水？”

“有的。”

我看看约瑟芬，她泪流满面地道：“他一直知道我是不能生育的，我真恨巴拉司，介绍那个可怕的医生给我。我真傻……”

“皓坦丝，你去睡吧。我留在这里陪伴皇后。”

皓坦丝交给我一只小瓶道：“医生吩咐五滴。”

“谢谢你，晚安，夫人。”我接过药瓶道。我帮助约瑟芬解开衣服，替她脱下鞋子，盖上被。我拿了一杯温水，滴了五滴药水。约瑟芬一饮而尽。她躺下惨笑道：“这药水又甜、又苦，人生不也是这样今天早晨你没有来，是不是？”

“没有，我猜你不希望我来。”

“你很对。”停了停，她又道：“你与卢欣是唯一未参加的波拿巴家人。”

“我并不是波拿巴家人。”

“请你不要遗弃他，黛丝蕾！”

“遗奔谁，陛下。”

“波拿巴！”

她说什么？是否安眠药使她神志不清、我抚摸她的手，那是一个老妇人的手，露着青筋！

“有一天他会失去权势和别人一样！所有我认识的男人们都会慢慢失去权势，有的甚至失去他们的头颅，象我的丈夫——哈纳伯爵一样。当他有一天失去权势！”她闭上双目。我放开她的手，她又道：“请不要离开我，我害怕！”

“我去邻室等待陛下醒来，明天我陪伴陛下去玛尔美松。”我说。

“对，玛尔美松！”她已睡着了，我吹灭了蜡烛，走到邻室。室内一片漆黑，所有蜡烛皆已熄灭。我摸索到窗前，拉开厚厚的帘幔、曙色迷蒙。我找到一张安乐椅，拖着疲慵身子坐下，头疼如裂。我脱下鞋子，弯弯腿预备去睡一会。隔壁已停止收拾行李，屋子里一片寂静。

忽然间，我听到脚步声，我惊跳起来。靴刺叮当作响，烛光照在墙壁上，照在炉台上，谁会不敲门而入皇后的寝室？

当然是他！

他立在壁炉台前，目光将四周扫了一下。不由自主的我动了一动。他迅速的望着我的椅子问道：“谁在那里？”

“我，陛下！”

“到底是谁呀？”声音很是不耐烦。

“彭特·卡福王妃。”我说道，急忙找鞋子想站起来。

“彭特·卡福王妃？”他不信的走近一点：“告诉我，在深夜里你在这做什么？”

“我自己也不明白，陛下。”我说，用手揉着眼睛。他握着我的手稳扶着我。

“皇后要我留在此陪伴她。皇后好不容易方才入睡。”我低声说。他半晌不语。我感觉我刺痛了他的伤处。我又说道：“如果我打扰陛下，我可以出去。最好不要惊醒皇后。”

“欧仁妮，坐下。你并没有打扰我。”

天色又亮一点，室内家具、画幅、壁上的挂毯，在灰色曙光里逐渐明显起来。

“当然我无法入睡，我只想看看这间客厅，想与它告别。明天我意思说今天早晨工人会来。”我点点头。

“你看她美不美？欧仁妮，”他拿出一只鼻烟壶，上面印着一幅画像。他由壁炉台上拿起一只蜡盏照着，我看一个圆面青年女郎，天蓝色双睛，玫瑰色面颊。“这些鼻壶上画像很难判断。对于我，它们看起来都是一样。”我说道，“奥国的玛丽·路易丝，据说是很美很美的。”他掀开盒盖，取了一些鼻烟，放在鼻子里深深嗅了一下，再用手帕按按脸！手帕和鼻烟盒又回到衣袋里。他注目凝视着我，问道：“我仍不明白你怎么会来到这儿。”我看他仍立着，我试图站起身来，但被他按在椅子上。

“我看出你非常疲倦，欧仁妮。但是为什么会在这里？”他问。

“皇后要我来！”我道，“因为，因为我使她回忆到她过去的黄金时代。”

他点点头，不顾仪式的坐在椅子扶手上：“是的，那个时候是她的黄金时代。那么你呢？王妃！”

“那时我是非常痛苦的，陛下。”我答道。这时我感到疲慵不支，我的头垂下碰到他的手臂。我震惊地坐直说：“陛下，原谅我放肆。”

“没有关系，靠着我，我会感到不那么孤独。”

他意图拉我靠紧他，但我躲开，把头靠在椅背上。

“欧仁妮，在这里，这些年来我是快乐的。”停了一停，他又接着道，“哈布斯堡女皇是配得上法国皇帝的。”我坐直身子。”因我要观看他面部表情。

他的目光凝视着前面，思想大概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这时他忽然间：“你会跳华尔兹舞吗？”我点点头，他又说：“你能跳给我看吗？”

“现在？在这里？哦，不！”我指约瑟芬房门：“陛下，我们会吵醒她的。”但他不听，坚持他说：“是的，在这里。”

这时他又压低声音：“跳给我看，这是命令，王妃。”

我立起身道：“没有音乐很难跳。”我开始旋转，口中说着：“一、二、三。”可是，他并不在看我。他坐在椅子扶手上，目光投在远处。半晌，他抬起头，我注意到，在晨光里，他面容浮肿，显着青灰色。

“欧仁妮，这些年来，我与她生活在一起是快乐的。”

“陛下是否必须这样做？”

“我无法同时应付三面敌人，南边的暴动，海峡方面和奥国方面。”他咬紧下嘴唇：“倘若奥国公主嫁给我，那么我可得到奥国方面的和平和合作。

王妃，你知道吗？俄国沙皇也正在备战，只有与奥国合作方能对抗。十八岁可爱的公主就是我的人质。”他拿出鼻烟盒又看看上面的画像。他立起来，目光向四周扫了一下，口中喃喃地：“这屋子原来是这样的。”他似乎想把这间屋子里一切铭刻在他记忆里。他准备离去，我弯腰行宫廷大礼。他把手放在我头上，石轻抚摸我的头道，“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助你吗？”

“是的，如果陛下肯叫人送上一份早餐，及一杯浓浓的咖啡。”

他大笑起来，笑声仍是那样年轻。然后他大踏步的离开屋子，靴子叮当作响。

早晨九点，我陪伴着皇后由后门离开杜勒雷宫。马车早在门口等候。她穿着一件皇帝由沙皇处带回来送给她的名贵貂皮大衣。约瑟芬脸上涂着很浓厚的脂粉，她看上去很甜，只是眼下露着一些青痕。

“我曾希望波拿巴会与我道别。”约瑟芬轻声说着，把身子略为向车窗外探出，抬头望望杜勒雷宫窗口。马车开始往前移动，窗口尽是些陌生面孔。

“皇帝今天一早骑马到凡尔赛宫，他预备去和他母亲住几天。”皓坦丝道。一路上大家默默相对。

（一八一〇年六月底，巴黎）

出乎意料之外，我们十八岁的新皇后并不是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女，却是一位面貌平凡、近乎肥胖的女子。

皇帝花费了五百万法郎重新装修杜勒雷宫，使它焕然一新。婚礼隆重举行。接着宫中开了一个盛大舞会，一切和以往一样，华丽的舞厅，成千上万的蜡烛，海浪似的制服、衫裙。

奏着法国国歌，皇帝、皇后由那些重重叠叠的门里走出。新娘应该穿浅红色衣裙，据说这是奥国风尚。玛丽·路易丝穿了一身浅红色衫裙，上面镶满了钻石，立在皇帝身旁，她显得非常高大，胸脯高耸，脸上看不到什么化装，面如满月，天蓝色眼睛。她的发色很美，是金黄色，技巧的堆在头上。这时大概没有人再会想到约瑟芬的孩童型的发圈了。我不由感慨万千，这个世界是“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

玛丽·路易丝不停的微笑着。当然，她自小已被训练成这种习惯。我猜想她由孩提时起，心中已深恨拿破仑，但现在却奉父命来嫁给他。

皇帝、皇后站在我们面前，皇帝向皇后介绍我道：“这是彭特·卡福王妃。彭特·卡福王子是法国一位元帅。”

我向皇后行宫廷大礼，并吻了她那茉莉花香的手套。她那对蓝色眼睛注视着我，但她并未笑。

当皇帝、皇后坐下后，乐队开始奏维也纳华尔兹舞曲。朱莉走来，拉我一同进入邻室坐下，我们共饮香槟。

“不知皇后可曾想到她姑母以前也曾住在杜勒雷宫里？”我道。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朱莉诧异道。

“现在的新皇后是以前玛丽·安东纳皇后的侄女呀。”

“玛丽·安东纳皇后？”朱莉睁大眼睛。

“是的。”

这时一阵香风把宝莉送了过来。她用手环抱我的肩道：“皇帝说玛丽·路易丝已怀有身孕了。”接着她笑得有如花枝招展。

“真的，什么时候知道的？”这是朱莉。

“昨天，”一阵香风又飘走了。

朱莉立起身：“我必须回到宝座室了。”她走后。我四处寻找强·巴勃迪司。他正倚在窗前，带着无所谓的神情看着人群。我走过去道：“我们可以回去了。”他点点头，挽着我手臂。这时，忽然泰勒郎立在我们面前，“亲爱的王子，这班绅士们希望我把他们介绍给你。”泰勒郎道。他身后立着数位出奇高大的、穿着外国制服的军官。深蓝色，装饰着蓝与黄的饰带。

“这位是瑞典大使馆内的白拉伯爵。这位是黎德上校，他特地前来向皇帝、皇后道贺。

另一位是蒙纳男爵，才由瑞典赶到此报告不幸的消息。他是以前卢卑克蒙纳将军的侄子。王子，你一定还记得吧？”泰勒郎道。

“当然记得。黎德上校，你是否是联合党派首领之一？”高人弯腰行礼。泰勒郎回头向我道：“你看，亲爱的王妃，王子对于瑞典政情多么熟悉，联合党派是赞成挪威与瑞典同盟的。”

蒙纳男爵道：“政府派我前来报告一件不幸事件，就是克利司汀·奥格司特司王皇位继承人，已意外身亡。”

强·巴勃迪司紧抓着我的手臂，只是短暂时间，立即安静地道：“真是不幸，绅士们，我为贵国感到惋惜。”

一段静默。

“继承人是否已选定？”这是泰勒郎，音调安闲、礼貌，而含有兴趣意味。我看看蒙纳男爵，奇怪的是，他却目不转睛地望着强·巴勃迪司，象似想在他脸上寻获答案。我再看看那仁黎德上校，更不了解的是，他也凝视着强·巴勃迪司。这时蒙纳男爵说道：“八月二十一日，瑞典议院将举行会议，决定谁将继承王位。”

又是一段莫名其妙的静默。

“我万分惋惜，请向贵国致意。”强·巴勃迪司答道。

“没有其他的话吗？”蒙纳男爵冲口说道。

“再会，绅士们。”说完，强·巴勃迪司拉着我手臂急急走出。

回到家中，强·巴勃迪司走进更衣室，拉开绣金花的领带子。我说道：“这些年来，我早就告诉你，元帅制服对你太小了。”

“是的，太小了。我的小女孩，天真的小女孩，你说得对，太小了，实在太小了。”

第三部 和平夫人

（一八一〇年九月，巴黎）

一道亮光照在我脸上，一个声音唤醒我道：“快起来，黛丝蕾，立刻穿上衣服。”

强·巴勃迪司立在床前，手中提着烛台，把制服扣好。

“你疯了吗，强·巴勃迪司，半夜三更的闹什么。”

“快点！我已叫醒奥斯加，我希望他也参加。”强·巴勃迪司道。

楼下人声，脚步声。伊莎飘飘的进入，寄着我给她的一件旧睡袍。强·巴勃迪司催促道：“快点，帮助皇妃换装。”“什么事呀？到底什么事呀？”我责问道。

“不必管了。等一会你会知道的。现在快一点吧！”

“那么我穿什么呢？”这时我真有些心慌意乱。

“换上最美丽、最流行的、最名贵的，懂吗？”

不，一点也不懂。”我开始生气，“伊莎，把那件在宫廷里穿的黄色绸衣服拿来。你是否永远不告诉我，强·巴勃迪司！”但我回头时，他已不在房内，于是我慌忙梳装。

“皇冠？”伊莎问。

“是的，皇冠。”我心中着实生气他说，“把首饰盒也拿来。我会戴上我所有的首饰。

如果没有人肯告诉什么事，我怎能知道戴些什么，真莫名其妙，把孩子半夜里叫起来，真是荒谬！”

“黛丝蕾，预备好了没有？”又是强·巴勃迪司。

“倘若你再不告诉我，强·巴勃迪司！”

“搽上点口红，皇妃。”伊莎低声说。

我在镜子里看看自己的影子，自己睡意惺松的神态：“快点，粉和胭脂，伊莎快点！”

“快点下来吧，黛丝蕾！他们不能再等待了。”

“到底谁不能等待呀？半夜里，闹什么，气死人！”我一肚子怨气。

强·巴勃迪司走来挽着我手臂道：“镇静点，小女孩！”

“到底怎么一回事，求求你告诉我好吗！”

“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一刻，黛丝蕾。”强·巴勃迪司一面说，一面紧拉着我的手臂走下楼。在大厅门口，弗南德和玛莉簇拥着奥斯加。“爸爸，是否发皇帝来看我们？爸爸，是否皇帝来看我们？哦，妈妈好美丽呀！”

奥斯加穿着最好的衣服，头发梳得油亮，强·巴勃迪拉着他的手。

大客厅里灯火明亮，每一支烛盏里点上蜡烛，数位绅士在等待我们。强·巴勃迪挽着我，孩子在当中，我们缓缓地走向那等待的人群。

外国制服，蓝与黄的肩带，光亮等级的勋章。一位青年人，制服上满是泥上，头发散乱在肩上，手中拿着一张盖大印的公文。我们一进入，所有绅士们弯腰行礼，一片寂静无声。

这时手持公文的青年，向前迈几步，看来，他必定是日夜不停的骑马赶路程赶送公文，因他双目下隐隐露着黑圈，握着公文的手在颤抖。

“古斯塔夫·佛得利克·蒙纳，我能再看到你，真是太快活了，太快活了。”强·巴勃迪司道。

原来这就是以前强·巴勃迪司曾提过的蒙纳。他把公文呈送给强·巴勃迪司道：“殿下，瑞典议院一致推选彭特·卡福王子为瑞典王却尔司十三世皇位继承人，瑞典王却尔司十三世并愿认彭特·卡福王子为嗣子。请王子立刻启程赴瑞典。”

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跃，但强·巴勃迪司镇定地接过公文。

“现在容我介绍这几位绅士们。”蒙纳道。强·巴勃迪司点点头：“黎德上校和白拉伯爵我已见过。”

“这位是我国驻巴黎特使，汉司·汉利克·冯艾森。”蒙纳介绍道。那位老特使立正行礼，面上表·清严肃。强·巴勃迪司点点头：“我知道你是驻波兰那位将军，你非常英勇。”

“这位是弗森道夫男爵。

弗森道夫笑道：“也是以前王子的俘虏。”

强·巴勃迪司深深呼吸了一下道：“我接受贵国议院的决定。我衷心感谢瑞典国王却尔司十三世及瑞典全体人民。我立誓不负他们的期望。”

冯艾森深深地感动，他俯首，弯腰鞠躬、行礼。最奇怪的是奥斯卡，他也排立在一起向他父母行礼。

强·巴勃迪司紧握我手道：“王妃与我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项消息。”他回头向弗南德道：“到地窖拿最好的酒，让我们庆祝。”玛莉正巧立在我身边，我向她私语道：“玛莉，瑞典人民奉献一顶皇冠给我们--与朱莉的皇冠完全不同我害怕--玛莉。”

强·巴勃迪司立在火炉台旁，细读公文。冯艾森伯爵道：“有一点，王子，要注意，即是关于国籍问题。我们希望王子放弃法国籍而转入瑞典籍，不知王子意下如何。”

强·巴勃迪司微笑答道：“你们想我会以法国国民身分继承皇位吗？明天我去谒见法国皇帝，请求准许我及家属放弃法国籍，而转入瑞典籍。弗南德，斟酒：给大家斟酒。”

“殿下，请学第一句瑞典语，‘斯卡’，意思是祝福康宁！”

强·巴勃迪司握着我的手道：“绅士们，请大家为瑞典国王的健康祝福。”于是众人举杯。我是在做梦吗？这时大家又高呼道：“太子卡尔·皎汉，祝殿下健康！”

这时我忽然想到普生。他会不会想到彭特·卡福王妃，现时新太子夫人就是多年前马赛克来雷缎绸商的女儿。终于这些绅士们起身告别，我与强·巴勃迪司上楼进入卧房。我躺在床上，合上眼。强·巴勃迪司在我身旁道：“试试说卡尔·皎汉。”

“为什么？”我问。

“这是我将来的名字。你的名字将为黛丝德蕾。这是瑞典语言。”

我一跃坐直在床上道：“不，不，这太过分了。我不愿被人叫做黛丝德蕾，无论如何我不愿！”

“这是瑞典皇后的意思。”

“强·巴勃迪司，你一人做太子去吧。我非常不快乐，一个人怎能随便更改自己的名字呢。”

“我希望我的太太及儿子也入瑞典籍，黛丝蕾，你知道这对我是多么重要吗？”

我默然不答。

“黛丝蕾，倘若你不愿意的话，我不会叫你做的。听见吗，亲爱的！”

我默然看着他，这些年来第一次注意到他的表现着智慧的前额，一撮黑发挂在上面，一只高大鼻子，深蹙的眼睛，象似追寻些什么，但同时又那样坚决，自信，一张小而富有情感的嘴。我是多么爱他呀。

“他从阴沟里捡起一顶皇冠，你的皇冠是民众送给你的。强·巴勃迪司，我知道这对你是重要的。”我缓缓他说着，把他的手拿起紧靠着我面颊。

“那么，你肯与我及奥斯卡一同去瑞典吗？”

“只要你允许我不叫我黛丝德蕾！”

“宝贝，我发誓！”

“至于你的名字，卡尔，皎汉，我会慢慢习惯的。现在，请你吻我。我想知道太子的吻有何不同。”

强·巴勃迪司拥吻我，问道：“怎么样？有什么两样吗？”

“噢，很好，”但是很奇怪他的吻与我的强·巴勃迪司完全相同”于是，我们两人相顾大笑起来。然后我们安然入睡。翌日清晨十一时，我们全家被皇帝召见。十一点欠五分，我们在皇宫候客室里。这间屋子一向是外交官、将军、王爷、部长等待的所在。当我们进去时，里面的人忽然寂静下来。大家带着诧异神情凝视着强·巴勃迪司的外国制服，同时让开一条路。此后，我们象是到了一座荒岛，无人与我们交语，无人祝贺我们，甚至似乎无人认识我们。所有在那间房子里的人，早对强·巴勃迪司的事已有所闻，知道他准备放弃法国国籍，接受另一个国家的皇冠。他们从眼角里偷窥我们，我直觉到一种不自然和不安。他们预料到皇帝将会大发雷霆。这时钟声响起，敲了十一下，皇帝的私人秘书麦纳佛跟着出现，报告道：“皇上接见彭特·卡福王子及家属。”

皇帝的书房是在会客室的右边。在书房的一端，放置着一张大书桌，离着门有一段相当的距离，有时皇帝立起身来迎着宾客。可是今天我们却只好走向书桌，因为拿破仑端坐在书桌旁，一动都不动象一座石雕，他脸上神情严肃，象似罩上凯撒之帝的面具，只有一双眼睛闪烁发光。他身后立着泰勒郎伯爵、贝纳方公爵、以及外交部长等数人。

我们三人一排立着，奥斯加在当中，我们弯腰行宫廷大礼。皇帝仍屹然不动，凝视着强·巴勃迪司，目中露出凶恶的光芒。突然间，他一跃而起，大声喝问道。“你竟敢穿着外国制服在宫廷里出现，谒见皇帝，元帅！”

“这是瑞典制服的模仿，陛下。”强·巴勃迪司低声安闲地答道。

“身为法国元帅竟敢穿瑞典制服来到宫廷？”

拿破仑大声喝道，使我暗想他是否疯狂。

“我未想象到陛下会介意外国制服。据我所知，以前麦雷元帅，那卜助斯国王也曾穿过外国制服。”强·巴勃迪司不慌不忙地答复。

这一下可击中拿破仑的要害，他顿口无言。半晌答道：“那是他独出心裁的制服。现在你穿的却是瑞典制服。”说时，他嘴边展开微微的笑容。

“回答我，元帅！”

“陛下，我并无意触犯您。这也是我自己设计的制服，并且腰带还是以前旧制服上用过的。”

“不必装腔作势，王子。现在言归正题。”这时皇帝音调已和缓得多，我猜想开场戏剧已表演完毕。

拿破仑立在书桌前，俯首看看案上公文，强·巴勃迪司的公文，他说道：“你的请求是非常特别的，你希望放弃法国国籍成为瑞典国王嗣子。这是一件令人不能理解的要求。”强·巴勃迪司抿紧嘴唇。

“你还记得如何由一位兵士升为军曹，再级级上升成为将领吧？你还记得法国皇帝委任你做法国大元帅吧？”强·巴勃迪司仍默然不作声。

“你还记得不久以前，你英勇的保卫法国土地吧？不久以前你甚至救了法国吧！”拿破仑笑了一声接着道：

“不，我不能放弃你这样一位英勇人才。不久以前你和莫罗本可以枪毙我，而你并未这样做。不，容我再说一遍，贝拿道特，我不能失去你这样一个人！”

他坐下，推开公文，眼睛向上看看强·巴勃迪司道：“既然瑞典人民一致爱戴你，拥护你，推举你做他们的皇位继承人兼军事统帅，我准许你接受。”

“倘若我不入瑞典籍，那么，我不能接受瑞典人民的推举，因为只有瑞典国民方能统治瑞典国家，陛下要知道瑞典人民希望有一位瑞典太子。”强·巴勃迪司安祥地道。

拿破仑跳起来道：“胡说，贝拿道特，看看我几位兄弟约瑟夫、路易、杰罗姆。他们没有一个放弃法国国籍的！”

强·巴勃迪司默然不答。拿破仑在室内踱来踱去。我目光碰巧与泰勒郎相遇。他眼睛里现出兴趣光芒，他以旁观看的态度看胜利属于那一方。

拿破仑突然停立在我面前道：“王妃，你知道瑞典皇族世代疯狂，难道你的丈夫也疯狂了吗？会放弃本国籍转入瑞典籍。就为得到皇位？”

“请陛下不要在外面侮辱却尔司十三世！”强·巴勃迪司锋利地道。

“泰勒郎，我的话对不对？”拿破仑问。

“太古老的朝代往往是不健全的，陛下。”泰勒郎道。

“那么，王妃你的意见如何？贝拿道特同时请求你及孩子也放弃法国籍。”

“陛下这不过是形式而已。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即无法继承皇位。”我听见自己这样答复，不知是对是错。泰勒郎点点头。

“第二点，你请求向军队辞职，这是不行的，贝纳道特，绝对不行的。”皇帝这时走回到书桌前面，望了望申请书道：“我不能失去我的元帅。如果英国不投降，新的战争是避免不了的。那时我需要你这样一位人才。象以往一样，我会命你率领军队，无论是否瑞典太子，你的瑞典军队将成为我们军队一部分。你想——”说到这里，他停下笑了一笑：“你想我会让别人领导撒克逊军队吗？”

“记得陛下曾表示当年撒克逊军在伟格兰一役并未成功。一切应归功于法国军队。请陛下命奈将军指挥撒克逊军队。”

“撒克逊军队英勇袭击伟格兰。我可以准许你入瑞典国籍，倘若你仍愿留为法国元帅。

同时，我知道你赋有天才统治一个国家，比如汉诺威就是个好榜样。”

“请陛下准许我退出法国军队。”

拿破仑用拳头将桌子一击。我说道：“陛下，容许我坐下，我脚立痛了。”

“将来你成为太子妃时，你不知要站多少钟点，那时你怎么办呢？现在好吧大家都坐下。”于是，我们围着书桌坐下。

“倘若发生新战争，彭特·卡福王子意思不愿意以法国元帅身分作战，而以联盟国身分加入战争共同抗敌，是不是？”拿破仑巧妙地问。

原来这就是他的目的。他真有表演天才，兜这样一个大圈子就想与瑞典联盟。这时，他又接着道：“如果我准许你的请求，那是因为我不愿与我的将领为难，倘若我事先知道，我必定举自己兄弟中一个人。现在既然这是瑞典人民的意思，一致推选你为他们的太子，亦无别话可说，我只有向你道贺，亲爱的王子。”

这场戏已接近尾声。拿破仑拍拍强·巴勃迪司肩大笑道：“人生是微妙的，我无意中给你的儿子取了一个北欧名字。你知道皇后已怀有身孕了吗？”

我点点头道：“我替陛下欣喜。”

“曼纳佛，把地图拿来。”

于是强·巴勃迪司与拿破仑共同研究地图。后者指着地图道：“英国瑞典，普鲁士（彭曼兰尼亚）运货至英国，甚至到俄国。令人不解的就是俄国

并不注意这点。所以，贝拿道特，瑞典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设法阻止英国运货，必要时向它宣战也在所不惜，明白吗？”

强·巴勃迪司默然不语。

“你有什么意见吗，王子？”皇帝尖锐地问。

“我将为瑞典人民利益、幸福做最大努力。”强·巴勃迪司答道。

“那么对法国的利益，幸福呢？”

“据我所知，法国与瑞典曾立过彼此不侵犯条约，现在可以再进一步建立友谊联盟，这样我可以同时效忠两个国家，法国和瑞典。”

“你以后既然是一个小国的太子，那么我要剥去你的彭特·卡福王子的主权及财源。”

强·巴勃迪司点点头道：“陛下，请求您这样做。”

“你愿意用强·巴勃迪司·贝拿道特元帅名义去瑞典呢，还是仍愿意保留王子的名义呢？”

强·巴勃迪司摇头道：“王子头衔和主权，我均不要。如果陛下念我以前的功绩，请给我在宝奥的弟弟一个男爵的头衔。”

拿破仑这时有些疑惑不解，问道：“你不想把你弟弟也带至瑞典吗？”

“我并无意把我的亲属带至瑞典。瑞典国王希望我做他的嗣子，这并不是说他要我的亲族。陛下，请相信我，我知道我应该如何做。”

“我想你是对的，贝拿道特。”拿破仑说完立起身来，我们跟随着立起身。他又对贝拿道特申请书投以最后一瞥，他道：“你在法国、利苏安那及巴伐利亚的财产怎么处置？”

“陛下，我准备卖掉他们。”

“为的去付瑞典欠沙皇家的债务？”

“是的，同时维持贝拿道特朝代的开支。”

拿破仑于是拿起笔来，又望望强·巴勃迪司和我，问道：“当我签下字，你和你的妻子即退出法国籍，你不想再考虑一下吗？”

强·巴勃迪司摇摇头，嘴唇紧抿着。

“同时这签字也意味着你脱离法国军队，你不想再考虑一下吗，贝拿道特？”

强·巴勃迪司又一次摇摇头，我本能地握着他的手。这时钟敲了十二下。宫廷院子里喇叭声起，掩盖了笔在纸上的沙沙声。于是我们退出。拿破仑伴我们走到候客室门口，所有的外交官、将领、部长鞠躬行大礼。

“请大家与我共同祝贺瑞典太子及太子妃。”皇帝说：“还有我的义子！”

“我是沙德曼兰公爵。”奥斯加接着道。

“哦，我的义子，沙德曼兰公爵。”拿破仑道。

回程中，强·巴勃迪司斜靠在马车一个角落里。彼此默然。回到家中，白拉伯爵、古斯塔夫·蒙纳男爵诸人已等候多时。

“对不起，诸位绅士们，我与王妃希望静一静。”于是我们进入小客厅。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福煦警察大臣立在我们面前，手中献一柬深红色玫瑰花球：“容我祝贺您二位，法国感到无上的光荣。”现在的福煦在拿破仑面前已失势，据说他私下与英国通消息。

“谢谢你，福煦，我已放弃法国国籍。”强·巴勃迪司沮丧地答道。

接过他赠送的玫瑰花球。福煦走后，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感到无比的疲慵。强·巴勃迪司走到钢琴前，一只手弹着法国国歌的音符，沉思着道：

“今天将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看到拿破仑了。”

（一八一〇年十二月，丹麦哥本哈根）

一八一〇年九月三十日，强·巴勃迪司起程赴瑞典，同时拿破仑派了一位法国驻瑞典大使艾杰，暗中监视强·巴勃迪司行动。临别时，强·巴勃迪司殷殷嘱咐我与奥斯加早日动身，并留下白拉伯爵以便途中照料。他又说：“我考虑出售安居道住宅。倘若你回到巴黎，你可以往在朱莉家中。”

“不，不，强·巴勃迪司，请你不要出售这幢房屋。万一有一天我们回到巴黎，我们仍有自己的家。”我恳求强·巴勃迪司。他考虑了一下，半晌，他道：

“好吧，如果你愿意这样，那就留着这幢房屋吧！”

这是三个月以前的事，现在已是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与奥斯加、玛莉、伊莎、拉佛劳德及白拉伯爵十月底即启程。我们快到了哥本哈根，拿破仑派了一位快骑专送使者送给我一只包裹说道：“皇上说，王妃在这个季节旅行，必定遭到寒冷，故而命我送上这个包裹。”冷风把泪水送进我的眼睛里，我伸出手给专送使者道：“请代我向皇帝致谢，并问候巴黎亲友。”

我走进船舱，打开包裹，我的心停止了跳跃，那是一件最上品的貂皮披肩。我记得皇帝由沙皇处带回三件，一件送给约瑟芬，一件给了他心爱的妹妹宝莉。现在这第三件在我膝盖上。拿破仑，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沿途我们受到最光荣、最礼貌的招待，尤其是在哥本哈根，丹麦宫殿里。虽然如此，我心中仍感到寂寞而郁闷。现在一切皆成过去，明天，我们将抵达瑞典港口。强·巴勃迪司不能前来迎接我们，因为十一月十二日，拿破仑发给瑞典一份哀的美敦书，限瑞典五日内答复：瑞典若不向英国宣战，那么他即被认为向法国、丹麦及俄国宣战。斯德哥尔摩于是召集紧急会议，众目集中在太子身上。强·巴勃迪司在国会宣布他身虽为法国人，但是国会不必顾虑这点。十七日，瑞典政府正式向英国宣战，但白拉伯爵暗中告诉我，太子已私下秘密派使者去英国，向后者解释说宣战只是形式而已，并建议英国仍可派船只进入高帝堡港，只是用美国国旗作为掩饰。这时我真不了解，拿破仑本可把我及奥斯加扣留作为人质，非但未这样做，反而赠送貂裘御寒。另一方面，强·巴勃迪司在国会里演讲，则置妻子安危于不顾，难道强·巴勃迪司心目中只有瑞典？瑞典对他胜过世界一切。

（一八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哈尔幸堡，今天我抵达瑞典）

我们的船抵达瑞典港口，炮声隆隆而起。外面仍旧雨雾迷蒙、寒风凛凛，刮脸而痛，我躲在船舱里，而奥斯加则跑到船舱上面甲板上。

“太子没有来接吗？”我不断地问白拉伯爵。

“紧要政治问题使太子无法离开斯德哥尔摩。拿破仑又有新的要求。”

巴黎冬天绵绵温和的雨与瑞典冷峭的雾，形成了两个世界。同时整个世界隔离了拿破仑与强·巴勃迪司，在各方面，他们是多么不同呀。

我头上戴了一顶绿色丝绒小帽，缀着粉红色玫瑰花朵。这顶帽子非常配合我，我的绿色丝绒夹克紧紧的裹在身上，使我看上去较平时苗条。我手中笼着一只绿色手筒。

“殿下是否要到甲板上去？”白拉伯爵建议道。

“好冷呀，外面！”我缩在拿破仑赠送的貂皮披肩里。

“当然！原谅我。”白拉伯爵低声笑道。

这时炮声又起，先是我们船上发出礼炮，接着岸上发回礼炮响应。伊

莎提着一面镜子，我拿起粉拍加上粉，又加添了一些口红，但是，因为昨宵失眠，眼下隐隐露出阴影。

我迎着炮声，走上甲板。奥斯加站在我身边叫道：“妈妈！看呀。那是我们的国家。”

“不，不是我们的国家，奥斯加！这是瑞典人的国家，不要忘了，永远不要忘了！”我说，握着奥斯加的手。军乐声向我们方面飘过来。在浓雾中，隐隐约约地看到华丽衫裙及军装制服。我看到一丛花朵。是玫瑰？是康乃馨？在瑞典的冬天，这些花一定是非常非常名贵的！”

“殿下上岸时，皇储必须立在殿下左面。”白拉伯爵道。

“看呀，妈妈，那些制服，那么多制服，大约有一营那样多！”

船慢慢靠近岸，许多声音高呼口号，可是浓雾迷漫，掩盖了那些脸，陌生的脸。我只看到立在前面朝臣的脸，强硬而无笑意。他们凝视着我，凝视着我的孩子。我的笑在我脸上冻结了。

吊板溶下了，乐队开始奏瑞典国歌，音调严肃、粗硬、虔诚。白拉伯爵首先跳上岸，伸手接我，我扶着他子，双足踏上坚实的陆地。奥斯加跟着登陆。那丛盛开的花朵向我面前推进。一个憔悴的老人，穿着瑞典元帅制服献上花束。“这是强汉·克·司托夫，土耳其元帅。”白拉低语道。可怜的老人目光凝视着我，但并无欢迎的表现。我接过花束，老人低头吻我右手，又向奥斯加深深鞠躬。我看到贵妇们穿着丝绸衣衫，披着缀着貂皮的披风向我行礼。后边是一排穿制服的军官深深地鞠躬。这时开始下雪。我与每一个欢迎的人握手，那些陌生的面容上带着粉饰、勉强的笑容，只是看到奥斯加时，他们的笑容转变得自然而和蔼。

土耳其元帅用法语致欢迎词。雪花在我们周围飞舞，我们进入银色世界。我回头看看奥斯加，他却雀跃地拍手叫道：

“妈妈，看呀，下雪了。我们在这里会非常非常快乐的！”

老人伸出手臂扶伴我进入皇家马车，白拉伯爵跟随我们后面，尽保护责任，我看看那个不友善的老人，看看那些陌生、无表情的面孔，那些冷酷，含有批评意味的目光，我不由自主地低声说道：“我恳求你们多多爱护我的孩子！”诧异的神情掠过每一个面孔，于是我知道自己说错了话。雪花飞落在我眼毛上飞落在我嘴唇上；与我的泪水凝合在一起，但是没人看见我在流泪。

（一八一一年初，斯德哥尔摩皇宫）

由哈尔辛堡至斯德哥尔摩京城，旅程是那样漫长，象似无终止。雪花不停的飘落，气温降到零度以下。在车中陪伴的是两位瑞典官中派来的妇人，一位是卢安皓伯爵夫人，另外一位是高斯克小姐。

据说强·巴勃迪司抵达斯德哥尔摩后，他立刻得到国王和王后的欢心，见到强·巴勃迪司，国王从安乐椅里立起身来，伸出颤抖的手。强·巴勃迪司俯首吻他的手时，国王流下泪。然后，强·巴勃迪司又谒见皇后，海维·伊莉莎白·嘉罗德。对强·巴勃迪司态度也很友善，但胸前仍悬挂一只胸针，里面是在外流亡的古斯塔夫四世的画像。强·巴勃迪司弯腰吻王后的手时，他说道：“夫人，我了解您的情感。请相信我，瑞典一位君王也是一位军人，军人的天职是只知道效忠国家。”

此后，每天晚上，强·巴勃迪司在客厅里陪伴皇后。在任何公共场所，强·巴勃迪司不离国王左右。他照料、伺奉国王俨然象一个孝子。我心中担

忧我在新家庭中的角色，听说皇后是位精明、强干、五十多岁的妇人。

一月六日，我们终于到达了斯德哥尔摩，在冰天雪地中车辆经过几多困难，方完成这段旅程，可是奥斯司加不怕气候冷，常与车夫并坐，观赏周围雪景。有一次，我问白拉伯爵：“这里的冬天几时方可完结！”

“四月。”

四月，在马赛正是含羞草开花的季节。天开始灰暗下来暮色迷漫隐没了大地上的一切。

这时突然来了一道火炬光芒我们的马车只好停下，车门跟着打开。

“黛丝蕾！”

原来是强·巴勃迪司他坐了一辆雪车来迎接我们。

“从这里到斯德哥尔摩只有一里路程，所以不多时，你就到家了，我的小女孩。”

“爸爸，我可以坐雪车吗？我从未坐过雪车呀！”这是奥斯加。卢安皓伯爵夫人和白拉伯爵转坐到雪车里。在黑暗中，我紧依偎着他，可惜我们并未能单独相处，因为高斯克小姐坐在我们对面。

他把手伸进我的手筒，说：“你的手好冷呀，我的小女孩！”

我想笑，但是我不知道，我忽然呜咽起来。气温低降至零度以下，可是强·巴勃迪司说这里是我们的家。

“国王和皇后在客厅里等候你，希望你与他们喝下午茶。不必更换衣服，他们只希望不拘仪式的见见你和奥斯加。明天将为你举行一个欢迎舞会。”他急急地告诉我。“你身体好吗，强·巴勃迪司？”

“当然我很好，只是气候太冷，工作太操劳。”

“有没有难题？”

“唔。”

“很麻烦吗。”

强·巴勃迪司静默了片刻，忽然冲出口道：“你知道，法国驻瑞典大使艾杰又转达了拿破仑一张通知书，他要求我们给他两千海军人员，为的是表现瑞典对法国亲善的态度。”

“那么你怎样答复他？”

“这是瑞典政府及国王的问题，与太子是无关的，结果是我们拒绝了。我们的理由是，法国不能既逼迫我们向英国宣战，而又要求两千海军人员。”

“也许拿破仑会放弃这项要求？”

“他会放弃？当他已集中军队在瑞典附近普鲁士州，不，他准备随时侵犯普鲁士。达福现统率军队。”

断断续续可以看到路旁灯光。“我们差不多快到了，殿下。”高斯克小姐在黑暗中道。

“你怀念巴黎的灯火吗，强·巴勃迪司！”

他在手筒内的手紧握了我一下，我立刻明白，在瑞典人面前我们不应表露我们怀念巴黎。

“那么你准备保卫普鲁士吗？”

强·巴勃迪司大笑道：“保卫，用什么保卫？你想瑞典军队在现在情况下能抵敌得过我们——我的意思是法国的攻击吗？”

“抵敌一个法国元帅吗？不，永远不能——我曾向普鲁士、瑞典人民说”他停了一停接着道：“我已开始整理，改编瑞典军队。每个月派一团兵士到

瑞典，由我训练两年，只要给我两年时光！”

路旁的灯火越来越多。我由窗子向外窥看，但除了白色旋转飞舞的雪花外，什么也看不见。

“黛丝蕾，你是不是穿了一件新皮衣？”

“是的。想不到吧，这是皇帝临别的礼物，特地派专骑使者送至丹麦给我的。”

“我猜想这礼物是无法拒绝的，是不是？”

“强·巴勃迪司，能拒绝一件貂皮外衣的女人，恐怕还未出生呢！这是沙皇赠送皇帝三件貂皮中的一件呢。”

“这里的宫中礼仪，与以前凡尔赛官仪式不相上下。我想高斯克小姐早已告诉你了。”

“是的，但是我对凡尔赛宫仪式相当陌生，因为我没有见过呀。不过你放心，我会慢慢学习的。”说完，我把头放在他肩上，轻轻叹了口气，忽然火炬照耀，车子在斜坡上停了下来，我冻得手足僵硬。强·巴勃迪司助我下车，上面楼窗里灯光明亮，一双双眼睛在窥视我。“马拉湖，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马拉湖吗？”我问。

“明天你即可以看到马拉湖。皇宫正位置在马拉湖上。”这时，我们已被群众包围，绅士们穿着短夹克、短裤，到处看到红与黑色。“我的上帝，这是化装舞会吗？”我问道。

“宝贝，这并不是化装舞会，这是宫廷制服。来吧，国王和皇后在等待你呢。”

强·巴勃迪司不愿他的过继父母等待，催促我与奥斯加走上大理石楼梯，又迫不及待的把我们拥进去见他的父母。我的样子狼狈不堪，面色苍白，红鼻子，乱七八糟的头发，两只脚因走过雪地已湿透。就这个样子，我走到客厅门前。门开处，灯光明亮得使我睁不开眼，定眼看时，我原来在一间白色大客厅里。

“我的妻子黛丝蕾，她希望能作一个好儿媳。这是我的儿子，奥斯加。”

起初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皇后头发上洒粉，梳着许多年前的法国发式，脖子上围了一条黑色缎带。她浅色的眼睛眯了起来，衡量着我。我深深鞠躬行礼。她目不转睛的凝视着我，使我感到不安，如坐针毡，她脸上带着微笑，但这并不表示欢迎和愉快，这是一种粉饰的微笑，她身材高大，穿着一件灰蓝色丝绒衣服，神态高贵，她伸出手，也许是希望我去吻它，但我只用鼻尖碰了它一下。她说道：“亲爱的黛丝蕾，我的儿媳，欢迎你！”现在我又走到一位老人前面，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些薄薄的白发，在一只粉红色的头颅上。“亲爱的儿媳，亲爱的儿媳。”老人哼哼地道。强·巴勃迪司立刻走去扶持他。

皇后向我道：“我希望你见见皇太后。”她领我到一位苍白、瘦弱，穿着黑色衣裳的老妇面前，洒粉的头发围着一个无生气的面孔。“这是莎妃雅·玛德莉娜太太。”

我心中暗忖道：“天哪！这里到底有多少皇后呀！这必是古斯塔夫三世的妻子，四世的母亲。”于是我深深鞠躬到地。“希望你在这里住得愉快。”老妇人低声道。“这是莎佛·爱本汀娜公主，皇上的妹妹。”

我看到一张说不上什么年龄的脸，一排长牙，露出甜蜜的笑容。我又弯腰鞠躬。之后，我走至白色大火炉前。经过一番旅程跋涉，倚靠在这高大

火炉上给我一种舒适感。我手足如冰。一个仆役送上一杯热酒，我用手握着那只酒杯取暖。白拉伯爵在我身旁，但强·巴勃迪司忽然不见，我举目四面张望，原来他正弯腰与抖颤的国王说话，国王正用那只歪曲的手拍着奥斯加的面颊。

这时我感觉大家目光集中在我身上，顿时我感到非常不自然和失望。我知道，我的外貌看上去并不象个端庄华贵的皇后，我更不是个美女，我有一只向上翘的鼻子，我的头发湿湿地零乱在额前。

“你要不要坐下，夫人！”皇后仪态万千地坐在安乐椅内，手指着旁边的空椅道。

“对不起，我的脚全湿透了。强·巴勃迪司”，你可否帮我脱下鞋子，或者叫范勒来脱！”

在坐的人一致惊愕的看着我。我顿时知道，我定又做了错事，说错了话，我看看四周的面孔，一段静默。我感到窒息，象有一只铁手扼着我的咽喉。强·巴勃迪司走来，向我伸出手臂，向皇后道：

“我的妻子经过长途旅程，感到疲劳。容许我们引退，陛下。”

皇后点点头，国王呆呆地张口望着我们。我低头看着地板。当我抬头向上看时，我的目光遇到太后的讥刺的苦笑。后来我方获悉，这是她多少年来第一次展开笑容。走到门口，我回头看看奥斯加，他正玩弄国王衣服上的钮扣。老人看上去很愉快。于是我未说什么，挽着强·巴勃迪司走了出来。

我们静静的走着，彼此未交一语，直等到了卧房里。

“我把你的卧房全部装饰为法国式样，巴黎的墙纸，巴黎的地毯。你喜欢吗？”

“我希望洗个热水澡，强·巴勃迪司。”

“万分抱歉。这是我唯一不能替你办到的事。”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瑞典人不洗澡。”

他摇摇头：“这里大概只有我一人洗澡。”

“什么？你意思说皇后、皇爷，命妇都不洗澡？”“没有人。我告诉你，在这里，一切皆象十几年前凡尔赛宫里波旁皇室时代。我知道洗澡在这里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故而我来时已将浴缸带来，直等到上星期才装配妥当，装上热水。厨房离我的卧房很远，我只好叫人在邻近房间里烧热水，弗南德经管这项工作。我可以设法替你装置一个浴缸，但暂时你必须忍耐一点，在这里，对一切，你必须忍耐。”

“那么，今晚我可否到你卧房里去洗澡？”

“你疯啦！在我房内洗澡，再穿着睡袍跑到你自己房内，整个皇宫会把它当一件笑柄，一个星期会谈不完呢。”

“你是说我永远不能穿着睡袍进入你的卧室？强·巴勃迪司，难道瑞典宫廷不准许我们——我是说……”

强·巴勃迪司哈哈大笑道：“来，到这里来，小女孩。你真可爱，你真天真，单纯。我从离开巴黎后尚未这样衷心的笑过。”他坐到安乐椅里又纵声大笑，“听着，在我卧室隔壁，日夜侍从侍候着，这是宫廷里的规矩。当然我叫弗南德担任这个职位。但是我们要谈私话时，最好我到你的卧室里。明白吗？小女孩。”

我点点头道：“今天我做错了许多事。他们一定认为我行为不检点，是不是？”

他停止了笑，严肃地答道：“是的，小女孩，那天国王送我们皇冠时，我曾提到这点。”

“奉送你个人一顶皇冠，强·巴勃迪司，不是我们！”

以后的一些日子，消磨在宴会、舞会之中。正月二十六日，强·巴勃迪司诞辰，皇后又举行了一次盛大舞会。太后赠给我一对钻石镶钻墨绿耳环。她说她因孝服在身，不能戴任何首饰。

有一天，我与强·巴勃迪司谈论普鲁士问题，他说他已派专人到沙皇处。“但是俄国沙皇是拿破仑的同盟，你想这样做会有用吗？”我好奇地问。

强·巴勃迪司耸耸肩道：“也许。沙皇也在备兵。黛丝蕾，记住，在瑞典人面前，千万不要提起芬兰。你明白吗。”

“我对芬兰一无所知。是那么重要吗？”

“是的，是一种情感的作用。他们仍希望沙皇将芬兰归还瑞典。”

“是否有可能性？”

“不，永远没有。你看看地图即会明白。”

数日后，国王又得了一次小中风症。那天我正在浴室里沐浴。卢安皓伯爵夫人走来道：“皇上患病，医生说是轻中风症，需要休息一个时期。”

“哦！”这是高斯克小姐。

“这不是第一次吧？”拉佛罗德问。

“医生吩咐必须静养。太子妃到哪里去了？”卢安皓伯爵夫人问。

我在浴室中立刻作些泼水声音。

“太子妃正在沐浴。”高斯克小姐答道：“那么，现在是否太子要摄政？”

“司法大臣曾向皇后建议太子摄政，因为我国正面临难关——一边是法国，另一边是俄国，左右敌人。”卢安皓伯爵夫人说“结果怎样呢？”又是高斯克的音调，显然紧张和关切。

“皇后不愿这样做。她只愿意让太子主持国务会议。我知道，国王一天不死，她决不会放手的。另外尚有一个原因，她认为太子妃经验不足，不配做摄政皇后。现在皇后自己摄政。”

高斯克小姐大笑道：“这真是奇妙，母亲摄政，儿子从旁协助，这大概是她心中一向所期待的吧！”

她们虽然在外面小客厅里低声谈论，但仍可让我得以听见。我顿时明白这是皇后的安排，蓄意把这项消息传达给我。

“玛莉，给我一条干毛巾！”我穿上衣服走到小客厅说道：“请你们出去我需要休息。”

卢安皓伯爵夫人弯腰行礼道：“我有不幸的消息报告殿下。”

“谢谢你，我在浴室中已都听到了。”

她们退出后，我穿着浴袍，走至窗前。这是午后五时左右，但天色已相当灰暗。宫墙外堆着许多铲下的积雪，“他们预备把我埋葬，深深埋葬在雪里。”我对自己说。

“玛莉，你肯代我作一件事吗？在斯德哥尔摩，有一条叫做范特兰格顿。普生的父亲有一个店在这条街上。你还记得普生吗？你去那一条街打听一下。如果找到的话，请你叫小普生来看我。”

“现在他可不再年轻了。”

“告诉他我在这里。也许他不知道太子妃就是以欧仁妮·克来雷。倘若他仍记得我，叫他来看我。”

“欧仁妮，这样做你想对吗？”

“对吗？我才管不了那么许多。想一想如果普生能来看我，谈谈以前马赛的旧事，真是太好了。你必须设法找到他。”玛莉应允我去寻普生，于是我生活中有了新希望。

那天晚上，皇后把国王的大印戒指套在强·巴勃迪司手指上，但这并不表示他是摄政王，他只是指导政府行政而已。

岁月易逝，转眼冬去春来。天清得象一张洗过的白纸，绿色冰块在马拉湖中漂流。奇怪的是，春天来到这个国家不是温柔的，和缓的，而是突然的，奔腾的，激动的。在某一天的之后，皇后派卢安皓伯爵夫人来请我到她客厅饮茶。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们除了晚间与皇后相处一小时外，我甚少与她见面。事实上我们无话可说。

我急急进入穿衣间，梳好头发，披上强·巴勃迪司最近送我的皮披肩，走上那些冰冷大理石阶进到皇后的客厅里。

她们正围桌而坐，她们三个，皇后、太后及皇姑。太后该非常恨我，因为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代替了她的儿子及孙子的地位。莎佛·爱本汀娜公主是位老处女，一张失去容光的面孔，平坦的胸脯，发间戴了一只蝴蝶结，削瘦的脖子上围了一圈灰暗无光的珠链。她们三个人均低头做着女红。

“坐下，夫人。”皇后道。

她们继续刺绣。茶斟上了。夫人们停下针线，专心饮她们的茶。我也只好举起茶杯来喝了两口。皇后示意仆役离开客厅而后说：“我有话要和你谈，亲爱的儿媳。”莎佛公主露出长牙阴险地笑着，同时太后则漠不关心的注视着茶杯。

“我想问你，你是否尽了瑞典太子妃的责任？”皇后问。

我感觉自己面颊顿时发热起来。

“我不知道！夫人。”我勉强回答道。

皇后抬起那双黑色眉毛：“你不知道？夫人？”

“不！”我说，“我无法裁判自己，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太子妃，并且是在这么短促的时间里。”

“你不知道如何做一位太子妃，这对瑞典人民及人民选举的皇位继承人来说，真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夫人。”皇后说完又喝了一口茶，目光注视着我，“现在我要教导你如何做一位太子妃。”我心中知道一切全失败了，全完了，我永远学不会做一位太子妃。

“一位太子妃如果没有宫女陪伴，是不应该单独与副官坐车出游的。”

她是什么意思？“我认识范勤上校多年。我们在一起只不过谈谈苏村的旧事而已。”

“在宫廷宴会里，一位太子妃应该与每一个人交谈几句，而你则如聋似哑，一个也不理。”

“夫人，如果一个人先天智慧不足，后天教养不良，我想还是少开口为上。”我答道。

茶杯叮当作响。太后放下杯子，手在抖颤。

“在某些场合，你无论如何必须勉强与每一个人周旋。”

完了，一切均完了。我心中暗想。

“从我的仆役方面获悉，你曾询问一家商店，东主叫做普生。我必须使你明白，你不能随意在这家店里购买货物。”

我昂起头道：“为什么不能？”

“普生不是宫中承办人，并且永远不会。因为他有革命思想，”

我瞪着眼睛道：“普生？”

“这个普生曾居住法国。回来后，他与一班作家、艺术家，以及学生混在一起，并灌入革命思想到他们头脑里。”

她是什么意思？我惑然不解，“普生以前曾住在我家。我教他法文，并送给他一本《人权》刊物！”

“夫人，”音调锋利得如同鞭子打在我脸上“我坚持你应当忘了这一切！”

“夫人！我父亲是个诚实、有地位的商人，直至今日，克来雷在丝绸业里仍有相当名气。”

“我请你忘了这些事。你必须知道，现在你已是瑞典太子妃了。”

一段深长的静默，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的思想有点混乱。

“我学瑞典文学，我希望住好里做。显而易见的，我做不好！”

没有人回答。我又抬头看着皇后道，“如果我不做摄政王妃、你会向皇上请求让强·巴勃迪司做摄政王吗？”

“可能的，不要忘记太子的身分和地位。”

“陛下方才责备我不能忘去我故世的父亲。现在又要求我不要忘了太子的地位。我现在痛痛快快的告诉你我不能忘记我不愿忘记的人或事。”未得皇后的允许，我立起身来。三位夫人顿时坐挺身子。“在我的家里，在马赛，现在含羞草已经开花了。等天气暖和一点，我即回法国去。”我说。

这一下击中了要害，三位夫人惊惶失措，尤其是皇后。

“你想回去 什么时候才作这项决定的？”皇后问道。

“现在 陛下。”

“这是很不明智的，由政治立场而言是非常不明智的。你必须与太子磋商再作决定。”

“当然我要得到太子的同意而后行事。”

“你预备在巴黎住在什么地方？夫人！那里没有皇宫呀。”皇后开口了。

“我在那里是不会有皇宫的。我们在安居道有一幢住宅，一幢平凡的住宅，不是皇宫。

可是对我来说那是非常美丽的。我不需要皇宫，我也不习惯住在皇宫里。事实上，我憎恨皇宫，夫人。”

这时皇后已恢复她冷静的态度，她道：“你在巴黎近郊的别墅或许是比较合宜的地方。”

“拉格郎姬住宅？我们早已把它变卖了，为的是偿还瑞典政府在海外的债务。夫人，您应该知道这笔债务数字是相当庞大的。”

皇后咬紧嘴唇。她急急地加道：“不，那是不行的。瑞典太子妃不能住在一幢普通的住宅里。”

“这点我会与太子商谈研究的。此外我旅行时，我决不会用黛丝德蕾名字，成会匿名换姓的。”这时我眼睛里噙满泪水。至少不能在她们面前流泪，给她们满足。我昂首走出客厅，砰然一声关上门，从那里我直接到强·巴勃迪司书房。有一个副官拦住我道：“容我先去通告太子。”

“谁说要这样做？”我气哼哼地问。

“历年来是这样的，殿下！”

我推开他，他急急躲在一旁。我失声大笑道：“不必担心！”我踏进了

强·巴勃迪司的书房。

强·巴勃迪司正坐在书桌旁边，面前堆了许多公文，正和几位政府要员讨论国事。他额上带了一只绿色眼罩，因工作操劳过度，他的双目均在发炎。可是他瞒着我，怕我担忧。

“有什么要紧的事发生吗？黛丝蕾？”

我摇摇头道：“没有什么。我会安静的坐在一旁等待你们商议完毕公事。”

我坐在角落里，把方才与皇后的谈话暗暗在心中重新温习，检讨一下。这时我的情绪已逐渐平静下来，可是心中仍感到非常烦恼。断断续续的，我听到强·巴勃迪司的话：“英国将会派沙顿先生，英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前来商讨交换俘虏问题。我希望开会时通知苏勒顿先生一下。”

苏勒顿先生是俄国驻瑞典大使。难道强·巴勃迪司希望把英国和俄国拉在一起？

“我们明天再讨论，今天我也累了。绅士们晚安。”强·巴勃迪司结束了谈话。绅士们退出后，强·巴勃迪司取下眼罩，疲慵的合上眼。

“现在告诉我，有什么事吗？小女孩！”

“我要离开这里，强·巴勃迪司。等天气回暖一点，到了夏天，我想回家了，亲爱的。”我温和他说。

现在他睁开眼睛说道：“你疯了吗？这里就是你的家，在这座皇宫里。夏天我们将住进德劳宁克姆夏季行宫里，一座可爱的小皇宫，在一个美丽的大花园里，你会喜欢它的。”

“但是强·巴勃迪司，我必须离开，这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我一字不遗的把方才与皇后间的谈话经过告诉他。他静静地听着，面色越来越难看，眉头越收越紧。最后，他失去控制，象风暴似的大声叫道，“你知道现在世界局势到了什么地步？今天不知明天的事。你却如此重视这些无聊的琐事，与皇后闹妇人的意见。我可以对皇后是对的，你的行为是应该注意一点，不能任意胡为。”

他走到我面前又说道，“现在整个欧洲面临危机。拿破仑的组织已开始分裂。南边多年来不宁静，在德国，他的敌人在暗中联合。由于拿破仑不能再倚靠沙皇，所以他要向俄国出兵。这一切你明白吗？”

“拿破仑与许多国家交战，你我均知道的。”我耸耸肩说。强·巴勃迪司点点头道：“是的，一点不错。可是当有一日在命运安排之下，例如英国与俄国有一新的结合时，瑞典那时必须作一项决定，站在拿破仑一边或是反对他。”

“反对他？你意思说你想对敌法国吗？”

“对，对敌拿破仑，并不是对敌法国，拿破仑与法国并不另一样。一旦拿破仑失败后，丹麦会放弃挪威，那时挪威会与瑞典联合。小女孩，这不是写在命运星球上的，而是写在地图上的。”

“现在拿破仑尚未失势，何必过虑这么多，并且与我去巴黎有何关联？”

强·巴勃迪司深深叹口气道：“我不能让你走，你是太子妃。你必须弄清这点，万一有不幸事件发生，你可能被扣为人质。你知道，泰勒郎及福煦方面，我已取得联系，他们失宠后已不再忠心于拿破仑。再者，现在拿破仑佯装与我友善。等到有一天他克服了俄国，那时他决不会再让我坐在瑞典皇

位上，他会让他自己兄弟中的一人来统治瑞典。这一点，我早已看明白了。现在，我尽力为瑞典幸福着想，黛丝蕾，如果我能使瑞典与挪威合作，就组织同盟！”

“既然你一切为瑞典人民着想，那么还是让我回法国去吧。因为我走后，你的地位会更巩固。我留在此只有妨害你的前途。国王再病一次，你必会成为摄政王。这是无疑的。”

“倘若你去巴黎，你可能影响我的决定，因为我不能让你做拿破仑的人质。”

“不，不，强·巴勃迪司，既然瑞典人民忠于你，你也必须忠于他们。千万勿以我为念，我会照料自己的。”

我握着他的手，拉他坐在椅子扶手上，我偎着他说道：“我会的，亲爱的。拿破仑决不会把我当人质，我是他嫂嫂的妹妹，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你放心吧！”他摇摇头道：“不，不，黛丝蕾，没有你在身边，我是无心工作的。我会为你的安全担忧。黛丝蕾，我需要你！”

“让我去吧！我到了巴黎会再求深造。下次我回来时，不会再替你失面子。”

“孩子需要你，黛丝蕾。你能不见奥斯加吗？也许不久的将来，整个欧洲将会成为战场。那时你与我天涯海角啊！”

“亲爱的，事实上，我也不会跟随你上前线。至于孩子”，是的，孩子，这些时我一直想排除这个意念。与奥斯加分离会如万箭穿心。我免强压制自己的情感道：“孩子有他的前途，自从来到斯德哥尔摩，每日他被三个教授包围；占据他整个空间。我很少有机会看见他。也许起初他会思念我，可是逐渐会成长，他会了解，一个皇储是不允许有私情，有自己的感受的。职任是他的天职。这样他会坚强起来，他会被教养成一个真正的王子。”

我靠在他肩上，开始嚤嚤啜泣起来。

“你又弄湿我的肩膀 如同第一次我们见面时……他拉我靠紧他。”

“现在大概是晚餐时分了。”我控制自己，勉强说道。我立起身，感到一阵寒意侵袭全身，不只是全身，它侵袭着我的心。

“你知道，马赛现在已是含羞草开花季节了。”我道。

“司法大臣告诉我，四星期后这里就是春天季节了。他的话是一向可靠的。”

我慢慢走到门口，等待他的一句话。我会接受他的意见、他的决定，但是我心中知道无论是去是留，我会同样的痛苦。

“我怎样向国王及皇后解释呢？”音调是那样冷淡而无情感。于是我作了最后的决定。

“告诉他们，我健康欠佳需要疗养。我必须去和暖地区作长期休息，这里气候太寒冷了。”说完我急急地离开了书房。

（一八一一年六月初，瑞典劳德宁克姆行宫）

夏天的天空有如一幅青灰的丝绸。虽然已是午夜，但天色并未黑暗下来，我拉上帘幔，深色帘幔可以遮去窗外的天光，我想入睡。可是睡眠断续而不安宁。是否窗外那灰绿色黄昏似的天光搅扰了我的睡眠，抑或是离别在即而影响我情绪上的安宁？明天早晨，我将启程返口法国！

三天前，宫廷里的人迁住到劳德宁克姆行宫里。这是一座夏日行宫，位置在一座美丽而庞大的花园中心，那里有一排连接一排的菩提树，整齐的

篱笆，还有无数使人迷离的小径。

御苑的尽头，伸展开一望无际的天然草原。人们可以看到丰姿的桦林、黄色的樱草花和一丛丛深蓝色的风信子。在这样如梦似诗的环境里，是无法人睡的，一种诱惑力使我漫无目标的徘徊，留连忘返的在这半明半暗的天光里。数日来，在临别的前夕，我感觉我在瑞典的生活象一段黄昏的插曲离别是残酷的、美梦的幻灭。这段日子的生活是几分甜蜜，几分辛酸的回忆。

强·巴勃迪司曾允诺过给我和孩子卖一座小小房屋。是的，他在苏村曾经有过一幢房子，那里是我们的家，那段日子我是非常快乐的。为什么现在他要给我皇宫、大理石楼梯、大柱子客厅和舞厅，为什么他们称我太子妃？我是在做梦吗？明天我即启程回国。也许我会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睡在苏村卧室里，在瑞典的一切只是一场恶梦而已。

奥斯加、我的孩子，明天你的母亲将因健康关系返回法国，我将会很久见不到你。等到有一日我们重聚时，你已不再是孩子——你将会长成，你会是个王子，一个准备继承皇位的王子。强·巴勃迪司是个天赋的统治者，但是你的母亲是生就无法成为皇后的女人。因此，我的孩子，在数小时后，在命运支配下，我会拥抱你而含泪的离开你。这是迫不得已的，希你能了解我，我只有祈祷。

数周来，宫中对于我离去的决心仍不能置信。他们纷纷背后私议。我以为他们会谴责我。出乎意料之外，他们竟责备皇后对我过分苛严，逼我回国。明天当我的车子离开瑞典时，他们会感到惊奇和诧异。国王和皇后为我举行了一个盛大欢送舞会。国王与皇后坐在金色宝座上，面上展开着微笑。我和一个大臣跳舞，最后与年轻的白拉伯爵共舞。”这里好热，我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我说。于是我们走到外边花园里。“应该谢谢你，白拉伯爵。自从我来到此地，你一直站在我的一面。你已尽你的全力助我解决一切难题，原谅我，因为我使失望，现在一切皆成过去了。”我恳切地向他说道。

他低下头，咬咬自己的短胡须。“倘若殿下愿意的活！”他说。但我立刻摇摇头答道：“不，不、伯爵，太子需要你，在此地，在瑞典。”

对我的赞扬他并未致谢。突然间，他失望地看着我：“我请求殿下不要离去，我请求殿下留在此地。”

“在数星期前，我已做了这次决定，白拉伯爵，我肯定我是对的。”

“不，不，殿下。求您留下，展延您的行期。这是不对的！”他停顿了一下，用手抹着自己的头发，忽然热烈地道：“现在不是离开的时候。”

“不是离开的时候？为什么？我不了解你，白拉伯爵。”他别转头：“沙皇曾有一封信来，殿下。此外我不敢多说。”

“那么你不要说。你是太子的秘书，你不该与我谈论太子和其他元帅的函件。我很高兴沙皇有信来。太子很希望与他联络亲善，我希望那是一封友善的函件。”

“或许太友善了一点。”

这位青年伯爵的态度使我惑然不解。我的离去与沙皇有何关联？

“沙皇希望太子表示他的友谊。沙皇竟然称他表弟。”

我笑了笑章，“这种态度对瑞典是有益、有利的。”

“这表示一种同盟，俄国将放弃他与法国的联盟，拿破仑的大陆组织将会肢裂。现在我们必须决定靠拢哪一边，法国或是俄国，因为两国皆建议与瑞典联盟。”

“我很了解，强·巴勃迪司不能再保持中立。”

“所以沙皇称太子为表弟，并且建议……”白拉伯爵道。

“归还芬兰？”

“不，不是芬兰。沙皇希望与太子真正成为一家。”年轻的伯爵悲痛地摇摇头。我摸不着头脑，问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沙皇也想过继我们？”

“沙皇只要太子一人。”白拉面部表情痛苦：“除了过继之外，尚有其他方式可以成为一家的。”最后我恍然大悟。是的，其他方式例如拿破仑的继子与巴伐利亚公主联姻；拿破仑自己成了奥国皇帝的子婿。一个男人只需娶位公主。这不是很简单吗！一纸公文，象约瑟哦，可怜的约瑟芬、约瑟芬被休后的痛苦情况，历历如在目前。但是约瑟芬没有生子！

“当然这样做会稳固太子的地位。”我听到自己喃喃地道。“瑞典当局及人民并不赞成沙皇。不久以前他曾夺去芬兰，我还不会如此健忘。可是欧洲其他国家……”

“欧洲其他国家当然会因此提高太子的声望，如果与沙皇用联姻的话！”白拉伯爵又道，“所以我重复一遍，在这个时期，殿下千万不能离去。”

“是的，白拉伯爵，我明白了。但现在正是离去的时候，总有一日你会明白的。”我伸出手给他，“我恳求你忠于太子，范勒上校因感到在此不受欢迎，也预备与我同回法国。范勒上校一向在前线追随太子的。他走后，我希望你能代替他，因为太子将会非常的孤独。晚安，白拉伯爵。”

我并未立刻回到舞厅里。我在园中徘徊、迷惘。这里的一切仍笼罩在过去的愁云惨雾里，二十年前，古斯塔夫三世曾举行过一个豪华的游园会，直至今日，花匠仍依照他的意思整理、布置这座园子。在那座中国式凉亭里，他吟赋悲壮的歌词，经常盛装邀请他的朋友，组织一个化装舞会。

今晚，这园子越发显得空旷，古斯塔夫四世被认为疯癫，被逼逊位，流亡。但是夏季行宫仍和以往一样，歌舞升平，笑语欢声。他曾经多次在这些迷人小径上留连忘返，在这座中国式凉亭前，他的母亲等待他，他的寡母莎妃雅·玛德莉娜，古斯塔夫三世的妻子。

夏日的微风、轻轻掠过盛茂的绿时，发出沙沙的音韵，象在歌唱。这时我忽然看到一个黑影向我方面走来。我嘶唤起来、我想逃，但我两只脚失去控制，一动都不动的立在那里。

“抱歉的很，我使你惊吓。”

在月光下，紧靠着我，太后，一身全黑的太后立在我面前。

“您是否在这里等待我？夫人”我问，对于自己胆怯感到惭愧。

“没有，我未猜想到你不跳舞而来到园子里散步。”她一无表情地答道，音调是那样冷淡。

“在美丽的夏夜，我常喜欢一人散步，我睡得很不安宁，夫人。而这座园子留着许多回忆。当然，只是对我而言。”她加说道。

一时我不知如何答复。她的儿子、孙子在外流亡，而我的丈夫和儿子代替了他们的地位。

“我今晚是来与这些使人迷离的小径告别。多奇怪，我根本就不太知道这座园子。可以说它对我是陌生的。明天早晨我将回法国了。”我礼貌地答道。

“我未想到会单独见到你，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于是我们并排走着。菩提树放出芬芳。这时我感觉我不再惧畏她，她只是一个穿黑色衣服的

老太太。

“我时常想到你的离去。我相信我是唯一知道你为何原因离去的人。”

“我想我们还是不要讨论这件事。”我答道，加速我的脚步。她抓着我的手臂，这意想不到的举动使我震惊。“你是否怕我？孩子！”她的音调是那样悲痛。我们彼此立定了。

“当然是的，我怕您，夫人！”

“你怕一个衰老而多病的妇人？”

我激动论点点头，“因为你恨我，象所有你们家中的人，例如皇后，莎佛·爱本汀娜公主。我搅扰了你们的生活，我不属于这里。我！”我停了停又接着道，“最好不必再讨论它，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我很了解你，夫人，因为我们的目的相似。”

“告诉我你是什么意思？”

我眼中噙满泪水。最后一晚竟会如此可怕。我呜咽，但立刻强制自己。“你之所以独身留在瑞典，夫人，是因为你希望民众不要忘记你那在外流亡的儿子和孙子，一日你留在此，没有人能遗忘范沙皇族，因为您是流亡国王的母亲，您留下是为他们的利益着想。我说的对吗？夫人！”

她一动都不动。纤细，挺直，一个黑影在灰绿色天光里。她道：“你说得很对。那么你为何离开呢？”

“因为我知道这对未来的国王是有益的。”她静默了良久。

“我早就猜到了。”她最后道，吉他的声音隐隐约约随风飘了过来。

“你确实知道你所做的是对他有益吗？”老夫人问。

“绝对是有益的，夫人。同时，我还为未来的奥斯加一世着想呢。”说完，我深深的弯腰，回到宫里。

清晨两点了，园中鸟声啾啾。在皇宫某处，住着一个年迈的妇人，夜间不能成眠，或许她现在仍在园内徘徊。我将要离去，而她会永远留在这里。

我回到房中写我的日记。房门轻轻推开，是否又有那鬼魂般的人儿出现？不，房门确实开了，进来的乃是强·巴勃迪司，哦，我心中最爱的强·巴勃迪司呀！

（一八一二年一月一日，巴黎）

外面教堂的钟声又响了、因为数小时内一个新年又将降临。我们拿破仑与我又面对面的坐在一起。我回到巴黎后，除了朱莉等几位亲友外，我杜门谢客，深居简出；朱莉不能了解我为何不向杜勒雷宫报到。今天忽然接到宫中的请帖，令我惊奇而不安、我猜内中定有特殊原因。但是什么原因呢？

我心中怀着疑惧来到杜勒雷，这是第三次。第一次，我求拿破仑释放英杰安公爵；第二次，我陪同强·巴勃迪司一起申请返出法国国籍。

今天晚上，我穿了一身白色镶金的衣服，戴了一付钻石耳环——瑞典太后莎妃雅·玛德莉娜的礼物。披上了那件貂皮披肩，当我来到杜勒雷宫，赛纳河中反映着闪耀的灯光，我深深吸了一口气；顿感舒适、安逸，有一种回到家中的感觉。皇帝侍从的深灰色制服、青绿色的挂法、蜂形花式样的地毯，以及各地的灯光，这一切告诉我这是真实的，这不是梦，这不是幻影。

我到时，波拿巴全家早已聚集在皇帝的大客厅里。皇后和其他的人皆起身相迎。波拿巴夫人羡慕我的耳环。说实话，我很高兴看到皇太夫人。这时她的发式和指甲已整理得十分入时。

宝莉出落得较先前更为美丽，她看上去娇媚多姿，只是眼下露出微微青痕。

十一点敲过，皇帝仍未出现。“皇帝正忙着处理公事。”玛丽·路易丝解释道。

“什么时候可以看见太子？”朱莉问。

“午夜时分，皇帝会抱他出来迎接新岁的。”玛丽·路易丝道。

“半夜里叫孩子起身是有碍健康的。”波拿巴夫人不以为然地道。

这时，麦纳佛，皇帝的秘书报告说，皇帝要见瑞典太子妃。我回头看看玛丽·路易丝。

她神色自若地与朱莉谈话，一点也不惊异。我顿时明白，她邀请我来杜勒雷是根据皇帝的意旨行事的。

“皇帝请殿下到他的小书房里。”麦纳佛边行边说道。我走进书房，皇帝的目光从文件上迅速的抬起向我扫了一下。“请坐下，夫人。”我遵从他的意思坐下，等待着。他面前堆集着无数公文，或许内中有艾杰由瑞典寄回南报，因为这位法国驻瑞典大使是位勤快的人。壁上的钟，滴达滴达作响，新年即将降临。“我不知道将要演出怎样的一幕。无论如何皇帝召我定有重要的事件。”

“陛下，你勿须这样威吓我。我生性胆怯，并且特别的怕您。”我说。

“欧仁妮、欧仁妮！”他仍未抬头：“你必须知道在皇帝未开口以前，谁都不应说话的。这点蒙特尔以前应该教过你吧？”他继续阅读文件。我开始详细研究他。凯撒大帝的面具越来越发福了，可是相反地，头发越来越稀薄了。这个脸，我曾一度深深地爱过，但那是许久许久以前的事了。我仍记得我对他的爱，不过，他的面容，我已经遗忘了。“陛下！”我有点不耐：“您召我来是否为了教导我礼仪？”

“主要的，夫人，我要问你一句话。为什么你又回到法国？什么原因驱使你这样做？”

“天气，陛下，严寒的天气。”

他向后靠着，把手臂交叉在胸前，嘴唇歪曲着：“哦，严寒的天气，尽管我赠送你一件貂裘，你仍感到寒冷，夫人？”

“是的，尽管有那件貂裘，陛下。”

“那么你回国后，为何不来宫中朝见我？你知道元帅夫人是应该向皇上致敬的。”

“现在我已不再是陛下的元帅夫人了。”

“当然、当然，我几乎忘了。现在你是瑞典的太子妃了。但是夫人，你不要忘了即使是外国皇族也应来谒见我，倘若他们来到我的京城的话。这是宫廷仪式，夫人！”

“我并不是来探访的，这里是我家。”

“每天你的姐姐及其他夫人们告诉你许多事，你却秘密的报告你丈夫。是否瑞典人认为你聪敏故而派你来探取情报，来做奸细的？”

“不，完全不对，是因为我太愚蠢，故而我只好回来了。”他未想到会得到这样一个答复。他本预备继续向我喊叫，现在却改变音调，和缓地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太笨拙，陛下。记得旧日的欧仁妮吗？笨拙、愚蠢而豪放不羁。不幸的是，我不能给瑞典宫廷一个良好的印象。这对强·巴勃迪司和奥斯加有

很大影响，所以我只好回来了。

“这不是很简单吗？”

“是的，太简单了——简单得使我不能置信。”这句话象是在我身上击了一鞭。于是他来回的走着，“或许我猜想的是个错误，或许你真实的不是贝拿道特派回来的。无论如何，夫人，现在局势紧张，我必须要求你离开法国。”

我凝视着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想把我赶走，赶出法国？

“我要住在这里。”我柔声地道：“如果不能允许我住在巴黎，那么我可以去马赛。我一直想买回我们的老房子，爸爸的房子，但是现在的房主不愿出售，所以除了安居道的房屋，我没有其他的家了。”

“告诉我夫人是否贝拿道特疯狂了？”拿破仑突然说道。他在一堆信件中，拿出一封信。我认出是强·巴勃迪司的笔迹。“我提议与贝拿道特联盟，他答复我说他不是我属下的王子。”

“政治对我是陌生的，陛下。”我说，“更使我不了解的，这与我住在巴黎有何关联。”

“我告诉你，夫人。”他用力拍了一下书桌，非常激怒地说：“你的贝拿道特拒绝与法国联盟。告诉我，我为什么作这项建议？回答我！”我默默不答。

“即使你，夫人，也不会那么愚蠢。你知道家家户户均在谈论。沙皇已经否认大陆组织。他的国家不久即会消灭。世界最伟大的军队即将占领俄国。倘若与我们合作，瑞典可以得到永恒的光荣，她可成为一个强大国家。我并且应允贝拿道特，把芬兰及汉萨城市划给他。想一想，夫人，芬兰！”

“在地图上我看见过，一个大蓝点代表湖。”我道。“但是贝拿道特拒绝接受。贝拿道特不愿与我们合作，一个法国元帅不肯加入这次战役。”

我看看壁上的钟，再有十五分钟，新的一年即将开始。

“陛下现在已快午夜了。”

他未理会我。他立在壁炉台前，向镜子里看看自己的面容。

“二十万法国人，十五万德国人，八万意大利人，六万波兰人，另外尚有十一万由各国来的志愿兵。拿破仑一世的大军，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将要出征。”

再十分钟就到新年。“陛下！”我说。他回转身子，面貌歪曲，激怒说道：“而贝拿道特却不重视它。”

我摇摇头道：“陛下，强·巴勃迪司负责瑞典人民的幸福。无论做什么他是为瑞典幸福、利益着想的。”

“谁不与我合作，谁就是反对夫人——既然你不愿离开法国，我可能拘捕你当作人质。”

我冷静地坐着，不为所动。

“现在很晚了。”他忽然说道，走到书桌面前，摇了摇铃。麦纳佛冲进房。

“这里派专骑立刻送去。”又转向我：“你知道是什么吗？夫人：一个命令，给戴福元帅。命戴福立刻率领军队越过边界，占领瑞典、普鲁士。现在，你怎么说？夫人！”

“这样，您准备掩护大军的左翼，陛下。”

他大笑出声。“谁教你这些名词？是否近日来，你与我的兵士常常相处？”

“强·巴勃迪司许久前告诉我的。”

拿破仑细了眼睛。“是否他准备保护瑞典、普鲁士？看到他与戴福交战真有意思，真有趣。”

“有趣？”我想到我看到的战场，“那些高起的新冢、风吹雨打的十字架，一排一排的丘陵。怎会有趣？”

“你知道吗，夫人，我可能拘捕你当作人质，去逼迫瑞典政府成立同盟。”

我笑了笑道：“我的命运、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瑞典政府的决定。但是如果我被拘捕，那表示我为瑞典受苦、牺牲。您真想使我成为一个殉难的烈女吗？陛下。”

皇帝生气了。当然他不想把贝拿道特夫人造成一位女英雄。他耸耸肩道：“我们并不强迫别人和我们做朋友，事实上，许多人求之不得想与我们做成朋友呢。”只有三分钟即到十二点了。

“我希望你劝告你丈夫和我们合作。”他的手已在门柄上。他目中露出兴趣和邪恶的光芒：“为你自己的利益设想，夫人。”这时钟声忽起，新年降临。“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年开始了。”拿破仑轻声说道。我旋转门柄急急随着皇帝出来。到达了皇后的客厅，我首次看到罗马王。皇帝怜爱的抱着他，但婴儿却惊悸得大声嚎哭。厅内客人，穿制服的外交官、善笑而无知的夫人们，以及波拿巴家人皆无法抚爱他，他反而更加惊骇，哭声极大。玛丽·路易丝，立在皇帝身旁，带着兴趣和惊奇的目光，象似不相信她会与拿破仑生了一个孩子的事实。

当拿破仑看到我，他把婴儿送过来。我接过他，抱在怀中，紧紧的抱着，象多年前我抱着奥斯加一样。我轻轻向婴儿道：“你不能啼哭，陛下，帝王是不应该哭的。”他居然停止了啼哭，腼腆的四处张望。

“罗马王万岁！”有人高声呼唤。我们一致于杯。保姆接过婴儿，抱着退出。皇帝、皇后情绪甚高，一片欢笑，气氛愉快。

“殿下知道，瑞典太子将与沙皇联盟。太子的决定是对的。”我回头看是泰勒郎，我感到非常疲慵，我想回家，但是这时皇帝挽着皇后走来说道：

“这是我的人质，我的美丽的小人质，”周围的人哄堂大笑。“但是，绅士、夫人们，你们未明白我的意思，我猜想太子妃心中并不想笑。戴福元帅将要占领太子妃的国家的北部。我相信沙皇非常有意与太子拉拢，听说他建议太子与一位大公爵夫人联姻，夫人，你想这对一位旧时元帅来说，不是个很大的诱惑吗？”

“当然。与皇族联姻对一般中等阶级出身的人来说是很大的诱惑。”我答道。旁边的人皆窘形于面。

“无疑的，”皇帝笑着说：“可是这类诱惑可能影响夫人在瑞典的地位。以一位老友立场，我劝你还是写一封信劝你丈夫与法国联盟吧，也为你自身利益着想啊！夫人。”

“我的未来早已固定了。至少是母后身分。”我弯腰行礼。他惊异地看着我道：“夫人，在瑞法联盟以前，我不希望在宫廷里再看到你。”说完，他急急与玛丽·路易丝离去。

我回家，玛莉未睡，仍在等待我。“新年快乐，玛莉。”我道。

（一八一二年四月，巴黎）

从军的热潮迷漫了法国，玛莉的儿子小比艾尔随着大众坚持要去从军。起先，玛莉竭力反对。但是小比艾尔以为，如果从军，就可以慢慢升为将军，甚至成为王子，青云直上，得到荣华富贵。玛莉不觉也为他所动，终于

允他加入军队。一天，卢森伯爵由瑞典带来口信，说在四月五日，瑞典与俄国正式宣布联盟。范勒上校因是法国军人身分，既然瑞典与法国成为敌国，照理我不能使他处境为难，于是我劝他加入军队，卢森伯爵代替了他的职位。

由春至秋，现在已是九月，我在巴黎的生活是宁静的，也可以说是寂寞的，我不时感觉着一种无名的悲哀，无比的。太子远离，天涯海角，何日重逢，国事家愁，在这秋色满园的季节，一起涌上心头。虽然朱莉邀请我到麦特丰丹小住，但被我婉拒了。可笑而不能置信的是，现在卢森伯爵成了我唯一可以谈话的知心人。卢森伯爵有浅色头发，蓝色眼睛，气质高贵，一个十足的北欧典型青年，他从不发怒，是个和平使者。他是百分之百的瑞典型，周身循环着瑞典血液。他也不了解强·巴勃迪司为何要与沙皇联盟，因为瑞典与俄国一向是立在敌对地位的。

数小时前，泰勒郎及福煦不约而同的来造访。这些时，我已不习惯有宾客光临，因为法瑞断交后，多数朋友均在躲避我。

“告诉卢森伯爵在客厅里等候我，拉佛劳德。”我急急更衣。当我进入客厅，泰勒郎早已在那里。他正眯着眼睛仔细端详拿破仑当首席执行官时的那幅画像。我正要介绍卢森伯爵给泰勒郎，这时仆役报告福煦来访。

“我不明白：“我冲出口道。泰勒郎问：“是什事使殿下不明白？”

“许久没有人来看我。今天忽然宾客云集，我不了解。”福煦看到泰勒郎面现不愉快神情道：“我不知道殿下有客人。”我向他们介绍了卢森伯爵。

“消息传得很快。”福煦又道。

“你说什么？法军节节报捷是人所共知的事。巴黎钟鸣是为斯墨蓝斯克胜利呀。”我道，泰勒看看拿破仑画像道：“钟声在半小时内将再起。皇帝正率领百万大军向沙皇军追击。当然钟声会重鸣，您说对吗，殿下。”

“当然哦，不！”我不知如何答复，我仍是个法国女人呀。但是我的丈夫却联合俄国反对祖国，“叫我怎么说呢？”

“你想皇帝会永久胜利下去吗？”泰勒郎问。

“我不知道，皇帝从未失败过。”我答道。

“沙皇曾经请求忠告。”又是泰勒郎，他慢慢饮着酒，微笑着。

“沙皇必定请求议和。”我说。

“皇帝也是这样想，但事实上恰巧相反。波罗丁娜已克服了，通往莫斯科的大道直通可达。可惜并无议和的现象。”

“殿下近来有太子的消息吗？”福煦问。

“近几星期没有信息！”我又笑着加了一句道：“这些日子你不检查我的函件了？”

“太子离开瑞典了。”福煦目光强烈地凝视着我。

“离开？”我诧异地由这个看到那个。卢森伯爵也感到惊奇，张口结舌的看着福煦。

“太子在爱波。”福煦接着道。

“爱波，爱波在哪里？”我问。

“芬兰，殿下，”卢森伯爵小声说道。泰勒郎又斟了一杯茶。

“沙皇约瑞典太子与他在爱波会面。”福煦得意的看看泰勒郎。

“沙皇为何要与强·巴勃迪司会面？”我疑惑不解。

“忠告！”泰勒郎道：“一位旧时法国元帅当然可以供给他有价值的忠告，对皇帝的战术，他会非常熟悉的。”泰勒郎看看钟又道：“随时钟会重起报捷，

数日后，法国军队会直进莫斯科。”

“那么皇帝到达了莫斯科后会结束战争，以后将永久和平了。” 我道。

泰勒郎耸耸肩道：“这要看瑞典太子给沙皇什么忠告。”一段静默，福煦道：“皇帝所有希望寄托在莫斯科。到了莫斯科，军队不会再挨冻受饿。因为莫斯科是座富有的城市呀。

明天皇帝可能住进克里姆林宫。”说完他微微地笑着，无名的恐怖象一只巨大的手紧扼着我咽喉，我绝望的由这个看到那个！“绅士们，请求你们告诉你们的来意？”

“只是想告诉殿下，我对太子的敬意和钦佩而已。”福煦道。“瑞典本子与沙皇会面，一切皆会很快的明朗化。”泰勒郎道。

“俄国只有十四万军队，而拿破仑却拥有五、六十万大军。瑞典应采取中立政策。”卢森伯爵激烈地道。

“是的，倘若无适当的营寨，五、六十万军队并不能说准可得到最后的胜利。”泰勒郎肯定地道。终于我明白了。”没有适合的营寨是一件困难的问题。泰勒郎与福煦不约而向的探访，证明拿破仑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失败。泰勒郎首先告辞，福煦又坐了一会方起身道别。

临行时他向我说道：“法国人民渴望和平。瑞典太子与我有一个共同目标和平。”说完他匆匆离去，我独自一人走到园中，坐在长凳上，心中烦乱异常。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决定乘车出游，卢森伯爵照例陪伴着我。一路上大家默然，马车慢慢向前走，经过巴黎院时，我指向卢森伯爵道：“法国皇帝在这里加冕的，就在这座教堂里。”

回到家。我把一切记在日记里。我还要等待多久？我是多么孤独呀。强·巴勃迪司你在那里呀？小奥斯加，上帝，让他安全的回来。

（两星期后，巴黎）

朱莉与约瑟夫由麦特丰丹回到巴黎，开一个盛大舞会，庆祝拿破仑占领莫斯科。朱莉与我多时未见、我发见她益发消瘦，面色青白。我顿时心中生出一种怜悯，朱莉憔悴了。我猜想她对约瑟夫在外的桃色故事定也听到了一些。约瑟夫的冷淡，她亦会有感觉。当年朱莉的妆奁，对约瑟夫是个庞大数字，一个不能拒绝的诱惑。可是现在的约瑟夫可不能同日而语了，朱莉的妆奁算得了什么：我本欲拒绝邀请的，但她一再恳求我参加。她希望这样可以消灭整个巴黎所谈论的瑞俄联盟的传说。

凡尔赛皇宫灯火明亮。我知道许多人在我背后窃窃私语，议论纷纷。宴会顺利的进行，一片欢乐气氛。约瑟夫向皇后举杯道：“九月十五日，皇帝光荣地占据了莫斯科，同时住进克里姆林宫内，沙皇的皇宫。我们胜利的军队将在莫斯科过冬。皇帝万岁。”

我缓缓地饮着酒，泰勒郎在我身边出现。“殿下是否被迫而来。”他问，看看约瑟夫。

我礼貌地答道：“我的来去意义的，我不懂得政治。”

“可是多奇怪，命运却要使殿下在政治舞台上参加一个重要角色。”

“您是什么意思？”我责问他。

“也许有一天，我会恳求殿下下一件重要的事，也许您肯相助。也许我会为法兰西请求。”

“告诉我，你到底在说些什么？”我不耐地道。

“我深爱法国。最近我曾和殿下谈论过拿破仑正与一个人对敌，而这个

人却是我们认识的，殿下，还记得吗？今晚我们庆祝皇帝进入莫斯科，可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人会不事先预料到吗？”我的手紧握着香槟杯。

“我弟弟会在克里姆林宫住得很舒适。沙皇的官殿是著名的、华丽的。一个具有天才的人方能在这种速度下抵达莫斯科，现在我们的军队安全了。”原来是约瑟夫。

泰勒郎摇摇头道：“我不同意陛下的看法，因为半小时前快骑使者报告莫斯科大火烧了两星期，甚至连克里姆林宫都在燃烧着。”

在闪动烛光下，约瑟夫的面色顿时变成青灰色，眼睛睁开得很大，张口结舌，泰勒郎，相反地，悠闲自得，半合着眼睛，一无表情。好象这两星期以来，他早预料到这样一个消息：莫斯科燃烧了，并且已经烧了两星期之久。

“怎样会起的火？”约瑟夫沙哑地问。

“放火，无疑的。并且同时在城内各处起火，我们军队抢救扑灭无效。这处火势扑灭了，那处又起。居民损失很大。”

“我们的军队呢？”

“当然被迫后撤。”

“可是皇帝曾说过，在冬季，无论如何军队不可越过俄国西伯利亚草原的。皇帝预计在莫斯科过冬的。”约瑟夫道。

“方才快报使者报告皇帝无法在莫斯科过冬，因为莫斯科已成为焦土了。”

泰勒郎举杯道：“陛下，不要忧虑过度，皇帝万岁。”

“皇帝万岁！”约瑟夫机械地答复。他用纱巾抹去额上的汗珠。

“晚安，约瑟夫，请代我向朱莉致意。”我急急告别。我感到无比的疲慵。我并不混乱，而是我看得太清楚了。

当我的车辆驶出时，卢森伯爵道：“这真是一个豪华的、令人难忘的舞会。”

“你知道莫斯科吗，卢森伯爵。”

“不，殿下，为什么？”

“因为莫斯科大火，现在可能已成了焦土了，莫斯科已经燃烧了两个星期了。”

“这必是太子在爱波给沙皇的忠告。”

“不要再说了。我感到非常的疲倦呢。”

（一八一二年十二月中，巴黎）

整个巴黎笼罩在愁云惨雾下。恐怖、不安、焦急盘踞在每一家、每一个人心中。大家争先恐后阅读陆军公报。上面写道：在十二月十六日仍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军，在二十四日已全部失去军心，士气消沉，无骑兵队、无炮兵队、无运输。敌人获知情报后，抓着我们的弱点。我们中了哥萨克人的埋伏，我们在冰天雪地里向后撤退。十万骑兵中，生还只六百而已。兵士饥饿而疲漏，忍冻挨饿，遭空前浩劫。十万人在风雪中逃亡，足断臂折。他们起而跌倒、嚎哭呻吟如婴儿。天昏地暗，虎啸狼嚎，等待跌倒而冻死的人。

在紧急中，兵士们造了一座桥，想渡过贝利西娜河流，可是哥萨克军紧追在后，大家争先恐后逃亡。许多兵士被踏倒至死。因为这是唯一逃生路途。不幸者被推至桥下随冰块而飘流。惨不忍睹，呼声震天。

这些公报使巴黎人民寝食不安。每日聚集街头巷尾，纷纷讨论，因为每家均有亲人在军队里。

十二月十九日，是一个值得纪念而令人难忘的日子。这些日子以来，巴黎天天阴雨，象似在吊唁沙场阵亡的将士。尽管气候严寒而恶劣，街头仍聚集许多人在阅读陆军公报。他们期待着，希望得到较佳消息，他们祈祷亲人安全回来。昨天夜里，我无法成眠，由这间屋子踱到另一间屋子。心神忐忑，异常不宁，我感到寒冷，我披上拿破仑赠送的貂裘，玛莉坐在角落里，手中编织着毛线围巾，为她的儿子小比艾尔，卢森伯爵坐在一旁阅读报纸，其余的仆没早已就寝。这时忽然听到车辆声，停在大门前。接着是砰砰的敲门声。玛莉放下手中的毛线。我们惊异的等待着，雨道里传来人声、脚步声。

“我不见任何人，我已安歇了，”卢森伯爵起身走出休息室，听到客厅门打开，他带了客人进入客厅。“玛莉你必须去告诉他们，时候晚了我不见任何人。”我强调他说着，同时心里暗想，卢森伯爵大概有些神经不正常吧，我不是告诉过他我不见客吗？玛莉即刻起身走进通隔壁大客厅的门，然后消失不见。我听到她说了一句话，然后寂然无声。我心中不由怀疑，到底是谁呀，这样深夜的闯进——我听到沙沙纸声和木柴投在炉子里的响声。

最后，门开了，卢森伯爵进入。他的动作僵硬而不自然。

“皇帝！”他说。

什么，是否我听错了？“谁。”

“皇帝和一位绅士在客厅里，想与殿下说话。”

“皇帝仍在前线。”我莫名其妙地答道。

“皇帝由前线回来。”伯爵面色苍白而紧张。我把自己情绪慢慢稳定下来。没有道理，我不要单独见他，至少不是在这样深夜。“告诉皇帝我已就寝了。”

“我已向皇帝说过，但他坚持要立刻见殿下。”

我一动都不动的坐着，一个君王是否应该遗弃他的兵士于不顾，冻死在风雪里！兵士，不，哪里还有兵士！他不是失去了整个军队吗？而他现在却第一个要来见我——我徐徐地站起来，把额前头发往后掠一掠，我穿着旧睡袍，上面是拿破仑的貂皮披肩，看上去多么不伦不类呀，我勉强地走到门前，他准定早已知道强·巴勃迪司与沙皇联盟，并给沙皇忠告。”我心中忧虑，“卢森伯爵，”我呐呐说道，“殿下不必惊惶，”卢森劝慰地说。

大客厅里灯光明亮，玛莉给每一个烛台都点上蜡烛，火光融融，考兰克将军坐在沙发上，他穿着一件下皮外衣，戴着一顶羊皮便帽，拉得低到耳朵下面。他双眼闭着，显然是睡着了。

皇帝靠壁炉站着，手臂放在炉台上，他的肩膀陷落，看上去疲慵得无法支持，只好靠在炉台上。一顶羊皮帽歪斜在头上，他的样子好陌生，他们没有一个听到我进米。

“陛下！”我轻声呼唤着，走到他身边，考兰克睁开眼睛，拿下羊毛帽子，即刻立正。

我忘记向皇帝行礼，我瞪着眼看着他的脸，我诧异得说不出话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他未剃胡子。他的面颊瘦削两发灰，红褐色胡须，嘴唇紧成一条线，下颚凸出，他凝视着我，但目光散漫而不集中。

“卢森伯爵，怎么没有人接过皇帝的帽子和外衣。”我尖声地说。

“我好冷，我宁愿穿着外衣。”拿破仑喃喃地道，同时疲乏的摘下帽子。

卢森伯爵接过考兰克的外衣。

“请你马上回来，伯爵。玛莉，白兰地和酒杯，快点。”玛莉与卢森伯爵必须在场，我不能在这样深夜接待男客、尽管他是法兰西皇帝。

“请坐，陛下。”说着我在沙发上坐下。皇帝仍不动。卢森伯爵回到客厅，这时玛莉已把白兰地酒取来。

“陛下，快饮一杯白兰地吧。”我说。皇帝茫然未闻。

“十三天、十三夜，我们马不停蹄的奔走。杜勒雷尚未知道我们已回到巴黎。皇帝希望首先和殿下谈谈。”考兰克低声道。这真是一件神奇而令人不能置信的事。他旅行了十三个昼夜，来到我家象个快要溺毙的人，抓着我客厅里的壁炉台。而同时没有人知道他在巴黎。

我斟了一杯白兰地，送到他面前。

“喝下、喝了吧，您会感觉暖和一点。”我的声音相当的大，于是他抬起头，看看我，看到我的旧睡袍和他赠送的名贵貂裘。他把白兰地一口饮尽。

“是否瑞典夫人们把貂皮披肩加在睡袍上？”他问。

“当然不是，但是我很冷。我感到悲哀，当我感到悲哀时，我会觉得特别寒冷。此外我想卢森伯爵定已告诉您我已安歇了。”

“谁？”

“我的副官、卢森伯爵。这里来，伯爵，我要你谒见皇帝。”卢森伯爵即刻立正。皇帝举起酒杯道：“再给我一杯白兰地。我想考兰克也需要一杯。我们经过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他又大口喝下一杯白兰地：“看到我，你是否感到诧异，殿下！”

“当然，陛下。”

“当然亏你是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呀，殿下，很老的朋友，如果我的记忆力没有错误的话。那么你为何诧异看到我？”

“这样深夜，陛下，而且您又没有刮胡子。”

拿破仑摸摸他的胡须，展开一个稚气的微笑，宛如当年在马赛时一样。“原谅我，殿下。这些日子，我完全忘记刮胡须。我一心一意的急于想回到巴黎。”他又严肃地问道，“陆军公报上怎样登载的？”

“陛下、请您先坐下，”我建议。

“谢谢你，我宁愿靠火站着。绅士们，你们请坐下。”

“陛下”，容我问一句话：“我开始道。

“不，你不必问，夫人。最好什么都不要问，贝拿道特夫人。”他怒吼道。卢森伯爵吓了一跳，往后缩退。

“我希望知道，我为何有这样光荣得到陛下光临。”我不慌不忙地道。

“我的造访并不是一种光荣，而且是不满的表示，倘若你不是一个幼稚而无头脑的女人，你会明白我这次造访的意义，贝拿道特夫人。”

“坐下，大家坐下。皇帝显然太疲劳了，忽视一切礼貌。”我向卢森伯爵道，因为他的手已放在他所佩戴的宝剑上。

皇帝未注意，他走近一点凝视我座位上面的画像，一幅以前他做首席执政时的画像，年轻，面容清瘦，目光明亮，长发直垂到肩际，他用单调的声音向我说，或许是向他自己的画像在说：“你知道我由什么地方来吗？夫人，我是由西伯利亚草原回来的。那里埋葬了千千万万我的兵士，那里，麦雷的轻骑兵在风雪中挣扎，摇晃步行，因为哥萨克人杀了他们的马，那里，他们失去方向在雪中呻吟，我看到一座桥在戴福掷弹兵拥挤下面坍塌，河内

冰块破裂了他们的头颅，冰水顿时成为血河。夜间人们爬到死尸上取暖。”

“请设法把这条毛线围巾送给我的儿子，比艾尔！”玛莉跳起身，奔到皇帝面前，跪在地上，拼命摇着他的手臂、“求求您、陛下，帮帮忙吧！”

拿破仑用力挣开手，面容歪曲，忿怒地道：“你疯了吗，女人！她要我送一条围巾到俄国！”他开始大笑、狂笑、纵声狂笑，一直到他眼中含满了泪水。

我即刻拉玛莉到门外。“睡去吧，亲爱的，去吧。”

拿破仑这时默然，无可奈何地立在屋子中间。然后他用僵硬脚步走到最近的一张椅子，倒在里面：“原谅我、夫人，我太疲倦了！”

钟声滴达滴达的响，大家静然的坐着。

一个清晰而坚强的声音说：“我来是为叫你写一封信给贝拿道特将军，夫人。”

“还是请陛下叫秘书写吧！”

“我坚持的要你写，夫人。是一封私函，并且不太长。告诉瑞典太子，我们已回到巴黎，准备争取最后的胜利。”

皇帝站起来，在房中来回的走着：“我们希望提醒瑞典太子一不要忘了在一七九七年春天贝拿道特将军曾率兵相助波拿巴将军。他以最快的速度翻过阿尔卑斯山脉而完成了意大利战役的胜利。你还记得吗？夫人！”我点点头。

皇帝回头向考克兰道：“贝拿道特这次的战略是一个伟大的成功——太伟大了。”他停了停，炉中木柴炸裂作响。“提醒他以前他贡献给国家的辉煌战绩。告诉他两星期前，两个掷弹兵，在俄国冰天雪地里，因为无法向前行进，而掘自己的坟墓，高唱法国国歌。告诉他这两个兵士以前曾是他在莱茵区时军队中的部下。不要忘了告诉他这件事。”我把自己的手指握入手掌中。

“贝拿道特将军忠告沙皇，乘法军撤退时，把我俘虏。你可以告诉你的丈夫，夫人，他的计划几乎成功。现在既然安全的欧洲和平，我愿与瑞典联盟，你明白吗，夫人！”

“是，陛下。我明白您想与瑞典联盟。”

“说清楚一点，我要贝拿道特与我并肩作战。照我的话写，夫人。”我点点头。

“为补贴瑞典经费，他每月可得到法国政府一百万法郎，另外六百万法郎价值的货物。”他的目光凝结在卢森伯爵脸上。“胜利后，瑞典当然还可以得回芬兰及普鲁士。”

他把手伸展着：“告诉贝拿道特，非但得还芬兰，普鲁士甚至德国北部由丹锡克至马克兰堡垒。卢森伯爵，请你拿一张纸，列一个单子，把地名写上。”

“不需要了。陛下今天早晨的备忘录，我已记下。”考兰克由衣袋内取出一张纸。

卢森伯爵不信地问：“芬兰？”

“我们将把瑞典建为强国之一。”拿破仑向伯爵笑了笑。“此外，在克里姆林宫内，我寻到以前贵国国王却尔司十二的战绩记录。我很想由他的方面学习一点关于他在俄国胜利的秘诀。”

卢森伯爵听了，脸现出得意而高兴的神情，拿破仑含着讥讽意味笑道：“我感觉贵国有人在学习却尔司十二世的战略，那个卡尔·皎汉，我们的老

朋友，贝拿道特！”拿破仑耸耸肩又向我道，“夫人，明天请你写信给贝拿道特。”原来这就是他来看我的原因。“陛下，如果瑞典拒绝接受，怎么说呢？”他未做答，只看他年轻时的画像：“很好的画像。我真的是那样吗？那么糟？”

我点点头。“陛下，那时您已胖了不少。在马赛时您可真瘦呢。”

“以前在马赛？”他惊奇的看看我，“你怎会知道，夫人？是的，你是那样的，后来……”

他用手抹抹前额：“我几乎忘了，是的我们彼此认识很久了、夫人。”

我立起身来。

“我累了、太累了。”他喃喃地。“我来是向瑞典太子妃说话。当然，你仍旧是欧仁妮。”

“快坐车回到杜勒雷，陛下，您太疲倦了，您需要一个好的睡眠。”

“但是我不能，亲爱的。哥萨克仍向前进，贝拿道特正在建立俄、瑞、英同盟，驻瑞典奥国大使常探访贝拿道特，你知道内中用意吗？”

“那么，这封信有何用处？陛下！”

“如果贝拿道特不愿与我并肩作战，我会把瑞典的名字在地图上擦去。”他大声叫着，摇晃地准备走出去。

“你自己把贝拿道特的回信当面交给我，夫人。如果他拒绝，从此以后，你不必再来见我，我不愿再在宫廷里见到你。”我弯腰行礼道：“我不会愿意再出现于宫廷，陛下。”

卢森伯爵陪伴皇帝及考克兰出去。我缓缓地熄灭了烛台里每支蜡烛。

（一八一三年二月，巴黎）

晚间七点，一封信送到，我立刻吩咐预备车辆，卢森伯爵陪伴我同赴迪郁旅馆。“迪郁旅馆在哪里？夫人！”车夫困惑地问。

“迪郁旅馆是一家医院，在巴黎圣母院对面。”我说。回头对伯爵：“方才收到范勒上校一张字条，上面说玛莉的儿子，小比艾尔受伤，他已设法把他送回巴黎。我现在去迪郁旅馆接他回家。我尚未告诉玛莉呢。”

抵达了医院，大门紧闭着，卢森伯爵拉了门铃。半晌，大门突然开了一条缝，看门者只有一只手臂。我看看他的勋章，知道他是在意大利战役中受伤的。

“探望者禁止入内。”他说着，砰地一声，门随着关上。

“伯爵请再敲敲门！”卢森服从地敲门。半天，门又开了，仍旧是条小缝。我推开卢森伯爵，迅速地道。“我获有准许证进入医院。”“那么你有通行证？”“是的。”

于是他让我们进入一条黑暗的甬道。除了那个断臂兵士手中的烛火，一切均浸沉在黑暗里。

“你的通行证，夫人！”

“我没有带来，我是约瑟夫国王的姨妹。”他把烛盏照照我的脸。

“我认识您，夫人。您是贝拿道特夫人。”我安心的笑了：“你以前是否是贝拿道特元帅的部下？”他的面容仍僵硬，默然不答。“请带我们到病房，我们寻找一个伤兵。”他仍僵立不动，这使我非常不安。

“那么，借借你的烛台，我们自己去找。”我出于无奈地建议。

他把烛盏交给我，退到黑暗里。我听到他说：“贝拿道特元帅夫人。”

他鼻子哼了一声，又向地上呻了一口吐沫。卢森伯爵接过烛盖，我的手抖颤着。“不必注意他。我们赶快找小比艾尔。”

我们摸索着走下一道楼梯。进到一条走廊。我们推开一偏门，里面一片呻吟、嘶唤声。

同时血腥，溺臭使人窒息。排连一排的床分置房间两边。中间是一排草垫，满睡着伤兵。靠在我足边少在草垫上躺着一个人，头上缚着纱布，痛苦的呻吟着。另外在黑暗中，传出声音：“水，水，我要水！”

我看到一个修女，我急急说：“修女，请问您，有一个叫比艾尔·杜布昂的在哪里？”

“我无法帮助你，因为这里有许多伤兵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只好每张床上细看。我看到一张蜡黄的脸，展着安逸的微笑，是一个将死去的人。

我回头看到卢森伯爵面色灰白，倚靠在墙上。我命他留在外面，我走进里面一向。我用烛盏照着每一张床、直到左边最后一张床时，我看到一双黑眼睛凝视着空际，嘴唇破裂，带着血痕。我弯腰轻轻地道：“比艾尔！”他仍向前凝视着，“比艾尔，你认识我吗？”

“当然，”他喃喃地：“元帅夫人！”他的脸一无表情。

“眈艾尔，你高兴回到家吗？”他默然不答。

我困惑不解地向修女道：“他就是我所要寻找的比艾尔·杜布昂。我想带他回家。他母亲在等候他。我的车子在外边。请找一个人帮助！”

“所有男工均已回家，只有等待明天了。”但我不愿再留比艾尔在这里。修女把我持烛盏的手抬起，烛光照在毯子上，比艾尔腿的部分是一片平扁。我立刻走到门口，我吩咐卢森伯爵去唤车夫进入。车夫抱着比艾尔，他虽无法拒绝，但他咬牙恨恨地道：“不要管我，夫人，不要管我，让我去！”就是这样，我把小比艾尔带回来，交给玛莉。

（一八一三年四月初，巴黎）

半小时后，我将与他晤面，或许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我想、于是我在眼皮上涂上银色眼盖，我希望给他一个美丽的印象。此后，这么多年来关系，以初恋开始的关系，会完结，成了过去。我把嘴唇涂成深红色，我戴上新帽子，结了一只玫瑰色蝴蝶结，我不能确定它是否适合我。我凝视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子，良久良久。他会永远记得我是这个样子，一个银色眼盖的太子妃，一件紫罗兰色衣衫，在V形低胸领口上缀着一束紫罗兰，一顶玫瑰色花结的新帽子！

我听到卢森伯爵在邻室问拉佛劳德我是否已准备妥当。我把胸前紫罗兰重新整理一下。

半小时后，我与我的初恋这一段交谊就会结束了。昨晚，一个快骑专使由斯德哥尔摩来到巴黎，送上强·巴勃迪司给拿破仑的回信。虽然这是封口的，但白拉伯爵同时给了我一份抄本，并告诉我说，另外尚有一份将在各报上发表。信中大意是：“欧洲大陆民众渴望和平。”

如果再不觉悟，不接受和平协议，陛下将铸成大错，将造成十倍于过去的罪恶。法国付了最大牺牲的代价，除了虚名及痛苦外，一无所获我是法国国民，生在美丽的法国。我为法国的繁荣及快乐祈祷。同时，我会尽全力保卫选我为太子、皇位继承人的国家。也许我有野心，但是我的野心是服务于人类，建立及维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自治独立。”

外面，卢森伯爵穿上宫廷制服在等待着。我们预定是午后五时谒见皇帝。据闻皇帝已整顿新军将于数日后再度出征。普鲁士已与俄国同盟。我拿了那封缄口的信件，整理一下帽子，和卢森伯爵乘着一辆敞篷马车，直驱皇宫。自从上次去医院后，我与伯爵中间距离又缩短了一些，友谊又加深了一点。人与人之间往往因一些小故而建立了好感，我们坐在敞篷马车里，我嗅到春天的气息，周围的景物在灰蓝色黄昏光线里，显得那样柔和，梦似的模糊。

这样一个春天的黄昏，应该是爱人幽会的时候。一束紫罗兰，一顶新帽子，会更增添已经沉醉的情绪。点缀梦一般的气氛，可是，现在我却以瑞典太子妃的身。分去执行一个艰难的任务。多么可惜，又多么可怜，辜负了大好春光。

到达了皇宫，皇帝立刻接见我们。我们被引进到一间大书房里。考兰克和麦纳佛均在那里，泰勒郎伯爵立在窗前，拿破仑穿着一件绿色制服，交叉着双臂，倚靠在书桌上，带着兴趣和蔑视的目光看我们由门口慢慢走过来，我弯腰行礼，递上函件。

皇帝拆开信，一无表情的看着，他把信交给麦纳佛说：“预备一份抄本放在外交部档案里，原本则留在我私人卷宗里。”又回头向我：“你今天穿着的很漂亮，殿下。紫罗兰很适合你。但是为什么要戴这样一顶古怪的帽子？高帽子是否现在很流行？”

这种态度比对我所意料的发怒还要难堪。他非但取笑我，同时还讽刺瑞典太子。我抿紧嘴唇。

拿破仑转向泰勒郎：“你知道一些关于美丽女人的事吗？你喜欢瑞典太子妃的新帽子吗？”

泰勒郎半合着眼睛，样子看上去似乎非常烦恼。拿破仑又回头对我说道：“你打扮这样美丽是为我吗，夫人？”

“是的，陛下。”

“佩着紫罗兰给我这样一封信？”他鼻子里哼了一声：“紫罗兰并在僻静的地方，幽香扑鼻，夫人。可是你丈夫这种叛行，英俄报纸所宣扬的却是臭气冲天。”

我鞠躬道：“现在我可以引退了吧，陛下！”

“你非但可以引退，并且必须引退，夫人。”他大声怒吼道：“你想贝拿道特向我挑战时我会容你自由进出我的宫廷吗。他现在向自己旧时部下开火，而你竟敢佩着紫罗兰来见我！”

“陛下，那晚您由俄国回到巴黎时，您自己叫我写信给我丈夫，并叫我把回信亲自交给您。我已读过信的抄本，我也明白这是您最后一次见我。我佩着紫罗兰，因为它们适合我。

或许可以给您一个美的回忆，陛下。现在容许我，最后一次引退。”

一段静默、可怕而痛苦的静默。卢森伯爵象石雕似的立在我身后。麦纳佛及考兰克瞪着大眼，莫名其妙的凝视皇帝。甚至泰勒郎也睁开他半合的眼睛。拿破仑神态显然的失常。他不安地环顾周围的绅士们道：“请诸位稍等一下。我想与太子妃单独说两句话。”接着他又向我说：“殿下，请到我小书房里来。麦纳佛，替绅士们斟上白兰地。”

我跟随皇帝进入一间屋子，原来就是多年前我替英杰安公爵求情的所在。一切仍和当年一样，无特殊改变，那些小桌子，一堆一堆的公文，只是

不同内容的公文而已。在壁炉前，地毯上散乱扔着不同色彩的木块，上面有口、我毫不思索地捡起一块红色的：“这是什么，罗马王的玩具？”

“是的，唉，不是的。我用这些木块代表军队。你拿在手中的那代表是第三军，也就是奈将军的军队。我把不同色彩的木块放在地板上，我看到一个假设的战场。这是很简单的！”

“那么上面怎会有缺口，难道陛下会咬木块。”

“噢，那是小罗马王。他来到此即会搬出木块玩耍，而他最喜欢咬奈将军那个红色的木块。”

我把木块放回地板上，”说：“您是否有话和我说，陛下！可是我不愿与陛下再谈论瑞典太子的事。”

“谁愿意谈论贝拿道特。”他不耐地道：“不必要谈他。只是……”他走近我，目不转睛的着我的脸，象似想把脸上的一切印在他记忆里，使他永不能忘却。”只是当你说你希望给我一个美的回忆，你要与我永别时，我想……”他突然别转头，走到窗前。“当人与人之间有如此悠久的认识后，是不能随便分手的，是不是？”

我立着，用足尖踢那些木块，奈将军的军队、马蒙的军队、贝拿道特的军队！现在一切全完了。

“我是说人们不能这样轻轻松松没有解释的分手。”声音又由窗口传过来。

“为什么不能？陛下。”

“为什么不能？欧仁妮，难道你已遗忘了那些马赛的日子？篱笆，草原，我们所谈的哥德小说；我们的青春，欧仁妮，我们的青春——你不了解我为何回到你身边。那晚由俄国回来，那时我感到好冷、好疲倦、好孤独！”

“但当你口授一封信给贝拿道特时，你完全忘了我是欧仁妮·克来雷。你来是为见瑞典太子妃的，陛下。”

我感到一阵凄凉。我在想，其他至在分手时，他仍要欺骗，但他坚决地摇摇头：“那天早晨，我确实想到贝拿道特。可是当我抵达巴黎，我渴望见到你，只是你。后来，不知怎样一来，我实在太累了，那天晚上。我们谈到贝拿道特时。我又忘了马赛。你明白吗？欧仁妮！”天色开始黑暗，没有人进入点上蜡烛，在灰暗光线里，我看不清他的面貌。他希望些什么？

“这两星期以来，我又组织了二十万大军。英国应允拨一百万补给瑞典军队配备。你知道吗？夫人！”我默不作答，因我并不知道这项消息。

“你知道谁忠告贝拿道特给一份抄本在各报纸上发表？德泰夫人。她在斯德哥尔摩，与贝拿道特在一起。晚上，可能给他读小说。你知道吗？夫人！”

当然我知道，但他为何要提起这件事。

“贝拿道特现在已寻到风雅的侣伴。”他笑着加了一句。

“是的，陛下。”我也笑道：“乔淇娜小姐在瑞典的表演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得到太子的欣赏。您知道吗？陛下！”

“我的上帝，乔淇娜，可爱的小乔淇娜！”

“太子不久将见到他的好友莫罗将军。他将回到欧洲协助贝拿道特作战。您知道吗？陛下！”幸而我们在黑暗中，看不清此时的面貌。

“据闻沙皇想把法国皇冠送给贝拿道特。”拿破仑缓缓说道。听上去有点近于疯狂，“但是可能。如果拿破仑再被击败的话。”

“怎么样？夫人！倘若贝拿道特真有这个意思的话，那么他是十恶不赦

的叛逆。”

“当然对他自己的判决也是个叛徒。现在我可引退了吧？”

“如果你感觉在巴黎有危险时，夫人，听我的忠告，去寻找你姐姐朱莉，你肯答应我吗？”

“当然，如果事情相反呢？”

“你是什么意思 事情相反？”

“我的房子会永远欢迎朱莉来住。就是因此我未肯离开巴黎。”

“你也相信我会失败吗？欧仁妮！”他走得靠我很近，“你佩戴的紫罗兰有一种迷人的香味，我应该让你走、你是否已告诉每一个人我会失败。此外，你知道我不喜欢你与那个高而年轻的瑞典人常常一同外出。”

“但是他是我的副官呀。我必须常与他在一块。”

“你妈妈定不会赞同。你那个严格的哥哥也会应对。”他拿起我的手放在他的面颊上。

“今天，陛下，你剃了胡子。”我说着，把手抽回。

“真可惜，你会嫁给贝拿道特，欧仁妮。”他喃喃地。这时我已走向门口。

“欧仁妮！”他说，但是我已进入大书房。绅士们正围着圆桌而坐，饮着白兰地。他们大约正谈论一件有趣的事，因为他们大笑着。

“什么事这样有趣，绅士们，说给我们听听。”

“议院预备招集二十五万，那么到一八一四年及一八一五年，法国就只剩下儿童了。”皇帝听了大笑。回程中，我问卢森伯爵是否沙皇真想把法国皇冠送给强·巴勃迪司。

“是的，在瑞典已成了公开的秘密。皇帝知道了吗？”

我点点头。

“他还说些什么？”卢森伯爵腴腆地问。

我想了想道：“关于紫罗兰、伯爵；只是关于紫罗兰而已。”

当晚，杜勤雷宫送来一个小包裹。我打开看是一块绿色小木快，上面有五个缺口。我下次看到强·巴勃迪司时，我会交给他。

（一八一三年十一月，巴黎）

深秋的气氛使我已经郁结的情绪越发消沉，我感到孤独的小卢森伯爵也于数月前要求回瑞典，参加作战。当我一人独处时，一种无名的恐怖扼着我的咽喉。夜间我不能成眠，我被恶梦纠缠着，每次我总梦见强·巴勃迪司单独骑着一匹马在战场上，一堆一堆的坟莹，死马的尸体，炮弹落下后造成的巨坑，类似以前玛莉安堡路程中所见到的。强·巴勃迪司骑着一匹白马，他身子向前倾斜着。我看不清他的面容，但我感觉到他在呜咽，这时马忽然碰到一堆泥丘，他从马上坠下，从此不再起来。

这星期以来，巴黎谣言四起，人言纷纪。大家认为立勃锡克一役非常重要，胜负在此一战。街头巷尾皆谈论此事。妇女们夜间不能成眠，只有祈祷。

迷迷糊糊的我听到马嘶声，起初我以为是在做梦。我看看钟，夜里四点半。我听到轻轻敲门声，我坐直细听。很轻的敲门声，但是我知道我没听错，并且这不是梦。

我起身，披上睡袍，走下楼。雨道里一片漆黑。这时又听到非常轻微的敲门声。

“谁在外面呀？”

“范勒。”

“卢森。”

我拉开门。在大门口灯笼下，我看见两个人影。

“你们从哪里来。……”

“立勃锡克。”这是范勒。

“太子有消息给殿下。”这是卢森。

我回到甬道，震颤着把睡袍裹一裹紧。卢森摸索至烛台前，点上蜡烛。范勒已不见，大约至马厩拴马去了。卢森穿着法国掷弹兵的外衣和帽子。

“瑞典军官穿着法国制服？”我道。

“我们军队尚未抵达法国，太子吩咐我穿这制服以免边界查询。”这时范勒已回来。

“我们日夜不停的骑着马，我们惨败了。”他脸上全是尘上，胡须满面。

“太子全面胜利，他自己风暴似的打下立勃锡克。当他进入立勃锡克时，拿破仑闻风逃走了。”卢森兴奋地道。

“那么你为何未与逃亡的法军在一起，范勒上校？”我问。

“现在我是战犯，殿下。”

“卢森的战犯？”

范勒面上掠过惨笑的阴影。“是的，但是瑞典王子不愿让我和战犯在一起。他命我回到巴黎伺候殿下。直等到……”

“直等到？”

“真等到敌军进入巴黎。”

原来如此。“来吧，绅士们。我们到厨房，饮点咖啡。”我说。

范勒开了火炉，我摆上一壶咖啡。于是我们三人围桌等待。

“十月十六、十八日大战了两天。贝拿道特于十九日清晨占据了立勃锡克。”范勒道。

“强·巴勃迪司身体健康吗？你看见他了吗？范勒！”

“很好，殿下。但是他头发全部灰白了，夫人。”

这时咖啡已煮好，于是大家边喝边谈。

“太子与沙皇及奥皇共同研究策略。军队分成三组，一组攻，两组抄拿破仑后路。真是伟大计划。可是太子说这是抄拿破仑的战术。”卢森滔滔不断他讲着。

我又加了些咖啡，这时已是清晨五点半钟了。

“那么太子看见你，他如何说？”我问。

卢森扭妮不安道：“说实话，太子看到我甚为恼怒，责我应该离开殿下。”

“以后呢。”

“太子占领了柏林，由柏林到格劳斯白伦。后来太子访问每一营，去向兵士们道谢并慰问，我们在普鲁士帐篷前看到数千法国俘虏。太子看到他们，他意欲避开，但回想之下，便骑马上前。他看着每一个俘虏的脸，吩咐部下善待他们。然后离去，样子看上去非常疲慵。”卢森报告道。

这时我又斟了些咖啡，急问道：“后来呢。”

“拿破仑曾说过撒克逊军队坚硬如铁，故而派他们对敌太子，太子进入帐篷，换上游行礼服，紫罗兰色丝绒上衣，帽子上缀着白色鸵鸟羽毛，他骑上一匹白色的马，往敌人方面骑去。撒克逊军队不发一弹。他们看到太子，

大声呼唤“贝拿道特万岁！”两千人马及四十尊人炮跟随着太子过来。奈将军只得向立勃锡克撤退。”卢森道。

“我们军队撤退，因炮弹子弹不足。皇帝无法，只好放弃立勃锡克。”范勒解释道。

范勒斟上少许咖啡说道：“法国俘虏经过贝拿道特面前时，我未预料到贝拿道特看见我，他说，‘范勒，这里来’他问我为何来到军队，我说元帅夫人叫我到前线的。他默然半晌向我说，既是战俘就派到巴黎伺候夫人吧。就这样我就来到这里了。”

卢森伯爵接着道：“太子派我陪伴范勒上校同回巴黎保护夫人。”

“皇帝怎么样。”我问。

范勒耸耸肩膀：“看来他希望退守莱茵地区，倘若再败退，他将坚守，保卫巴黎。”

“大已亮了，绅士们，回房休息吧。”我说。

回到房中，我打开窗子，园里景色仍和昨天一样。可是在不久的将来，俄军、普鲁士军、瑞典军，以及奥军将会来到巴黎。整个世界将会有巨大的改变。

（一八一四年三月底，巴黎）

近来巴黎居民惶惶不安，前线消息恶劣。人心动摇，加上城外炮声隆隆，昼夜不停。联军随时可能进入巴黎。谣言四起。有的说哥萨克军会强奸妇女，烧毁房屋。普鲁士军则高呼“到巴黎！到巴黎！”当然皇帝尽力阻止联军前进。但能维持多久，无人知道。蒙尼特刊物仍登载胜利消息，故而已无人再去阅读它。隆隆炮声，越来越近。

我心中焦虑不安。强·巴勃迪司可能随时随联军来到巴黎，我已备妥他的卧室，去年九月拿破仑逼迫丹麦向瑞典宣战。强·巴勃迪司率兵进攻至契伟，由杰尔他发出一信要求丹麦放弃挪威并入瑞典。可是三星期前，当联军准备越过莱茵区域时，他忽然失踪。他率领三万瑞典军队不知去向。

三月三十日拿破仑退至枫丹白露，扼守巴黎。皇后、罗马王及波拿巴全家避居郎波意艾。只有朱莉和她的孩子住在我家中。皓坦丝也把她两个孩子送至我处。

三月十一日，法国与联军签订正式投降条约。这时炮声全部停止。巴黎一片寂静和萧条。我探头向窗外观看，瑞典国旗飘扬在晨雾中。门外聚集了一群民众。我听到咒骂声。

“他们要做什么？范勒！”我问。

“他们听到太子将要到达此地。”

外面嗡嗡低语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含敌意。于是我不再问下去。

联军当天进入巴黎。哥萨克军在香港丽舍大声呼叫，普鲁士拿着夺来的法国金鹰旗杆，多面法国国旗，高声歌唱。奥军则敲鼓进入街道，向立在窗口的女子们挥手。

四月一日，法国在泰勒郎领导之下，成立临时政府。泰勒郎迎接沙皇住进泰勒郎宫邸，并举行盛大、豪华舞会，表示欢迎，被邀请者多数为先前流亡的贵族。拿破仑和五千卫队则退守枫丹白露。

四月四日，拿破仑签了退位书，书中内容大意说：拿破仑愿退位，条件是政府须承认拿破仑二世继任皇位，由玛丽·路易丝协助执政。

两天后，上议院拒绝接受拿破仑要求，准备恢复波旁皇室。波拿巴家

人闻风，由郎波意艾随皇后逃至白罗亚。玛丽·路易丝投入奥王怀抱中，哭泣不已。

“玛莉，快来，帮助我梳装，沙皇一小时后将来探访我。”我急急地道。

“那么你预备穿些什么呢？”玛莉问。

“我不知道。我没有新衣服，把那件紫罗兰丝绒衣服拿来吧。”

紫罗兰 多么悲哀的色调。我涂上银色眼盖 面颊上涂上少许胭脂，以免看上去太苍白。

“我将在小客厅里接待沙皇，玛莉。”我说道，感到头痛欲裂。

“我一切准备妥当，香槟及食品，放心吧，都在小客厅里。”玛莉一面说一面替我穿上银色无跟鞋，她又倒了一杯白兰地给我，命我喝下，我顿时感到舒服得多了，我看着镜中自己的影子，我眼睛在银色眼盖下显得出奇的深，我联想到上次穿这件衣服时，我佩着一束紫罗兰，可惜今天我没有预备。

“哦，欧仁妮，我忘了告诉你，叫人送紫罗兰给你，在小客厅壁炉台上，现在时候差不了，快去吧。”

下了楼，我看见范勒穿着破旧战场制服，立在卢森伯爵对面，看见我，上前道：“殿下，我请求在沙皇访问时容我退出。我会永远不忘殿下的恩惠。”

我点点头，向卢森道：“我将在小客厅内接待沙皇。任何法国男子或女子在联盟军与法国未签订和约前，不许谒见沙皇。我的家人也不能例外。”说完我进入了小客厅。

这座小客厅是纤尘不染，在墙壁镜子前，是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香槟杯及食品。在壁炉台上有只银色花篮，里面是紫罗兰 看上去象已半凋谢 还有一只封口的信件。这时号角声顿起，接着是马蹄声。沙皇由卫队保护着已抵达大门前。我不由自主地僵立在房子当中等候。

门开处，一个金碧辉煌的白色制服，金肩章出现在门口，沙皇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一张圆的孩童似的脸，浅黄色卷发，面上现着自然的笑容。紧随着他身后是泰勒郎。我弯腰行礼，伸出手给那个浅发巨人。

“殿下，我对拯救欧洲立殊功的人的夫人致最诚恳的敬意。”沙皇说道。

两个仆役悄悄地斟上香槟。沙皇靠着我在小沙发上坐下。泰勒郎则坐在对面一张安乐椅子里。

“贝纳凡王子（泰勒郎）很客气，让我住在他的住宅里。”沙皇文雅地笑着说。

我未做任何答复，只笑着喝着香槟。

“我非常抱歉瑞典太子未能与我并肩进入巴黎。”沙皇眼睛眯了一眯，“我极其希望他和我同来。我们彼此交换过好多封信。关于将来法国边界一节，我们意见稍有出入。”

我仍微笑，喝着香槟。

“我很希望太子对法国新政府稍加考虑。此外，他对法国民众比我或奥王或普王了解。”

他一口饮尽杯中的香槟，漫不经心地把杯子递给副官。副官立刻斟满一杯。我仍继续微笑。

“我现在焦急地等待太子到达巴黎。或许殿下知道他何时可到？”

我摇摇头，仍喝香槟。

“据贝纳凡王子说，法国人民盼望波旁皇室回来。”沙皇说着向泰勒郎举举杯。后者立即弯回行礼。

“对我来说，是个惊奇、意想不到的事。不知殿下意见如何？”

“我对政治相当陌生，陛下。”

“经过多次与王子谈论后，我感觉，法国人民并不欢迎波旁皇室。所以，夫人，我向王子建议希望王子成为法国新王。”

“那么，我丈夫如何回答呢？陛下！”

“很奇怪，殿下，王子什么也未回答。我的信他只字不回。他应该现在回来参加胜利游行，但王子忽然失踪了。”

他又喝了一大口香槟，悲哀地望着我。

“奥皇及普鲁士王赞成波旁皇室复位。英国甚至命一艘军舰听路易十八支配使用。既然瑞典太子不给我任何答复，我只得依从法政府和联军意旨行事。”他玩弄手中空杯。忽然又转口道，“这间客厅真漂亮，夫人。”

我们立起身，沙皇走到窗前，举目远眺园中景色。我站在他身边。“可爱的园子。”他喃喃地说。

“这是莫罗将军以前的住宅。”我说。

沙皇闭上眼睛，神情痛苦他说道：“可惜炮弹击中了他双腿，他已于九月阵亡了。殿下知道吗？”

“莫罗将军是我丈夫的老友。”

我们低声侃侃而谈，沙皇与我立在窗前。

“是否因为共和主义，太子不肯接受我的建议？”

我默然不响……

“不答复即是答复。”他笑着说。

突然地我想到一件事，我忿怒地道：“陛下！”

他身子向前倾斜，问道：“怎么？亲爱的表妹？”

“听说陛下不单建议赠送我丈夫法国皇位，陛下还曾建议赠送一位俄国公爵夫人。”

“隔墙有耳，哈哈，隔墙有耳。您知道太子如何回答的？夫人？”

我不答，我感到疲慵。

“太子的答复是他已经结婚了，于是。这件事就此不提了，夫人，现在心中觉得舒服一点吗？”

“关于这一点，我从未忧虑过，要否再来一杯香槟？”

“如果有我能效劳的地方，请不必客气，夫人。”沙皇热诚地道。

“您太仁慈了，陛下，我没有相烦。”

“要否派俄国卫队保护。”

“哦，千万不要！”我恳求他。

“我明白了，当然我明白了，亲爱的表妹，倘若我早点认识殿下，我决不会建议把公爵夫人给太子的。”

“我感谢陛下盛意。”

“我们家中的人决比不上夫人的美貌。现在我必须告辞了。”

沙皇走后，我仍站在客厅当中，漫无目标的立着，疲倦得不想移动，脑子里十分混乱，仆役开始收拾香槟杯。我的目光落在那半凋谢的紫罗兰上。

“卢森伯爵，哪里来的花，是谁送来的？”我问。

“考兰克送来的。他由枫丹白露送退位书给泰勒郎。”卢森道。

我走至壁炉前。枫丹白露园中定有许许多多紫罗兰。信封上没有名字，我拆开，拿出一张纸，上面只有一个字“N”。我由篮中拿出少许花朵，把它

们靠近我的面颊，幽香扑鼻，尽管它们已近凋零。

半夜里，我猛然惊起，坐在床上，心不止，直觉到一种不祥。屋子里漆黑，寂静无声。

我扶着头深思、搜索。怎么我会突然醒来？一个意念？一个恶梦？一种预感？忽然间，我明白了，今晚，此刻，一定有不寻常的事件发生。由午后起，我一直感到心情慌乱不安，但我想不出理由。我猜想或许因接待沙皇使我太疲倦。现在我恍然大悟退位书和紫罗兰，它们是关联的。

我点上蜡烛，进入更衣室。我看到桌上的报纸。我一字一字细读下去：“拿破仑皇帝放弃法意两国皇位……不至有任何牺牲举动……不会伤害生命……”

对了，不会牺牲生命……这些语句使我提高警觉。如果一个人感觉自己的生命已达终点，他无疑的会想到以前，他的幼年，他的青春时代，那些充满希望和抱负的年华。他会回忆到篱笆墙边的一个小女孩，他们倚靠在篱笆上谈到命运，谈到将来，谈到希望；不久以前，他又看到这个女孩，佩着紫罗兰。

白露园中，开遍了紫色小花朵；他命卫队摘下；当他命考兰克递送退位书时，他心中暗暗地与这个女孩告别。

他意图自尽，这就是他赠送紫罗兰的意义。我必须立刻阻止他，我要马上叫范勒去枫丹白露。也许已经太迟了，我必须救——我必须这样做吗？能帮助他多少呢？他的生命的旅程已抵达了终点站。我能否再挽回他的生命和生命中的一切？

我的心狂跳，我想嘶唤，我想狂呼。我咬着自己的手去压制内心的冲动，去克服情感上的纷乱。我滑下椅子，坐在地板上。怎么办？怎么办呢？

夜是那样漫长，好不容易看到曙光。我拖着疲们的身子爬上床。我感到周身酸痛，我感到寒冷。早餐后，我叫范勒上校来见我。我说：“请你立刻到泰勒郎办公室，替我问候皇帝的健康。立刻报告我。”

午餐前，范勒上校拉我到一旁：“起初他们不肯说。当我告诉他们是在殿下询问，泰勒郎方肯说出真情。真是不能的事。”于是我与范勒上校进入餐厅。

（一八一四年四月中，巴黎）

从十二日至十三日，这两天夜里，我没有熄灭蜡烛。门外嘈杂人声到晚间十一点方开始减退。我猜想人群已经逐渐离开，一切趋于寂静。除了外面两名俄国卫兵来回的脚步声外，什么也听不见。钟声敲了一下，胜利游行日子开始，我听着，每一根神经都在紧缩，钟声敲了两下，我听着，等待着，等待一个熟悉而久别的声音。门外有敲门声，我躺着，竖起耳朵听着，我周身僵硬，我闭上眼。有人快步上楼，推开我的房门，吻落在我唇上，落在我面颊上，落在我眼睛上，落在我前额上！

强·巴勃迪司，我的强·巴勃迪司！

“你必定很累了。先吃一点热的食品吧。”我睁开眼道。

强·巴勃迪司跪在我床边，他的脸靠在我手上。

“一个漫长的旅程，一个可怕、漫长的旅程！”他道。

我用手抚摸他头发。在烛光下，我看到他头发已全部灰白了，我坐直身子道：“强·巴勃迪司，好好休息一下。我到厨房给你炒两个鸡蛋。”

但他一动都不动，把头靠在床边。

“强·巴勃迪司，你已回到家中了。”

他抬起头来，嘴边深深刻着两道沟痕，眼睛散漫无光。他用手抹抹前额道：“白拉伯爵一群人全跟我来了。”

“可是这房子无法安置他们，因为朱莉及孩子们全住在这里。”

“没有关系，他们可以往到圣宏纳利道的瑞典司令部去。我不能在家长住。我是来参加胜利游行的。此外，我尚有许多要事与沙皇磋商。现在下楼去，他们都在下面呢。”

我与强·巴勃迪司手拉手进入餐厅。白拉伯爵及一班绅士立刻起身相迎。弗南德穿着新制服立在一旁。

“奥斯加怎么样，他好吗？”我问。强·巴勃迪司由衣袋里拿出一叠信，说道：“他已学会了作曲，他作了几支进行曲呢。”说时，他为奥斯加感到一分骄傲。我心上顿开了喜悦之花，奥斯加已会作曲了！多么令人喜出望外。

弗南德的咖啡是又甜又苦，与强·巴勃迪司回家的滋味相似。

众人随我进入大客厅。我们围炉而坐。强·巴勃迪司看看墙上的拿破仑画像，回首间我道：“他怎么样？”

“皇帝现在枫丹白露等待发落。昨晚他曾意图自杀。”

“什么？”大家不约而同的惊叫起来，惟独强·巴勃迪司默然不语。

“自从在俄国失败以后，皇帝一直随身携带毒药。昨晚他服毒自杀，幸而被随从及早发觉，故而获救未死。”

强·巴勃迪司咬着嘴唇，凝视着炉中的火。神情恍惚，想象似很遥远。

白拉伯爵打破了屋内的沉寂说道：“对于明天胜利游行……”

强·巴勃迪司神情逐渐恢复，回到现实。“最重要的是我与沙皇间的误会必须消除。绅士们，你们知道沙皇希望我与他一同越过莱茵区，但是我率军队向北方去。”

我看着白拉。他迟疑地陈述道：“数周来，我们漫无目标地游荡。太子巡视各战场。”

“殿下，这里尚有许多未复的沙皇信件。”卢伟汉说着橱窗一叠信件。

强·巴勃迪司大声喝道：“不必再说了。”我从未见过他这样，失去控制。他注视着炉中的火焰，默默不语。绅士们无肋的望着我。希望从我身上得到答案。

“强·巴勃迪司，”我说。但他一动都不动。我只好走过去，跪在他身边。我把头放在他臂上。“强·巴勃迪司，你必须让这班绅士们说出要说的话。沙皇提议你做法国国王，是不是？”

他僵硬的坐着，我又继续说道：“你未答复沙皇。明天路易十八的弟弟将来到巴黎，准备波旁皇室回国。沙皇已同意联军及泰勒郎的建议。”

“沙皇永远不能明了我如何不愿在法国土地上战争。再者，我尚未答复他各项建议。但是瑞典不应与沙皇有任何意见的，你明白吗？”

“强·巴勃迪司，沙皇认为与你为友是很光荣的事。他对你拒绝接受法国皇位完全了解。我已解释给他听了。”

“解释给他听？”他紧抓着我的手臂，看着我的脸。

“是的，当他来拜访我的时候。”

这时候，巴勃迪司及一班绅士们如释重负。

“现在希望诸位晚安，因为数小时后，你们尚需参加胜利游行呢。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我说着立起身来，挽着强·巴勃迪司走上楼，进入卧房。

他倒在床上，口中叽咕道：

“我好累呀！”

他象孩子似的由我替他脱去衣服。“拿破仑派我的旧部下对敌我。黛丝蕾，你怎样向沙皇解释的？”

“我说你是法国共和主义派，同时又是瑞典太子。总而言之，他了解了。”

“你还和他说些什么？”

“我还说你虽然不愿接受一顶法国皇冠，但愿接受一个美丽的俄国公爵夫人。”

“唔……”

“你睡着了吗？强·巴勃迪司！”

“唔……”

翌日清晨，当强·巴勃迪司正穿上华丽制服，准备参加胜利游行时，范勤上校来谒见他。强·巴勃迪司看到他，拍拍他肩膀，高兴道：“范勒，真高兴看到你。”

范勒板着面容道：“听说所有战俘均已释放。现在我请求殿下释放我。”

强·巴勃迪司慢慢地把手抽回，答道：“当然，上校，你完全自由了。”

“谢谢殿下，我现在准备由枫丹白露再加入军队。”说完，范勒退出。

外面钟声四起，我知道胜利游行已开始，而我则在园中徘徊。

联军和政府磋商结果，决定派四百名守卫陪伴拿破仑去厄尔巴岛居住。所有波拿巴家人允许留居法国。政府每年拨一笔抚恤金给他们。只有朱莉仍居我处。

五月初，路易十八回到巴黎，重登皇位。杜勒雷宫开了一个盛大舞会，大事庆祝。虽然我在被请之列，但我则因感冒未去参加。我单独躺在床上，思前想后。杜勒雷宫又是一番新景象、新面孔、新朝代了，我听到脚步声，有人走上楼，推开我的房门。

“小女孩，我希望没有惊扰你的睡眠。”强·巴勃迪司已走到床前。他穿着深蓝色战场制服。“你不是真生病吧？”他关心地问。

“当然不是。”

“对不起，我未想到你已安寝。小女孩，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明天一早我即将离法回瑞典了。”

我的心顿觉沉重。这样快？

“我想与你坐车到外面看看夜景，逛逛巴黎，与它告别。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它了。黛丝蕾，你愿意吗？”强·巴勃迪司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

“最后一次？”我低声道，“我现在就穿衣服。我们一同去看看巴黎的街道，强·巴勃迪司。”

马车缓缓地沿着赛纳河向前走着。这是一辆无顶的敞篷车。我把头放在强·巴勃迪司肩上。巴黎的灯光倒映在水中闪烁发光。强·巴勃迪司吩咐车夫停下。我们下车，手拉手慢慢地散着步。走到我们的桥，我们停下，倚在栏杆上观望四周景色。

“一切仍和以前一样，桥仍旧是桥，巴黎仍旧是巴黎。”我伤感地道。

“黛丝蕾，你对将来作何打算？是否肯回到瑞典？”

“如果你认为离婚对你和奥斯加前途有益的话，那么我同意离婚，只有一个条件。”

“那是什么呢？”

“让我做你的情妇！”

“你知道我供养不起一个情妇，我看你还是仍旧做我的太太吧。这样经济得多！”

赛纳河水在我们脚底漏瀑的流着，是美妙的音韵，是飘逸旋律的华尔兹舞！

“如果有一天你成了国王呢？”

“如果我成了国王，你仍是我的太太。”

我们坐上马车，继续往前走，到了巴黎圣母院前，强·巴勃迪司命车夫再度停下。他凝视着大教堂，象似要把它深深地铭刻在他记忆里，然后我们又往前走。强·巴勃迪司告诉车夫一个地名。回头向我道：“我们去苏村看看我们第一个家。”

天上星斗象似很近。后院子的紫丁香正在盛开。

“什么时候你可以回到瑞典，黛丝蕾？”

“时候尚未到，过两年再讲吧。”

“你意思说你不再想回去？”强·巴勃迪司注视着我的脸。

车子停在月光道三号门前。一个陌生人家住在里面。我心中暗想，奥斯加就在这座小楼上出生的。

这时，强·巴勃迪司感叹道：“真是不能相信，奥斯加现在已是每星期剃两次胡子了。”

我们看到那株古老的栗子树，花蕊满枝，随风摇曳。

回程中，我们之间的距离益加缩短，误会、猜忌无形地消失。我们彼此没有交换一句话，我们不需要再说些什么，因为我们的的心灵在交语。

“你还有其他理由留在这里吗？”强·巴勃迪司问道。

我哭了，轻轻叹口气道：“如果我走了，朱莉必须离开法国。她是我姐姐呀。你放心，等我学会了做皇后的时候，我会回到瑞典的。”

这时车子已到了家门口。

（一八一四年五月三十日黄昏时分，巴黎）

世界上没有比吊丧再麻烦，再头痛的事了。昨天晚上，玛尔美松来了一位宫女，哭哭啼啼报告说约瑟芬于星期天（即前天）因疾故世了。据说她穿着敞胸薄衫与沙皇在园中散步，受了凉，得病不治身亡。皓坦丝命宫女送来一张纸条给我与朱莉。于是我们匆匆去玛尔美松。到了玛尔美松，我们看见皓坦丝穿着黑色丧服，面色青黄，眼睛红肿。友金正坐在小桌前，整理帐目。看到我们，他立起身向我们弯腰行礼。他指指书桌上一堆纸张道：“真令人不能相信，这样多的帐单，衣服、帽子、玫瑰花的欠单！皓坦丝，这些帐单谁来付呢？”

“现在不必提了，夫人们不会感到兴趣的。”皓坦丝答道。

于是我们默然坐在白色客厅的沙发上。通花园的门开着，一阵风来，带进了玫瑰的芬芳。这时皓坦丝的情人，弗劳伯爵走了进来，皓坦丝早已与路易分离，并与伯爵生了一子。

友金抓着那把账单道：“二十六件衣服账。真想不到妈妈这样年龄仍这样浪费。”皓坦丝听了耸耸肩道：“你们想到楼上看看她吗？”

朱莉立刻摇摇头。我说：“好，我去看看。”弗劳伯爵伴我上楼，他低声道：“死者仍在她卧房床上。来吧，殿下。”

约瑟芬卧室中，百叶窗拉下，光线幽暗，点着几支长蜡烛，似明似暗

的摇晃着。室内空气中散布着玫瑰花香，香烟袅袅。我逐渐地习惯了室内半明半暗的光线，只见几个修女正跪在床边，象一群黑色的鸟，喃喃地念经。

起初，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看那躺在床上的尸体，但回想之下，我鼓起勇气，走近一点。约瑟芬静静的躺在那里，身上裹着一件黄色斗篷，与死者面容同一色调。

约瑟芬一点不使我害怕，她也不使我悲伤，她的头歪在一边，宛如生前。眼睛半合着，露着长的睫毛，只是鼻子显得特尖，嘴角上挂着迷人的微笑。虽然是个五十一岁的妇人，宫女们仍把她的头发做成许多孩童似的小圈圈，眼皮上涂着银色眼盖，面颊徐上淡淡的四脂。

约瑟芬虽已长眠，仍是那样甜，那样美，那样动人！

空气中满布着芬芳，使人窒息，烛光幽暗。我不由自主的跪在约瑟芬床边，掩面而位。

半晌，我立起身来，向死者面容投以最后一瞥，她合着双目，微微地笑着。

我走下楼，进入园中。“外面是一片艳阳天，园中玫瑰灿烂的开着，争妍斗艳。我漫步走到小池子前，在一块石头上，坐着一个小女孩，她正兴奋地看着一群小鸭随着母鸭在池中游泳，她有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长披至肩上，一件白花裙，腰间束着一条黑色腰带。当她斜着眼睛由眼角里偷视我时，我的心砰然一跳一个鸡心形的脸，长睫毛，明亮的眼睛。多么美丽的小女孩呀。她向我抿嘴笑了笑。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姑娘？”

“约瑟芬，夫人！”

她有一双蓝色眸子，一排齐整、白得象珠子似的牙齿，皮肤洁白。她是约瑟芬，但又不是约瑟芬。

“您是否宫女，夫人？”她礼貌地问。

“不是。你如何这样想？”

“因为皓坦丝姑姑说瑞典太子妃将来探访。公主们一向有随身宫女跟随的，如果她们是已长成的公主的话。是不是？”

“如果是未长成的小公主呢？”

“那么他们会有保姆。”

她又回头去观看那一群小鸭。“这些小鸭很小，它们必是昨天才从母鸭肚子里生出来的。”

“胡说。小鸭是由蛋里孵出的。”

她又象很知道事的样子，微笑道：“请您不必骗我，夫人。”

“这不是造的故事。它们真是由蛋里孵出的。”我坚持他说。

她耸耸肩：“好吧！就这样吧！夫人。”

“你是否是友金的女儿？”我问。

“是的，可是爸爸现在不再是王子了。如果我们运气好，联军可能给个利亚公爵。我的外祖父是巴伐利亚国王呀。”

“所以你是一位公主。你的保姆呢？”

“我逃跑到这里来的。”她一面说，一面用手玩弄水，这时她象是又想到了什么，“如果您不是一位宫女，那么您定是一位保姆。”

“为什么？”

“因为您必须属于一种人呀！”

“也许我也是一位公主呢。”

“不可能。您看上去不象一位公主。”她的长睫毛上下动着，歪着头，笑道：“我真想知道您是谁。”

“真的吗？”

“我很喜欢您，尽管您想让我相信关于鸭子的傻故事。您有孩子吗？”

“有一个儿子，但不在此地。”

“真可惜。我喜欢与男孩子一同玩耍。您的儿子在那里？”

“在瑞典。但是我相信你不知道在哪里。”

“哦，我知道在哪里，因为我读地理功课。爸爸说……”

这时有人叫道：“约瑟芬！约瑟芬！”

她叹口气道：“我的保姆。”她望我挤挤眼，做个鬼脸。

“我真嫌她麻烦。但是，夫人，请您不要告诉别人！”

她走后，我一路在沉思中回到屋子里。在回程中，我心中暗想，如果要建立一个朝代，那么就应该建立一个美丽、可爱的朝代！

“看呀，一颗流星。让我们立一个愿望。”朱莉兴奋地道。

于是我暗暗地立了一个愿望。我不知不觉他说道：“在瑞典我们会叫她约瑟芬娜。”

“你说些什么？”朱莉不解地望着我。

“一颗由天上落下的明亮亮的流星！一颗明亮亮的小流星。”

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拿破仑率领四百随从逃出厄尔巴岛抵达高夫瑜。法国军队非但不去抵抗拿破仑，反而过去欢迎他，吻他的战袍。顿时，各地军队一致响应，一呼百应，跟随着附和。三月二十日，路易十八闻风由杜勒雷逃走，拿破仑进入巴黎，恢复皇位。他招兵买马，重整旗鼓。

六月底，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惨败，退至巴黎，避居马尔美松。此时，法国人民厌战，渴望和平。到处听到：“打倒拿破仑！打倒拿破仑！”的口号。在拉飞岳特领导之下，法国组织临时政府，与联军协商和平。

（一八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夜晚，巴黎）

他的宝剑在我桌上，他的命运已抵终点。他们说我为国家作了一项伟大的爱国任务，可是我的心是那样沉重。我无法控制我烦躁的情绪，于是我握笔写我的日记……

今天早晨我无法安睡。我在床上从这边用到那边。气温已开始升高，外面炮声隆隆。巴黎随时可能被联军袭击，但是巴黎人民已不再注意。他们只注意面包，因为他们饥饿难挨。

这时伊莎冲入房内，同时卢森伯爵跟着进入；

“政府派代表前来有要事与殿下协商。”他匆匆说道。我看他神色紧张，不由失声笑道：“哪个政府？”

“法国政府！”

我为难的望着卢森伯爵。半晌，我说：“咖啡，伊莎，一杯浓浓的咖啡！当我喝咖啡时，伯爵你可以告诉我怎么回事。”

“法国政府派代表来说有重要事件。”

“好吧，诸他们在楼下客厅里坐。我就下来。”

当我下了楼，进入大客厅，百叶帘已拉下，为的遮去外面酷热的阳光。在首席执政画像下，坐着三位绅士。他们看见我进来，皆站立起来。我定睛看时，原来是福煦和泰勒郎，但中间还有一位矮而瘦小的男人，我不认识，以前从未见过。他穿着一套陈旧的外国制服，戴着一顶旧式假发。当我走近

一点时，我注意了他的面颊及前额刻着许多深深的皱纹，可是一双眼睛在那年老的脸上特别显得明亮。

“殿下，容我介绍拉飞岳特将军。”泰勒郎道。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政府，这次果真是政府来找我了。于是我深深弯腰行礼。

“真想不到，您会来看我，拉飞岳特将军。”我低声说道。拉飞岳特微笑着，很简单，很诚恳的笑着。于是我恢复了勇气。

“拉飞岳特将军，泰勒郎与我，我们三人代表法国政府前来拜访殿下。”这是福煦。

“有什么事我可以效劳吗？”我问。

“殿下还记得么，有一次我曾向殿下说过、也许有一天法国政府会请求殿下帮忙！”这是泰勒郎。

我点点头道：“我记得。”

“那么现在时机到了，法国政府请求瑞典太子妃协助。”

我不由感到一种畏惧，我的手冰冷。

“现在联军聚集在巴黎城门口。他们要求拿破仑立刻离开法国，否则无法议和。”这又是福煦。“但拿破仑不愿接受法国政府的要求，不离开法国土地，他疯狂地要坚持，抵抗到底。换一句话说，巴黎人民将遭遇到空前浩劫。他们前面是一条血路。”

我咽了几次唾沫，不知如何答复。

泰勒郎恳求我道。“倘若波拿巴不离开法国土地，巴黎将被毁灭，因为联军已抵达凡尔赛宫。波拿巴今晚必须离开玛尔美松到努其福。”

“你们希望我如何做呢？”我问。

“殿下身为瑞典太子妃，如果愿以联军名义向波拿巴将军去说，当是最合宜的人选了。”泰勒郎笑着说。

“同时有一封法国政府公文请殿下带交波拿巴将军。”福煦说着拿出一封盖大印的信。

“我是用私人名义居住在这里。这种事最好派一位官员去与波拿巴将军接洽。”我说。

“孩子，他们所说的全属事实！”我震惊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拉飞岳特将军的声音，音调是那样宁静、仁慈、清晰。“并且此事有关数百人的生命。因为波拿巴将军领导了数百亡命之徒。此事若不及早阻止，将演成空前惨剧。数百青年的生命被牺牲。孩子，想一想，生命是不应该无故牺牲的。”

我看着自己的脚。

“波拿巴将军已牺牲了百万欧洲人民的生命了。”声音仍是那样镇静，清晰。

我抬头看看拿破仑的画像，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道：“绅士们，我去试试。”

此后，一切在迅速进展中。福煦问我要否派人护送。我说：“不，我只带瑞典副官同去。”临行时，拉飞岳特将军立在通往花园的门前，我走到他面前。他说：“孩子，我将在园子里，等待你回来。”

“也许会很久。”

“无论多久，我会在此等待你。”

于是我偕卢森伯爵乘车赴玛尔美松。一路上我们未交换一句话。我感

到呼吸窒息，我命车夫把车篷打开，但仍无济于事。去玛尔美松的路程比我想象的短。不一会我们抵达门口。

我的心砰然而跳，我看到那些灿烂的玫瑰花圃，那小小的水池。车子终于停下，麦纳佛迎我进入，朱莉及皓坦丝跑出来迎接我。波拿巴夫人则在窗口向我摆手。他们看见我是多么高兴呀。约瑟夫凝视着我的脸搜寻答案。我说：“约瑟夫，我必须见你的弟弟。”

“可是皇帝现在正等待政府一封信。”

“我现在正带了这封信来。”

约瑟夫面上掠过一层阴影。“皇帝现在园子里。”

“那么我去见他。我很熟悉这座园子。”

我徐徐进入花园，走进那些迂回的小径。在一张小凳上，拿破仑孤独的坐着。他穿着一套草绿色制服，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他用手撑着，面色苍白，目光凝视着前面的花卉。

我看到了他，我的情绪即安定了许多。我心中暗暗预备如何向他启口。正在这时，他瞥见我白色衣裙，便喃喃地道：“约瑟芬！约瑟芬！”

听不到回音，他抬头向上看。这时他回到现实。他看到白色衣衫，但他认出是我。他惊喜地问：“欧仁妮，真的是你吗？”

这时没有人听到他叫欧仁妮，没有人看到他让开一点地方给我坐，没有人看到我紧紧地在他身旁坐下，也没有人看到他向我微微的笑着。

“那年我们立在篱笆墙边，共同欣赏花卉，那是多么悠久的往事呀。”我默不做答，他又接着说道，“你还记得，是不是？欧仁妮！”说着他用手抹抹头发，象许多年前一样。

“当一个人等待的时候，他有充分的时间去回忆。我正等待政府一封回信。你知道我是不习惯等待的。”

“现在您不必在等待了，我已带来政府的答复。”于是我把信拿出交给他。

“为什么他们请一位朋友，一位夫人来交这样重要的公函？”

“这不是一个友谊的访问，也不是一位夫人的拜访。我是瑞典太子妃，波拿巴将军。”

“这是什么意思？”他带着责问的口吻道。

“法国政府请我转达您，倘若您今天不离开此地，巴黎将被毁灭，因为联军坚持您离开法国，方能议和。”

“我曾建议把守巴黎城门，他们拒绝了。”他怒吼道。

“联军已占据凡尔赛宫。您希望成为俘虏吗？”我地答道。

“不必担心，夫人，我会知道保护自己。”

“问题就在此，将军，无谓的流血必须避免的。”他眼睛眯了眯：“如果是为一个国家的光荣呢？”我本来想提起那百万生命已经为国家光荣而牺牲了，但是我没有说。我想他应该知道得比我更清楚。我咬了咬牙，暗暗决定决不放弃我的来意。这时他站了起来，或许他想来回的踱着，但是这些小径没有富裕的地方，他象是关在一个笼子里。我对自己的思想打了一个寒噤。

“夫人，”他立得那样近，我只好抬起头看他。“你意思说法国政府希望我离开法国土地。还有联军？”他说时面形歪曲。

“联军坚持要把你作为战俘，将军。”他深长的凝视着我，然后突然背回身，倚在篱笆上，“他们希望我。离开。他们为何不把我交给联军，夫人。”

“我想……这不是君子行为。”

他回转身，看着我：“如果我登上一条船，去我所要去的地方。”

“你不会航行太远，因为所有的法国港口均在英国海军监视之下。努其福港口也不会例外。”

他并未叫喊，并未咆哮，只是静静地在我身旁坐下。我们是那样接近，我听到他的呼吸，他的呼吸是那样沉重。

“方才看到你时，我忘记了一切。我感觉我已回到少年。我错了，夫人。”

“为什么？我仍记得那些美好的晚上。那时你已是一位年轻而英俊的将军。”我喃喃地自言自语如在梦中。这时天气很热，但空气散布着玫瑰的芬芳。“有时你会蓄意让我胜利。

这些我想你早已忘记了。”

“没有欧仁妮！”

“有一次，在一个晚上，园外的草原已沉浸在黑暗中你告诉我你知道自己的命运。在月光下，’你的脸好苍白。那是第一次我感觉怕你。”

“那也是第一次我吻你，欧仁妮。”

我笑了笑：“你那时想要得到我的一份妆奁，将军。”

“不不完全是 欧仁妮。真的……不完全是……”

以后我们在静默中坐着。我感觉他由眼角里斜视着我。我握紧了双手。数百人的生命我只有祈祷。

“如果我不愿做一名囚犯，而自动愿作一名战俘，他们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我快快说道。

“一个岛屿，又晕一个岛屿，也许是他们在维也纳会议所顾提到的圣赫勒那岛？”这时他面现恐怖神情。“是否是圣赫勒那岛？”

“我真的不知道。圣赫勒那岛在哪里？”

“在好望角那一边，很远很远的，欧仁妮！”

“无论如何不能做俘虏，将军。请您自动的投降。”

他向前靠着把手盖着双目，去掩盖他心中的恐怖。我站走身，但他一动都不动。

“现在我走了。”我说，等待他的答复。

他抬起头问：“你到哪里去？”

“你既不愿现在答复，你可以等到晚间再答复。”

这时他突然失声狂笑。他这出其不意的举动使我大吃一惊。

“好吧，欧仁妮，拿去吧，这是滑铁卢的剑。”说着他把剑由鞘里取出，递过来，钢锋在阳光下闪光。

我迟疑地伸出手。“当心点，不要抓着刀口。”拿破仑警告我。我笨拙的握着刀柄，沮丧的看着手中的剑。拿破仑立起身来：“现在我向联军投降。我认为自己是个战俘。当一个人被俘虏时必须把自己的剑交给对方长官的。日后贝拿道特会解释给你听。现在我把剑交给瑞典太子妃，因为……”他顿了顿说：“因为我们已到了篱笆墙。欧仁妮，你胜利了。”

“我怎样向法国政府解释呢？他们不知道篱笆墙的故事呀。并且他们正在我家中等待我的答复呢。”

“哦，他们在你家中等待？泰勤郎与福煦是否又想把法国交给波旁皇室？”

“不，拉飞岳特在等待。”

他做了一个鬼脸道：“欧仁妮，请你不要握着剑象握一柄雨伞似的。”

“那么你的答复呢，将军。”

“把剑交给他们，并说我自动愿作俘虏。在一两小时内我即去努其福港口。那里我会发一封信给我的旧敌人，英国摄政王。以后我把我的命运交给联军手中，听凭他们处置。”

我立着等待他与我告别。他默不作声，于是我回转身准备离去。

“夫人！”

我迅速地转过身子。“夫人，他们说圣赫勒那岛气候非常恶劣。我是否有机会转调其他地方？”

“你自己说圣赫勒那岛在好望角的那一边。”他凝视着前面空际：“第一次退位时，我曾想自杀。那是在枫丹白露，结果我被救了。大概我的运数未完。在圣赫勒那岛上，我会写自己的回忆录。也许你从未徘徊在生死边缘，夫人。”

“不，那天晚上，你和宝哈纳伯爵夫人订婚时，我曾想把自己投入赛纳河。”

他诧异地望着我：“你曾——那么你如何得救的？”

“贝拿道特挽救了我的生命！”

他摇摇头叹息道：“真是不能置信。贝拿道特救了你。你将成为瑞典皇后，而我则把滑铁卢宝剑交给你。谁能说这不是冥冥中预先注定的？”

“不，这不过是巧合而已。”我向他伸出手。

“你能找到回去的路径吗？你不会迷失在这迂回小径里吧？欧仁妮！”

我摇摇头说：“你放心，我不会迷失的。”

“告诉我哥哥叫他预备一套便服。现在我希望独自待一待。还有——许久以前——并不完全是为那份妆奁。现在，欧仁妮，走吧，快快走吧。否则我会后悔的。”

于是我急急离开他，在那些迂回小径里迅速地走着。上面太阳热得炙人。没有树枝，没有的叶，没有鸟鸣。一切皆成过去了，我手中扛着一把宝剑，我拼命向前跑。我迷迷糊糊地间上马车。车轮转动。卢森伯爵接过宝剑。车子继续向前走，到了安居道，门口聚集有一群民众。

“我替法国向您致谢，夫人。”拉飞岳特迎着我进入屋子。他愉快的笑了，眼角显露着无数的鱼尾纹。他温和地拉我进入客厅。我吓了一跳，因为一群陌生人站在那里等待。

“这是法国政府派来的代表，孩子。”拉飞岳特友善地道。

这时外面人声鼎沸。我莫名其妙的望着大家。“这是巴黎市民。他们等待多时向殿下致谢。”福煦道。

“告诉他们，拿破仑将军已投降，并已离开巴黎。叫他们回去吧。”我说。

“他们希望见您，夫人。”拉飞岳特将军道。

“我？见我？”

“您已完成和平任务。”

我摇摇头惊惶地道：“不，不！”但拉飞岳特将军拉我走近窗口。拉飞岳特自己走到我身边。下面呼声如雷。他伸开双臂，外面顿时寂静无声。老将军声如宏钟道：“公民们，和平已成功了。波拿巴将军已向联军投降！”

“拿一只小凳来！”我低声道。

“一个什么？”卢森伯爵问。

“一只凳子，我太矮了。”我说。

“拿破仑把滑铁卢宝剑交给瑞典太子妃表示投降！”又是拉飞岳特将军。

于是呼声又起。我站在小凳上双手举着宝剑。火炬明亮枪照着我。民众欢呼道：“和平夫人！和平夫人！”接着：“瑞典万岁！”

我立在那里，视线模糊，因我眼中噙着泪水。

自从拿破仑由厄尔巴岛回到巴黎，直到今日整整一百天。

第四部 瑞典皇后

（一八一八年，巴黎）

拿破仑离开法国一星期后，朱莉即赴比利时。约瑟夫则远去新大陆，并在纽约附近购买一座农场，生活相当安静，满足。所有波拿巴家属皆去意大利定居。皓坦丝则楷弗劳伯爵赴瑞士。

路易十八不久回到法国，重新登上皇位，他命福煦列一清单，把所有犯罪的人名字写上。奈将军名字也是在黑名单内。路易十八将黑名单上的人一一处罚，奈将军则以高级叛国罪名而处死刑。最可笑的是黑名单虽然由福煦所列，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却是单上最后一名。结果他被判充军。害人者终于自害。

一八一八年二月六日，却尔司十三世去世。五月十一日，强·巴勃迪司加冕成为瑞典国王。玛莉认为我应去瑞典登上皇位，但是我并未去，而是收拾行李去比利时探访朱莉。此后，我常来往于巴黎与比利时之间。

（一八二一年六月，巴黎）

今天是个不能遗忘的日子。早晨，在餐桌上，在许多信件里我看到一封盖印封口的信。

我狐疑地拆开，上面写道：

“夫人，我接到消息，我的儿子，法国皇帝，于本年五月五日在圣赫勒那岛故世……”

我的心往下沉，我希望我是在做梦，而不是事实。我抬头看看室内周围的一切，柜子、桌子、金框镜子，奥斯加的幼年画像，以及强·巴勃迪司画像，一切仍和往日一样。我知道这不是梦，这是事实。停了停，我鼓着勇气把信读下去。

“他的遗体奉岛上总督命令将以将军礼仪埋葬。但英国政府在墓碑上禁止用拿破仑·波拿巴名字，他们只许用‘N·波拿巴’。所以我决定在墓碑上不写任何字，成了一座无名墓。现在我的儿子卢欣替我写这封信，因为我多年来患眼疾，现已失明。卢欣把拿破仑的回忆录诵读给我听，内中有一句是：黛丝蕾·克来雷是拿破仑的第一个爱人。这可以证明，夫人，我儿子心中一直仍对他的初恋，恋恋不能忘怀。他们预备把这回忆录付印出版。如果这对您，夫人，有何不便，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删去这一节。以您现在的显贵地位，或许您认为应该删去。一切我们将依从您的意思行事。卢欣向您致意。”下面署名莉蒂费，拿破仑之母。

我读完信，痴痴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一片空白。直等到我的侄儿，马利斯（爱提安之子）进来。我向他道：

“请你送一点钱给英国大使馆，叫他们买一只花圈用我名义送到圣赫勒那岛拿破仑墓上，也许应该说无名墓上。你知道皇帝已去世了。”

“但是，姑妈，这恐怕办不到，因为圣赫勒那岛上没有花卉，那是个草木不生的岛屿，没有生命可以在那里延续的。”

当晚我复了波拿巴夫人一封信。内容大意说，请他保留拿破仑回忆录原本，不必删去一字。我很高兴我是他初恋的人。

（一八二二年六月，德国亚欣旅馆房中）

我已是四十二岁的妇人，但是，今天早晨当我面对镜子以时候，我的情绪紧张，握着的手抖颤着，我希望给他一个美丽而良好的印象：“什么时候我可以见到他？”我这样问着大概有一百次了。

“大概是十二点半钟，姑妈。”马利斯道。

我系上帽子，将面纱拉丁，盖着脸颊。我独自离开旅馆，向大教堂方面走去。一路上我心中想着教堂里一定很黑暗。”

我坐在唱诗班凳子上，合着手。十一年实在是一段悠久的历史。也许，我自己不感觉，我已是一个老妇人了。无论如何他已长成，现在定是一个英俊、朝气蓬勃的青年了。这些年来卢安皓陪伴着他。那天早晨，许多游客参观教堂，他们聚集在查理曼大帝的墓前。我的目光随着那班人群。当我看到一个男孩子，是他吗？我心中会暗暗地问，也许是那个矮子吧？我实在不知道一个母亲对一个已经成长的儿子应该如何想法，是如何一个感觉。我现在正寻找一个人，这个人多年梦想而未见面的，我希望他是个仪表非凡而令人生爱的男人，因为一个母亲总是如此希望的。

一见到他，我立刻认出他！那并不是因为他与卢安皓在一块。他走路的神态，他那一回转头，我立刻知道是他。他穿着一件深色便服，他身材很魁梧，这是他父亲的遗传，只是纤细得多。我不由自主的站起来，向他方面走去。他立在查理曼墓前，稍向前倾斜去读墓碑上的文字。我轻轻地捏了一下卢安皓的手臂。他的同伴抬头看看我，会意的悄悄离去。

“这是查理曼大帝的墓吗？”我用法语问他。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问话，因为碑上明明写着。“是的，夫人。”他说，并未看我。

“我知道我很冒昧，但是我很希望认识殿下。”我低声道。

他回转身：“您认识我吗，夫人！”

仍是那对漆黑而无畏惧的眼睛，仍是那黑而浓的头发，遗传于我的头发。可是嘴上蓄了一撮小胡子。

“您是瑞典太子。我的丈夫也住在斯德哥尔摩。”我迟疑了一下又接着道，“我希望请问殿下一些小事，不会需要大多时间的。”

“是吗？”他四周看看，“我不知我的同伴到哪里去了。我有一点钟工夫。如果您愿意，夫人，我可以陪伴您。”他望着我的眼睛笑了笑道：“可以吗？夫人！”

我点点头，顿时感到喉咙堵塞。我们走出时，我看到卢安皓躲在柱子后面，我们默默地走着，穿过鱼市场，进入大街，又转入一条小街上。我的面纱拉下，我感觉奥斯加用眼角斜着窥视我。他停立在一家小咖啡馆前。

“我可以请您喝一杯酒吗？夫人！”

我看看那些残破小桌子和凡盆可怜的棕润。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坐下。他是否知道我是个中年妇人？

是否奥斯加一向随便可以跟任何女人在一起喝酒？

“我知道这里很残破，但是我们可以清清静静地谈谈话。”他温和地道：“茶房，有没有香槟？”

“在早晨喝香槟？”我不以为然地道。

“为什么不？随时都可以，如果是为庆祝的话。”

“但是现在没有什么可庆祝呀。”我又问。

“认识您，夫人，也值得庆祝一下呀。您可否把那难看的面纱除下。我可以看到您的脸，否则我只看到您的鼻尖。”

“我的鼻子是我一生中的最大遗憾。我年轻时，恨透了自己的鼻子。很奇怪，往往一个人会不满意自己的鼻子。”

“我父亲有一只古怪的鹰钩鼻子。他的脸看上去好象只是鼻子和眼睛。”

这时茶房斟上香槟。

“好运，乡下妇人！您是否是法国瑞典混血？”

“和殿下一样。”我道，感到香槟太甜。

“不，夫人，现在我是瑞典人了。瑞典和挪威人。呀，这香槟味道不好？”

“是的，太甜了，殿下。”

“看上去我们是同志。我很高兴，因为许多妇女们喜欢甜酒。比如我们的高斯克。”

“您是什么意思我们的高斯克？”我尖锐地问。

“那个宫女，高斯克。她本是老王的心目中人。后来又成了我爸爸的爱宠。如果我肯喜欢她，她也可以成为我的清妇。你感觉奇怪吗？夫人！”

“您把这话告诉一个陌生人？”我严肃地问。

“高斯克小姐常陪伴老王，读书给他听，老王故世后，爸爸接受了高斯克，因为爸爸服从一切宫中传统风俗习惯。”

我瞪眼看着他：“真的吗？”

“夫人，您要知道我父亲是世上最孤独的人。我母亲多年不来看他。爸爸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晚上只有朋友陪伴他，高斯克常提着吉他唱歌娱乐他们。”

“为什么没有宫廷宴会，舞会呢？”

“但是，夫人，我们没有皇后呀！”

我默然缓缓地吸饮香槟。“如果殿下结了婚，一切皆会两样了。”

“您想年轻公主会在那庞大、冷静的宫殿里快乐吗？爸爸近年来越来越古怪。”

奥斯加面现忧郁神情。我说：“您不会反对您自己的父亲吧？殿下！”

“当然不会。我父亲的外交政策稳固了瑞典在欧洲的地位。这是任何人做不到而不能否认的事实。他在商业上替瑞典赚了不少金钱，使一个濒临破产的国家一转而成为富有。此外，瑞典能获得独立也需要感谢我父亲。可是，今日他却反对国会的许多提议。为什么？因为他害怕，过分的解放会造成革命，革命会使他失去皇冠，夫人，我是否使您厌倦？”

我摇摇头。

“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党派迫使国王退位，而命我继承皇位。”

“这些您不可以去想，更不应该去讲，殿下。”我嘴唇颤动说道。

他肩膀向前陷落：“我希望成为一个作曲家，我对于政治实在厌恶至极。爸爸不应该单接待贵族，他应该同时接待平民。”

这时我无法再忍。我问：“哪个高斯克小姐？”

“爸爸并不把她放在心上。她只是人家一个情妇而已。夫人，您知道爸爸近来命高斯克小姐带着吉他琴到我卧房里，意图教我爱情的秘密。”

“您父亲也许是好意。殿下。”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母亲禁止我去观看拿破仑加冕典礼。她允许日后让我参加另一个更美丽、更伟大的加冕典礼。可是我爸爸加冕时，我母亲并没有来。夫人，您是否在流泪？”

“在瑞典您母亲是不受欢迎的。”

“不受欢迎？我父亲使她做两个国家的皇后，但她仍不肯来。”

“或许您母亲根本不配做皇后。”

“夫人，我母亲太固执，至少和我父亲一样固执，瑞典非但欢迎她，同时瑞典需要她！”

“如果真是这样，我想皇后一定会来的。”

“妈妈，谢谢上帝，妈妈！现在您可以把那面纱拿下，让我看清你的脸吧。您一点也未改变，您比先前更美丽了。您的眼睛更大更黑了、面颊益发丰满了。为什么您要哭泣，妈妈？”“什么时候你认出是我的？奥斯加？”

“认出？我在查理曼大帝墓前等待您呀！”

“我想不到卢安皓会泄漏秘密。”

“这不能责怪卢安皓，我早已期待这样一天了。”

“奥斯加，关于爸爸的事是真实吗？”

“当然，只是我夸张一点，为的促使您快点回来。什么时候您回来呀？妈妈！”

我把手放在奥斯加面颊上，我感觉到他的胡须。

“奥斯加，你已长成了，你有胡子。你不知道以前在斯德哥尔摩，他们使我多难堪。”

“妈妈，我的小妈妈。谁使您难堪，太后、皇后皆先后去世了，现在不要忘了您是皇后。”

“现在我要问你，奥斯加，关于我的儿媳的事。”

“爸爸列了一张长单子，各国的公主，一个比一个可怕，一个比一个丑陋。”

“我希望你娶一个你爱的女孩子，奥斯加。”

“妈妈，你回来时，我要您看看我的小女儿，奥斯佳拉。她的母亲叫做佳克特·葛兰司托。可惜我不能娶她为妻，因为她是个平民。”

我的心跳了一下，我现在已是祖母了，祖母是老太太了。

“爸爸知道吗？”

“千万不要告诉他，妈妈。”

“您是否应该……”

“娶她？妈妈，您不要忘了我是太子身分呀！爸爸希望我娶普鲁士公主，或者汉诺威公主。”

“听着，奥斯加，我本意要与你同去比利时参加一个婚礼，朱莉姨妈的女儿将嫁给卢欣的儿子。同时我还要你去看看皓坦丝。”

“对于波拿巴家人，我不感到什么兴趣。”

“我要你见见小流星。”

“小流星，谁是小流星？”

“小流昨是约琴芬皇后的孙女，生得出奇的美丽。”

“只怕爸爸反对。”

“你放心，爸爸方面我会想办法。现在我们决定了。”

“茶房，账单！”

于是我与奥斯加臂挽臂的走出那座破旧咖啡馆。

“小流星今年几岁？妈妈！”

“十五岁。”

“妈妈，您这次回来预备住多久？”

“那要看情形，但我会把小流星一同带回来。”

第二年春天，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小流星和奥斯加结了婚。我带她回到瑞典，我们称她约瑟芬娜。

（一八二九年五月，斯德哥尔摩皇宫）

我吩咐宫女请太子奥斯加午后四点来见我。四点敲过，奥斯加准时而到。“陛下，有什么吩咐吗？”他问。

“我要你同我去看一个地方，看一个老朋友。”我们彼此默然地走下楼梯，奥斯加跟在我后面，“我们最好散步去，天气如此的可爱。”

天是一片青色，马拉湖水碧绿，远山上的雪已开始溶化。

“我们现在去范司特拉·兰格顿。”我告诉他。

奥斯加在前领路。一路上许多人向他行礼鞠躬。他也微笑着回礼。我则穿着得非常朴素。

“现在已到了范司特拉·兰格顿。由这里到哪里去？陛下！”奥斯加问。

“到一家绸缎店。是叫做普生开的店。我从未去过，但是我想不难寻找。”

这时奥斯加大不高兴：“妈妈，我以为您有重要的事，故而我取消了两个约会。现在您要我陪伴您去绸缎店！为何不叫宫中承办人把绸缎拿到宫里给您挑选呢？”

“普生不是宫廷承办人。此外我很想看看他的店铺。”

“那么为何一定要我陪伴呢？”

“为加冕典礼，你可以帮助我挑选料子，奥斯加，并且我要你认识认识普生。”

奥斯加顿口无言，他勉强说道：“去见一个绸缎商人、妈妈！”

我心往下沉，也许我不应该带奥斯加去见普生。我忘了他是一位太子。

“普生是我们家的老朋友。多年前他来到你外祖父家学习丝绸生意。他住在我们马赛家中。他是唯一在斯德哥尔摩的人，知道你外祖父和我的家。”

奥斯加听后，温和地挽着我手臂往前走。我们遇到一位老人，奥斯加询问普生店铺的地址。

“在那里！”奥斯加高兴地道。

那是一间小型店铺，但市窗里却陈列着高级丝绸及丝绒。奥斯加推门檐入。柜台上拥挤着一群顾客，她们并不是高贵夫人们，而是中等资产阶级妇女，他们的发型相当入时，他们正聚精会神的看着料子，未注意到奥斯加的制服。在柜台后面，立着三个青年人。当中一个青年有长马脸形的脸和浅色头发，使我联想到多年前的普生。他礼貌地问：“我可以伺候您吗？”

“我想看看你的绸缎。”我用僵硬的瑞典语问他。起初他听不懂，我只好改用法语又说了一遍。

“我去找我爸爸来。请等一下，我爸爸可以说很好的法语。”马脸形的青

年热烈他说道。于是他在侧门后消失。这时那群顾客大概认出我们，因为他们退至墙边，让出一块宽大的空地方，窃窃私议。这时侧门开处，普生走了进来。我们的普生，马赛的普生！他没有大多的改变，只是浅黄色头发已转成灰白色，他的蓝色眼睛已不似先前那样腴腆，现在含带平静而自信的神态，他微微地笑着，惯例的微笑着。

“夫人，想看法国绸缎吗？”他用法语问。

“你的法文越来越坏了，普生先生。”我说，“以前我花费了那么多时间矫正你的发音。”

普生象触电似的立在那里。他张口想说话，但下嘴唇抖动半天，一句也未说出。店里一片寂静无声。

“你是否忘记我了，普生！”

他摇摇头象似在梦中。我只好向前倚靠，在柜台上：“普生先生，我希望看看你的绸缎。”

他神情恍惚地抹抹前额，口中叽咕道：“你真的回来了，克来雷小姐！”

这时奥斯加忍耐不住。四周是一班喜欢听闲活的妇女们。他说：“我想最好你请皇后到你办公室里给我们看丝绸料子。”

于是普生领我们由侧门进入一间小客厅。桌上、架子上堆满绸缎。在书桌上面，墙上悬挂着一只镜框，虽然纸的颜色发黄，我一望而知那是爸爸的《民权》刊物。

“现在，普生，我来了。”我喃喃地说着坐下，我有种舒适感，如同在自己家中。

“现在让我介绍一下。奥斯加，这位普生先生就是以前在马赛你外祖父家学习丝绸生意的。”

“我很觉奇怪你为何未被派为宫中承办人。”奥斯加温和地道。

“我从未申请过。自从由法国回来以后，有一班人对我甚为不满。”说时他指指镜框里《人权》刊物道：“因为它。”

“那镜框里是什么？”奥斯加好奇地问。

普生把镜框拿下，交给奥斯加。

“那是你外祖父的遗物。普生回国时，他要求我给他作为纪念品。”

奥斯加未答复。他拿着镜框走到窗前，借光细读内容。普生与我彼此对视，他眼睛润湿。我说：“马拉湖真如你所说的那样碧绿，以前我不相信，现在湖水在我窗下流动。”

“真想不到您仍记得那样清楚，小姐，哦，陛下！”普生沙哑地道。

“当然我记得，因此这样久我才敢来，怕你生气。”

“生气？我怎会生您的气？”

“现在我是皇后了。以前我们皆是共和主义者。”我笑了笑。普生偷看奥斯加一眼，后者正阅读《人权》刊物，未曾听见。

这时普生已不再拘谨。他小声道：“那是在法国，克来雷小姐。在瑞典，你我皆是君主主义者。”他又看了一眼奥斯加，“当然如果……”

我点点头：“是的，如果我们给儿女们适当教育与教养。”

我们彼此又默然。我们回想到马赛的店铺、马赛的房子、马赛花园。

“那时我看到拿破仑的剑，挂在甬道里，我心中非常不舒服。”普生说时，面色红涨。

我斜视他道：“普生，你那时是否有点妒意？”

他别转头：“如果当时我知道克来雷的女儿愿住在斯德哥尔摩的话，我也许会——”他停顿不语。

我也默然。他也许会给我一个家，一个店铺……。

“我需要一件新衣服，普生。”我转变话题。这时他也回到现实，他说：“是为晚礼服，还是白天穿的？”

“一件晚礼服，但为白天穿的。也许你已在报纸上读到，我将在八月二十一日加冕了，你有加冕礼服的料子吗？”

“当然白色的织锦缎！”普生点点头。他开了门，叫道：“弗朗斯，把马赛那块织锦缎拿来。你知道是哪一块。”他回头对我道：“我替我儿子取名弗朗斯，为纪念您父亲。”

我把那匹白色锦缎放在膝盖上。奥斯加放下《人权》刊物，走过来仔细地看那块料子：“太美了，妈妈，是真正的好料子。”手抚摸着那匹绸缎，手指感觉到里面的金线。“是否很重，妈妈！”

“很重，奥斯加。普生先生回国那年，我帮他抱着这匹绵缎，送他上车的。”

“您爸爸以前曾说过，这匹绵缎只配皇后做衣服。”普生道。

“为何这么多年来，你没有给宫廷里的夫人们看？可能已故世的皇后会喜欢它。”

“我保留这匹料子为纪念您父亲及克来雷商号，陛下。此外，我并不是宫廷承办人，这匹锦缎是是非卖品。”

“现在也不出卖？”奥斯加问。

“现在也不出卖，殿下。”

我低下头，说不出话。

“现在我即派人送到宫中，陛下。”普生道，于是我立起身来。“如果陛下稍等一下！”普生在废纸篓里找出一张旧报纸把镜框包好。

“请陛下也接受这个。多年来我一直小心地保存它。”他笑了笑，露出长牙，又接着道，“我把它包好，以免被人看见。”

于是我与奥斯加臂挽臂的走出普生店铺，走到马拉湖上，我在桥上停下：“我一直希望普生把《人权》刊物还给我，故而今天午后，我拉你一同去看他。”

“现在每一个有知识的人皆知道人权了。”奥斯加道。

“我希望那些无知识的人也开始明白人权。并且我希望你能卫护它，奥斯加！”

奥斯加默不作声。

（一八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我加冕的日子）

“黛丝蕾，我请求你，不要误了加冕时辰。”强·巴勃迪司高声叫道。

我在抽屉里乱翻。

“黛丝蕾，预备妥当了没有？”又是强·巴勃迪司。

“我找不到我的忏悔单子。我的罪行太多了。我记不住，所以我把它们写下了。”

因为按宫廷旧例，加冕前，必须先忏悔一生罪行。现在我已是一位四十九岁的妇人了。

我笑得大多，又哭得大多，故而眼角显露出许多鱼尾纹，嘴边留下两条沟痕。我感觉到自己青春已逝。我只好用玫瑰粉膏涂在面颊上，在眼皮上

涂上银色眼盖，因为今天我必须看上去美丽，这是我加冕的日子。

“黛丝蕾，你很年轻，一点白头发也没有。”强·巴勃迪司立在我身后，轻轻地吻着我的头发。

我不由失声笑道：“今天我染了头发呀！”我穿上白色织锦缎加冕衣衫。我望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子，吓了一跳，我看上去多么美丽，华贵呀，我象皇后！强·巴勃迪司由玛莉手中接过紫色加冕礼袍，温柔地，万分温柔地加在我身上。我们并立着，在镜中对视微笑。

这时房门大开，约瑟芬娜领着三岁的小却尔司和一岁的小奥斯加进入，小却尔司指着地道：“祖母今天好美呀！”我抱过小奥斯加吻吻他的面颊。

外面人声嘈杂。我把小奥斯加交给约瑟芬娜，我走到窗前。

以后的一切如在梦中，如何离开皇宫，如何加冕，一切的一切我不复记忆。现在已是夜深入静，我一人坐在妆台前。我打开我的日记。三十五年前，爸爸给我一本空白的日记，他说：“写上欧仁妮·黛丝蕾·克来雷公民的故事。”现在日记上已写满了字。欧仁妮·黛丝蕾·克来雷公民故事已经结束了，现在是一个皇后的故事开始了。所以，爸爸，我无法再写下去，我祝您晚安！

